# 一个一个

名捕、煞星(新穎俠情鬥智故事)馬騰·著 爲了追回一批被劫的庫銀,名捕頭竟然巧妙潛入大 牢救出煞星,引得八派一幫輾轉追殺,財迷心竅的武林 人捨生忘死……最後,結局奇妙,拍案叫絕,令你意想



第25年

革新號

编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馬騰的作品,這位後起新季年素的作品 這位後起新秀年青的作家,數年前已 先後替本刊撰寫過不少作品,深受一般讀者愛戴, 力加讚賞。今期特別爲本刊撰寫的一部新穎俠情鬥 智故事[名捕、煞星],是篇佈局奇妙,引人入勝 ,鬥智鬥力,打鬥激烈兼而有之巨著,叙述一個名 捕頭爲了追回一批被劫的庫銀,竟然施展妙計潛入 大牢救出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煞星,因而引起了一批 武林人士的不滿,羣起對他追殺,最後……過程令 你匪夷所思,結局更會使你拍案叫絕。 

近幾期來,我們都加插刊出一篇古今中外歷史 宮幃故事實錄,今期也不例外,|戰火殘魂]就是 講述古代希臘連場血戰,最爲驚心動魄的一頁就是 L 木馬屠城 ] 的事蹟, 場面偉大, 千軍萬馬, 箭如 飛蝗,血腥遍野,由羅唐納執筆譯述,敬請留意。

恐怖詭異之湖海鷩魂錄故事之二|變體]下期 利出。西門丁自從 | 雙鷹神捕 | 故事結束後,爲上 述這個故事集費了不少心思,保証不會令你失望。

名捕、煞星(巨型俠情鬥智故事) 一個名捕頭為了追回一批被劫的庫銀,巧妙 地設計混入大牢救出一名煞星,因而引起了 

3

童 106

雀 114

督 印 人:羅 威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紫衣流星劍無情(兩期完俠情故事)◀上▶ 戰 火 殘 魂(古代西方歷史戰爭實錄) ……羅 奢(古代軍事家軼事趣聞) ......石 冲53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MIE	中篇傳奇故事			
	壬 ( 壬門奈伽故	事) ◀一▶		
高	帝供名字 書煞思量	馬		雲57
-	丰 工 羅 ( 体情中篇故	事)		
-11	神醫療傷毒 兵分三路	E		鷹65
魔	- 举/从唐山管浦	<b>i</b> 載 )	-	-71
3	劍快刀亦快 酒毒人更	<b>事</b>	P9	7 .1.1
ıfıı	### 图 4 / 本体司馬洛	故事)		嘉80
	利用情侶 引誘狂人…	709	1	希のし
金	1 4 / 山学大楼计	7億)	+	#89
	等融道涨墙 笑腔拯英	豪	/3	7500
龍	角驚魂(現代遊俠仰	專奇故事)◀積元		驥97
- 6	巧佈奇局 揭發眞相…	音管		
無	兵 敵 劍(俠情中篇故	女爭 )		To 13 2/2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ED.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台灣:半年港幣\$128 00 一年港幣 \$255.00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 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出版社 . 環 怡 台灣總經銷·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塲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面對狐鼠渾不知…… 金

誓爲天下第一劍………朱

劍 篇 (武俠長篇連載)

爲情絲所困 皈依入佛門

劍 在 江 湖 (新派武俠長篇)

稚齡量子勤練功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 日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毎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環域小院蠱名家 靈週新嘗多婆



各大書店超級市塲均有售

絲絲細雨像十里亭邊的柳條一樣,惹

間,便已馳過十里亭,飛也似地直往江州 雨霧柳浪中,一騎如箭,只不過眨眼

天氣,最好是吃火鍋喝酒。 斜風細雨下, 更覺春寒料峭, 這樣的

種幻想,因爲他們曾經接到嚴令,在當 對於江州大牢的獄卒來說,這只能是

沉的大牢。

天却增加了四個,變成八個。 往日,大牢前只有四名獄卒守衛,今

鐵鍊,顯得這八個人頗爲雄武。 左腰一律斜掛長刀,右腰則扣着一條精

陣仗,江州城的人還是第一次見到。 作交叉式的巡邏,十二個時辰不停,這種 還有兩隊爲數十人的獄卒在高大的圍牆邊 胆小的甚至連頭也不敢抬,看一眼那森沉 那條街道的人,皆避開遠遠地急步而過, 内,否則立刻斥退,所以,必要行經大牢 顯得戒備森嚴,行人不得靠近大牢三丈之

這八個獄卒皆是身高腰粗膀闊的大漢

除了那八個守着大牢大門的漢子外 大牢外戒備森嚴,大牢内也不例外

> 漢子才會將鎖打開,放裏面的人出來。 一個小洞門中遞出腰牌看過,外面那八位

砂礫地,通過院子有一座用大麻石切的屋 ,高足有五六丈,而屋頂竟然也是用石蓋

造的, 亦在外面加了一把大鎖。 道只容兩人通過的門口,閉緊的門是用鐵

指粗細的鐵枝封起來,而院子的左邊,靠 地方,開了一排間格相同的窗口,竟用姆 子內亦有五名獄卒在巡邏,更有兩名守在 牆有一列房子,那是給獄卒使用的,而院

整間屋就只有正對大門的地方開了

很平整,整座屋子就像一個寬長的箱 這間屋子很大,足有那座院子般寬闊

屋子的兩邊牆上,靠近屋頂的五尺的

的,從裏面出來的人,均要從大門左上方大牢的門是從外面用一把大鎖鎖起來

大門内是一個數十丈方圓的大院子

那石屋鐵門左右

的牢房。 那間堅牢的石屋,正是監守一切罪犯

牆則是用大石砌起來的石牆! 可以互相看到對面監房的情形;但相連的 鐵的粗木榕間格起來,透過椿與椿之間, 是關押犯人的監房,每間監房皆用中心包 石屋內對開兩邊間成一間斗室,那就

休想逃得了 被關在裏面,就算有通天遁地之能, 這樣的一座監牢,可說有如鐵鑄銅澆 也

的地方! 犯之用,還有一處是用來收押特別的重犯 那一排排的監房只是用來收押一般重

從監牢右邊的入口順着梯道走下去, 那就是這座監牢的地牢。

要經過兩道鐵門才能够落到地牢。 地牢內分隔成六間五丈見方的石室

門是用鐵栅做成的,地牢內點了 所以很光亮,而且一點也不潮濕。 六盞油燈

内的犯人,若想逃出去,簡直比登天還難 鐵門也各有一名獄卒在守着,被關在地牢 ,也是不可能的事。 地军内有兩個獄卒在守值,而那二道

一名犯人,這名犯人被關押到這裏,不用 地牢六間監房內現在只有一間關押着

說也是個不簡單的人物。

趕盡殺絕嚴靑雄

的人物。 監房内的那名犯人確實不是一個簡單

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 只從他可以在監房內吃火鍋,喝紹酒

肯定是個大有來頭的特殊人物。 一個犯人能够在監房內吃火鍋喝酒

酒,而這名犯人却能够,這豈不是一件很 因爲所有的獄卒獄吏皆奉嚴令不准喝

詫異的 事? 其實一點也不詫異,因爲那名犯人是

得到江州總捕頭阮鐵手的特准的。 這位特殊的犯人到底是何身份?旣被

優遇。 關在專收押重犯的鐵牢內,又能够得到這

透過那兩重鐵栅門,看到下來的人。 那犯人也可以透過那道鐵栅門望上去, 間石室, 關着那名犯人的監房就在梯道對正那 眼就可以看到那間石室,反之, 從上面下來的人,透過那兩重鐵

外面春寒料峭,地牢內更覺陰冷。

嗅在鼻中,令到這兩名獄卒直吞口水, 冷,陣陣肉香酒香從那間監房內透出來。 那兩位呆坐在梯道口的獄卒,越坐越 牢

騷更盛。

豈不是顚倒過來了?對於一向作威作福慣 的他們,心裏眞不是滋味。 以喝酒吃火鍋,而他們却不可以喝酒,這 這也怪不得他們會發牢騷的,犯人可

的名頭! 那名犯人發作,因爲他們皆懾於那名犯人 他們盡管心中牢騷滿腹,但却不敢向

下,紅通通的 喝着燙熱的陳年紹濟,吃着鮮嫩的涮羊肉 微有酒意的臉上,被那熊熊的炭火烘映 監房內那名犯人這時正坐在火鍋前

N 4

這人年約四十出頭,眉目清秀, 鼻直 鬥智故事

新穎俠情

江州大牢這兩日來確實有異於平常

江州大军

人愁思。

問,誰願意爲了喝兩杯而屁股開花? 值時,誰也不能喝酒,違者杖責二十

像一個飽讀詩書的文士,但看真了,却給下無鬚,咀角有兩道刻紋,乍看起來,頗下無鬚,咀角有兩道刻紋,乍看起來,頗 種刻毒殘忍的感覺。

個心狠手辣,性情殘暴的

信没有多少人不變色的 相信没有一個不會聽聞過的,也相 江湖武林中 只要提起趕盡殺絕嚴

這個名號,也爲之皺眉不已。 就連當今少林掌門人上智禪師 因爲他領教過這個人的厲害 ,聽聞

弟子不知怎的開罪了這位趕盡殺絕嚴青雄 竟被他將全家一十六口誅絕!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少林寺一位俗家

知道這位煞星已找上來了一 堂座下十位弟子下山去找這位嚴青雄,那 上明大師的首徒,上明大師得悉這噩耗之 ,自然不能輕易放過他,正想率領羅漢 那名俗家弟子乃是少林寺羅漢堂首座

敵, 羅漢堂弟子無不駭然,最後上明大師 嚴青雄的一記穿心掌,吐血身亡。 上明大師與嚴青雄劇戰之下 -, 竟然不

奈之下, 只好放手與他一戰。 率領眾弟子出寺,嚴青雄却一句話也不說 搶上前就向上智大師動手 一來, 立刻驚動了方丈上智大師, ,上智大師無

劈飛丈外 碎;而上智大師也劈了嚴青雄一掌,將他 了虧,被嚴青雄一拳擊在左肩上, 劇戰約半個時辰,結果上智大師也吃 肩骨盡

但上智大師却知道嚴靑雄的身手就在他 表面看起來,是嚴青雄不如上智大師

> 事之人 少林寺眾弟子一見方丈被嚴青雄擊傷、一樣站着,而他的左肩骨却碎了。 因爲嚴青雄挨了 他那一 掌 ,仍然没

律院長老半燈大師的一聲號令下,擺下了了,雖然是佛門弟子,但也動了火,在戒 羅漢大陣ー

陣而出, 在羅漢陣內左衝右突,勇戰 雖然身上負傷不下十數處 紫然身上負傷不下十數處,但仍被他破機漢陣內左衝右突,勇戰一個時辰之後嚴靑雄却夷然不懼,手仗三尺長劍,

死去了二十三人! 這一戰,少林寺連上明大師在內置出,往山下逸去! ,共

少林寺遭受到從未曾有過的挫辱!而連掌門方丈上智也負了傷,這令到 嚴靑雄的大名,亦不脛而走。而這一戰,也立刻轟傳了武林。

三, 連家人亦遭到他的毒手 十餘戰的對手不但死在他三尺長劍下 未噌一敗,而他手下從無活口,其中 他出道江湖凡十五年,大小不下百 約戰

大煞星 德道長,慨言此人是百年來武林中罕見的 武當派上一代掌門人,巳經退隱的百

來的 家 遭殃!趕盡殺絕這個外號,就是這樣得只要開罪了他,那他准活不成,而且全只要開罪了他,那他准活不成,而且全

程 所以他益發驕横, 度 而他的惡行亦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他益發驕橫,在江湖中橫行無忌。 於江湖上還未有 人能够制 住他

林掌門方丈上智大師共終於,由武當派常 掌門 共同倡議 人青葉道長與少 聯同其餘

派一帮中的黄山峨嵋兩位掌門人竟然死在是空前絕後的劇戰,劇戰約三個時候,八 是空前絕後的劇戰,劇戰約三個時候,八位首腦人物展開一場激烈無比,也可以說 孤城、武當掌門青葉道長均掛了 他的劍下, 嚴青雄竟然夷然不懼, 與八派一帮九

力竭被擒! 嚴青雄身上亦受傷不下六五處,最後

城總捕頭阮鐵手早已伺伏在一旁, 少林掌門方丈上智等那時已足足劇戰了有 及時現身將他擒下鎖起 人也筋疲力竭

然查不到嚴青雄的下落,令他無從下手,不是嚴青雄的敵手,他追查了四個月,仍是南七北六十三省公門中的佼佼者,但却 廷的庫銀五萬八千両,阮鐵手雖然稱得上在半年前竟然在江州轄境内刦去了上繳朝 嚴青雄「手 與八派一帮動上手,被他覷準時機, 一次天助之幸,嚴青雄竟然就在江州 到擒來」! 將 城

萬八千両庫銀,這是關乎朝廷的大事, ,讓阮鐵手將嚴靑雄帶走

銀之後 ,立刻將嚴青雄處斬一 9 在追回庫

外的黄坡崗上與嚴青雄遭遇,八大門派大門派的掌門人,及丐帮帮主,於江州 上一大帮共九位主腦人物立刻聯手對付

而丐帮帮主言重、華山掌門韋

有六個時辰!

只怕還擒不住他! 雄力竭倒地時,及时 癱在地上,無力擒下嚴青雄,若不是江州 在嚴青

阮鐵手之所以擒下嚴青雄,是因爲他

派一帮雖然想手双此煞星,亦只好拋開私 千両庫銀,這是關乎朝廷的大事,八由於阮鐵手要從嚴青雄身上追囘那五

而阮鐵手亦答應八派一帮

的地牢内! 係,而且可以送個人情給阮鐵手,何樂而不爲了於是,嚴害雄就給關押在江州大牢不爲了於是,嚴害雄就給關押在江州大牢不爲了於是,嚴害雄就給關押在江州大牢 八派一帮無非是想嚴青雄死,那麽,

這是半個月前的 事

# 賺牢

用 那批庫銀的下落,但嚴青雄却矢口不說, 阮鐵手想動刑,但一想,這根本起不了 ,所以他忍下 半個月來,阮鐵手曾經逼問過嚴青雄 一口氣,慢慢來。 作

就是一例。料峭的天氣,嚴青雄能够的喝酒吃火鍋 而且他亦對嚴青雄很優待, 在這春寒

死他的 庫銀的收藏地點說出來,阮鐵手是不會殺 而嚴青雄也看準了 ,他若是不將那批

手怎樣向上頭交代? 死了,豈不是永遠追不囘那批庫銀?阮鐵 的收藏點,只有他一個人才知道, 因爲他曾經對阮鐵手說過,那批庫銀 他若是

担上全家被殺的風險? ,試問 ,但以他之能,難保不會破牢逃去, 這也是那些獄卒不敢惹嚴青雄的原因 他雖然被關押在這森嚴堅固的大牢內 誰願意得罪一位這樣的大煞星 誰願 0

阮鐵手也担心嚴青雄會破牢逃去! 怪不得大牢防守得這樣嚴密,看來,

是他躺囘床上 酒喝盡,嚴青雄已有了五分酒意,於

阮鐵手雖然將他關在這地牢內,却仍 心

,不但將他的手脚上了鐵鍊·

的粗鐵鍊,長度只够他走到鐵栅門前!而是鎖在他脖子上,另一端繫在粗鐵環上 到鐵栅門 那不是因爲有那道鐵栅門將他阻着 ,再遠就不能了

道 守在梯道口的兩名獄卒不用去看,也知一動,身上那些鐐銬鐵鍊都會發出聲响 他在幹什麽 他除非躺着或坐着不動,否則,他稍

他們再也坐不住,站起來走動,同時也盼那兩位獄卒由於身上越來越寒,所以

望換更的快來。 人只不過在那條甬道內走了個來同

鐵栅的聲音 自 !嘀咕不滿的時候,上面响起打開第同時也看到擁被高臥的嚴青雄,心 一道 裹正

看來的是什麽人。 兩人急急忙忙走囘梯道那面站着 看

時候應該還未到換更的時候

那 歴, 這時候來的是誰呢?

是巡 察的 (了一次,如今大約巳到黄昏,也因為蔡牢頭每日皆來巡兩次牢,)應該是巡牢的蔡牢頭來了才對。 時候了 早上 應該

現牢的還 的正是那 有五道 人果然没有猜錯 一梯級的鐵栅門打開時,最先出然没有猜錯,當第二道設在地 位長相嚴謹的蔡牢頭

總捕頭阮鐵手 跟在蔡牢頭後面的赫然是江州城有名 走下來的還有人,是五個人! 另外四個是阮鐵手的

他們走下地牢後 扇鐵栅門又關

> 了 並且上了

走牆

上嵌着的一個粗鐵環上,他最多只能够也將他用一條大鐵鍊鎖在厚逾二三尺的

那兩名獄卒連忙上前見過蔡牢頭與阮也不可能將人救出去! 這樣森嚴的守備,就算有人胆敢刦獄

鐵手

嚴青雄那邊監房 「他没有什麽吧?」蔡军頭手指

鐵手道:「阮兄,咱們過去看看。」蔡牢頭竟然不以爲意,點點頭,朝阮 吃飽了 ,正在睡大

來到鐵栅門前,隔着那些粗鐵枝,阮鐵手點點頭,雙雙走向那間監房

喝一聲 「嚴青雄,起來」」蔡牢頭很神氣地

吆

地躺着睡覺,起來幹什麽?」眉頭,慢吞吞地邊起床邊道:「老子好好眉頭,慢吞吞地邊起床邊道:「老子好好 雙眼 嚴青雄鼾聲立止,眼皮動了動,張開 手,還有那四名捕快,不由皺了一下,側轉頭望向外面,看到是蔡牢頭與

股?」 地躺着睡覺,起來幹什麽?」 地躺着睡覺,起來幹什麽?」

之深, 起 好 身來, 臉色鐵青, 「嚴兄,阮某 他竟然硬生生忍下那口 一會才平復下去,下 雄幾曾被人這樣吼喝過 忍下那口氣,這人城府去,下床走向鐵栅前。 陡地挺

阮某來到這裏 你應該明

是怎麽一囘事。」阮鐵手冷冷地盯着嚴青

銀的收藏點說出來!一嚴青雄的聲音很尖 「我才不會笨到自絕生路!」 「別痴心妄想了, 殺了我也不會將庫

的是時間 阮鐵手却一點也不動氣,仍是冷冷地 「你總會說出來的,我才不急, 我有

點顫抖 不 會說,死也不說」」嚴青雄眼角肌肉有 哼, ,目光也閃出兩道厲光 就算你等到頭髮也白了, 我也

庫銀的狂徒。」 府徐大人要見識一下你這位胆敢刦去朝廷 你去過堂。」阮鐵手仍然冷冷地說 「說不說是你的 事,現在,阮某要押 0 知

?」嚴青雄的神態語聲皆很狂。 天下間事, 有什麽是老子不敢爲的

了那道鐵栅門 出其中一條,將那把太鐵鎖打開,並推開 蔡牢頭却從腰上取下一大串鎖匙,揀

以便將你身上的大穴封了。 對不起,由於大牢到府衙這段路不短,所 阮鐵手一步跨了進去, 冷冷地道:

乎地道:「只管動手, 歴好說的! 於忍下來了,目中閃着厲光,裝作不在 嚴青雄條地雙眼暴睜, 肉在砧板上 欲想發作,但 ,有什

然後退了出去 有半尺長的大鎖匙,將鎖在他頸後的那把 穴也點了,才從蔡牢頭的手上接過一條足 點了嚴青雄身上八大穴,再將他左右肩井 大鎖開了,除下套在他脖子上的 「得罪了。」阮鐵手出指如飛 大鐵鍊 ,一連

> 一樣 能提聚了,雙手也不能動,等於一個廢人身上八大穴及肩井穴被點封,全身功力不 條鐵鍊,但手上却分別戴着鐵鐐銬, 嚴青雄雖然被取下了套在脖子上的那

嚴靑雄挾起來,將他挾出了監房。 兩名捕快立刻閃身走了進去,左右將

下鎖鑰, 間 卒看清楚是蔡牢頭及阮鐵手,才從腰間解登上三級石階,第二道鐵栅門外的獄 蔡牢頭與阮鐵手當先走向梯道那面 另外兩名捕快則一前一後將他夾在中 將那道鐵栅門打開 0

鐵手後,才將鐵栅門打開。 亦有一名獄卒守着,看清楚是蔡牢頭及阮 上到地面出口是第一道鐵栅門 ,外面

名捕快押着嚴青雄來到大牢正門前 如是者,穿過重重鐵門,阮鐵手等四 就是

外面的天地了 這是最後一道藩籬,跨過正門 9

停下來, 急, 有 來,反而連連催騎不巳,飛騎去勢更一騎冒雨衝風馳進了江州城,却没有 如飛矢一樣急疾

的 開聲喝止那騎人馬,因爲他們都認識馬上 人是誰 街上的行人紛紛躱避不巳,誰也不敢

也似轟响,去勢一點也没 轉入一條横街中, 過長街,馬韁一扯, 四蹄敲在石板上 飛騎去勢一緩, 有慢下來 ,暴雷

濕人衣衫 雨雖然不大,但打在人的身上 ,依然

飛騎轉過長街,竟然直奔向大牢那個 一人一騎的身上皆沾滿了 雨水

方向 這個人這樣急趕去大牢幹什麽?

右的縫 驗明無訛之後,才將大門上那把大銅鎖開 ,然後將那兩扇鐵門推開一條五尺寬左 府徐大人簽發的手令,及阮鐵手的腰牌 一尺見方的門洞中,將阮鐵手遞出去的 江州大牢外那八名彪形大漢從那個只

阮鐵手當先走了出來。 那八名彪形大漢忙抱拳道:「阮總捕

頭

阮鐵手所請,特別從近身衙差中撥出這八 ,協助守衞大牢的! 原來這八名彪形大漢是知府徐大人應 阮鐵手擺擺手道・「辛苦你們了。

來 緊跟着, 四名捕快的當中,就挾着那名江湖兇 從那門縫中走出那四名捕快

煞趕盡殺絕嚴靑雄!嚴靑雄是被那四名捕

快半挾半推走出來的 一陣急風挾着雨絲吹打在眾人的臉上

又看到天了,想不到天亦爲我落淚!」 向大牢圍牆那邊停着的一輛有蓋篷車招 衆人不覺身上一冷,精神爲之一振。 嚴青雄抬頭望天,眨着眼道:-「哈 阮鐵手却没有理會嚴青雄話中的意思

那輛篷車立時「得得」 地輕馳過來

角中急馳出來,箭一樣奔向大牢這邊! 騎亦在急風細雨中從箭遠外的一道

> 催馬,雙腿猛挾馬腹。 挾着嚴青雄的那四名捕快,不由急得連連馬上人一眼看到大牢門前的阮鐵手與

風 裏 烈地嗆咳起來。 中,喻得他到口的呼叫聲噎在喉中,猛却在這時夾雨撲面吹來,猛地吹入他的 ,可說氣力已衰,如何還有餘力馳快? 馬上人急得張口大呼起來,但一股疾 可惜那馬匹經數十里飛馳,飛馳到這

挾着嚴靑雄往馳來的馬車迎上去。 這時大牢門外的阮鐵手及四個捕快已

輛馳近的馬車,飛身一躍,挾着嚴青雄躍一把抓過來,接將他挾在腋下,急掠向那 的臉色皆變了,阮鐵手更是臉色大變,疾,疾忙扭頭望去,看見一騎飛來,每個人 喝一聲。「截住他,可能是來刦人的!」 接一把從那四個捕快的中間將嚴青雄 如雷的馬蹄聲傳到阮鐵手等人的耳裏

, 立時吆喝一聲,一抖韁繩,健馬洒開四蹄那輛馬車見阮鐵手進入車內,駕車的 向府衙那面疾馳而去。

掠上馬車,腰身一弓,穿入了車厢中。

上前去,攔截在路上。 喝聲出口的刹那,立時叱喝出聲,一湧撲 那八名彪形大漢及四名捕快在阮鐵手

弄不懂要截住誰。 「截住他,別讓那賊子走了! 那人一喝,令到那些捕快不由一怔 馬上那騎者催馬如狂,口裏大喝出聲

那人却從馬上一躍而起,凌空一翻

長身掠向前去。

那四名捕快及八名府衞由於雨絲迷濛

來,揮刀斬向那人。

聲中,將騰撲的幾條人影盡皆震落地上。 一瞎了眼的蠢材!」腰間長刀急撇, 而那人亦被迫得飄墜落地。

那人的一喝震住了 一雙眼像要噴出火來,瞪目大喝。 其餘幾名捕快府衞正待衝上前去,被

時像中了邪,白日遇鬼般,震驚得張口結這一次看清楚了那人的面目,十二個人立 舌,說不出話來。 峭的寒風砭肌刺寒,四名捕快與八名府衞 雨依然似剪不斷的愁絲一樣下看,料

爲遇到的是鬼才怪!

更怪了 江州城名重一時的總捕頭阮鐵手! 這人竟然是另一個阮鐵手!

天見鬼,或是阮鐵手有分身之術?

四名捕快八名府衞不由呆住了。

一個阮鐵手氣得大喝:「怎會讓那人將嚴

聲音却有點耳熟,身形也有點眼熟,只是 追向馬車,俱不由發一聲喊,紛紛騰掠起 ,所以一時間看不清楚那人的面目 一時間省不起來的是誰,見那人長身急掠 ,但聽

那人不由又急又怒又氣,疾喝一聲: 鏗鏘

「你們簡直是反了!」那人脚才沾地

幸好這時不是黑夜,否則,他們不以 你道那人是誰?令到他們如此震驚。

天下間的咄咄怪事,没有比這眼前的

這人怎麼會是總捕頭阮鐵手?莫非真的白 自信没有看錯,也没有認錯,那麽,眼前 是總捕頭阮鐵手,四名捕快與八名府衞 明明剛才將嚴青雄從大军中押解出來

「蠢材,難道你們不認識我了?」這

青雄帶出來的?還不快去追截! 那四名捕快與八名府衞却動也不動

是真,所以他們被弄得迷糊了, 一個的才是。 / 近,所以他們被弄得迷糊了,不知聽那還是上了馬車,將嚴靑雄押解往府衙的他們是因爲弄不清楚眼前這位是眞呢

衞的阮鐵手是真的 地認爲,那個將嚴青雄挾上馬車, 或者是先入爲主的原因吧,他們直覺 馳向

快是親目看到府衙那位師爺將手令交給阮位阮鐵手的腰牌,那都是真的,而那名捕 鐵手的,這是假不了的 親筆簽發,蓋上官印的手令,更驗看過那 更大的原因是他們驗看過知府徐大人

總捕頭,企圖混入大牢?弟兄們,先將他快猛的喝道:「好奸賊,竟敢假冒咱們阮快猛的喝道:「好奸賊,竟敢假冒咱們阮明這匠鐵手可能是假冒來刦牢的。 拿下來再說!」 那麽,眼前這一位應該是假

斬向對方的胸肩一 喝聲中當先衝向那位阮鐵手,一刀斜

片刀光疾往那位阮鐵手的 ,飄退丈外,同時口裏發出霹靂也似的 那位阮鐵手氣得臉也青了 其餘衆人亦叱喝一聲 , 身上罩落! 湧撲上去, 身形一幌

聲太喝。「你們瘋了 這一聲喝又將一刀斬空的十二個人隱 直瞪着眼,望着那位阮鐵手

們怎麽了 一下眼,遲疑地道。 那蔣幹就是爲首那位捕快,聞喝貶了。麽了,想造反?竟然敢向我動手?」 那位阮鐵手氣怒地叱道: 「你是阮總捕頭? 「蔣幹, 你

個?一 那位阮鐵手怒笑道:「你以爲我是那

才那位又是誰?」 蔣幹如在夢中般吶吶道: 「那麽,剛

歷 ? 說的可是昔才將嚴青雄帶走的人 ? 」 蔣幹甩甩頭道:「正是,他也是阮總 那位阮捕頭不由詫異地道:「你說什

捕頭!」 那位阮鐵手聞言渾身一震,臉色大變

賊,假冒我將嚴青雄救走了!」喝聲中, 人如激矢般掠向前,飛掠向府衙那面。 疾喝一聲:「不好,不知是那個斗胆狂

那位阮鐵手後面飛奔而去。 誰眞誰假了,發一聲喊,楞頭楞腦地隨在 那位阮鐵手飛掠前去,這時也顧不了分辨 四名捕快及八名府衞聞言皆一震,見

着走!這是那四個捕快與八名府衞這時的的都是次要的,否則,只怕他們吃不了兜 前最緊要是將嚴青雄截下來,其他

車 風般追到府衙時,府衙前確實停着一輛馬 的阮鐵手與那四位捕快及八位府衙一陣疾 確是飛馳向府衙那方向,唯獨是飛騎趕來 不過却不是載着那位阮鐵手與嚴青雄 那輛馬車載着挾着嚴青雄的阮鐵手 一輛肯定不是載着那位阮鐵手與嚴 而是一輛裝飾華麗的馬車。

青雄的馬車 一個衙差衝進了府衙內 這位阮鐵手立刻像一陣風般帶着那十

堂上靜悄悄地,知府大人那裏有升堂 當值的衙差見是總捕頭,那敢阻止?

N 8

?這一次那四名捕快及八名府衞眞的驚了 ,才開始相信眼前這位阮鐵手是眞的。

還有誰能够將人從大牢帶出來?」

見到有人押解了一位犯人入來?」 ,劈手抓住一位衙差,疾聲問道··「可 這位阮鐵手亦是臉色遽變,猛衝到堂

, 什麽人押什麽人來?」 那衙差怔了一下,惶聲道:「總捕頭

來了 即解說道:「可 子的人,押了那位刦庫銀的重犯嚴青雄過 這一問可問得阮鐵手也怔了一下,隨 有看到一位裝扮成我的樣

?」一副不可思議的神情。 阮鐵手不耐煩地道:「快說啊!」 那衙差瞠目道:「有人假冒總捕頭你

有

,確實有這種易容術!」

辦?」 色青白起來,顫聲道:「總捕頭 那四個捕快與八名府衙一聽,登時臉 那衙差搖搖頭道:「没有見到。」 ,現在怎

他們已完全相信眼前這位總捕頭是眞

把守,我立刻進去見大人!」 傳我口令,通知所有弟兄們立刻趕到四門 阮鐵手亦是變了臉色,疾喝道:「快

般衝了出去。 四名捕快八名府衙齊應一聲,一陣風

重犯來了?」 便急聲問道:•「鐵手,帶了那刦庫銀的行過禮,徐大人未待阮鐵手退過一旁 阮鐵手在內堂見到了知府徐大人

地道:「大人,没有人將那重犯帶來?」 本府的手令到大牢能够將那重犯帶出來, 徐大人詫聲道:「鐵手,除了你帶着 阮鐵手一聽,一顆心直往下沉,惶恐

一只蒼蠅也飛不出去。

3. 的手令,將那重犯從大牢中帶出來,救走:「大人,那位假冒卑職的人騙取了大人 阮鐵手額上冷汗直冒,誠惶誠恐地道 你是說從本府這裏拿去手令的不是你?」 徐大人神色一變,不可置信地道。「

改裝冒充卑職的賊徒假冒的!」 阮鐵手應道。一不是,那是經過易容 「會有這種事?」徐大人怪叫起來:

的易容術?」 「這……這……世上眞的有這樣維妙維肖 阮鐵手道:「囘大人,江湖上無奇不

何再追囘那批庫銀?向上頭交待?」 人的額上也冒出了汗水。 追囘那批庫銀?向上頭交待?」徐大「那……那重犯走脫了,這……這如 「卑職該死!」阮鐵手汗出如漿。

死,最重要的還是怎樣將那名重犯緝捕回 來!」這徐大人倒是個明理有頭腦的人。 「現在不是誰該死的問題,你也不該

,協助嚴守四門,並在城內外搜查。」阮請大人下令守備曹大人火速率領兩營兵勇 鐵手將他的主意說了出來。 速分守四門,唯恐人手不够,所以特來面 「事不宜遲,本府立刻寫一道手令與 「大人,卑職已傳令下去,着手下

阮鐵手帶着徐大人的手令,飛

你,火速去見曹守備。」徐大人不愧是一

樣趕往守備衙門

江州城刹那間風聲鶴唳,但見大街小

巷都有兵勇把守,四門更是守得嚴嚴密密

查客棧及一切可疑的地方。 快及兵勇,分從南北兩城門向外搜查追索 而城內則由副守備會同副總捕頭于勇搜 阮鐵手偕同曹守備各帶一隊幹練 的捕

家家閉戸關門,連店舗茶樓也不敢做生意 城内的百姓皆人心惶惶,心中不安,四門早已關閉起來,任何人不准出入 這一攪,令到江州城有如兵臨城下般

尋不到嚴青雄與那位假冒阮鐵手的賊人的擾攘了半日一夜,直到翌日,依然搜

阮鐵手與曹守備還未囘城,想是一路

,只盼有好消息囘報,但却望眼欲穿 知府徐大人亦一夜没有睡,坐以待旦

# 假捕頭眞神手

爲蹇船,船艙內正有兩個人靜靜坐看,互三十里左右的一處荒野岸邊,正停了一艘 相注視着。 江州城閙得天翻地覆,離江州城大約

嚴青雄的手上脚上依然戴着鐐銬。 這位阮鐵手當然是假的 這兩人赫然是阮鐵手與嚴青雄!

般鋒利。 手是假冒的!」 「嘿,若我没有看走眼,你這 嚴青雄一 雙目光有如刀鋒 個阮鐵

「嗯,江湖武林中能够改裝易容得如鐵手亦冷笑出聲,目光同樣銳利如刀。 「這還用猜?當然是假冒的了。 阮

經易不變那雙神手爲你易容的, 心神手易不變,若閣下不是易不變,也是 此維妙維肖,天衣無縫的人,只有一位黑 不對?」嚴青雄冷冷笑道。 我猜得對

很靈巧,唯一特別的是,他的左頷下有一 掀,從臉上掀下一張精巧的人皮面具來。 在臉上頭上像變魔術般搓摸了一陣,接一 但很普通,毫無突出之處,但一雙手却 這人立刻現出了眞面目。他相貌端正 。」那位阮鐵手隨說隨伸手

顆黑豆般的黑色胎痣。 這人就是江湖上人稱黑心神手的易容

中騙了出來!」這樣大,竟然敢假冒阮鐵手,將我從大牢 之意。神態仍然很冷。「想不到你的胆量 「果然是你!」嚴青雄没有 一點感激

易不變,冷笑道:「只是,在我的記憶中 大險,將我救出來?」 你我從無交情,也無過節,你爲何甘冒 故意頓了一下,目光瞬也不瞬地盯着

人,應該明白。」 易不變乾笑一聲,道:「閣下是聰明

此 大險救我?」 你若不是看在那批庫銀的份上,焉肯冒 「我當然明白!」嚴青雄語聲更冷。

心做過一件對自己没有利益的笨事?」 地笑了一下道:「你幾會聽說過我易黑 閣下說得一點不錯。」 易不變「哈

來。」嚴青雄目中盡是厲光。 「廢話少說!快將你的意思明白說出

聽了後,不要爆火。」易不變嘻嘻一笑。

份吧?」 「我想與閣下對分了那批庫銀,這不太過

一張臉陡地沉了下來。「要是老子不答應 「哼哼, 你的胃口 倒不小 嚴青雄

了那批庫銀而不殺你!」 我會將你交給八派一帮,相信他們不會爲 鐐銬打開,更不會將你身上的穴道解開 不會將你交給阮鐵手,也不會將你身上的 易不變淡淡道。「我

眼 就一半,老子應承你。」 無奈此時全身被人制住,根本兇不了 珠亂閃了一下,終於道:「好吧,一半 嚴青雄聽得臉上陣青陣白,氣怒不已

得意地笑道:「不過,我對閣下的信譽却 不大有信心。」 「哈,諒你也不敢不應承。」 易不變

那你想怎樣?」 嚴靑雄恨得牙癢癢地,吞口氣道。

的嘴邊,臉上滿是詭笑。 不變說時從懷中摸出一個小瓷瓶, 顆藥丸,用姆食二指拈起來,遞到嚴青雄 慎重起見,我要你吞下這顆藥丸!」 「很簡單,因爲我的武功不及你, 倒出 易 爲

仍然不敢發作 聽易不變的擺佈,所以他盡管氣炸了肺 辦不到的事,他若想活,那就只有乖乖地 想將易不變一銬砸死,但却知道這根本是 「這是什麽藥?」嚴青雄心中恨得直

令 發作時不會很痛苦,但却會全身無力,但 易不變得意地笑道:「這只是一種吃了能 人在一定的時辰內,發作一次的藥丸 「這不是穿腸毒藥,你放心好了。

> 但若吃不 形同廢人,宰割由人。」
> 北岩吃不到,那就會令到整個人手脚癱瘓,要吃了我特製的解藥,便會暫時無事,

雄眼中像要噴出火來一樣 「哼,你倒設想得頗爲週到!」 嚴青

性的解藥,老子豈不是一輩子受你控制?的!」易不變道。「怎樣,吃不吃?」的!」易不變道。「怎樣,吃不吃?」的!」易不變道。「怎樣,吃不吃?」 的 物

打交道,只要得到那一筆庫銀,我立刻會「我才不會一輩子跟你這樣兇暴的人」嚴靑雄氣恨恨地道。

,你不就可以永遠解除威脅了嗎?」易不將眞正根治毒性的解藥收藏的地點說出來 來,你也有足够的能力殺了我。變很正經地說:「再說,到時我 「再說,到時我若不說出

雄忿然道。 發作起來,那我豈不是一樣是死?」嚴青方,而你的解藥只是一時有效,在途中若方,而你的解藥只是一時有效,在途中若

將銀子 批庫銀之後, 你認為足够取到真正的解藥有餘,才銀之後,我將所有的暫時性解藥交給「我的身上帶了足够的解藥。起出那 交給我不遲。」 易不變急急說

是一條老狐狸 了,難怪他在江湖上無人計算得了我豈不是一樣死?」嚴靑雄每一樣 「但若是你那顆眞正 的解藥是假的 停了他,確樣皆想到

批銀子,不用半年就能將我找出來。」 半年,相信以你之能,加上我又帶了那一 變不慌不忙地道:「我手上的藥足够你吃

死得比凌遲碎剮還要慘酷百倍! 騙我,我會上天入地將你找出來 一點倒是真的 一嚴青雄厲笑道

解藥交給你,待起出那批銀子,分了之後 再將這一瓶交給你。」 「爲了表示我的誠心,我先將這一瓶 易不變說完,將

嚴青雄一手接了過來,打開瓶蓋看了掌中兩個藥瓶遞了一個給嚴青雄。 之一振 ,爲數約有百十顆, 清冽透鼻, 精神

易不變笑看揚揚手上那顆藥丸 「現在可以放心將這個吃下去了吧?

入嚴靑雄的口中 易不變食指輕輕一彈,那嚴靑雄無言張開了口。 那顆藥丸立刻

易不變的動作很快,立時一手將嚴靑

因爲藥丸是入口即化的,嚴靑雄的下頜托起來,使他的嘴巴合攏 嚴青雄但覺

大概吃了那顆藥丸之後,是有這托住他下頷的手縮囘。 却渾身一冷,令到他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内先是一甜。繼之有點苦,順喉而下 才將

反應的 是有這 一種

的鐐銬打開了吧?」現在總可以將我被封的穴道解開,手脚上 嚴青雄這時目 「這一點當然 I無表情 。」易不變的口氣變了 冷沉地道

穴道拍開 運掌如飛 ,一口氣將嚴靑雄身上被封的

鎖鑰,試了幾條 ,他從身上掏出 便將嚴青雄的 一大串各式各樣 手脚 鐐

「急什麽,這不就說了麽?只希望你

脚 脚,又恢復了往昔那種暴見 嚴青雄立時長吐一口写 「這裏是什麽地 種暴戾刻毒的 氣, 舒展一 神態

鳍也打開了

方?」 嚴青雄探頭望

艙外 裹是離城西 里的一處荒

野江邊, 在離城西北那條荒道上。」 保,阮鐵手不會追尋到這裏來!」易不 連我也不知是什麽地方,但我敢

他們是越追離咱們越遠了。」嚴青雄話題「嘿嘿,你想得真週到,這樣一來, 轉道:「咱們就窩在這裏?

易會被追尋到踪跡。」易不變一副深謀遠料不到的,若是咱們現在一走,相信很容「暫時這裏是最安全的,也是他們意 慮的樣子

的 主意?」嚴靑雄目光落在易不變臉上 變神色不變, 說真的 ,你幾時打上了我

敢打你的主意,分一杯羹。」 你不是被關押在大字内,天大的胆我也不 被阮鐵手關在江州大牢那時起,嘿嘿,若 乾笑道:「就在你

「你怎會想出這個主意的?」 嗯,你倒是說得坦白,」嚴青雄道

的主意 於是我靈機 原先我也想不到的,在我察看過江 一易不變說到得意時,不由笑起 守衞情形之後, 觸, 知道刦牢是行不 這個絕妙

州城局意 。「只是,你怎知道阮鐵手不在江這個主意確實妙。」嚴青雄也不得

「嗯,我想到

一個辦法了

沉思了一下

手 阮鐵手引出城外,那塊腰牌,就是從阮鐵「這一點簡單之至,我略施小計,將 的身上摸來的。」易不變越說越得意。

誰?」嚴青雄緊接間 相信不是無名之輩,也不會是你,他是 「能够從阮鐵手的身上摸到那塊腰牌

易不變接答 「他就是有妙手神偷之稱的丁無手

鬼不覺偷到那塊腰牌,易黑心,看來你這 信 一次行動花了不少心機。 亦只有他才能够從阮鐵手的身上神不 「原來是他。」 嚴青雄點點頭:「相 知

點也不過份。」易黑心奸笑道 「所以說,我分你一半那批庫銀,

話 不做作地道,但他的心裏說的却是相反的 現在我覺得不過份了。」嚴青雄臺

在什麽地方?」 易黑心拿眼望着嚴青雄,「你那批庫銀藏 「說了這樣多,應該說正經的了。

附近 。」嚴青雄忽然神秘地說。 「說出來你也許不相信,就藏在江州

車馬 銀,若是搬運到另一個地方,不但要人要 易黑心不以爲然地道:「那樣大的一批庫 我猜得没有錯,相 「換轉是我,也會藏在江州附近。」 這樣大陣仗,不引起人的注意才怪 信阮鐵手也想到這

點 這一點,以阮鐵手之精明,應該想到這 嚴青雄不由 ,嚴靑雄突地雙眼一睜道 「我怎麽想不到

> 皆不會懷疑那批庫銀藏在江州附近 「什麽主意?」易不變忍不住精神一 0

振 「說來聽聽。」

那些人的注意力引限,咱們才偷偷地潛回 踪跡,然後再隱藏起來,這一來,就會將 嚴青雄興奮地望着易不變 來,從容起回那批庫銀,這主意怎樣?」 ,繞一個大圈子,途中故意洩露咱們的「待風聲稍鬆之後,咱們立刻離開江

然是個好主意。」 易不變猛拍一下大腿,激聲道:

在應該將藏銀的地點說出來。」 接又道:「爲了表示互相信任 , 你現

死,我豈不是成了天下間最笨的笨蛋?」 出來, . 「我現在對你還不大信任,萬一我說了 「暫時還不能說。」嚴青雄狡黠地道 你乘我體内毒性發作時下手將我殺

是很難取得別人的信任的,你不說,我不 會怪你。」易黑心居然很「通情達理」。 嚴青雄問 「是了 「你說得不無道理, 咱們要在這條船上窩多久? 像咱們這種人,

嚴青雄的主意,「你認爲怎樣? 現在决定,最遲五日就走。」易不變徵求 這裏雖然荒僻,說不定會有人闖來,咱們 五天之後,風聲就不會那樣緊了,何况, 「看風聲鬆緊而定吧,不過 ,相信三

他們算一算帳!」 接又咬牙切齒道: 「我當然是越快離開越好。 「老子也想找上智禿驢 嚴青雄

會影响咱們的行動,待起出了那批厙銀之不同意,千萬不要在這時節外生枝,那樣 易不變忙搖手說道。「這一點我萬萬

> 你後, 你我分了, 你愛怎樣做我也不會理會

吧。一 作,吞口氣說道:「好了,就依你說的辦 嚴靑雄聽了 ,臉色遽變,但却没有發

頭肉。 拿出一只燒鷄,一包鹵疍 身邊的艙板上拿出一瓶酒來,再一拿,又 要吃些東西,喝點酒?」易不變邊說邊從 「船上準備了足够十 ·日的食物,要不 ,還有一包鹵豬

窩肺的 這半個月來,雖然有酒喝, 瓶塞拔開,「咕」地喝了一大口,道: 這樣周到。」 去的東西早已不知去了那裏,難爲你想得 「怎麽不餓?折騰了這樣久,我吃下 ,今晚要喝個痛快。」 嚴青雄伸手拿過那瓶酒,將 但却喝得窩心

但風仍未止 這時天色真的很黑了 ,不過雨却停了

不可 也不用,用手拿肉撕鷄,吃喝起來…… 兩人就那樣拿着酒瓶喝起來,連筷子 。」易不變又從艙板下拿出一瓶酒 「爲了咱們的合作,今晚非喝個痛快

# 緊追不

阮鐵手曹守備在黄昏時分 囘到了江

城西荒郊道旁的那輛篷車 賊徒的踪影。 根本追截不到嚴青雄與那位假冒阮鐵手的 他們的神色旣疲困又沉重,因爲他們 不過, 他們却發現了棄置在

直追下去的 昨晚他們就是由於發現了這輛篷車而

但他們追了一 夜, 直追出數十百里外

也追尋不到,阮鐵手經過一番思索之後, 令收隊回去。 搜遍了十里左右寬的地帶,却一點影踪

不了兜着走。 頭沉重,上頭若是怪罪下來,只怕他們吃 重犯走脱,追截不到 ,怎令他們不心

快出城去了。 在四門的人手, 中出來,神色更加沉重,但他却撤消了守 阮鐵手見過知府徐大人之後,從府衙 又匆匆帶了蔣幹等四名捕

喝酒 城約二十多里外的青橋鎭上的一家酒樓上 州附近。他們竟然明目張胆地, 四日之後,易不變與嚴青雄出現在江 ,全不怕暴露了行踪。 在離江州

里集出現了。 翌日,他們的行踪又在揚州附近的三

看來,他們眞的實行他們所說的計劃

公門中的佼佼者,很快便追到來了。 看 阮鐵手也就在他們離開青橋鎭的翌日 看蔣幹等四名手下,來到了青橋鎭。 來,阮鐵手不愧是南七北六十三省

可惜他們還是來遲了一步。

**着四名手下匆匆離開了青橋鎭,一路追踪** 經過一番查詢之後,阮鐵手立刻又帶

不變與嚴靑雄巳出現在鎭江附近的臨江 待他們追尋到揚州附近的三里集,易 渡

他們要沿途查問兩人的行踪,所以他們便 躭擱了不少時間,始終追不上兩人。 阮鐵手不可謂追得不够快了 ,只因爲

> 相信阮鐵手不可能追尋得這樣順利。 看起來,若不是兩人有意顯露行踪

點東西後,便又立刻上道 人的踪跡追踪下去。 易不變的行踪,在三里集略爲歇息,吃了 阮鐵手旣然在三里集又追不上嚴青雄 ,循着嚴、易兩

截到嚴靑雄,將他緝拿歸案不可 看來,阮鐵手這一次鐵了心,非要追

悔招惹上這樣的人 相信不頭痛才怪, 不論是誰,若是惹上這樣鐭而不捨的 也一定很後悔, 後

# 青州三雄

臨江渡雖然是個渡口,其實也是一

小 臨江樓歇歇脚,喝上兩杯,無形中令到這 事的,很多皆會在通向渡口那條長街上的 是從對岸過江來的,若不是急着趕路或辦 皆如過江之鰂,在這裏等渡船過江的,或 小的臨江鎮熱鬧繁盛起來。 由於從這渡口來往江南江北的人每日

通向江邊就是渡頭,通向另一邊則是鎭口 其實,臨江鎭就只不過是一條長街

但由於是交通渡口,所以不到入黑整個鎭就只有那條長街那麽大。 潮如流的長街上,不會減少行人。 是黄昏時分。

虹 光,刺入眼目。 斜陽射在粼粼的江水上,閃泛起一

塊突起來的大石;大石的旁邊,向江那 倚站着兩人。 距渡口大約五六丈左右的江邊,有 面

這兩人年紀相差不多,約四十出頭

很矚目 常 個鈎鼻薄唇,神態冷肅,另一個相貌平

不變與趕盡殺絕嚴青雄! 這兩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黑心神手易

心中正向這面一幌一盪地行過來,大概嚴 渡口上站滿了過渡的人, 渡船却在江

?」易不變吐了口唾洙向江中。 、易兩人亦是在等着過江的。

青雄大笑起來,顯得很開心。 但我敢斷定,他永遠也追不上咱們。」嚴

截鐵塔也似。

爲首一人青紫臉龐,銅鈴眼,塌鼻海

胳臂足有普通人的大腿粗細,手上拿

的三名漢子

那三名漢子皆長得牛高馬大,就像半

嚴青雄一眼就看到了正向他們走過來

也想將嚴兄你截下來。」 忘了除了阮鐵手之外,江湖上的很多朋友 却没有笑,而且顯得有點担心地道。「別 要花時間沿途查問咱們的踪跡!」易不變

道

氣 竅的時候,那就難說了。」 易不變嘆了口

將的關雲長!

第三個簡直像一座山

,胖大得令人咋

大鼻,乍看之下,倒有幾分像過五關斬六

上提着一柄精鋼大關刀,若不是豁唇無鬚

長眉細目,長了一管大鼻子,

眉細目,長了一管大鼻子,豁唇,手緊跟着的一個漢子却生就一張紅臉膛

隨時想殺人的樣子。 險找上來?」嚴青雄目中兇光閃射,一

> 裂開那張咀巴,倒有五六分像笑彌勒, 顆腦袋光秃秃的,垂眉圓目,獅鼻闊口 舌,那個肚皮比笑彌勒的肚皮還要大;一

上提着一根足有兒臂粗的方便鏟。

這三條漢子的長相不論走到那裏,

敢惹!」 氣。

「應該是沿着咱們的踪跡追上來了

「相信每一個皆怕死,但是當財迷心

你是什麽人,就算你是閻王老子,他們也 「我敢肯定,那些亡命之徒才不理會

「那他們就會嚐到死亡的滋味了! Ω

,但咀角下却有一顆黑豆般大的黑痣, 的滋味了。」易不變再嘆一口氣 「若我没有猜錯,有人想來嚐嚐死亡

「嚴兄,你以爲阮鐵手追上來了没有

「他當然永遠追不上咱們了 ,因爲他

「你是說那些人爲了那批庫銀,

嚴青雄這句話是從齒縫中迸出來的

嚴青雄的雙眼也就在這時霍地暴睜,

物! 是什麽三頭六臂,或是吃了豹胆熊心的人掉首向渡口那面看去。「我倒要看看來的 是什麽三頭六臂,或是吃了豹胆熊心的

投向江中那艘渡船

易不變却没有轉過頭去看,

目光依然

但看他的樣子像拿着一根竹杆那樣輕鬆。 着一塊少說也有百二十斤重的獨脚銅人,

「難道他們不怕死?」 嚴青雄兇悍地

會冒 副

是一個很誘人的數字!」易不變又嘆了口「五萬八千両銀子不是個小數目,而

是相當扎眼,惹人注目的

渡口那邊,就正有不少好奇的人將眼

光望向那三個漢子一

嚴青雄的目光也被那三個漢子吸引住

一連串空心筋斗疾滾下來,不由臉色遽變形不由打了半個旋轉,急仰頭着到嚴靑雄 雙手執着銅人,急急護住頭頂! 脱口一聲:「連環筋斗殺!」急挫腰,

打筋斗 被劍光裹住 嚴青雄的身形這時看起來確像猴子在 ,身形疾地急掠而下, 整個身形皆

樣大,覷準了 祖鐵生一雙眼瞬也不瞬, **睜得像牛** 眼

斜砸而出 臨頭 這一砸,正砸在翻滾而下 [页的刹那,盤舞中的銅人條地疾向上 大,覷準了嚴青雄翻滾而下的身形將

旁觀的易不變見了 ,怪叫一聲,身形 的 光團上!

斜掠而起,欲撲救嚴青雄 」一聲長笑聲中

易不變的去路,一杖砸向易不變的肩頭 易不變的去路,一丈正了了大得像座小山的人影亦閃掠起,恰好截住大得像座小山的人影亦閃掠起,恰好截住

氣,身形瀉墜而下 易不變來不及抽刀截擋, 百忙中吸口

從易不變的頭上砸過。 「呼」地激起一片勁風,那一杖堪堪

信他竟然輕功如此了事,尤其不敢相他方才掠出之身形之輕靈迅捷,眞不敢相 的祖常笑,不由也露出驚佩之色。 竟是那位身形胖大如山的笑彌勒祖常笑! 截住易不變的人影亦瀉墜落地, 切便出鞘! 赫然

祖常笑身形才落地,他的長刀便電閃般斬 向對方的腰脅部位 驚佩歸驚佩, 他的出手却 絲毫不慢

他倒不是出於好奇,而是省起了這三 人是誰嗎?

意。 你就是嚴青雄!」接再用手一 大與老二看來已經習慣了絲毫没有責怪之 「他就是易不變。 仍然是那笑彌勒祖常笑搶着說話, 一當然知道,你以爲咱們是瞎子嗎? 指易不變 老

「三位旣認得咱們,又找上來了, 看

找到兩位。」 青州趕來,幾乎跑折了兩條腿,才在這裏 両犀銀份上,俺青州三雄才不會巴巴地從 「那當然了,若不是看在那五萬八千來有點意思吧?」嚴青雄語聲陡地一沉。 「爽快,老子就是歡喜你這樣爽快的 這次說話的是老大祖鐵生。

一塊鐵牌般,「叮」一响,嚴青雄那一劍的獨脚銅人在面前一封,就像在身前豎了 皆很靈捷敏銳,身形竟然不閃不避,手上 看不清楚他是何如拔劍的 嗤」地一下急响聲中,飛刺向祖鐵生的咽 別看祖鐵生生得如此巨型,身手反應 ,白光一閃,

虚招一樣,

刺在他的銅人身上,暴出一蓬火花。 「嗨!」祖鐵生條地舌綻春雷,手中 一响,嚴青雄那一

厲地掃視着眼前這三名巨漢。

「三位衝着咱們來的?」

嚴青雄很冷

將三面的去路皆封死了

就這說話間,這三名巨漢一字排開

望着嚴青雄兩人直笑。

彌勒般的大漢耳朶很尖,裂開一

張大口

這裏出現一點也不出奇。」走在後面的笑

人!」嚴青雄冷笑聲中,幾乎連易不變也

咱們什麽地方不可以去,在

有點吃驚的樣子。「他們怎麼會出現在這

易不變聞言霍然扭轉頭望過去,神態 嚴青雄冷然道·「青州三雄。」

的是何方人物?」他淡淡地問。 江中那艘慢慢行過來的渡船。「嚴兄, 塊大石前,停了下來。

易不變依然没有轉過身來,

嚴兄,來

出三步那麽大,所以瞬眼間,便來到了那

這三個漢子一步跨出,足有平常人跨

個人是誰,心頭跳了一下

小可 銅人猛地向前一送, 嚴靑雄也不敢攖其鋒銳, 祖鐵生這一 撞, 疾撞向嚴青雄心窩。 勢疾力沉 因爲他手上 ,端的非同

出聲

有此問

州三雄的大名,但却不知他們誰是誰,

故

三位怎樣稱呼?」嚴青雄也曾聞青

不衝着兩位來,難道來撒尿不成?」

爲首之人聲如金鐵互擊般道:「咱們

來 的長劍根本招架不了, 身形一 矮, 蹲了下

怪 過,只要稍慢一 呼 一下急响, 點 ,半截腦袋不被撞碎才响,銅人從他的頭上擦

地一 下急响, 嚴青雄的長劍在

> 祖 他蹲下的時候,像毒蛇一樣貼着石邊戳向 鐵生的 右晉!

回帶 看 手確實不凡,難怪像嚴靑雄這樣的煞星在祖鐵生這一招應變之快,顯出他的身 到青州三雄之後,心頭一緊。 祖鐵生急偏身, ,那只獨脚銅人囘撞向劍身 右手猛地縮肘將銅人

步,手中銅人猛砸向長劍 扭,長劍刷地斜向下削向祖鐵生腿膝 不是浪得虛名之輩,腕肘倏地向下一 祖鐵生「嘿」 但嚴青雄不愧是江湖上有數的大煞星 地叫了一聲, 向後跳開 沉

拔起來。 勢未盡,便巳縮肘撤劍,身形陡地往上衝 1一樣,銅人下砸之勢倏地一變,吐氣而祖鐵生也像早就料到嚴靑雄那招是 嚴青雄像早就知道祖鐵生會那樣, 劍

渡口上看着的人皆不由看得張口驚叫祖鐵生這一砸之力,足有千斤過外。 開聲:「嗨!」横砸向嚴青雄! 砸在大石上,那塊大石立時碎裂開來, 塊大石將他兩人擋隔着,霹靂聲中, 但他的銅人却砸不到嚴青雄,因爲那 銅人 碎

的碎石。 掠出丈外, 易不變幸好及時看出 接一矮身, 才能避過四散激射 周害, 身形横裏

口冷氣。 這刹那, 他的臉色不由 變了變, 吸了

祖鐵生砸碎大石,由 嚴青雄身形騰起三丈,身形陡地一折 ,由於用力過猛,二十,身形急滾而下 身

N12

老大年紀四十不到,老三笑彌勒大約三十

原來這三名巨漢乃是同胞兄弟,那位

五六左右。

嚴青雄冷冷笑道:

「三位也知道咱兩

二祖大年。」 大祖鐵生。」 巨漢搶着說,

接又指指當中那位道:「老接一指爲首巨漢道・「俺老

俺老三笑彌勒祖常笑,

那肥胖的

個,所以他不得不收刀。 是祖鐵生發出的, 他已聽出那一聲驚呼是青州三雄的老 但却聽不出那聲慘叫是嚴青雄 他當然要弄清楚是那

張笑口常開的臉上,變得比哭還要難看 没有乘機向他出手,隨聲急往那面望去 祖常笑與他的心思可謂一樣,所以也 望,令到他再也笑不出來了, 那

般的祖鐵生像塌到的塔般倒在地上,那具 雄與組鐵生兩人已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易不變也看到了。他看到像半截鐵塔

只不過就在這刹那間,激鬥中的嚴青

青雄則好好地站看,不過臉色有點蒼白 獨脚銅人却是有大半截斜砸入地下,而嚴 一喘着氣

的是祖鐵生, 不用說, 勝的是嚴靑雄。 兩人的拚鬥已有了結果,死

易不變一 顆抽起的心不由放下, 些

劍化成的光團上。明明看到老大祖鐵生的銅人砸在嚴青雄人 相信的神色。這也難怪他不相信,因爲他變了白臉,一臉驚駭之色,眼中却盡是不 青州三雄中的老二祖大年那張紅臉却

**塊大半人高的大石也砸碎了**, 、半人高的大石也砸碎了,血肉之軀的加上那足有百二十斤重的銅人,連一 照常理來說,以祖鐵生雙臂天生之神 但事實却令人不敢相信。

因爲祖鐵生的銅人砸在嚴青雄人劍化

他的身形反而像皮球一樣向外彈出去。 這看得祖大年驚詫不已。但他畢竟不

是庸手,目光銳利,終於看出了蹊蹺。 的劍尖上,換言之,就是嚴青雄的劍尖雄人劍化成的光團上,實在只是砸在對 原來,老大祖鐵生的銅人看似砸在嚴

點刺在他的銅人上,被震得彈滾開去。

生不得不連續地揮動手中的銅人。 但眨眼間又疾翻急滾向祖鐵生。令到祖鐵 每一下砸在光團上,光團便彈滾開去, 這情形就像打皮球一樣,祖鐵生的銅

緊, 難怪祖鐵生一見嚴青雄施出這招,心頭 這就是 確是很難應付。 「連雲跟斗殺」的厲害之處

微痛,揮砸之間,也有點遲滯了。 三斤重的竹桿。饒是祖鐵生天生神力,練 速, 此現象出現,人劍化成的光團翻滾囘彈更 劍尖尋隙抵罅,閃刺向祖鐵生的頭臉 而嚴青雄就是覷準了祖鐵生一定會有 一百二十斤重的獨脚銅人不是一根二

要害 六七下 祖鐵生銅人繼續揮砸不停,一口氣又

鏬中奪地刺了入去。 最後的一下終於讓嚴靑雄的劍光從隊

塌般,「隆」然倒在地上,左面太陽穴上 一刹那,咀裹發出一聲慘叫,有如鐵塔崩,心神一慌,破歉買了 一聲驚叫,反而令到祖鐵生以爲他出了事 股血箭標射而去,手上的銅人由於砸了 心神一慌,破綻更大,反應也慢了那麽 他的原意是出聲向老大示警,那知道 祖大年一見,驚得不由大叫出聲!

個空,砸在地上,深陷入內。

又怎能活得了? 這一下驚人的變化,只不過發生在瞬

兩個一定不肯罷休的了。」 子真够嚇人,可惜却不中用,晞,剩下你 地上祖鐵生的屍體,冷冷一笑道:「樣

刺過去。

肯定被祖大年那一刀砍中。

上的大關刀亦猛然直砍了出去!

也幸虧嚴青雄早已飛退開去,否則

一聲慘烈的吼叫,

眉心噴血的刹那,他手

他的身形倏地抽搐了一下,張口發出

毒辣,冷不防就向祖大年動手了 嚴青雄不愧外號趕盡殺絕,手段尤其

他的身形向前撲去。

砍出的大關刀半途中虛斬落地,也帶動了

血標出,祖大年全身的氣力亦一洩

然已氣絕身亡,身形匐伏在地,那柄大關

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祖大年雖

刀亦深深地裂地而入。若是砍在嚴青雄的

只好向後疾追。間根本施展不開,眼色一變,怪叫一聲 他的大關刀乃是長兵器,不利近戰,倉促 又痛,冷不防被嚴青雄一劍飛刺過去,而

劍尖一顫,改刺向祖大年的咽喉。

離的劍尖部位。 時間一拳疾擊向距他咽喉只有三寸左右距 祖大年眼色又再一變,只好再退,同

若是擊在劍尖上,不將之打折才怪! 堅肉厚,尋常刀劍根本傷不了他,這一拳

出厲害的道理,劍光又再一顫,又改爲刺 向祖大年的眉心。

」地一下輕响,嚴青雄的劍尖已刺入他的 只好再退!但他這一次再也退不了 也不由冒升起一股寒氣,無可奈何之下

,「奪

祖大年清清楚楚地聽到劍尖刺入他眉

# 財迷 2 前仆後繼

祖大年眼見老大被殺,正是旣驚又怒

加上皮

但嚴青雄又豈是等閒之輩,焉有看不

租大年但覺一股寒氣直逼眉心,心底

嚴青雄那一劍刺在他的太陽穴上,他 眉心中,一入即出,而且立刻飛退開去。

的劍光耀花了。

知了,也看不清楚,因爲他雙眼已被閃燦 什麽手法忽然刺入他眉心的,他就不得而 心的那一下迅急的响聲,至於嚴青雄是以

說話間,一劍向老二祖大年的眉心飛 嚴青雄臉上佈滿了殺氣,目光瞥了一

但嚴青雄的身形更快,變招也更快

青州三雄練的皆是外家硬功,

在嚴青雄的劍下。 祖大年就這樣一招也沒使出,便喪命 身上,不將他砍成兩爿才怪。

祖大年的身手,只怕嚴青雄不會那樣輕易 但若不是他冷不防向祖大年出手,

而老三笑彌勒祖常笑是在看清楚了祖

難聽的怪笑,手上那根足有六十四斤的鑌很迅捷,變化也多,口裹發出一聲比哭還很迅捷, 鐵生死在嚴青雄的劍下,立刻動上手的 變全身要害 鐵方便鏟一出手就是二十四鏟,單向易不

成的光團上,非但没有將嚴青雄砸成粉碎

五 」一連九下激响,硬擋了祖大年九鏟。 鏟,手中長刀同時急斬而去, 易不變沉哼一聲,身形飛閃, 「鏗鏗鏗

部 ,身形斜竄中,長刀急撇向祖常笑的股 ,心頭暗懷的同時,他知道必須搶佔先 連擋九鏟,易不變那條手臂有點痠麻

砸向易不變! 不變的長刀,方便鏟反手横掃出去,攔腰 祖常笑怪叫一聲,搶前一步, 避過易

人刀急滾,斬削回祖常笑的雙脚。 易不變一刀砸空,身形陡地撲倒落地

的身形 個翻滾,手上的方便鏟筆直追鏟向易不變 頓,那胖大的身形直直地拔了起來,接一 祖常笑一鏟砸空,便知不妙,雙脚一

易不變急滾中的身形只好一路急滾下

去! 緊追不捨。 祖常笑的方便鏟「刷刷刷」 急鏟而下

易不變的身形却在這刹那驀地一頓。

生的銅人砸碎一大截的大石邊, 原來他這一滾,已滾到了那塊被祖鐵 身形被阻

祖常笑的方便鏟剎那疾鏟落他的腰腹上 但却鏟了個空,鋒利的鏟頭「奪」 ,足有半尺深! 凌空像一團肉球般追掠到的 地

在地上,小腹腰背噴濺出大股血箭。 111 易不變的身形却從離那塊大石兩三尺 而祖常笑亦發出了一聲慘烈的怪吼 一樣的身軀「隆」地一聲從空中墜摔

N14

常笑果然上當,就算換轉是他,也會上當 阻住,那是想誘祖常笑全力擊殺自己,祖 不會錯過這擊殺對方的大好機會! 在倒地滾動的刹那, 動計劃想好了,身形滾到大石前,被 原來易不變是故意滾到那大石前的 他早巳將下一步

反彈之力, 斜滚囘去! 身上?身形在這刹那藉一脚蹬在大石上的焉會眼睜睜被祖常笑的方便鏟鏟落自己的 可惜這一切易不變早已計算好了,他

劃開他的皮肉,「奪」地鏟入地下 鏟落, 鏟尖將他腰間衣服劃開, 但却没有 有去無囘,以間髮之險,從易不變的腰側 祖常笑那一鏟由於是全力施爲,

腹 眼間,長刀暴起如電,身形亦猛地向上彈 挺起,鋒利的長刀猛然刺扎入祖常笑的小 上,從後腰透出-而倒滾囘去的易不變的身形也在這霎

的體內,祖常笑亦慘叫濺血墜摔落地! 前後不到半個時辰,嚴青雄易不變便 身形一起接一沉,長刀便脫出祖常笑

已將横行青州三雄解决了

殺,可以說是「黑吃黑」。 黑道上名氣响噹噹的人物,他們這一場厮最霸道的黑道人物,而嚴青雄易不變亦是 提起這青州三雄,可說是青州地面上

再過江去。 錯過了那班船,只好再等渡船從對江過來 去了,嚴青雄兩人由於要力拚祖氏三雄 渡頭上的人客早已登上了渡船,過江

竟然没有一個過渡的人,偌大的渡頭就只 渡口這時候除了嚴青雄易不變之外,

有他們兩人。

些才過江。 些才過江。 人殺了青州三雄,對他們心懷驚懼,不這或許是那些想過江的人,由於看到 這或許是那些想過江的人,

正衝波破浪,從對江開過來的渡船。 兩人也不以爲意,站在渡頭前,望着

黄昏。 也似乎平靜了很多,這是一個頗爲美麗的 頭冉沉冉浮,遠處江面上帆檣點點,江水 有如火燒般, 這時候日頭已墜落在江面上,江天處 紅彤彤地,那火球也似的日

恐怖得很。 可惜渡頭這邊却一點也不美麗,而且

才怪。 屍體,濺在地上暗紅色的血,不心驚胆顫 誰要是看了那塊大石旁邊躺着的三具

」易不變的臉色很難看。 一哼, 「嚴兄,只怕今後咱們麻煩多多了

色 你怕了?」嚴青雄一臉狠厲之

後將會有很多不怕死的人會找上咱們!」 會將你從青州大军中救出來,我只是說以 易不變吐口長氣。「我若是怕,就不

麽人,若是想打那批庫銀的主意,便只有 嚴青雄目中兇光閃閃。「不管來的是什「那就讓他們試一下死的滋味好了!

點的好,俗語謂明槍易躱,暗箭難防,江 湖上什麽手段用不到?」 「嚴兄,我不是怕,愚兄以後小心一

以爲老子是才出道的雛兒?」嚴青雄不領「易黑心,這一點我不用你提點,你

情地哼了一聲。 渡船這時慢慢靠岸了 易不變嘆了口氣,不再出聲

# 浪裏蛟魚得水

過去。 人才過江,但看到嚴青雄那兇惡的樣子時渡的船老大實在不想開船,想等多幾個客 不由心頭打了個突,急急開船望對江搖才過江,但看到嚴青雄那兇惡的樣子時 這一趟船只得兩個人客過江,兩名搖

了,但那兩位船老大却老大的不開心。 人的,現在只載嚴青雄兩人,自然輕快多 這樣的一艘渡船,原本可以載二三十

那兩位船老大的身上。 經過青州三雄這囘事,他變得小心了 易不變坐在船艙中,雙眼不曾離開過

日。 江風一陣一陣吹來,吹得他的衣袂飄揚不 負手而立,身形紋風不動,直視着對江 。只有嚴青雄一直毫不爲意地站在船頭

船身一側,船頭亦斜擺向下流。 船到中流。中流的水流很急激,帶得

嚴青雄 跟着是「噗通噗通」兩下落水聲。 嚴青雄却像生了根一樣,紋絲不動 「嚴兄不好!」易不變脫口驚呼。 一聽便知道是怎麽囘事了

飛掠上船尾的易不變。 身霍地向後一扭,轉過身來。 他只看到船尾側邊濺起兩道水花,

他的臉上殺氣亦隨之湧現。

看到那兩名年約三十許的船老大眼色有異 不快,事實證明他的小心是對的,他一眼 易不變不可謂不小心,反應也不可謂

飛燕投林般,縱身躍投入江水中。慢了一步,兩名船老大身形一個斜躍,如中便知道不妙,長身飛掠過去,可惜仍是 易不變這刹那的臉上現出一抹驚慌之

因爲他是一名早鴨子

臉上的殺氣更濃! 嚴青雄却很鎮定,眉頭也没有皺一下

而渡船由於失去控制, 一嚴兄,咱們怎辦?」 易不變連聲音 打着轉直往下

易不變。 流滑去,速度很快 來的胆色去了那裏?」嚴青雄冷冷地望着 「你怎麽了?將我從青州大牢內救出

易不變苦着臉說。 一嚴兄,我是早鴨子, 沾不得水

挺站在船頭 一那掌舵總應該會吧?」嚴青雄依然

到嚴靑雄那樣子,不由也有了氣。 一要是會,還用你提醒?」易不變看

掠到船尾,一手抓住了船舵。 嚴青雄冷「哼」了一聲,身形一掠

順着江流,一直往下流滑去。 急速向下 旋滑的渡船立時穩定下來

原來是個會家子,剛才急煞我了。」 易不變不由大喜過望,喜道:一嚴兄

嚴青雄的口氣仍然很冷。「別高興得 他口中的「他們」,指的當然是那兩 ,他們不會就此罷休的!

聲剛落,渡船的走勢一緩,搖幌了一下 名船老大。 而事實上他一點也没有猜錯,他的話

陡地一沉。

跟着响起,易不變眼見耳聽,臉色再一一陣海水灌入艙中的急激「呼嚕」 這如何是好!」 ,脫口呼道:一不好,他們想將船弄沉 變聲

麽? 定地掌着舵,「你死,我也活不了,慌什 「別大呼小叫的 」嚴青雄仍然很鎭

兄,快想辦法吧,船快要沉了。」 經他這一喝,易不變心神稍定。

,身形一躍,雙手抓着舵桿,滑入了水中 「抓着舵把別動!」嚴青雄輕喝一聲

然現出 ,一點聲息也没有。 易不變眼見嚴青雄滑入水中, 一抹古怪的表情。 臉上忽

而没入水中的嚴青雄却一點動靜也没 渡船繼續下沉,也順着江水向下流

有

於沉入江水中。 江水湧滿了船艙,船身條地一沉 易不變不由露出焦急之色。 ,終

暫時還未完全沉没,不過正慢慢下沉 易不變手足無措地緊緊抓住那舵把, 但是船尾那部分仍然露出在江水中

了出 雙眼慌亂地四下張望着無情的江水。 大股紅血,迅速擴散開來,亦迅速淡化 恰在這時,船尾右側的江水中,湧冒

變! 一條身形飛魚一樣從水下面標射起來, 「花!」地一下激响,船尾水花一旋

> 寸不到便會被水吞没 這時江水巳逼近了船尾艙面,只有三

急揮刀斬向那條人影一 早已拔刀在手的易不變臉色再變之下

掠向易不變的身形。 一串串水珠,劍光一閃,廣裏咸魚一樣標射出一條身形,射起的 串串水珠,劍光一閃,横裹截擊那條撲然一樣標射出一條身形,射起的身形洒落 易不變一眼瞥到,不由高興得叫出聲 「花」一下激响,在船尾的左側亦飛

: 「嚴兄助我!」 這條從水中飛出來的身形原來是嚴青

雄!

倒翻開去,分別落入水中 櫓仍然露出水面。 江水終於連後艙面也浸没了 一下急响, 兩條身形在空中 只有舵

臉慌恐之色,一手緊緊抓着舵把不放! 的後艙面上。 水面,射了出來,身形一擰,飄落在水浸 又一下水花濺响聲中,一條身形穿出 江水浸過了易不變的足踝,易不變一

是在岸上,我可以輕易解决他們,別忘記 聲仍然冷冷地說道。 聲仍然冷冷地說道:「你倒一廂情願,若一直這樣鎭定,擧手抹去臉上的水珠,語 由喜道:「嚴兄可是殺了那兩個賊子?」 易不變一眼就看清楚了是嚴青雄,不 嚴青雄的水性原來這樣精,怪不得他

看一下你是否無恙,你若是死了,我也活解决了他們一個,我是不放心你,才上來 易不變被嚴靑雄這一說,不由臉有愧

色地將頭垂下

的解藥? 次。吃了易不變給的暫時性解藥才没有事體內的異毒已發作了五次,每三天發作一 爲了他自己,因爲在這些天來,潛伏在他 嚴青雄之所以這樣關心易不變,純是 而這時江水已浸上了他的膝頭! 也難逃毒發身死之厄? 他豈不是得不到真正 每三天發作

一臂之力。 快將舵把砍斷,抛向江岸那邊,我助你 他的眼珠轉了兩下 , 急道: 「易黑心

起刀落, 一甩手, 易不變一聽,已明 一刀砍在舵把上,將之砍斷,變一聽,已明白了他的意思, 擲了出去。 接

面上 那截舵把落在距沉船約八九丈外的水 易不變的人亦立時從水中縱拔起來 ,立時順流而下

運動將他 的刹那,將他托送了出 那是嚴青雄雙臂向他脚下一 「去!」一股大力就在易不變縱拔 「抛」了出去。 一
送

易不變的身形立時騰掠向那截浮在江

水中的舵把 之力,縱掠出足有七八丈,還差丈許 他奮力縱拔起, 加上嚴青雄那

舵把上 兩個跟斗,身形斜飄而下 够得上落在那截舵把上。他立 那截舵把「載」着他飛魚一樣向江地位立刻提氣輕身,雙袖奮力向後 恰好落 樣向江邊滑 時夜空連 在那截空連翻

他們那樣精嫻,剛才我只不過出其不意, 這是在水中,我雖然諳通水性,但却没有

起一條白痕,疾追向易不變 一條游魚般的身形亦在這 時在江面

在易不變後面那條身形! 身形一拔而起,腰身一折一 嚴靑雄自然看到,撮口 17一展,掠向追 1發出一聲厲嘯

暗懍,雙袖連連搧動不巳,那截舵把「載 着他滑行更疾。 易不變耳聽嘯聲,便心知有警 ,心頭

出聲來。

抛下三四丈有多。 刹那間,他便將追在後面的那條身形

射向易不變!脚蹬在水面上,身形立時有如激矢一脚蹬在水面上,身形立時有如激矢一 那條身形眼見追之不及,身形突地從 雙脚離水的刹那 樣掠

身反手一刀向上斜斬出! 易不變耳聽背後勁風颯然,咬着牙擰

變的刀口,大驚之下,身形硬生生向上拔,由於去勢太急,變成了他自動送上易不 起,凌空向後翻出! 那人料不到易不變忽然擰身揮刀斬出

說險, 眞是險到了極點。 易不變那一刀堪堪從他身下斬過

撲通, 脚下 易不變由於擰身揮刀, 聲摔落水中,慌得他張手蹬脚地 個翻側, **倏沉,身形幌了一** 那裏還能够站得住? 下,那截舵木 身體失去了平

一陣亂蹬亂抓。 就在易不變落水的刹那,那人也發

江水立時泛冒起一片血紅 一頭從空中栽落在江中。

易不變也總算抓住了那截舵木!

頭衝落江水中 嚴青雄的身形幾乎緊接着那人的身形

> 射向他的右脅下,鱉得他亡魂皆冒,生死,待到他鱉覺時,一絲森冷冷的劍氣已疾 ---足有七八寸長的血口,痛得他忍不住叫下輕响,劍尖劃在他的背側上,劃開一髮間,硬生生將身形一扭一沉,「嗤」

連划撥,狼狽地向江邊泗去。 雙脚發力蹬踢, 易不變抓住那段舵木, 一只右手也執着長刀連 時緊緊抱住

變只怕不可能這樣順利泅到江邊。 若不是嚴青雄緊緊追纏着那人,易不

臉, 伸手扳住岸邊一塊石,奮力爬了上去。他終於泅到江邊,立時將長刀拋上岸 癱瘓地躺在岸邊地上。 一身濕淋淋地,他喘着氣,白着一張

踪,彷彿化爲了江水般 江中,却不見了嚴青雄與那漢子的影

不 意殺死的兩名船老大中的一個 那屍體大概就是被嚴青雄在水中出其 眨眼間便不見了 但江中却浮起了一具屍體,正 順流而

受的, 來 易不變終於緩過 也顧不了身上濕淋淋地滴着水,易不變終於緩過一口氣,從地上 緊張地向江中掃視起來 怪難起

會,離岸邊大約十二丈的江面中,「花!易不變不由緊張得屛住了呼吸。好一嚴靑雄的踪影?連那渡船也沉到江底了。 地一下輕响,冒出了一顆腦袋來。 江中只有滔滔不絕的江水,那裏有

手

在水中這樣久

雄 那冒出腦袋來的人正是趕盡殺絕嚴害

你没事吧?」易不變高興得

思,我又怎會想你有事呢?」 青雄呼地噴了口氣,瞪向岸邊的易不變 易不變急急道。「嚴兄,我不是那意 「易黑心,你很想老子有事嗎?」

索起來, 子却在拚命。 上半身露出水面,目光在江面上四下搜 「媽的格老子!」嚴青雄又噴了口氣 口中說道:「你坐着看熱鬧,老

呢? 易不變忙大聲道: 「嚴兄 ,那個賊子

龍王爺的三公主,入贅去了?」 「不知躱到那裏去了,莫不是他看上了 嚴靑雄咀裏又吐出一句粗話,大聲道

邊泅過來 」易不變抬眼望望黯淡的天色。 嚴青雄也抬頭望了一下天色,便向岸

「天快黑了,算了吧,快泅上岸吧

他仍很小心,邊泅邊四下察看水面的

動靜。 中猛地射了起來,左腿肚濺出一串血珠 驀地,他發出一聲怪叫,整個人從水 他很快便泅到江邊只有三四丈距離。

追撲向嚴靑雄。 他實在很佩服那人的水性及耐性,潛 易不變一見,不由亦發出一聲驚呼! 而 一條身形亦緊接從水中穿射出來 ,才覷準了機會向嚴靑雄出

那人身穿一

足心! 的 嚴青雄從水中射出來,但由於溜滑的緣故 穿了這身油光水滑的水靠, 靠,乍看之下, 的脚下,手中分水刺閃刺向嚴青雄的左右,所以速度很快,一下子便追掠到嚴青雄 有如一條水獺,也由於他 雖然是緊接着

小心足下 易不變看得不由呼叫出聲道: 「嚴兄

身手,亦奈何不了他。 上的劇痛,陡地曲腿縮脚,凌空一個後翻 手中劍同時暴刺而下,直插那人腦門 那人亦不是省油燈,否則,嚴青雄的 其實嚴青雄早就警覺到了, 忍看腿肚

通! 那人一擊不中,身形便疾向下沉, 一下輕响穿囘水中。

嚴青雄的身形亦由於下刺之勢,向下

墜落,亦墜入水中。

的江面,瞬也不瞬。 易不變大張着雙眼, 刹那間,又不見了兩人的身形。 掃視着滔滔流水

一會,他的目光陡亮,注視着約五六

丈的下流處,神情緊張異常。 那處江面上像煮沸了 的開水般翻騰不

距江邊約十數丈的江面上,同時冒出兩顆 巳,好一會才漸漸平復下來。 「忽!」一下輕响, 幾乎是同時間,

腦袋來。

船老大。 這兩人不是別人, 正是嚴青雄與那名

大口喘氣,不過却互相注視着 可能是在水中蹩得太久,兩人皆在大 他們相距五六丈。

套黑得油光發亮的緊身水 易不變見嚴青雄無恙,放心地吐了口

N16

却不知嚴青雄正目在他側後向他掠射而原來那人顧得了閃避易不變那一刀 原來那人顧得了閃避易不變那一

來

帮嚴青雄收拾了那船老大,但想起自己是又頓了一下脚,恨不得自己也跳落江中, 氣,見嚴靑雄解决不了那位船老大,不由 鴨子,急得他直捏拳。

肅殺,說話却還算客氣。 是無名小卒吧?」嚴青雄目光兇厲,神情 那人雙眉一揚,語聲沉渾地道:•「長 一嘿嘿,閣下的水性如此精熟, 不會

得水?」。 楊水兒」。「閣下莫非就是人稱浪裏蛟的脱口道。「閣下莫非就是人稱浪裏蛟的 名小卒?」 江一帶,我的水性確是第一,又怎會是無 嚴青雄眼珠一轉,立刻省起了一人 魚

廣博,正是魚某! 那人傲然地道:「姓嚴的,果然見聞

冷直 省不起是他?怪不得這樣難纏。」當下 嚴青雄吸了口氣,暗忖。 「我怎麽一

魚得水搖搖頭道:「没有。」 「那你爲何將我弄翻在江裏?」

句老話? 」魚得水的雙眼中射出貪婪之 「哈哈,你有否聽過『懷璧其罪』這

嚴青雄冷笑連聲, 「原來又是想打那批庫銀的主意的 目中殺機大盛。

在 魚蝦,閣下不是笨人, 也不敢生出非份之想,但是……嘿嘿, 蝦,閣下不是笨人,應該明白魚某的意水上,魚某有如一條蛟龍,你只不過是 「在陸地上,魚某斷不敢打你的主意

起道 凌空一個翻滾, 嚴青雄眼角肌肉搐動了一 「我明白!」身形「忽」 接身形一展, 一展,有如老 下,冷冷地

> 鷹攫小鷄般,俯衝掠刺向魚得水的眉心! 魚得水料不到嚴青雄說話間猝然發動 哼一聲,腦袋疾沉,沉没在江水中。

的水面上! **樣疾刺入水中,左掌亦猛擊在魚得水沉没** 沉没在水中,他已俯衝至水面,手中劍照 嚴青雄俯衝之勢快逾鷹隼,魚得水才

内,水面波盪震動得異常劇烈! 是追着他的身形射起,方圓五六丈範圍之 之力,翻彈向空中,一條巨大的水柱幾乎 轟」地一下暴响,嚴靑雄的身形藉那反震 掌嚴青雄用了十成力道,但聽

足 如盤空飛翻的老鷹般,迴翔而下 . 7 身形在空中凝了一凝,接腰身一扭,有 有六七丈高下才能避過那條水柱的射擊 這樣,可以在空中停留得久一點。 嚴青雄身形連翻,向上騰起,翻騰起

不少水花,一條身形亦在這時從水中一忽 地冒出來,正是魚得水! 水柱重重地散碎落囘水面時,擊起了

衝而下,長劍有如一道閃電般飛刺向魚得 溢出,神情也有點痴呆,急促地喘着氣! 水的眉心! 嚴靑雄一眼瞥到,迴翻的身形刹那俯 魚得水像受了很重的震動,咀角有血

視着飛刺而至的劍光,張口發出一聲怪叫 像從夢中猛醒過來,雙眼暴睜,驚駭地瞪 疾往水中沉下去! 樣,竟然毫不理會嚴靑雄的攻擊! 直到森寒閃亮的劍光迫在眉睫, 他才 魚得水竟然反應遲鈍,就像一個白知

他沉得不可謂不快,但嚴青雄的劍更 嚴青雄的長劍亦 「忽

> 借力倒翻而起! 滿了信心,接左手一掌拍在水面上 地刺入水中,刺入了他的眉心!

速化開,漾散 劍尖濺落一串血珠,落在江水上,迅

起大片水花,迅速往下沉墜! 啦」一聲從水中猛躍出來,但躍起不到五 條身形亦像一條垂死前掙扎的魚般,「花

伸出左腿,讓易不變動手爲他裹傷上藥。

一嚴兄,咱們今後要掩蔽一下行藏了

嚴青雄這一次沒有再說什麽,坐下來

那正是魚得水!

了他! ,反應遲鈍,嚴靑雄斷不會這樣輕易殺得 到水中,將他震傷,震得他神志有點呆滯 一掌擊在水面上,強勁的掌力透過水面傳 他若不是被嚴青雄那運聚十成功力的

> 出手十次,總有一次失手的時候,那就麻 道··「我只是不想再遭遇到麻煩,再說,

身本領,最後只怕也會敗在他的手下 若是在水中搏殺,嚴青雄雖然縱有 由此可見,有時候,優勢不是絕對的

吧。

嗯,你說的有點道理,那就照你的話去做

嚴青雄眼珠轉了一下

, 頷首說道 :

,心計反應才是最重要的

鄰的波光。

,江流像一條滾動閃光的大蟒蛇,發出鄉

這時候天巳黑暗了,四下蒼蒼茫茫地

蛟魚得水,不禁吁了口氣,臉露喜色。 了那位在長江上下專幹没本錢買賣的浪惠 ,還有他那聰敏的頭腦才能無往而不利 坐在岸上的易不變見嚴青雄終於擊殺

濕的,天又黑了,今晚就到江口鎮歇一夜便霍地站了起來,皺皺眉頭道:「一身水

易不變替嚴青雄包紮好傷口,嚴青雄

句·「我這魚蝦終於吃了你這條蛟龍! 嚴青雄在一頭扎入水中之前,嘀咕 到他的頭冒出水面時,距岸邊已不到 接一掠

一入即出,嚴青雄對自己這一劍充 ,身形

讓老子一人出生入死!」

嚴青雄冷冷一笑道。

「說得倒容易,

,易某佩服之至。」

易不變走前兩步,佩服地道:「嚴兄

忙殷勤地道。「嚴兄,來,待我爲你包紮

他腿肚上的傷口仍在淌藉血,易不變

一片血水亦隨之泛冒起來,擴散,

一股血箭,雙眼經已翻白 他從水中躍起時,眉心那個血洞標射

眞正的解藥放在那裏。」

「我才不怕!」易不變挺一挺胸,說

現在還來得及抽身退出,不過,你要說出

。」易不變有點担心地望了嚴青雄一眼。

「你怕了?」嚴青雄狠厲地道:「你

出

嚴青雄不是單靠身手高強横行江湖的

,飄落在岸上。 飄落在岸上。

去。 乾淨衣服,當然同意。 身上,凉冰冰地,很不好受,早就想换件 於是兩人離開江邊,朝江口鎭急掠而 易不變也是渾身濕淋淋地, 濕衣貼在

# 八派一帮

踪跡。 離開了江口鎭之後,就失去了兩人的 此後嚴青雄易不變兩人皆易容而行

在追到臨江鎮後,也没繼續追下去。 連擅長追踪之術的江州名捕頭阮鐵手

兩人的踪跡,又如何追下去呢? 因爲他已經無法追下去,根本找不到

口鎮轉了兩日之後,竟然直撲金陵。 但阮鐵手亦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在江

是名傳遐邇,引人遐思。 金陵乃六朝金粉之地,秦淮風月,更

的大酒樓,生意也不及這家杏花居。 在此餞行,所以盡管城內有不少頗有名氣 大多在此歇歇脚喘口氣,出城遠行的大多 杏花居,離城只有一箭之遙,由於入城的 金陵南門外有一家緊傍在官道旁邊的

一直朝城門走去。 從官道那頭走來九名僧道俗裝扮的人物 這一天,離晌午大約還有二刻時分

不住停了下來。 子望了一眼杏花居,喉頭不禁一陣動,忍 但在經過杏花居時,其中一名紫臉漢

脚步, 高大僧人詫聲道。「雲掌門爲何忽然停下 另外八人見他忽然不走,亦紛紛停住 其中一名穿黄色僧袍,披紅袈裟的

外?但却眼神充足,精神矍鑠,正是當今 的長髯,臉色紅潤,看年紀怕不有二十開 這僧人長得慈眉善目,頷下留着花白

N18

漢子,正是黄山派掌門雲子雄 那位被上智大師稱爲雲掌門的四十許

才繼任的。 他是前任掌門房大維被嚴青雄所殺後

渴。二 大師,雲某有點口渴,欲進去喝杯茶解解 當下雲子雄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

說,便只好說進去喝杯茶解渴。 如何肯放過喝兩杯的機會,但他又不便明 ,早已淡出鳥來, 酒之人,可謂一日不可無酒,走了這半日 原來這位新任黃山掌門雲子雄是個嗜 如今經過這家杏花居,

當下 舌燥,那就進去歇歇脚吧。」 真正意思,正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這也是,趕了半天路,老衲也有點口乾 上智大師是何許人,焉會不明白他的 上智大師也不點破他,長眉微聳道:

不迭上前招呼,將他們帶到一副空看的座顯然不是尋常的客人,他是個精靈人,忙 頭上,招呼九人坐下來。 坐無虛席, 伙記見來了這九位打扮各異, 走進杏花居。這時候的杏花居,差一點已 那七人皆點點頭,於是,雲子雄搶先 說時拿起眼掃視一下其餘六位。

是天下第一大丐帮帮主言重一 只要稍爲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也會認出他 皆是俗家打扮,但五人中,有一位年約五 尚有三名作道家打扮的出家人 ,手拿打狗棒,身穿破衣,但却很乾淨 十三四的老者,却是打扮得像個乞丐一樣 這九人中,除了上智大師是和尚外 , 其餘五人

表帮主身份的碧玉打狗棒! 而他手上拿着的那根打狗棒,正是代

> 人物! 門及帮主,另外六人必定亦是太有來頭的九人之中,已有三位是八派一帮的掌

負盛名的八派一帮的掌門及帮主! 一點不錯,這九人正是當今江湖上最

怕不有七十的白鬍子老道,正是武當掌門 人青葉道長! 三位道人中,那位有仙道之風,年紀

華山新任掌門人元通道長。 另一位年紀也近六十的清瘦道人却是

猛的道人,就是峨嵋新任掌門清靈道長。 的掌門柳中流。 其餘三位作俗家打扮的,是海南劍派 而那位年紀約五十上下,相貌頗爲威

莊仕杰,維揚派之掌門楊鵬! 青城派歷代以來的第一位俗家掌門人

事?那一定不會是平常事,否則,這八派 一帮的主腦人物又焉會結伴巴巴地趕來金 這九人又聚在了一起,不知又所爲何

八人才坐下,只不過喝了口茶,雲子

無特別或碍眼之處。 通的客商打扮,各自手提一個大包袱, 智大師他們那一張枱子,那兩人只是很普 一步招呼伙計結賬,令他只好強忍酒癮。 雄剛想叫酒,但那邊一枱兩位客人却先他 那兩名客人行出櫃枱結賬時,經過上 亳

話? 兩人叫住了 但是上智大師却低誦一聲佛號,將那 :「兩位施主,可否借一步說

面那人道:「是大師招呼區區兩人?」 了一下,停下來,扭頭望向上智大師, 下,停下來,扭頭望向上智大師,左 那兩名客人聽聞身側有人招呼,遲疑

> 處地方半這可以向店伙記打聽一下。」揚州人氏,大師是否想打聽一下城內某一 光注視着右面那人。「兩位是本地人?」 左面那人搖搖頭道:「不是,咱們是 上智大師點點頭,一雙精光閃閃的目

衲只是覺得那位施主有點眼熟,所以將兩 但上智大師却搖搖頭道:「不是, 說完就想走向櫃枱

老

位施主叫住。 上智大師說的是右面那人, 那人却面

,區區根本没有見過大師。」 無表情,冷冷地道。「大師可能認錯人了

右面那人目光一閃。「大師,不管認的佛,施主只怕是一時間想不起來吧?」 有緣的話,城中再說吧。」 不認識,咱們還有要事要趕入城中辦理 人的臉上,聞言低聲。了句佛號:「阿彌 上智大師的目光一刻也没有離開過那

進城,而是怕老衲揭穿你的身份吧?」,目中精光暴射,「施主只怕不是有急 說着就轉身行向櫃枱 「阿彌陀佛。」上智大師唸了聲佛號 「施主只怕不是有急事

下來,却没有轉身,語聲一變,冷冷道: 那人聞言猛然震顫了一下・脚步停了

上智大師眞是語出驚人,這一句話出從江州大牢內,被入救出來的嚴青雄! 」 口,青葉道長丐帮帮主等其餘八 ,「若是老衲這雙眼没花,施主就是那位「阿彌陀佛。」上智大師語氣亦一重「大師法眼高明,以爲區區是誰?」 人莫不霍

然動容變色,一齊挺起身來 頭道:一大師, 那人聞言亦渾身猛震了一下 什麽江州大牢?嚴青雄的

怎可亂說了」 ?區區是個守法良民,大師乃得道高僧,

不過老衲雙眼。」 主雖然改裝易容,掩去本來面目,但仍逃 上智大師連聲道: 「罪過, 罪過, 施

掠出,將那兩人圍在中間,封住了所有去 這刹那,青葉道長等人早巳紛紛閃身

開的,這時變成了苦瓜乾。 個嚇得驚慌不已,紛紛爭着結賬離去。 那些客人一見這劍拔弩張的情形,個 這一來,只苦了店家,原本是笑口常

不慣!」 仰天狂笑起來。「好眼力,若再不認,以 右面那人這一次連眼色也變了 陡地

嚴青雄ー 這一說,無異承認了他就是趕盡殺絕

起來! 不由神色一肅,心頭猛地一跳,立即戒備 此言一 ,八派一帮九位首腦人物皆

嚴靑雄朝左面那人怒聲說,並雙手向臉上 ?怎麽老子一下子就被那禿驢認出來?」 一陣搓揉,現出他的本來面目。 「易黑心,你不是自誇易容聖手的麽

這人果然就是趕盡殺絕嚴青雄!

這樣說來,左面那人就是黑心神手易

上智大師不是從你的臉容上認出你來 易不變不服氣地道。·「笑話,我敢打

樣認出老子來的?」嚴青雄嘲道 「放屁,我旣然給你易了容 ,他是怎

師這一說,簡直解實 那次的。」上智大不是從你的臉貌上認出你來的。」上智大不是從你的臉貌上認出你來的。」上智大術確天衣無縫,絕無絲毫破綻,老衲根本 易不變聽了,當然非常高興

」嚴靑雄的神意顯得一點也不驚慌。「那你說,你是怎樣認出老子來的?

人的膚色及聲音,唯獨一雙眼是無法改變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容貌,也可以改變一個的容貌,也可以改變一個一字字說出來,並加以解釋。「易容術」是從你的眼神認出來的!」上智大

主,於是看到施主那種特異的眼神,由是於那有諸內而形於外,老衲恰好亦望向施你不該在一眼看到老衲時,便心生殺機,中的那種狂熾的眼神,老衲深印在腦中,中的那種狂熾的眼神,老衲深印在腦中,如便續道:「老衲曾經與你兩度 識破了 的! 主,於是看到施主那種特異的眼神, 你的身份!

閉口不言 嚴靑雄聽了上智大師這一番話 立時

青葉道長等八 人聽了 俱不由佩服上

八人只有眼睁睁看着易了容的嚴青雄從容的特異眼神中,認出了嚴青雄,相信他們若不是上智大師從嚴青雄那一現即逝若不是上智大師從嚴青雄那一現即逝 出店而去。

的吧?」 驢,你們又聚在一起 一會,嚴靑雄才厲笑道。 此,想必是衝着老子來 雌才厲笑道: 「上智禿

嚴的,你一日不死,咱八派一帮也不會放年紀最輕,也最火燥,搶着怒聲道:「姓 雲子雄在八派一帮九位主腦人物中

嚴青雄冷冷地打量了雲子雄一眼 「閣下是誰?

雲子雄笑聲道:

說起來,你應該多謝老子才是!」替你殺了房大維,你怎當得成黄山掌門? 之長,是非不分,恩怨不明,地瞟了雲子雄一眼,笑道:一 中燒,恨恨道:一雲某人若不手双你這賊 嚴青雄這一番道理,說得雲子雄怒火 , 恩怨不明, 若不是老子 杜你是一門

子為師兄報仇,誓不爲人。」 說着就猛衝向嚴靑雄,兩指如戟,直

指,兩指戮插刺出,足可以洞金穿玉,剛 雲子雄施展的是黃山派不傳之秘穿雲

猛非常。 **拳指相擊,發出** 「篤」的一下沉响,

雲子雄的穿雲指不但傷不了嚴青雄的拳頭 分毫,反而被震得向後退了半步。

長劍。就向嚴靑雄撲去。 虧,臉上那裏還掛得住,暴吼一聲, 拔出

臉上露出冷厲的冷笑,眼中又閃現出那 嚴靑雄依然站着,連眼也没有眨一下

0

原來是雲掌門。」嚴青雄輕蔑 一黄山雲子雄!

小心戒備看,準備隨時出手援助。 揮向對方的咽喉!

雲子雄在這樣多有身份的人面前吃了

「雲掌門且慢動手

上智大師等人欲阻止已來不及,只好

站在原地。 反觀嚴青雄没事人一樣,紋絲不動地

兩指

種狂熾之光!

9 冷

嚴青雄哂笑一聲,一拳迎向雲子雄的

青影一閃,武

維揚派掌門人楊鵬說

當掌門青葉道長擋在雲子雄身前 雲子雄只好收勢撤劍

胆?」嚴青雄刻毒地盯着青葉道長 道又想來個羣毆不成?」 「啊哈,牛鼻子,你怎麽變得這樣大

過!」丐帮帮主言重會經挨過嚴青雄一掌 能够將你殲殺,爲武林除害,羣毆也不爲 ,一直懷恨在心 「對於你這種嗜殺成性的 煞星, 爲了

主, 之主的身份?」 ,一聲也不敢吭,這時却開口道:·一言帮 在嚴靑雄身邊的易不變一直噤若寒蟬 你這樣說,豈不是有失各位一派一帮

不變,這裏没有你的事,若你是知機的 立刻離開,否則……」 峨嵋新任掌門清靈道長怒叱道:「易

那就是一併殺了 否則怎樣,那是不用說也明白的了

假扮成阮施主的人自江州大军中賺開军門 目光烱烱地注視看易不變。 救走的,那一定是易施主了。」上智大師 「阿彌陀佛,老衲聽說嚴施主被一 位

怎會…… 過上智大師的目光,吶吶道: 「太…… 易不變立時畏縮地將頭微微垂下, 認……爲是我?」 師 避

那樣神似的了!」上智大師喧了聲佛號。 易容假冒的,相信天下間再没有人假冒得 「施主易容之術出神入化,若不是你

這一次易不變噤口不語了。

阮捕頭,讓阮捕頭有個交待,這豈不是好 那等於是承認了。 「那就不能放過他了,擒下他,交給

除非老子死了! 嚴青雄却悍厲地道·一若想動易黑心 易不變一聽,連臉色也變了

「說得好,那咱們先將你殺了 爲江

了足有五尺四寸長的長劍,直指嚴青雄。 湖除害。」海南劍派掌門柳中流錚地掏出 柳中流這一亮出兵双,其餘八人也亮

敢托大?何妨他還曾經敗在他們的手上, 嚴青雄面對這九位帮派之長,如何還 兵器,刹那間,氣氛凝重肅殺無比。

樣鋒芒畢露,殺氣嚴霜! 劍一亮出,他整個人便有如手上那柄劍那

的大煞星。 這人殺氣之大,確不愧是江湖上有數

不停, 壤店中的枱椅物件,這豈不是及殃池魚? 各位皆是正派中人,相信不會不顧及無辜 這裏地方淺窄,而且動起手來一定會毀 易不變却是一臉驚色, 忽然直搖手說道: 「各位且慢動手 一雙眼直溜個

射的雙眼,望着易不變。 手?」華山掌門元通道長瞪着一雙威稜四 你說得也是,是否想換個地方才動

易不變假笑連聲道。一正是

不過,逃起來也容易些,是不是?」 道長長劍直指易不變。 ?你才不會這樣好心,換個地方動手, 哼,你以爲咱們不知道你的鬼心思 元通

便你怎樣說,不換就算了 易不變不由縮了縮身,苦笑道:「隨

吧。」上智大師禪杖一提,當先向外走去在不宜動手,各位,咱們就出去換個地方 阿彌陀佛,這裏是人家的地方,實

N20

去 武當青葉道長長劍一垂,也跟看走出

其餘七人却看着嚴靑雄易不變兩人

没有動 們是不會先出去的。 這意思就是說,若嚴青雄不出去,

**择破魚網,何况是人?」** 會笨到束手待縛?就算是網中魚也會奮力

一那你是决心頑抗了?」

雲子雄語聲

身,大聲道。「易某雖然自知不敵,但焉

易不變身子縮了一下,接着却挺直腰

們動手?」黃山掌門雲子雄劍指易不變。

使了個眼色,跟着走了出去 易不變拉了 一下嚴青雄的衣襟,向他

陡沉

重重地哼了一聲,亦向外走去 嚴青雄知道易不變詭計多多 鼻子 裏

子變得很強硬

說不得只好死裏求生了。」易不變一下

一形勢如此,易某又不甘心束手待縛

少林掌門上智大師禪杖一横,氣勢大是不

一阿彌陀佛,老衲只好

成全你了。」

消弭了,不由鬆了口氣。 走出杏花居。店家與伙計見一塲災刦轉眼营重等七人見嚴靑雄向外走,也先後

# 八派一帮聯手戰

一掃,同時一振手中劍。

別嚕嚕囌囌地假慈悲了

要動手就

松的小山崗,這裏確是一處理想的動手地的荒野地,二十多丈外,是一座長滿了矮的荒野地,二十多丈外,是一座長滿了矮 杏花居對開約半箭之地,

方。

雄的咽喉。

清靈道長一動,雲子雄也動了

,長劍

嘶風

長朗喝一聲,身形一幌,一劍飛點向嚴靑

那裏還走得了!」峨嵋掌門清靈道

師、 們的兵器上,閃泛起一道道耀烈的光芒。 嚴靑雄等十一人的身上,也晒射在他 陽光筆直地晒射下來,晒射在上智大

霜雪! 目光齊集在兩人的身上 嚴青雄一點也不緊張, 面對這武林中名重一時的九位高手 不過神情肅殺有如

明的人,所以他顯得有點驚慌。 位帮派首腦的單打獨鬥,他是個有目知之 屬高手之列, 易不變的神色却變幻不定, 但却不足以應付八派一帮九 他雖然亦

雄易不變圍住,一個個神色凝重, 上智大師青葉道長重言等九人將嚴靑 胸腹部位。 一振,抖出百十點劍光,飛罩向嚴靑雄的

腰脅部位。 急响中,點刺向嚴青雄的背心大穴 武當青葉道長手中劍嘴的一聲, 海南劍派掌門人柳中流一 上智大師禪杖則挾風斜砸向嚴青雄的

斜刺向嚴青雄的腿膝關節穴道。 出手就是三

銳响中 也似,直撲嚴青雄的面門。維揚派掌門楊鵬鐵槍櫻花暴漲,一團 戳刺向嚴青雄的頸側大脈。 帮主言重打狗棒斜戳而出,急風

還是要咱

紅雲也似

變的胸腹腿膝! 接連三個變化 刺刺、 戳、削, 攻向易不

變的頸肩,他這一招真是大出所有人的意 劍光急閃中,竟然劍當刀用,斜斬向易不 華山掌門元通道長亦是攻向易不變

大了一倍有多。 劍招落日斜暉中演變出來的 |落日斜暉中演變出來的,威力比劍式原來這一招是元通道長從華山派一式

以他能够在十年後,光耀華山,成爲一代他原就是個不拘泥於形式的人,也所 劍術大宗師。 他原就是個不拘泥於形式的人,

來從所未見的。 ,二人夾攻易不變,這種陣勢,是近百年 八派一帮中只派一帮之長合攻嚴青雄

面刺來的鐵槍!而柳中流刺出的三劍也刺過了言重戳向他頸側大脈的一棒,楊鵬迎,搶步上前的同時,驀然挫腰,亦同時避,半身一旋,恰好閃避過上智大師的禪杖 子雄刺向他胸腹的十一劍,同時一步搶上,「叮叮叮」一連串脆响聲中,封住了雲 長刺向他咽喉的一劍,劍勢接在胸前一展色也没有,長劍一引一撇,接住了靑靈道 嚴青雄面對七大高手的夾攻,一點懼

大高手的聯手一擊。 就這樣, 嚴青雄從容鎭定地化解了七

打滾,滾到嚴靑雄的脚下 道長的長劍,只好身形一矮,接一個懶驢 住了莊仕杰的長劍,但却來不及應付元通反觀易不變却狼狽了,長刀急展,封

一招之間,易不變已顯得狼狽不堪。

山,雷擊電, 武林難得一見的精彩揮鬥 , 雷擊電閃, 聲勢確是駭人至極, 刹那間,八派一帮九位掌門人及帮主 有如驚濤駭浪,亦有若疾風撼 亦是

還抽空遞出一劍,攻出一招,解救了易不 嚴青雄身形穿閃飛旋,手中長劍精招 竟然與對方七人硬拚硬,不時

一下攻擊。 他的羽翼下求全,也不時替嚴青雄擋住 易不變亦盡量靠在嚴青雄的身旁, 在

智大師等人不得不全力封拒或閃避,於此 招,皆是置人於死地的毒招,每每令到上一點也不慌亂,而且從容鎭定,每攻出一大師等人的圍攻下,雖然守多於攻,但却 亦可見他手段之毒辣。 嚴青雄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 在上智

是省油的燈,盡展本門所學精絶招式,暴 青雄意想不到的地方招呼,其餘各人也不 喉頭面,柳中流的劍招辛辣詭異,專往嚴 靈多變,迅捷如風,劍劍不雕嚴靑雄的咽 雄身上要害處招呼,而青葉道長的長劍藝 風驟雨般向嚴青雄的身上攻襲。 杖攻出, 上智大師的一條禪杖有如激龍騰舞 皆是重手法,而且盡往嚴青

盡往嚴青雄的下盤戳砸點刺,令到嚴青 帮主言重的打狗棒也是凌厲異常

久 雄不得不閃跳縱避,或掌截拳擊 終於被莊仕杰的長劍將他的長刀封開易不變在嚴靑雄的羽翼下撑持不了多 通道長一劍戳在他左胸的環跳穴上

這時嚴青雄正被上智大師等七人攻

變來要脅他,可謂妙着。 之後,旣可全力圍攻嚴青雄,亦可用易不之後,旣可全力圍攻嚴青雄,亦可用易不變,也不過氣來,無暇顧及易不變,這也是

只母鷄般,將他拎到三丈外的一棵樹下將如何能够,元邁道長一指巳點在他腰間的如何能够,元邁道長一指巳點在他腰間的如何能够,元邁道長一指巳點在他腰間的

他放下,再點了他身上五處大穴。

了 一個「廢人」 變這時只有乾瞪眼的 變成

死 ,也關係到他的生死。這可以說是關心則亂,因爲易不變的生這不變被擒,嚴靑雄的心緒不由一亂

衡右突。 的解藥祛除體內異毒,那豈不是死定了?易不變若是死了,他就無法得到眞正 命的打法,像一頭被困的豹子般,左也所以他這刹那像瘋了一樣,招式全

楊鵬、清靈道長等人就有點招架不住。葉道長、言重還能够穩住陣脚,雲子雄、 被他這 一輪狂攻猛打 上智大師、青

嚴靑雄的攻勢越加兇猛凌厲,狂嘯暴

亦只好全力施爲 智大師等 人自然不欲被他脫困而

在樹下 這時的戰况眞是兇險激烈絕倫,連躺 左衝右突中,嚴靑雄身上受了 的易不變望見,也不禁臉色連變。 劍, 兩處輕

傷

閃避稍慢,亦挨了他一 清靈道長的左肩胸上擊了一掌,元通道長

的刺猬,手脚全用上了 時簡直像一只全身長滿了硬 ,誰要是不小

可惜不是除魔衞道的白道人仕,却是心狠嚴靑雄確是個百年來難得的武學奇材,只 住嚴靑雄的攻擊,他在心裏也不得不佩服 手辣的江湖煞星! 上智大師橫掃直砸斜劈直戳, 才能阻

能脱出九人的圍攻了,何况他身上還受了聯手對付他,饒是他驍勇如獅虎,也不可今加上了莊仕杰與元通道長,變成了九人 兩處傷?

青雄有可乘之機,如今他們彼此已有所了彼此不大了解對方,所以不大協調,予嚴黃山峨嵋兩位掌鬥,那是因爲初次聯手, 彼知己,在這情形下,嚴青雄的處境没有解,加上也見識過嚴青雄的身手,所謂知 上一次那樣好了。

服,這一次看來也逃不了 傷了丐帮帮主言重及華山掌門,仍然被制

人的包圍 般,嘶吼連聲,四處竄突,依然衝不出九上又添了兩道劍傷,有如一頭負傷的野豹 身

嚴靑雄圈在中間,消耗他的體力。 應,以長補短,也不急着下殺手,只是將

是如意算盤,這樣拚下去

人圍攻之下, 他仍能 有攻有守,

次八派一帮聯手之下 讓他殺了

上一次他在殺了黃山峨嵋兩位掌門

拚命? 躁 ,得心應手,

劇戰了差不多半個時辰,嚴青雄的

而九人合擊的招式更加嚴密,此呼彼

命呢? 輕輕易易將他手到擒來,那又何必與他拚 最後支持不住的肯定是嚴青雄,到時可以

再狂攻猛打, 嚴青雄似乎也窺破了他們的用意, 伺機想突圍而出,可惜這時

讓上智大師的禪杖將他壓迫下來,就算他 凌空洒下一天劍網的柳中流與雲子雄。 避得過上智大師的禪杖,也無法招架得了 這時候上智大師等九人可謂合作無間 嚴青雄幾次欲騰拔起來, 均

似先前那樣靈捷狠厲,遲緩起來。 漸漸地,嚴青雄氣促起來, 招式也不

呼道。「好一羣僞君子,怎麽不敢與老子 的仍是那如意算盤,以時間來將他拖垮 嚴青雄也自知支持不了多久,瞋目大 上智大師九人却没乘機加重壓力,

又何必冒險與你拚命?」 「老子死也要拉你們一兩個上路 「你已是甕中之鼈, 言重哂笑地說 阱中之獸, 0

嚴青雄嘶聲狂叫,不要命地衝向雲子雄 人中,以雲子雄的身手較弱,性情也暴 ,他這一衝上去,不難會激起雲子雄的 他狀若瘋狂,其實是裝出來,他知道

性子,與他硬碰。 便突破包圍衝出去 那他就有機會將雲子雄 「拚倒」

嚴靑雄那一劍 他這一衝激得性起,大喝一聲,運劍硬接 他的猜想一點也不錯, 他已將全身的勁力貫注在劍身上 雲子雄確是被

他不由心頭暗喜,斬向雲子雄的那

劍速度更快

他就可以衝出重圍了。對方一定不敢再硬拚,那就只有退避,那 出 一道空隙,他只要再揮劍攻向雲子雄, 中, 眼看就要與雲子雄的長劍相擊,在他 雲子雄一定會被震退,這就會露

這是他打的如意算盤。

如何會看不出他的用意? 可惜他會算,上智大師等人也不是瞎

起,但還有一杖兩劍同時擊在他的長劍上 身形向後翻飛的不是雲子雄,而是嚴青雄 。雖然雲子雄的長劍與他的長劍相擊在一 他怎不被震得倒飛出去? 「鏗」然一下金鐵大震聲中, 被震得

到他身上三處要害。 葉道長的長劍、楊鵬的槍、柳中流的長劍 幾乎是同時分成三個不同的角度,暴刺 身形倒飛中,他靈機陡地一觸,而青

點刺在楊鵬的槍尖上。 他雖然被震得手臂有點痠麻, 速,手中劍從肘後倒刺而出 但反應 ,恰好

長身一 他的身形立時借力向上翻了起來, 掠,拔高了足有三丈上下! 接

响 ,身形同時斜躍而起,「嗤嗤」兩下急 青葉道長、柳中流的反應也不可謂不 然慢了那麽一刹那,同時從他的靴

言重立時一 拔而起, 青竹棒曳起一道

飛戳向嚴青雄的 小腹。

急斬而下 言重被震落同地上,嚴青雄的身形却藉反 嚴青雄在空中冷「嘿」了一 「錚」一下激响,劍棒相 聲,長劍 擊,

N22

掠出

長那 別一劍也刺了個空。劍光一閃,從他的 從他的脚下閃過,元通道

住嚴青雄的身形 莊仕杰的身形縱掠不可謂不快, 却

仰身飛掠的嚴青雄,人未到,九尺禪杖巳大袖一甩,身形有如天馬行空般,掠射向 盡展,劈向嚴青雄的腿膝部位。 上智大師禪杖一頓,身形衝拔而起

**墜。** 限,身形忽地一縮,有如隕石一樣向下急 死關頭之際,他的反應及體能已發揮至極 嚴青雄看得眞切,眼色一變,當此生

嘯聲 穿雲過空,震人心弦,有如獅子 他不由氣惱得發出一聲烈嘯。 上智大師那一杖自然劈了個空

吼一樣 青菜道長等人早巳紛紛躍掠而出,

雄身上 見嚴青雄被上智大師一禪杖硬逼下來, **奈慢嚴青雄那麽半步,始終追不上,這時追嚴靑雄不捨,他們的輕功皆很高明,無** 嘯,長劍急遞, 不由精神一振, 青葉道長陡地發出一聲清1大師一禪杖硬逼下來,俱 刺向有如一個皮球的嚴青

楊鵬的鐵槍長七尺 也搶着急戳向嚴

脚尖却點踢在青葉道長的劍尖上 身形陡地一展,劍光也同時飛閃,但聽 如激矢一樣向前激飛出去。 叮叮」兩响,劍尖點在楊鵬的槍尖上,右 皮球一 樣向下急墜的嚴青雄在這刹那 ,身形有

一,却完好無損,還發出「叮」的一下青葉道長眼見嚴靑雄的靴尖點踢在劍

青雄的靴尖底上,一定嵌了鐵片之類的 件,否則,鋒銳的劍尖肯定會戳穿他的 脆响,不由怔了一下 ,隨之恍然明白 9 靴物嚴

掠出

,掠入了矮松崗

六丈外, ,嚴靑雄巳掠射出五

的襲擊。不是那樣容易,何况,還要提防突如其來

矮松崗不大,

但松樹密佈, 搜起來也

心

嚴青雄一頭掠入矮松崗後,就像魚兒

聲長嘆, 但仍勉力追去 言重等人亦紛紛緊追不捨。 上智大師竟然也追之不及, 不由發

像喪家狗一樣, 座矮松崗。 網破魚躍,籠毀鳥飛,嚴青雄這時就 但他們却落後了足有三四丈。 一個勁向前急掠,掠向那

智大師等人的追截了。 上智大師緊緊追在嚴青雄身後約一丈 只要掠上矮松崗,那就有機會擺脫上

巳 左右,却始終追不上,急得他運連鼓袖不

掠過, 飛射罩向上智大師。 掠到了矮松崗。他的身形從一棵松樹旁邊 二十多丈的距離,轉瞬即至, 陡地向後打出一把青閃閃的暗器 嚴青雄

大袖在身前一拂,將射來的暗器拂落在地 上,却原來是一把松針 上智大師猝然之下 差點着了道兒,

這一躭擱,嚴青雄巳一頓掠入了矮松 上智大師不由急得發出長嘯,身形急 身形一閃不見。

掠過 青葉道長恰巧掠到,身形絲毫不停,

跟着,言重、柳中流、雲子雄等人也 接住左右

幾乎是與上智大師一同掠入矮松崗上。

一只煮熟了的鴨子被飛走了 各人皆

嚴青雄出其不意將之救走

0

看易不變,他不是怕易不變跑掉,

而是怕

莊仕杰自嚴青雄破圍而出,就一直守

來,聚集在易不變躺着的樹下。

發現不到嚴青雄的踪影,只好喪氣地走下

上智大師等人幾乎搜遍了矮松崗,也

無影無踪

道! 笑,試問,他們今後怎有臉顏面對武林同去,只怕有損他們的顏面,也會被同道所 之下,仍然讓嚴青雄走脫,這事若傳了出 感到很不是滋味,顯得有點無精打采。 九位武林中最有身份的人物聯手圍攻

手上。」 但捉到姓易的,姓嚴的遲早也會落在咱們 了沉悶:「各位,雖然被嚴青雄走脫了 難堪地靜默了一會,雲子雄首先打破

陰沉地問。 「雲掌門,請說明白一點!」 柳中流

將他從江州大牢內救出來,只要他囘來救利害關係,否則,姓易的斷不會甘冒奇險 害。」雲子雄一雙眼光閃閃地,姓易的,到時就可以將他擒殺, 會置姓易的不理,他們之間一定有某一種 「各位, 姓易的救了姓嚴的,他斷不 掃了眾人

眼

妙計,不怕姓嚴的還能够逃得了。」言重 一定會來救姓易的,咱們只要安排下一條 嗯, 雲掌門說得不無道理,姓嚴的

子令到姓嚴的就範?」 **军救出來。」上智大師目光烱烱。** 姓嚴的那批庫銀,才會冒險將他從江州大 姓嚴的豈肯讓他瓜分?他到底用什麽法 「依老衲看來,姓易的一定是看上了 「只是

」青葉道長道。 問一問姓易的不就知道了了

是否爲了那批庫銀了」 厲凌的目光落在易不變驚惶不安的臉 「易施主,你冒險將姓易的救出來, 「道兄說得對。」 上智大師喧了聲佛

事。 「不錯,易某人從來不做無利可圖的傻事 特別是這件傻到足以令我丢掉腦袋的險 易不變眼珠轉了一下 舔舔咀唇道:

這一 ,感恩圖報的人,你是怎樣令他就範的?」 次問的是清靈道長。 「你雖然救了姓嚴的 他却不是一個

不管這些,乖乖地合作,否則,有你受的 一帮之主, 。」言重裝出惡狠狠的表情。 易不變的眼睛轉了一下,却没囘答 「易不變,別以爲咱們是一派之長, 就不會要你怎樣,我老化子可

「難道你們竟然不顧身份?」 易不變的眼色變了一下,硬着頭皮道

來說出去,又有誰相信你說的話?」 但咱們不說出去,誰會知道?就算你將 「嘿嘿」笑道:「身份當然要顧

> 不的 前 仍是要說出來,不若現在說?好漢不吃眼的一點也不假,與其吃苦,到頭來終不免 吃了一種間歇性發作的藥,令到他不得 虧,於是吶吶地道:•「我只不過讓姓嚴 易不變這一次連廣色也變了,言重說

1\_\_\_ 是用下三濫的手法令姓嚴的就範,果然! 青葉道長輕蔑地瞟了一眼易不變。 貧道就猜到你這樣的人一定

嚴的於死地麽?」 一莊掌門, 「哈,這不是不用動手, 莊仕杰興奮得笑起來。 就可以置姓

解藥交出來?」 楊掌門說對了,姓嚴的若没有解藥 楊鵬搶着問 你意思是不是要易不變將

錯 氣力?」莊仕杰笑聲不絕。 一定會毒發身亡,豈不是省了咱們一番 青葉道長頷首道:「這個主意確實不

上智禪師連聲喧誦佛號

雄一脚踢在易不變的屁股上。 易不變痛得磁牙裂咀,苦着一張臉道 姓易的,快將解藥交出來。」雲子

我的身上搜一下。」 「各位,我身上一顆解藥也没有。」 清靈道長道:「你休想騙咱們。 易不變急聲道:「不信,各位可以在

易不變。 解藥到底在那裏?」柳中流狠厲地瞪着 「諒你也不敢在眞人面前說假話,說

暫時性的解藥都交給了嚴青雄…… 易不變不由打了個寒顫,急急道: 那麽眞正的解藥呢?」言重問

易不變遲疑了一下,吶吶道:「根本

就没有真正的解藥。

「諒你也不敢騙咱們 。」楊鵬惡狠狠

待嚴青雄毒發身亡再處置他。 他押起來再說。」青葉道長手捋長髯。 「阿彌陀佛,

决定了 意。 上智大師垂下長眉,

主有此雅興否?

那裏去?咱們想到外面店堂喝兩杯,言帮

楊鵬笑道:一這樣的大雨天,

能够到

# 驚奇變

旅只好窩在客棧中,寸步不能行

的死訊,却被大雨阻道在離黃山約六十里 外的三安鎭上。 將易不變押到黃山 關押起來,等候嚴青雄

> 出家人。而易不變正是關押在上智大師的 心來,何况,客房中還有上智大師等四位

間客房中。

鬱悶得很 人巳悶得有點整不住了,只覺百無聊賴初時還不覺得怎樣,第三日,雲子雄

怎樣?」雲子雄首先提議

,怎敢說謊?」易不變瞪大眼說。 「我落在你們手上,生死也操在你們「當眞?」 言重緊迫。

喧聲佛號

面的店堂,揀了一張空桌坐了下來

於是,這五名掌門人及帮主便走到外

不算很多人,也没有面生可疑的人

店堂內坐着的都是棧內的房客,所以

五人還有點不放心的,這時完全放下

有酒喝老化子焉肯放過的?

言重呵呵笑道・「早就淡出鳥來了

上智大師等九人經過一番商議,决定

3,他們九個人加上易不變只好擠在這三他們來到鎮上避雨,客棧只剩下三間空 三安鎮就只有一家客棧——三安老棧

吃邊談起來

先要三斤酒,

幾個菜,五個人邊喝邊

柳中流早日悶得發慌,自然贊同。

酒,莊兄,你去不去?!」

, 急不迭亦道:

「這樣的天氣最好喝

莊仕杰亦是好酒之人,自然點頭說去

難得雲兄有此雅興,柳某奉陪。」

楊鵬早就想喝兩杯了,見雲子雄首先

嗯, 且相信他的話,且先將

來,見四人出外,不由問道:「四位到那才出房門,便撞到言重到茅坑解手囘,於是四人立刻出房往外面店堂走去。

裹去?

其餘七人對這處置均無異議,便這樣 道兄的處置正合老衲心

# 煞星伏誅

天像要塌下來一樣,令到出門在外的商連日來下着滂沱大雨,下得天昏地暗

一下就是三日

到前面店堂去喝兩杯解解悶

望出去有如隔着一道簾子, 這樣的下雨天,確是最好喝酒 五人喝着談着,不覺意興遄飛, 店堂外的雨勢很猛, 他們也一壺接一壺地喝下去,誰也没 一壺壺的酒也不斷地送到他們 雨聲直灌入來 白濛濛一

出聲提醒別喝得太多,提防喝醉 他們平時難得聚在

逸事, 難得有這樣的閒暇,喝酒暢論江湖武林 起,就算聚在一 怎不忘乎所 起,也必有重大的事情

聚在房中喝着清茶,亦談論着江湖武林 不經不覺間,他們足喝了一個時辰 人則由於是出家人,喝不得酒,所 智大師與靑靈道長及華山、 峨嵋兩

外面的雨聲很大,所以他們的語聲也

他們對於外面的動靜,很難聽

外面店堂中的人,更難聽到裏面的靜

動 來難得一見的武學奇材,可惜却不是咱正

道兄,說起來,那姓嚴的確是百年 福武林不少。」 上智大

師有點惋惜地說

深有同感地嘆了口氣。 殺了他實在是武林一大損失!」青葉道長 「大師說得對,若不是他爲惡武林

然濕漉漉地,摸了一手水 大師忽然伸手摸摸他的光頭。他的頭上果 咦,怎麽忽然有水滴下來?」 上智

青葉道長說時,急急起身避過一旁。 ,果然有水滴下來。「屋面果然漏水。」 所以滴水了?」清靈道長仰頭望向屋頂 「晞,怎麽也有水滴落貧道身上?」 「莫不是雨勢太大,瓦灰被滴裂衝走

元通道長仰頭望上去,果然青葉道長 他的肩背上果然有幾滴水珠。

剛才坐着的地方的上面屋瓦有水滴下來。 家班施一下 「這間屋怎地忽然漏雨了倒要去找店 清靈道長氣急地說

> 就算說了,也没有空房換, 也太舊了,下這樣大的雨,漏雨也不奇怪 。」上智大師搖手阻止了清靈道長。 道兄還是不用去了 何况,這間屋 店中已客滿

葉道長伸手拭去身上的雨水。 到隔壁柳掌門的房間去避一避如何?」青 清靈、元通的衣服也滴濕了,走避不迭。 「大師,這間屋漏得這樣厲害,不如

由好笑起來。 全身動彈不得的易不變倚在牆角一張 上,看到上智大師等人的狼狽相,不

水学山 快過去看看,柳掌門他們那間房子可有漏 上智大師連聲道:「那當然好,道兄

**青葉道長應了一聲出房往隔壁走去** 

方「滴滴嗒嗒」地滴下連串的雨水來,連 就在說話間, 瓦面上忽然有不少處地 能出了店堂,見房中没有漏水,便退出來 以爲意,見房中無人,知道柳中流他們可 隔壁的房中似乎响起一陣嘩啦聲。他也不 ,走回去通知上智大師。 青葉道長一步才跨入隔壁房中

,耳聽

上智大師那邊經已出了 事

楚,响聲是從裏間傳出來的。 大師、元通道長及清靈道長却聽得一清二 青葉道長聽到的那一聲嘩啦聲,

被淋濕?」 ~」元通道長失聲說:「房中的衣物怕不 「不好,別是裏間屋面穿了個大洞吧

閃,閃入了裏間 上智大師站得最近裏間門口 ,身形一

床上的衣被也被淋濕了。 雨水從破洞中穿入房中, 裏間的屋面果然破了個大洞 落得一地是水 ,急驟的

點古怪。 的衣物,一時間却省不起那個破洞破得有 上智大師驟見下,急不迭去拿囘床上

起「嘩啦」一聲暴响! 上智大師才閃入裏間,外面亦驟然响

聲望去。 元通道長及清靈道長聞聲急忙仰頭循

**那個大破洞中暴洒向兩人的身上頭上,兩** 人急不迭閃避開去。 大股的雨水雜着碎木瓦屑兜頭從屋頂

元通道兄,怎會忽然破了個大洞的

從那個破洞中一條人影挾着雨水碎木瓦屑 清靈道長氣急敗壞地叫。 元通道長聞聲知警,一眼瞥去,瞥到 清靈道長却驀然驚叫道:「不好!



N24

去, 雙掌疾劈而出 元通道長立時暴喝一聲,身形猛撲上

瞥到 嚴 青雄 正

一手抄起易不變,旋身揮劍

長劍巳出鞘,急刺向那人影 清靈道長的反應也不慢,驚叫聲中

向他兩 陣四濺激射的雨箭挾着碎木瓦層

斜掠而出 那條急墜的身形却在這刹那一擰腰 人急不选揮掌舞劍 ,掠向牆角的易不變! 護住身前

出·「嚴兄! 易不變一眼看到,不由驚喜得脫口呼

絕嚴青雄 從屋面破洞中穿墜下來的正是趕盡殺

**灰的雨箭** 的雨箭碎木瓦屑, 這時元通、清靈兩位掌門巴擊落劈飛射 嚴青雄一伸手便將易不變抄了起來 雙雙叱喝一聲,搶撲

飛閃,旋斬向兩人 嚴靑雄亦暴叱一聲, 身形疾旋, 劍光

傳來的反震之力,震得他退了 元通清靈兩人一閃一擋, 清靈被劍 ,一步!

運動不及, 上注滿了內力,猝然用劍封擋的清靈自上注滿了內力,猝然用劍封擋的清靈自 被震退開去

天拔起,元通那一劍從他脚底刺過! 嚴靑雄經已雙脚一頓,挾着易不變衝 道勁烈的杖影斜劈向拔起的

青雄股腿 這一杖當然是上智大師劈出的

心頭一緊,互着一眼,耳聽屋面上傳來叱不見,連被制住的易不變也不見了,五人

急不迭搶出去,也顧不了滂沱大雨

,便知道不妙,身形斜竄而出,一眼原來上智大師亦聽到元通道長那一聲

,中巳有劍,一劍刺向嚴靑雄的腰。 元通暴喝一聲,閃退的身形一閃撲上 然劍 事發生了,及至一掃屋內,不但一個人也配着五人幾乎是不約而同撲到上智大師那五人幾乎是不約而同撲到上智大師那五人幾乎是不約而同撲到上智大師那 杖一擧,撲前去,但 迫退元通、清靈兩-**撞破,穿了出去!** 急怒中, 不巳 上劍 霍然起身,掠向裹面。師三人的叱喝聲驚動了,齊皆臉色一變,師可人的叱喝聲驚動了,齊皆臉色一變, 毫厘之差,從他的脚下劈過, 人直拔起來,撞破屋瓦,衝了出 向上疾刺 「呼」一下疾响,上智大師那 但三人巳急怒交加,叱喝連聲中,三到上智大師三人不得不閃身避開! 嚴青雄的身形竟然藉那一盪之力,脚 店堂內的客人及掌櫃伙計五人喝得好 大片的雨水挾着碎木瓦塊暴瀉而下 而他那把長劍就留在樑上,兀目顫幌 ,「劈啦」暴响聲中,將一幅瓦面 禪杖斜劈而起,企圖將嚴青雄逼 撲前去,但嚴青雄巳騰身拔起, ,「篤」一响,刺入一條橫樑早就將一切算計好了,右手長

不用說,這回也是讓嚴青雄定脫了。色有點沮喪,走入一間没有漏雨的房中。

傳到江湖 竟然在他們的眼底下被人救走了,這事若 易不變也可說是一隻煮熟了的鴨子, ,他們實在臉上無光

不响, 滴下的雨水立刻流濕了一地,九人皆悶聲 九個人像呆鴨一樣站在房中,身上淌 「好一個嚴青雄,若不將他捕殺,誓,每一個人的神色皆不大好看。

眼望着上智大師。 直呼氣一 你意下如何?」 青葉道長拿

不罷休!」雲子雄一掌重重拍在桌子上

咱們就可以預先等在那附近, 批厙銀,說不定他這一次就是去起出厙銀 若是能够猜到他將那批庫銀藏在哪裏, 「依老衲看來,他遲早一定會去起出那 上智大師沉吟了一下 語聲緩慢地道 不怕他還能

時間,靜得嘀答的滴水聲清晰可聞。 上智大師說的不錯, 上智大師的話,皆點頭認爲 但却没有人出聲,

然藏在江州附近 沉吟着說 依柳某猜想, 那批庫銀可能仍 \_\_ 柳中流目中異光一 閃

看 柳中流 衆人聽了 俱不由精神一振, 齊皆望

葛 足智多謀,思慮周密, ,是指他的劍其快如電,諸葛,是指 中流在江湖上有快劍諸葛之稱, 所以稱之爲快劍諸 他

何以見得呢?」 雲子雄性急

> 不是笨人,他這樣做爲了什麽?」 批白花花的庫銀而找上他,這豈不是自找高強,相信會有不少不怕死的人,爲了那 銀若是藏在別的地方,而他這一次是去起 麻煩,再說明槍易躱,暗箭難防,嚴靑雄 出來,換轉是你,會不會一路上大搖大擺 頷下疏落的三綹短髯道: ,不將行踪掩藏?他雖然心狠手辣,身手 「這只是柳菜的猜想 「試問,那批庫 柳中流捋着

丐帮帮主言重道:「就是想將所有人的法銀的人找不到他,那就只有一個目的,」 批 意 庫銀。」 力引開,然後偷偷再潛囘江州,起出那 「他若不是唯恐天下不亂,打那批庫

解釋最合理了。」青葉道長頷首附和。 「言帮主眞是一言中的,也只有這個

頭 認爲只有這一個可能。」上智大師連連點「道兄所言甚是,老衲思想之下,亦

服來換 滴 衣很不舒服,當然讚好,於是各自取出衣衆人經他這一說,才感到身上穿着濕 還是將身上的濕衣先換下來再說怎樣?」 這才省起還未換衣服,於是道言「各位, 怕他走得了!」楊鵬一摔袖,摔落一串水 ,忽然感到渾身冷冰冰的,很不舒服, 「那咱們只要立刻趕囘江州等他,

毒手陰姬阮鐵手

。土地廟分前後兩進,前進是神殿,後進不大的土地廟,廟內香烟裊裊,透出燈火不大的土地廟,廟內香烟裊裊,透出燈火不大的土地廟,廟內香烟裊裊,透出燈火雨勢已弱,但雨點仍瀝瀝淅淅地下着

但現在却多了兩個人,住在一間客房是廟內唯一的老廟祝的居處。

神 連那客房門口也不敢走過,繞路而走 那位老廟祝似乎對那兩位客人很懼怕 驚慌得很

上的黑影,怪怪地,有點像鬼魅妖怪 點了燈,一縷燈光從窻口透射出來。 從懲口望入去,可以望到兩個投在牆 由於天已全黑下來, 所以客房

神手易不變。 而這兩個人正是趕盡殺那其實是兩個人的投影 這兩個人正是趕盡殺絕嚴青雄與黑

兩人分別坐在燈前兩張椅子 ,難怪那老廟祝對他這樣懼怕了處地方,是嚴青雄向那位廟祝強

一下眼,然後望着對面的嚴善雄說道:一下眼,然後望着對面的嚴善雄說道:一下眼,然後望着對面的嚴善雄說道:一下眼,然後望着對面的嚴善雄說道:一下眼,然後望着對面的嚴善雄說道:一下眼,然後望着對面的嚴善雄說道:一 易不變望一眼窻外瀝淅的雨水,眨了桌上有酒有菜,但已吃喝得七七八八。 兩的

不論如何,咱們在未分掉那批庫銀之前 我也不能没有你,嚴兄說是不是? 嚴靑雄頷首道。一極是 一條綫上的蚱蜢,你離不開 極是

《覦那批庫銀的朋友紛紛聞風趕來這裏,相信經過這連番的『亮相』之後,那些 一嚴兄,咱們玩的把戲也應該停止了

急展身形,追了上去 人正展開身形,向南疾追下去,五人亦 先後騰掠上屋簷,一眼就看到上智大師

看瓦面順勢急滾

葉道長的劍下 怕他不但救不了易不變, 自己也喪命在青

身,掠上了簷面 改變了主意,身形横掠, 便知道不妙, 他急向房中衝去,但倏然又 掠出院中, 一拔

何不搶先一步,候在瓦面上,攻他一個出 得了救不了易不變,皆會由瓦面逃走,他 原來他算計來的若是嚴青雄,不管救

其不意? 他剛掠上瓦面,前面瓦面便一聲暴响

他那一劍也算計好了,刺出的部位正好是 7 7 腋下還挾着一 一幌身,一劍直刺出去! 在他以爲,嚴青雄必會挺起身來,而 個人,心中不由冷笑一聲

位送到青葉道長的劍尖上 實聽不到也看不到青葉道長道刺來的一劍 ,他若是挺躍起來,正好將自己的頭頸部 由於雨聲嘩啦,雨幕如簾,嚴青雄確

肯定不會輕易放他逃走,必會緊接着衝上到他這樣做的,因為他知道上智大師三人 順勢疾滾而下,在他來說,那是潛意識令 瓦面,那他就要爭取時間逃走了, 他身形穿出,却挾看易不變貼看瓦面 躍起來

嚴青雄脚先頭後穿出了屋面 9 身形貼

也幸虧他没有躍挺起身來,否則,只

右手長

一杖以

原來靑葉道長耳聽嘩啦聲及叱喝聲

木瓦四濺,一 條身形脚先頭後穿了出來

去!

的一劍!對方挺起來時頭頸部位,這一劍乃是必殺

下去 那是浪費時間,所以他貼着瓦面順勢滾了

他始料不及的。 瓦面上原來早巳有人在等着他,這是 耳聽劍風嘶响,嚴青雄也驚出一身冷 青葉道長那一劍自然刺了個空

般平射出去,射向對面屋面。 中,雙脚猛蹬在瓦面上,整個人像激矢 這一來,令到他更不敢滯留,身形疾

雄,一劍撣斬而下 空,身形便斜掠而出, 青葉道長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一劍刺 追掠向疾滾的嚴青

了幾塊屋瓦。 他那一劍又斬空了,「錚」一响,斬碎 但嚴青雄的身形却在這刹那平射出去 青葉道長從來未遭遇過這樣窩囊的情

形,渾身濕透有如落湯鷄,兩擊竟然不中 射向對面屋瓦! 不由撮口發出一聲長嘯!身形箭也似的 上智大師、元通道長、清靈道長三人

射出去,三人亦急展身形, 對面瓦面,同時也看到茫茫雨幕中,一條 頭打來的雨水,一眼瞥到靑葉道長掠射向 這時亦同時穿出了屋面,也顧不了撲面兜 身形正挾着一個人自對面的瓦面射起,掠 追掠過去。

點打下來,一屋皆濕,如何還能够住人? 客房有如水淹一樣,滿地是水,豆大的雨 大雨如注 一智大師青葉道長幾人就像從河中爬 那間瓦面破了五個大洞的

狽非常 上來一樣,渾身從上到下, 水濕淋淋, 狼

九人先後從屋曆上躍下來, 一個個神

黠之光, 那批庫銀的時候了。」易不變目中閃出狡這時候應該是咱們轉明爲暗,潛囘去起出 該早些將那批庫銀起出來。 「何况,為了嚴兄你看想, 也應

試多幾次毒性發作 是想快些起出那批庫銀, 急急將你自上智禿驢他們手中救出來, 易不變斟了杯酒,然後道。「易黑心, 嚴青雄臉上露出極不自然的假笑, 那 咱們幾時起程?」易不變眼中閃 的滋味麽?」 你以爲我很想嚐 就我替

出一抹貪婪與奮之色

嚴靑雄吹熄了 一下急响, 桌上的油燈驀然被

室内立時陷入一片黑暗 中

而出 來 易不變立時臉色微變,身形向後平 掠到牆邊。貼牆而站,全神戒備起易不變立時臉色微變,身形向後平掠

能有敵來犯 他自 嚴青雄突然將燈吹熄 便知道可

在地上的那種乾淨俐落的身法,就可看出單是看那人從簷上翻掠下來,到飄落 道 隨着他的話聲,一條人影從簷上翻掠上的朋友冒兩來訪,何不現身一見?」 來,掠入廊中就在窗前飄然落在地上 黑暗中只聽嚴青雄沉喝道: 他的猜測果然没有錯。 是那 條 。 出

他在平掠向後面牆上的刹那 日將長

這人的輕功固然不俗,身手也必定不

易不變看得緊了緊手中刀

雄的語聲。 一朋友好高明的身手,既然現了

之快,耳目之靈,目光之利雄藏具的地方,心裹不由佩 11的地方,心裹不由佩服嚴青雄反應 易不變只能够在黑暗中約略猜到嚴青

人影發出一聲冷哼,語聲竟然是女子嬌媚 兩位不太小家子氣點麼? 一這難道是待客之道嗎?」 189 外那

這樣看來,寫外那位不速之客應該是

友!」 好聽,黑夜雨天,你潛聽咱們的說話,居 心可測,暫時來說,老子當你是敵人而非 嚴青雄陡地發出 一聲冷笑。 一說得倒

頭縮尾,不敢見人!」 姓嚴的是一條好漢,原來却胆小得這樣藏 **慜外那人格格一陣嬌笑。一妾身估** 

一但你到現在還未將大名見告。」 **忽外那女子又是一陣嬌笑。「妾身金** 「好利的口舌!」 嚴青雄冷笑一聲

恋。 彩衣。」 **嚴青雄條地打了個哈哈,燈光也陡地** 一原來是有選手妖姬之稱的金彩衣

易不變有點閃縮地從牆角閃了出來 室内立刻光亮起來

臉上的表情有點不自然 好在燈光昏黯中,嚴青雄看不到他這

時的表情 燈光雖然黯淡,仍然從寫口射出去

位目稱金彩衣的女子身上 ,披

内 件照綢披風,頭上也罩着一塊黑綢布, 除含一股淫蕩的意態,而且目中煞氣組襖綠褲勁裝,臉貌姣好,但眉梢眼 燈光下,窗外那人果然是個女子

鬼原來在這裏,妾身還以爲你躱到閻王爺瞎齎易不變,嗲着聲道;一不變,你這死在易不變的身上,目光一亮,又怨又恨地在易不變的身上,目光一亮,又怨又恨地 那裏去了?

妳不能放過我麽?何苦這樣苦苦追纏?」 **吶吶道**。「彩衣

兩人臉上掃來掃去。 別說得這樣肉麻了,要說,走遠一些再 哼,聽你兩人說話,原來是老相好

古怪, 易不變的臉上這刹那的表情變得有點 金彩衣却没有易不變那樣好相與,「 他只是尴尬地笑笑,不置可否。

聽不慣,你不可以走遠一點歷?」喲」地嗲了一聲:「你說話怎麽這樣粗? 說完瞟了易不變一眼。

手妖姬斷不會無緣無故冒霜雨來,只是向 別變了,快將妳的來意說出來吧,妳毒 心拋媚眼,說情話。 嚴靑雄「哼」了一聲,没好氣地道:

易不變不由苦笑出聲。

好長話短說了。 魂眼道:•一旣然嚴兄不耐煩,那麽妾身只 金彩衣扭動了一下腰肢,眯着那雙勾

「妾身只想分一杯羹。 故意頓了一下,才放「嗲」 了語聲道

望着金彩衣。一老子早就猜到妳的來意了 ,你的意思怎樣? 接目光移注在易不變的臉上, 嚴靑雄的臉色刹那變得很難看,拿眼 一易黑

> 看金彩衣,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易不變只是苦笑着,看看嚴青雄又看

溜去,嗲聲道。一不變,你難道就不念你

易不變的表情又變得有點古怪 , 咬咬

得上兩個人分那樣多。」 牙道:-「我與你還有什麽?多一個人分及 金彩衣道:「妳聽到了吧!別人怕妳, 嚴靑雄的臉色隨之放寬了不少,轉對一兩個人分辨材和

好處也没有,老娘說什麽也不會就此放過 不認人,你佔了老娘的便宜,老娘却一點 好一個易不變,易黑心,眼裏被銀子蒙住 了那張臉, 戟指易不變破口大駡起來:

認識金彩衣,巴眨着雙眼。 也没有反唇相稽,表情有點像第一次才

易黑心,任你笑駡,老子的耐性有限, 若再不走,老子就不客氣丁!」 指金彩衣,厲聲道:一金彩衣,老子不像 妳

喝出聲:「何方鼠輩鬼鬼祟祟地躲在瓦面 上,還不沒下來

易不變一聽,緊了緊手上長刀,惡狠

子可不怕妳,識相的趁早走。」

的潑婦,那裏還有半點風情味? 這時的金彩衣,看起來就像一個罵街

易不變對於金彩衣的漫罵,充耳不聽

金彩衣的勾魂眼在易黑心的臉上溜來

金彩衣的臉色刹那變得很難看,拉長 杜老娘遠巴巴地找到來,你竟然認銀

嚴青雄却錚地一聲將長劍抽出來,直

來,張口剛想撒潑大罵,嚴青雄却驀地疾 金彩衣的臉色刹那數變,雙手叉了起

狠地大叫道:一哼哼,今晚來凑熱鬧的倒

不少,想必又是來分一杯羹的了!」 金彩衣罵到口的話刹時吞囘肚子裏

雙眼亦不由向上望。 落下,將房門口及窗口封住了,自然也將 影,兩個在後面那面現身,三個在廊階前 金彩衣圈住。 刷刷刷」一連從屋面上飄下五條

擊地,顯示出這人的堅毅。 人雙眼閃亮如電,語聲沉實得有如以石 「嚴青雄,看你逃得到那裏!」 當中

臉色遽變,眼中閃過一抹驚惶之色。 嚴靑雄易不變兩人一聽,神情猛震,

讓從應口透射出來的燈光能射在他身上 出是誰,但一眼看清楚了那人之後,仍然 那人在說話時,故意踏前一大步, 嚴青雄、易不變早就從那人的語聲聽

忍不住脫口叫出。「阮鐵手!」 一步,扭頭戒備地望着那人。 金彩衣一聽,亦爲之臉容一動,側閃

那人不正是江州總捕頭阮鐵手!

總捕頭在兩位的眼中,竟成了鼠輩,那兩院鐵手沉笑一聲:「想不到堂堂江州 位爲何一聽到阮某的話,便臉現驚容?」

以解釋爲作賊心虛或者是邪不勝正。 到官門中人時,總是心中虛怯,這大概可 ,無論他胆量多大,殺人不眨眼,但在遇 自古以來,凡是惹上官非的奸人賊徒

釋爲作賊心虛吧 以說是天不怕,地不怕,但在見了阮鐵手 誰來。甚至連八派一帮也毫不懼怕, 、胡作胡爲的煞星,試問他在江湖上怕過 說起來,以嚴靑雄這樣一位心狠手辣 他可

嚴

、易兩人一時間默不出聲,目光亂

好大的胆量!」 閃 阮鐵手目光凌厲地注視看易不變, 「這位大概就是黑心神手易不變了? 「你

禁猛地打了個冷顫! 易不變被阮鐵手的威勢語聲所懾,不

金彩衣却像懷春的貓兒般笑了笑,脆

溜了溜, 没有你的事,妳若不想嚐嚐江州大军的霉 聲道:「喲,阮捕頭,妾身金彩衣。」 阮鐵手冷電也似的目光在金彩衣臉上 臉色陡地一沉。 「金彩衣,這裏

臭味,勸妳趁早開溜!」 金彩衣料不到這位江州總捕頭對她毫

你怎樣將他們捉囘江州大牢?」 你有公事在身,妾身也不與你計較,且看 威風,老娘才不怕你,咯咯,不過,旣然 想到對方的來頭,還是不惹爲妙,於是忍 不假以詞色,碰了個釘子, 一口氣,氣哼哼地道:「總捕頭好大的 本想發作,但

**順地走開去,站得遠遠地準備瞧熱鬧** 說完,像一頭母鷄一樣,屁股一顛一

這時候雨忽然停了。

响着,却像鐵錘一下一下地錘擊在人的閃着光,簷前的滴水有一下没一下地滴 本黑沉沉的天色淡明起來,地上的積水在 半邊上弦月也從雲隙中露了出來,原 簷前的滴水有一下没一下地滴嗒

雄 因爲他根本就没有把握擒捕得了嚴靑 最少,阮鐵手此刻就有這種感覺。

N28

一旦動起手來,生死也難料,怎不

令他心頭打鼓

作風,這也是令到他能够成為江州總捕頭也一往直前,不論生死,這就是他的一貫但他性格沉毅,就算明知不可爲,但 的主要條件。

嚴青雄長劍一振,嗡嗡直响。 「嘿嘿,阮鐵手,怎麽還不動手?」

揮手。 幹會意地點點頭,朝後窻的兩名捕快揮了 阮鐵手朝旁邊的蔣幹使了個眼色,蔣

單刀,表示知道。 守在後圈的兩名捕快同時學起手上的

不俗。 手訓練出來的, 阮鐵手帶出來的這四名捕快,是他 與他早巳合作慣, 身手也

嚴青雄。 起,接一折,穿窻而入,手中長刀疾斬回 阮鐵手重重地咳了一聲,身形一拔而

去。 蔣幹亦幾乎不分先後地從門口掠了入

後窗的兩名捕快叱喝一聲, 從後窟穿

**忽而入,直撲易不變。** 

房中立時一黑。 燈光也就在這刹那條滅。

他襲擊。 護住全身。他是恐怕嚴青雄在黑暗乘機向 被震得身形倒翻,心頭一凜,長刀急舞, 黑暗中, 响起刀劍撞擊之聲,阮鐵手

一凜。 個空,而那兩名捕快亦眼前一黑, 斬易不變,亦撲了個空,三人心頭不由亦 蔣幹原本是撲向嚴靑雄的,但却撲了 人刀撲

也就在這刹那, 1 然兩下暴响

> 屋瓦,穿出了瓦面!上屋面追!」身形一拔而起,一頭撞破了 一聽便知道是怎麽囘事,暴喝一中,屋頂暴洒下一大片碎木破瓦 一大片碎木破瓦 一聲:「快」

不妙了 說不定上智大師等九人也會找到來,那就然阮鐵手金彩衣能够先後找到來,那麽,他們不是懼怕阮鐵手五人,而是想到,旣 嚴青雄易不變兩人早就打好了主意, 一熄,嚴青雄硬擋了阮鐵手一刀,,所以他們認爲還是走爲上着。

將之震翻,立時乘這機會身形陡然拔起 一頭撞破瓦面,穿了出去。 燈一熄,嚴青雄硬擋了阮鐵手

面, 穿上屋面 易不變比嚴靑雄先那麽刹那亦撞碎瓦

所以蔣幹三人撲了個空-

不變兩人。 人影掠上了屋面,可惜皆截不住嚴青雄易阮鐵手喝聲出口,廊階下先後有兩條

準備接應的那名捕快 這兩人就是金彩衣與守在外面 一、隨時

折墜落瓦面上,接順着瓦面疾滾下 所以動作很迅速,穿出瓦面的身形凌空 嚴青雄易不變兩人是打定了主意開溜 去。

破瓦而出,抖手打出一大蓬黑黝黝的暗器 單射向那兩條人影。 金彩衣身形拔起,一眼看到兩條人影

出於一種惱恨的心理。 她之所以出手,不是有心帮阮鐵手 她打出的那蓬暗器, 金彩衣外號毒手妖姬,自然手段毒辣 **有心帮阮鐵手,乃是** ,乃是淬了劇毒的,

中,嚴青雄易不變兩人若不是身形陡地折來,就只有輕微的破空聲,在意料不到之 這一大蓬暗器在黑夜中,根本看不出

> 墜而下 很可 能會被射中

聲長嘯,身形一折一展,掠射過去。 易兩人身形急滾,急怒之下, 阮鐵手一頭穿出瓦面,一眼瞥到嚴 也就在這刹那,十多條人影迅迅若鷹 陡地發出

**隼般從廟前廟後拔了起來,紛紛撲掠向屋** 

側的牆頭上,接掠向牆外。 掠而出的刹那,同時暴喝一聲,雙手連揚 破空聲立時大作,兩人一下子掠射到廟 嚴青雄易不變兩人滾到簷邊,身形平

那些暗器原來只不過是十多塊瓦片。 不迭身形錯閃開去,「叭叭叭」一連十數 衣與那名捕快不知射來的是什麽暗器, 擊响聲立時在他們身後的瓦面上响起 但是這却將阮鐵手等人的身形阻了 耳聽破空聲急傳而來,阮鐵手、金彩 急

這時那十多條人影已紛紛掠射到來

道:「阮捕頭,老衲上智。」其中一名頭上光禿禿的高大人影開聲招呼

就好了,那兩名賊子掠出了牆外! 阮鐵手邊掠邊道:「大師等早來一步

門人及帮主。 來的原來是上智大師及八派一帮的掌 上智大師等人早就看到兩條人影掠出

過了阮鐵手等人,飛掠向廟牆外。 了牆外 ,九人掠射的身形更快,一下子掠

法,不由暗中讚佩不已。 阮鐵手看到上智大師九人那快速的身

鐵手、金彩衣,第三撥是蔣幹四名捕快 最先一撥是上智大師九人,第二撥是阮 這時,逃的是一撥,追的却分成三撥

**那幾搬人影刹那閃沒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鐵入雲層中,天地立時一點,黑沉沉地, 露出雲隙的月兒像怕蠹一樣,一下子

圖窮ヒ現

鐵手等人的手中逃脱之後,便像石沉大海 ,廛化空中般,沒了踪影。 嚴青雄易不變自那夜目上智大師、阮

殺,但一行人等却去了黄山。 阮鐵山自然繼續追索下去,但却忽然 上智大師等人却揚言誓要將嚴青雄擒

接到急令,急急趕同江州去了

亦是閩風趕來, 志在那一批庫銀而找尋嚴 不少武林黑白兩道人士的踪跡,他們當然 青雄易不變的 但金陵附近一帶,連日來却出現了一

人物,這一來可就熱關了。 於是,金陵一帶滿是帶刀携劍的武林

嚴青雄易不變兩人到底藏匿在什麽地

兩個販商,住進鎭上那家房錢最便宜,又 髒又多臭虫的客棧中。 洪橋鎮,而且也不以真面目示人,改扮成 兩人原來已偷偷地潛囘了江州附近的

住這樣的客棧,應該是最不受人注意

得受人注意的地方,都是很平凡的。 因爲住這種客棧的 人,根本就没有值

的伙計起疑,間中出去一兩次,佯稱出去 得很,兩人盡量少出店,但爲了免得店中 金陵一帶開得天翻地覆,這裏却清靜

> 令囘到江州的消息,他們也打聽到了。 林的人,追查他們的消息,也聽到了上智 們先後聽到了金陵附近一帶聚集了不少武 大師本人去了黄山的消息,阮鐵手接到急 江湖上的消息一向傳得很快,所以他

巴,不知阮鐵手是否猜到了他們的行踪而 但隔了一日,他們便從一個江州來的 對於阮鐵手间到江州,他們皆驚疑不

令封庫銀的重犯走脫。 收押在江州大军内,罪名是疏忽職守, 客商口中,打聽到阮鐵手已被知府徐大人 但江州的人却另有一種說法,那是說 至

徐知府爲了向上頭交待,於是昧着良心將

阮鐵手頂罪。 江州大牢内, 道才完全相信。 及至陸陸續續再聽到阮鐵手硬是被收在 嚴青雄易不變兩人聽了,却疑信參半

難會猜到咱們的行踪。」 銀起出來,分了後各自遠走高飛,否則, 那些人在瞎找亂鐵的大好機會,將那批庫 待到那些人醒悟之後,頭腦變得清醒,不 : 「嚴兄,外面這樣熱鬧,咱們也應該趁 這一日兩人在房中,易不變得意地道

却親自嗜試到那股滋味,老子越想越痛快 料不到,只有他將人關押在大军內,如今 手被關押在大军内,哈哈,我想他發夢也 就想到了,上智秃驢等人去了黄山,阮鐵 ,道確是個好機會。」 嚴青雄木無表情地道:「這一點找早

須預備兩輛馬車,及兩具棺木。 一頓,接沉吟着道:「不過,咱們必

易不變一聽「棺木」兩個字,不由睜

要棺木來幹麽?」

嚴靑雄道: 「易黑心 你不像那樣笨

棺材内,掩入耳目?」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將那批庫銀裝在 易不變眼珠轉了一下 , 恍然道:

」嚴靑雄冷冷一笑。 「難道你想帶着那批庫銀招搖過市?

手? 變只好訕訕地笑道:「嚴兄,準備幾時動 嚴青雄却一點反應也没有,令到易不

車。一 「嚴靑雄决斷地說。「咱們立刻出去買馬

易不變高興地道。 「那咱們立刻就出

片亂葬崗。

的饅頭那樣,密密麻麻地,却原來這是

乍然看去, 荒野地上像堆放了大小不

黑心,在分了那批銀子之後,你真的肯說 出收藏眞正解藥的地點?」說話時目中兇 步又停下來,盯着易不變,沉聲道:一易

> 9 聽

殺你。 **麽敢不說出來,我的目的是銀子,而不是** 

立卽去貿馬車。」說完當先走了出去。 大概放心了,於是點點頭道: 的神情變化,見他表現得那樣情詞懇切 易不變趕緊跟在後面。 「好,咱們

大眼有點不解地問:「又不是去運死人, 所以天地雖然黑沉沉地,

「嗯

「好主意・」易不變討好地道・

貌。

由於太熙,所以看不清這兩個駕車者的相

兩輛馬車的車前,分別坐着一個人

得這兩輛馬車有點神秘。

路,只聽車聲,但却聽不到半點人聲,顯

一丈外不見事物,伸手不見五指的程度。

天上無月,但却有疏落的星光閃耀,

但仍不至於黑到

時候大約是二更天

兩輛馬車鱗鱗地輾過凹凸不平的碎石

兄不但身手高明,頭腦也少人能及。」

「事不宜遲,越快越好,就在今晚。

閃的荒野地

的怪聲嚇破了胆才怪。

車聲鱗鱗中,馬車折入了一片鬼火亂

走在這樣荒僻的路上,不被路上不時响起 矮樹,若是胆子小的人在這樣的黑夜中

這條路看來很荒僻,兩旁長滿了雜草

嚴青雄點點頭,站起身來,擧起了脚

易不變慌不迭連聲道:「嚴兄,我怎

嚴青雄的目光一直注視着易不變臉上

出一聲嘶鳴,停了下來。 猛然勒疆,勒得拉車的匹馬前蹄揚起,發 前頭那輛停得這樣突然所因何事,只好也 輛馬車陡地停了下來。 穿行在墳與墳之間的路上。 而不聞,一點也不緊張,鎖定地趕着馬車 飛閃,顯得鬼氣森森,恐怖異常。 這樣曲曲折折地走了好一會,前頭那 兩輛馬車上的駕車者却視若無覩 耿耿的虫鳴獸叫聲, 墳與墳之間鬼火 跟在後面的那輛車上的駕車者料不到

「嚴兄,你停得那樣突然,我若不趕

面的車座上跳下那駕車者來。

「易黑心,你不是想驚動人吧!」前

信除了你之外,没有一個人影,若是驚動 車座上也跳下那駕車者。 緊勒韁,豈不撞上你那輛車?」後面那輛 一再說, 這裏相

心神手易不變。 那只會驚勁這裏的野鬼。」 這兩個人原來是趕盡殺絕嚴青雄、黑

被嚴青雄刦去的犀銀就有可能藏在道裏。 兩人駕車來到這亂葬崗,那麽,那批 「呱!」一下懷厲的叫聲劃空傳來,

饒是嚴、易兩人胆大包天,也不由汗毛倒

飛起一團黑影,原來是只被驚起的老鴉 兩人循聲望過去,兩丈外的一棵樹上

兩人不禁鬆了口氣。

不變凑近嚴青雄,語聲透着興奮。 「嚴兄,那批犀與就藏在道裏?」易

出一絲與舊。 馬頭對着的那壓低矮的土塡,語聲也透 「就在這座墳中。」嚴青雄伸手指一

算是生神仙也想不到。」易不變壓低聲音 好主意,收藏在這樣一處地方,就

嚴青雄却不耐煩地道·「別噜嗦了 「讓我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到。」

易不變應聲中,轉身從車厢內拿出一

快將鐵蘇拿下來,動手挖。」

把鐵頭,一把鏟來。

向那座土墳前,二話不說,揮鋤就往墳頭 嚴青雄從易不變的手上接過鋤頭,走

易不變亦動起手來

鏟鋤齊施之下, 那壓土壞很快便被扒

開,兩人繼續往下鏟挖。

一袋烟功夫,那座土墳不但被扒

平,地上也出現了一個寬長約半丈,深約

那層土鏟開,下面就是庫銀。」 物事,忙收鋤道:「易黑心,快下去將 「噗」一下沉响,嚴青雄的鋤頭鋤到

副已腐蝕了的棺木來。 鐵鏟連鏟,將一層泥土鏟開,立時看到 易黑心應了一聲,縱身跳下坑穴中

出一聲低低的歡叫聲。

易不變一眼看到,目光大亮,口裏發

嚴兄,這是具棺材……」 易不變的心頭不由升起一股寒意。

指子 出火摺子幌亮了。 口裹不由發出一聲歡叫,急促從懷中掏 易不變一聽棺內不是死人,而是銀子 嚴青雄却打斷了他的話 ,將棺蓋揭開,銀子就在棺材內。」 就用鐵鏟將棺蓋撬開 。「快幌亮火

弄熄,然後一箱一箱將十二口鐵箱子舉起

易不變吞了口口水,將手上的火摺子

來遞給上面的嚴靑雄。

嚴靑雄說着躍了上去。

半年前被嚴青雄刦去的五萬八千両庫銀。

「別看了,來,將鐵箱子弄上去。」

絕無疑問,這十二口鐵箱正是那批在

肉,蛆虫蠕動的屍體來。 赫然躺着一具白骨森森,還粘附了少許皮 中人欲嘔,火光下,棺内那有什麽銀子? 棺蓋一開,一股腐臭之氣直衝上來,

是什麽……」 縱身跳上了坑穴,怒聲道: 易不變入目之下,發出一聲駭叫, 「嚴兄,你這

鐵箱上的鐵鎖弄開,將箱蓋揭開來。

嚴靑雄却巳幌亮了火摺子,而且將一

火光下,箱子内閃出一片白花花的銀

光,不是銀子還是什麽?

易不變目光更盛,急不迭伸手抓起一

拿在手上看了看

變拂掉身上的泥土,一躍上去。

終於將十二口鐵箱子弄到上面

一,易不

可能是石頭,而是銀子一

鐵箱入手,易不變就知道箱內載的不

,臉上佈滿殺機。

州大平救出來的易黑心!」 成那個樣子,真不敢相信你就是將我從江 嚴青雄笑截道:「你急什麼?看你慌

銀子廠在棺中?那豈不是讓盜墳賊一揭開 一頓接道:「你以爲我會那樣笨,將 咱們下去合力將那付棺木

說着,當先跳下坑穴中

易不變被嚴靑雄說得臉上紅白不定・

於是,兩人各目將六口鐵箱子搬上了

易不變自然點頭不迭,連聲道好。

**那**眞正解藥的地方說出來了 「易黑心・現在銀子分了 待一切料理好之後,嚴青雄乾笑道 你也該將收藏

材下面整齊地排列着十二口鐵箱子,箱蓋

坑穴上面,火摺子幌亮的火光照映下,棺

兩人忍着那股屍具,合力將棺材弄上

上不但有鎖,也有封條,那是江州府的

彎了下去。 易不變却陡地大笑起來,笑得連腰也

是高興得瘋了吧, 目中却閃過一抹殺機, 嚴靑雄被易不變笑得有點莫名其妙地 有什麽好笑的? 怒聲道: 「你不

易不變好不容易止住了笑聲, 正色道

• 一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解藥…

也要先將你殺了!」呼地將長劍拔了出來,厲聲道:「你說没有解藥?哼,老子死 嚴靑雄一聽,整個人差一點跳了起來

去,而深信不疑。」 是那種『三日消』,也令到你繼續發作下 吃下那種藥,其實,你每次吃的解藥 顆暫時性的解藥,只不過令到你依時依候 在體內,至於我說的發作之時必需要吃 個時辰,體力漸復,根本就不會有餘毒留三日後全身癱瘓無力半個時辰,過了這半不是什麽劇毒之藥。只是吃下去之後,在 你吃的那顆藥丸名叫『三日消』,根本就 我說清楚,你根本就没有身中劇毒, 易不變連忙搖手道: 「且慢, 你且聽

聲道。 嚴靑雄聽得臉上神色數變,咬着牙狠 你說的都是真的?

可以逐錠看個够,我可没有這樣好的興趣

「別看了,等分了之後,你有興趣

咱們分了它吧。一嚴青雄没有食言,首

證明銀子是真的

銀錠上有江州府的印記,這一點足以

的是異毒之藥,也令你乖乖地繼續吃下去 了你多疑這一點,而令到你深信不疑吃下 你若不信,我也無話可說。」 變打了個哈哈道:「我就是看準

N30

要殺了你!」 殺機畢露,長劍直指易不變心窩。「老子

謂真正解藥收藏地點後,就會殺我: 心分我一半銀子的,也知道你在知道那所 你這只是一種藉口,我早就知道你不會甘 易不變却一點也不慌,搖搖手道;一

厲笑道·「那你爲何不胡謅一個地方騙我 「哈哈,你倒有先見之明。」嚴青雄

易不變嘆口氣截道:「因爲我根本就

你有什麽仗持不成?」 易不變的語聲陡地一變,變得沉實如 嚴青雄聽得一怔,陰沉地道··「難道

鐵錘學地。 你果然不是易不變,你到底是誰?」 嚴青雄神色陡地一變,脫口驚叫道: 「哈哈!」易不變笑聲中,沉宏地道 「你以爲我真的是易不變?」

「阮鐵手!」 「阮鐵手」三個字入耳,嚴青雄像被

重重地擊了三下般,神態猛震,退了一步 像見到鬼魅一般,駭聲道:「你是阮鐵 易不變冷笑 一聲,雙手在頭臉頸上一

面具來。現出本來的面貌,這不是阮鐵手 **陣揑摸搓揉,接一揪,竟然揭下一張人皮** 嚴靑雄一眼看到,渾身猛震了一下

微退了半步, 阮鐵手道:「你也不賴, 竟然花了我 咬牙道:「好一個阮鐵手

這樣多心血,才能够令到你自動起出這批

庫銀!」

的了?」 道:「這麽說來,所有的一切皆是你擺佈 嚴青雄一張臉變得猙獰無比,狠厲地

阮鐵手點頭笑道:「不錯

「從江州大军中將老子救出來的也是

賺出江州大牢?」 阮鐵手若不是真的阮鐵手,能够這樣輕易 地方?豈是假扮的人能够騙得了的?那個 你 一早就應該想到了,任何假扮再好,總 一些地方不大相似的,江州大牢是什麽 正是。」阮鐵手揶揄地道:「其實

有

我對易黑心這個人無甚了解,而你也會揀 人來扮,令到老子發現不到破綻!」 嚴青雄懊惱地道。一你好心思,也怪

精於易容的身份,不揀他,揀誰?」 術,而又是你不甚熟悉的人,揀他來打扮 最適合不過,而我這套把戲也需要一個 阮鐵手大笑道:「易不變精擅易容之

是天衣無縫,計劃周到。 出讚佩之色,說起來,阮鐵手這個計策確 嚴青雄臉上雖然殺機滿佈,目中却露

「那麽,那位阮鐵手又是誰?」 「他就是易不變。」阮鐵手眞是語不

驚人死不休。 嚴青雄嘟喃道。一原來是他 。一接提

江州大军的消息也是假的了?」 高聲音道·一那麽,那位阮鐵手被關押在 一當然是假的。」阮鐵手道: . 那只

雖然大意犯錯,好笑竟然將一位必欲追同 是好令你放心起出這批庫銀。」 嚴青雄目光一閃,冷厲地道:一老子

這批庫銀的你帶在身邊而懵然不覺,但你

愕然道·「我犯了什麽大錯?」 可知道,你也犯了一個大錯?」

冷如冰, 「只怕未必!」阮鐡手的神志從容 「老子仍然可以殺了你!」

嚴青雄就在這時忽然動了,長劍劃空 阮鐵手笑着點點頭道:「不錯!」

急响,飛刺向阮鐵手的咽喉!

慌,長嘯聲中,身形暴退! 青雄這一劍的速度有多快,但他却毫不驚

尖始終離阮鐵手咽喉三寸不到。 **青雄怒喝聲中,身形緊逼阮鐵手不捨,** 阮鐵手神色始終不變,身形繼續向後 劍

長劍亦隨之一歪! 驀地,「噹」地一下激响,嚴青雄的

緊跟着燈光刹那大亮,方圓十數丈內

一片通明。

而那些公差之中,赫然也有一位阮鐵

的了 ,所以嚴青雄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阮鐵手被嚴青雄說得不由怔了一下

嚴青雄霍然道:「難道你巳暗中通知

不殺你,難消老子心頭之恨!」嚴

飛退。

那位阮鐵手自然是黑心神手易容改扮

「你不該一直是一個人!」嚴靑雄語

阮鐵手竟然來不及拔刀封擋, 可見嚴

只有幾人是僧道俗打扮。 閃冒出數十條人影,其中大部份是公差, 隨着亮起的燈光,從周圍的墳堆後

不過,由於假冒易不變的阮鐵手早日

嚴靑雄斜搶一出步,才能煞住身形,

目光瞥到人影閃現,一張臉立時變了。

歪的 立。方才就是他一禪杖將嚴青雄的長劍擋 距他約丈許的側面,上智大師横杖而

# 正與邪之戰

被困的野獸,目中兇光閃閃,神態獰厲 對於嚴青雄這位大煞星,他們仍是不 虎視着嚴青雄,各自亮出了兵器。 八派一帮九位掌門人及帮主分站在四 風燈與火把照耀下,嚴青雄有如一 頭

敢掉以輕心。 近三十名公差中, 有十名手上竟然捧

**看一匣連弩,對準了嚴青雄。** 

這種陣仗,可謂前所未有

然與官府勾結,就爲了對付老子一人,這 。 「想不到堂堂八派一帮的首腦人物,竟 鍼定,目光四下一掃,知道今次很難走脫 件事若是傳了出去,豈不爲武林同道所恥 , 咬咬牙, 豁出去了, 嚴青雄心裏雖然驚震不已,但仍強自 吸口氣,冷蔑地道

所不計,又何懼恥笑?」 林除去這位大煞星, 上智大師唸了一聲佛號。 咱們就算下地獄也在 「爲了替武

咱們佈下的陷阱中。」 嚴靑雄,任你奸猾如狐,今日也要陷落 無量壽佛。」青葉道長踏前一步

不察,才會中了你們的奸計。 嚴青雄狠狠地道:「哼,是老子一時

怎會識破咱們明去黃山,暗潛江州之妙計 乃是昔年諸葛孔明暗渡陳倉之計, 一哈哈,你說錯了,咱們那是條妙計

0 柳中流頗爲得意地笑着說。

又是誰? 在假匠鐵手臉上,冷然道:「易不變! ,嘴角下那顆胎痣份外搶眼,不是易不變 假易不變在臉上一抹,現出本來面目 嚴青雄却不屑地哼了一聲,目光轉落

易不變「哈」地笑了一聲,擠擠眼道

坐平,更不想死,難得阮大捕頭肯放我一 個叫我落在阮大捕頭的手中,而我又不想 道上的人,不怕將來道上的人對付你?」 與咱們道中人作對?別忘了你也是同一條 嚴靑雄輕蔑地道:「你幾時投靠官府 條生路,那我只好與他合作了。」 易不變苦笑道。一易某別無選擇,那

> 的 朋友加以解說,加上上智大師九位的面子 某,這件事情了結之後,爲易某向道上的頭從此退出江湖,加上阮總捕頭答應了易 相信江湖道上的朋友,

言 嚴青雄聽易不變這樣說,頓時啞口無

行了断?」雲子雄振聲大叫。

是什麽人?豈會束手目斃,做你娘的清秋 大夢去吧,老子就算死,也要拉你們幾個 一齊上路!」 上智大師不由念了一聲佛號。 「你旣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壓迫之力。

連那些捕快也看得屛住了呼吸,感到一陣

這一戰肯定會石破天驚,搏殺激烈,

秦紅著作

頓一頓接又道:「易某已答應阮總插 應該會諒解易某 外 然冥頑不靈,老衲等只好動手了 將圈子範圍縮小,阮鐵手則退去了圈子 月亮不知在什麼時候從雲層中溜了出 刹那間,氣氛變得肅殺無比 青葉道長、言重等八人同時逼了前去

「姓嚴的,你是要咱們動手,還是自

,看一下這場熱鬧般。

來,洒下一片濛濛的清光,彷彿不甘寂寞

嚴青雄呆了一呆,兇狠地道:一老子

高强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稱繼失踪,會到過 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 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

緊張又興奮。

搏殺終於在上智大師的一聲佛號中開

**隱之前看到這種罕見的搏殺,怎不令他又** 

但却是武林難得一見的激門,能够在退

股興奮之色,畢竟,這一戰雖然震人心弦

易不變的神色也很緊張,但却透出一

兩集共十六元

條街

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

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祗知道武林中武藝

棄紅苇

始了 帮的領袖人物,這一擊,當得上風雲爲之 重、柳中流等人也動了

九人乃是當今武林中領袖一門一派

首先出手的是青葉道人,緊接着,言

變色 的一擊,没來由地心頭劇跳了一下,感受 阮鐵手易不變兩人看到上智大師九人

N32

到那一擊威力之驚人。

0

到錚鏗之聲連串响起,人影閃躍騰挪中 深,陡地厲嘯一聲,劍光環身暴展,但聽 嚴靑雄的身形劇晃了一下。 身在九人攻擊中的嚴青雄自然感受更

暴現,棒風嘶風銳响,嚴青雄的身形被九叱喝連聲中,杖影如山,劍光如電,槍繆 人的身形及九件兵器淹没了。 只是那麽一刹那,人影便錯閃如電。

些捕快則看得目定口呆。 阮鐵手易不變兩人看得驚動心魄,

阮、易兩人皆嘆爲觀止。

當胸,一股废厲殺氣從他的身上湧了出來

。上智大師等九人臉色凝重,作勢欲動

光閃爍不定,臉上的神色獰惡異常,橫劍

嚴青雄被圈在九人圍成的圈子中,

直看得眼花繚亂。 交手了多少招,那些捕快更不用說了, 聲,以阮、易兩人的身手,也看不出雙方 嚴靑雄的厲吼聲,及上智大師九人的叱喝 金鐵撞擊聲不斷清脆地响起,也傳來 簡

發有如雷霆的場面,手心不由緊張得捏了

阮鐵手在圈外看到這種一觸即發,一

一把汗,一顆心也抽到嗓子眼。

挾着一聲厲嫋,旗花火箭般衝空射起 上智大師等九人各自閃躍開來,一條人影 這人竟然就是嚴青雄。 終於,在一陣石破天驚的震响聲中, 0

驚懷不巳,疾喝一聲:「射!」 人竟然身上見血,阮鐵手一眼看到,心頭 閃躍開來的上智大師九人,其中有四

响着飛蝗一樣射向騰起的嚴靑雄。 應仍然很快,手中連弩向上一抬,一崩崩 連响中, 那十名捕快雖然瞧得目定口呆,但反 十具連弩一發十二支,嗤嗤激

中,那就很難閃避了 急而且勁,足可以裂石洞金,人若是在地 上,還有幾分機會可以閃避封擋,人在空 連弩不同於弓箭,是用機簧發射的,

(以下轉入5百)

# 騰遊空流星閃

論乃是得功於「西湖」。 杭州之所以能與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一天堂」兩字相提並

建都之重地,及至宋室南渡才改爲臨安。 如虹,一株楊柳一株桃,這景色好不美麗 匯聚集而成湖 , 三面環山, 溪谷艛注, 下有淵泉百道, 也好不迷人! 西湖位於杭州城之西面,周繞三十里 「五代」時期,杭州是吳越錢武肅王 。湖上有蘇、白二隄,六橋

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 淡粧艷抹總相宜-蘇東坡有詩曰:「波光飲艷(水旁)

南路途經吳山, 西湖之上遊山玩水,可分南北兩路, 紫陽,萬松嶺,玉皇,南

# 魔遇魂消鬼見愁

、古塔、幽岩深洞、曲溪流泉,真教人目 ,趨天竺,靈隱,沿途有冷泉亭,放鶴

精忠,萬世流芳-路,唯因他們所敬仰者乃是岳武穆的千古

生敬意。 都使到每個前來膽拜的人都不自禁肅然心 有一枝朝向北方的枝柯,那氣勢的雄偉 者就是在這麽多的翠柏古樹當中,俱然没 是幾百年以上的古樹,而最令人稱奇道異

凡是遊山的武林人,莫不是先選上北

不暇接,心曠神怡,北路是從岳王墳而進 屏諸山而直達九溪十八澗,沿途那些名刹

岳王墳,但見一片翠柏森森,每株俱

君不讀,高啓的 「詠王岳」詩中日:



文圖 飛

他的利劍,

但對忠義之士他却能蹈湯赴火,捨命

也投射在那支寒光懾人的劍脊上。 淡紫色的儒服在肅索的秋風中輕輕飄 這支劍,劍柄上嵌着深紫色的寶石, 代表無情,却不殺情義之 代表看正氣義心 ,身高七尺,國字口臉, ,却更令人敬畏,令人 畏 侖美奐。 力助手,而每一位助手都是在綠林道上享 今所踞坐的人全是「混世魔尊」麾下的得 聲却叫人聽了有一悶雷响在耳邊」之感。 尊容敬人有「不敢逼視」之威,而他的笑 形十分魁梧,豹頭環眼,燕頷虎鬚,他的 中的一張用虎皮鋪着太師椅上,祇見他身 騰的火把,「混世魔尊」 是被照得紅形形的。 熱鬧嘈雜聲,在廳中處三脚石鼎內升起的 圍牆三丈多高,氣派極其廣大! 靜寂的夜晚 熊熊烈火照映之下,每一個人的臉容都盡 眾梟共學爲綠林盟主的「混世魔尊」項無 得上是「美賽神仙府,富勝王侯家」,美 中,飛簷流丹,狼牙高喙,畫棟彫樑, 所在,這處所在乃是一大片平地, 不知何時爲黑雲所掩遮, 背倚孤峯座落着一座莊院,朱門兩扇 大柱旁邊分兩列座位,每列七座,現 左右兩邊的八條大柱上都全插看烈騰 莊院裏面,林木茂密,在茂密的林木 泰山,博陽縣東面廿多里外 天空是黑沉沉的,那一彎上弦月,已 這神仙般的府邸,號稱「霸王府」 依然是一個肅索的秋天,依然是一個 「霸王府」的主人

,就是那位被黑道

劍無情」軒轅夢魂,本來就不是一位平凡是一座山嶽,而不是一個人。「紫衣流星 揚,遠遠一看,就感覺到面前所挺立者仍

項無畏高坐在正

援助,正所謂是一義氣當先,先死不計

**囘首,不見諸陵白露中。**」 師紹已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 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棲霞嶺上今 「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

**祇透出幾絲微弱** 

在平地

稱

萬道霞光餘暉,投射在岳王墳石碑上 深秋,時巳黄昏,羣鳥歸巢。

眉睫之瞬息間,便會震慄在心頭。 碧森森的懾人劍氣,這片劍氣令人甫映入鑲以金絲,劍身目然流露出一片灰濛濛,

震慄! 江湖,它乃是當今黑白道上,無人不知, 掌握着它的「人」 無人不曉的 這支懾人的利劍自多年前,便已揚名 「流星劍」!劍雖無情,此刻

在掌股中的那支劍身上。 昂,此時他靜立於墳前,一雙俊目却投射 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廿七八年紀 相貌異常威嚴,身形雄壯,氣度更是軒 這個「人」

「霸王府」的聚義廳中,

一片

他的名號,

除暴斬魔 他劍劍誅滅,絕不留情

形嬝娜的美女托送下, 一繼繼的美酒,一盤盤的佳餚,在身 被送到每一個人的

有其不可輕睨的名號,獨當一面的梟雄。

座案上

心動。 使到大廳中的人看上一眼,都會怦然爲之 嬌潤的粉醫上,齊泛起一片紅艷的異采 舞的六個美艷舞伎在熊熊火光的照映下, 美妙的音樂飄揚,而隨着樂聲翩翩起

可够咱們享受十年,弟兄們,這塲慶功宴 石千粒,以及黄金白銀無數,這筆鉅財足 • 「來,乾此一杯!」 上,願各人不醉無歸……」隨着大喝一聲 是日承谷位盡力合作,奪得明珠百顆,寶 項無畏陡地手擧酒杯,大聲說道:

緊張也代之而起。

大廳之中, 歡樂的氣氛已經一掃而空

學酒杯,大聲地囘道:一盟主說得對,不學酒杯,大聲地囘道:一盟主說得對,不 弊無歸……哈……哈……」 又是陣陣哄鬧聲,但在這麽一片哄鬧

面前,緊張地道: - 「禀告盟主,外面有一 發生了,心中也不禁都是一緊。 來,人人都知道將有什麽不尋常的事情要 聲中,却見有一名壯漢匆匆從外面奔進來 人求見!」 從那名壯漢的那種驚惶及緊張的神色看 那壯漢直奔至 一混世魔尊」項無畏的

流出的血潰,哭喪看臉道。一禀告盟主, 重重地賞了那壯漢一記耳光叱道: 一混蛋 這般說話,不由怒火上升,隨勢一揮手, ,難道你不會轉告梁巡察全權辦理嗎? 了一個跟斗,翻身起來,也不敢抹去唇角 項無畏正是得意忘形之下,此刻一聽 那壯漢被重重的一記耳光帶得向後翻

項無畏霍地一聲霹靂怒吼,手中的酒 的一聲,在他的巨掌中破

梁巡察經已被來

人重斃掌下了

N34

,他挺立起來,大聲喝道: - 來者何

緊隨又向着廳外高聲呼喝道: 傳囘幾聲十分明朗的笑聲,隨後有人囘道 他話音甫盡之時,祇聽得廳外面的夜空中 了下來,項無畏一聲低叱:「撤下去!」 • 「武林末流,複姓軒轅,名曰夢魂。」 音樂停了,那班舞伎也不知所措地停 他的話音是用內力迫傳開去,是以當 進來!

用左手把劍鞘往左肩上一放,而右手却同 挺立不進,他並沒有什麽說話,有著祇是屑一顧,當步至項無畏的座前五尺餘,才 紫衣上有着十分討厭的塵粒一樣。 時揮了揮那件紫色的儒服,就好似在那 旁列坐的一羣黑道高小,甚至連正眼也不 吞山河的威勢,他育 地慢步行入,此人年紀甚輕,却有一種氣 未幾,但見一人手持劍鞘,笑容可掬 」 虎步,對着廳內兩

王府』所爲何來?」 十數聲怒憤的喝罵,但項無畏却一反常態 不怒反笑道:「這位小兄弟,駕臨 這種輕浮睨視的態度,當場就招來了

望了項無畏一眼,道:一討回鏢銀!」 就好似「討囘鏢銀」的任務十分容易。 自稱「軒轅夢魂」的少年鎭定如故 他答得如此乾脆,如此簡單且扼要

銀可以,但你憑些什麼?」 發出一陣嘲笑,道。 哈… 小子,你要討回鏢 …」項無畏仰天

一支劍,滿腔義氣。」 軒轅夢魂目中威稜暴射,沉聲道:



間怒火却已高熾,當着如此多的手下面前光,項無畏的嘲笑這時再也無法泛起,胸 這個臉他如何丢得起? 甫接觸到這少年眼中的那兩股烱烱神

替本盟主擺平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話落, 重重坐囘椅上 大喝一聲, 項無畏厲色道:「趙炳、

之後,大踏步行至廳中。 霍地站起一條大漢,對着項無畏抱拳作禮 軒轅夢魂朗聲道:「『霸王府』中 「遵命!」右邊向外第三個座位上

你?」 之一的 四大奪命天王的威名震懾江湖,難道其中 「甚麽, 趙炳臉上滿溢驕色,竟大刺刺地道: 『無聲奪命天王』,就是閣下?」 小子, 莫不成大爺的威名嚇看了

無禮?」 萬分奇怪,何以閻羅見了我尚且還要下跪 「不是,不是, 軒轅夢魂十分瀟洒地一揮手,笑道: 而閣下你這隻跳樑小鬼却如此囂張 你且莫誤會,我祇是覺得

且厲的勁掌已是劈向軒轅夢魂的心胸。 吼連連,飛步前進,雙掌齊揚,兩股絕猛 ,就聽得 他這般極盡諷譏侮辱的說話才一說完 「無聲奪命天王」趙炳被氣得怒

直向後面飛去,而「砰」的一聲悶响,此看到趙炳那雄壯的身軀如遭狂風掃落葉般 迎向對方的來勢, 放肆!」軒轅夢魂沉若山嶽,右掌 祇是輕輕揮送二下, 就

生地把後面一張桌子壓得粉碎,以致把桌 原來趙炳因收勢不住, 隨着又响起一陣木裂盤碟落地的雜聲 巨大的身子硬生

> 面 上的諸物都被震翻在地, 上神色也說不出有多尴尬 一時响聲四起

劍吼 目噴獸光,遂從侍童手裏抽出一對長約二 軒轅夢魂頭頂上壓去。 七、八的鈎形劍來,再次發出了一聲厲 陡然拔身而起,由高而下,兩柄鈎形 時下封,施的是絕霉辣的手法,直向 一招蒙羞,這種生平的奇恥令到趙炳

吧! 下子就以食、中兩指夾住了另外的一柄鈎 形劍, 招式時,他朗聲道:一這鈎形劍殺人太多 形劍的劍咀部位,在趙炳還未來得及變換 的劍鞘向上一擋,已架住對方的那柄右鈎 ,現今且讓你親自去品嚐一下被殺的滋味 軒轅夢魂不前不退,挺立如故 同時他的右掌却絕快向前抓去, , 左掌

去! 拍 那一段斷刄却忽然向着趙炳的咽喉飛射而 他左掌劍鞘向前輕揮,而右掌兩指之間的 劍劍咀處驀地如遭受到寶刄摧折一般,一 的一聲脆响,已被生生折斷!緊隨着 語音未落 他兩指微加內力 那鈎形

輕一揮,巳身不由主向後連退,但他還没,揮之即去一般!此時他被軒轅夢魂的輕 情地深深戳入了他的咽喉。 有退出四步之外,那一段斷刃已是如此無 趙炳就好像一個小童,被人呼之即來

染濕衣襟,他雙目射出的是一種極度不相 炳面部 信的神色,也許到死前的刹那間 相信自己竟會死在這麽一個「名不見傳」 但已不能發音, 甩掉了兵双,雙手緊緊握着頸部 能發音,鮮血由指隙間向下滴流,的神情是一片痛苦,他張口欲叫, 鮮血由指隙間向下滴流 他還不 ,趙

的年輕人手

整個修長的身形也隨着飄起,輕溜溜轉了 劍鞘尖忽地向地面上一拄,以鞘尖為軸 一圈,而轉動的同時,他雙腿也飛踢而出 ,瞬息間便把那三條人影被踢得齊齊向後 也不多說一字廢話,軒轅夢魂左手的

是如此膿包?」 脱,淡淡笑着道:•「聞名不如親覩,『霸 王府』名揚遐邇的四大奪命天王,難道竟 劍鞘在左肩上輕輕揮動着,神情一片洒 ,軒轅夢魂又復挺立於原地

後之分,可是出手却形同一道,疾若旋風 同向前撲去,他們三人的動作雖有少許前 怒由心起!於是各自怒吼一聲,都不約而 了臉上的血漬,三人互相瞧了一眼,頓時 ,而三道閃爍的兵双光芒,也分前後夾攻 命天王」,才從地上爬起來,用衣袖抹去 ,同時向軒轅夢魂的身上猛然劈砍下去! 這時,那三位被踢得鼻孔流血的 奪

揮舞 的方向,但聞得空間叮叮噹噹的一陣亂 在三人排山倒海也似的攻勢之下,

三聲悽厲的慘號猶未消失,三人的頭

一下子就將軒轅夢魂圍在核心。 「颼,颼,颼!」三條人影飛快縱落

三股利双的光芒形同一片浪潮,配合

着三人的足下進退,以及下手的分寸部位 轅夢魂巍立的修長身子,風車般的一個疾 眞可說得是「天衣無縫,無隙可擊」! 而他手中的劍却閃電脫鞘而出,左右 疾快到連旁觀的人也分不出他下手 軒

勝負立時可判生死

漬噴得四處都是紅艷艷的 顧已骨碌碌滾落地上,與軀體分了家,血

式的狠絕,在十多年前他也曾親身領教過 不禁抖在心頭,唯因這種出劍的疾速及劍 那次得以脫身不死, 真可說是「九死一 ,僥倖到極點! 混世魔尊」 項無畏甫見劍勢, 便自

小子,你所使的是不是『流星劍』?」 雖則心胆抖顫,項無畏猶自叱問道:

容仍然不變,祇是俊目中却增加了異采-修長身子已落葉般飄降在原地,面上的笑 劍脊上,烈火仍然向上冒着,軒轅夢魂的而那段有着火燄的鐵條却如此安穩地立於 手伸手接過劍柄,劍尖也隨着直指向前 轅夢魂這時的身形輕飄飄地降落着, 他順 着火燄燃燒的一段却被劍勢帶着齊飛,軒 劃空掠過火把鐵條,斷分二段,而上面有 火把之刹那,忽然改爲弦形倒轉,一下子 流星,向右邊飛去,劍越過大柱上插着的 升起來,當直達文餘高時,他那支劍閃似 火光的異采! 軒轅夢魂淡淡一笑,不置一詞。 他的身子驀然像是長空一烟,嬝嬝的

此俐落瀟洒如此,從容不迫,那種深湛的到令人難以相信,而軒轅夢魂却能做到如 落地,這一段空間,祇是如此短促,短促 武學就不難可睹一斑了 拔身遊空,飛劍, 斷火把 及至接劍

項無畏不自禁驚呼着。 啊……龍騰遊空……流星劍……」

何變遷,時光如何流逝,而 段十分漫長的歲月吧!但是無論歲月如 也不知從甚麽時候開始,也許是 一騰龍遊空流

星閃,魔遇魂消鬼見愁」的這句歌謠到現 今却還留在人的腦海中

不見尾」之感!他施用的是一支「流星劍出現就好比神龍掠空,令人有「神龍見首 劍無虛發,不飲人血誓不 曾有一位賜予人深深懼畏的神秘客

出現就有武林人飲恨喪生於他底「流星劍 因他每次現身都是如此忽然,而每次他的他的姓名無人知曉,也無從知曉,唯

來代表他的名號。 「騰龍遊空流星閃,魔遇魂消鬼見愁」是以,武林中人無以名之,祇有把這

出言道:一藏頭隱尾,十足邪魔屑小,見年少氣盛,不知天高地厚,一下子就衝口兵少氣盛,不知天高地厚,一下子就衝口棄千生夜裏趕路,於途中撞面遇見一位由秦千生夜裏趕路,於途中撞面遇見一位由

的頭 了一片爍目的光芒,跟着秦千生的頭顧開找死路!」也未見他有什麽動作,就閃起 嘯一聲,拔身而起,瞬息間便從他們二人 鮮血腦漿四溢, 那位神 頂越過,罵道:「臭小子,你自己尋 但聽了秦千生這般侮辱之言後,他清 秘客本來已擦肩越過,正向前 當場慘死在無情

時,就被劍尖刺中心胸…… 的機會,他甚至連閃避的念頭也還未泛起 種忽然的變化嚇得魂飛魄散,那還有還手 了項無畏的心胸刺去,項無畏此刻已被這 神秘客再次施劍,而劍尖這次却對進

> 但劍尖所觸之處,却驀然閃起了幾點 他驚惶絕倫,不禁厲號

項無畏竟然靠着心胸的一個圓形金牌 劍穿心的死刦!

入體達二寸有奇: 劍雖被阻,但那個金牌却被劍勢迫得

利 消失在夜空中 小劍歸鞘, 「小子,算你命大,且饒你一次!」 拔身躍起,矯若遊龍,瞬息便

的 分清澈地閃於眼前 疤痕!這種如被火烙在心的記憶,猶是 心胸正中之處到現今還留下一個凹陷

自禁望着那支「流星劍」之劍尖! 項無畏伸手摸了摸那 處疤痕,雙眼不

的場合中,再度展露於眼前星劍」,在十多年後的今夜 劍」,在十多年後的今夜,竟會在這樣 料想不到,這支煞氣騰騰的 當他的眼光接觸到軒轅夢魂的 流

奪得黑道盟主的寶座,被號稱爲一混世魔他的武功與十二招「血魔金戈」更是威震他的武功與十二招「血魔金戈」更是威震 得一乾二淨。 然輕 襲上心頭,盡把先前的「恐懼感」驅除 視神情時,他那種先天的狠悍氣憤已陡 以前的項無畏祇是一個無

流星劍」之名所震懾? 己目前的身份與地位, 焉會被

斡

巡察,後斬本府的四名奪命天王,這筆血聲喝道。一小子,你先殺本盟主麾下的梁於是,項無畏神色囘復了威嚴,並厲

又叱道:「仙童,金戈拿來!」 債,你須用血來抵償!」語音微頓, 接看

生輝的金戈,急步送到項無畏的手中。 立刻地,一名小童雙手托着一對耀目

擬的速度,逕襲軒轅夢魂的三焦重穴。 冷道•• 「讓本盟主看你有多大的火候。 前躍,在軒轅夢魂面前七尺之遙降落 話音甫逝,金芒疾射, 金戈在手,項無畏霍地站起來,飛身 雙戈以無可比 9 冷

感覺。 縱使以刀山劍林來對抗,也有防不勝防之 式中含式,一招攻出,暗寓着無窮變化對方各要穴。驚人者,是金戈招中套招 亂,且金戈末到達目標時,勁風已籠罩着 他雙戈攻出時,不僅快得令人眼花撩

了股股侵肌裂骨的劍氣 「流星劍」閃電泛起七朵銀輝,更盪起 軒轅夢魂利劍急顫,身形也隨着疾轉

那相撞的力道,雙雙往後飛退... 點點燦爛的火花,而兩人的身形也借藉 金戈與 「流星劍」,互相交擊, 碰出

而下 上拔身, 一道極之燦爛奪目的光芒,望項無畏疾瀉 (身,掌中一流星劍」搖空急殞,化作軒轅夢魂脚尖甫觸及地面時,就勢向

地迎向前去: 項無畏的金戈疾舞起一片金光 ,狠狠

式硬拚之下, 中的一對金戈這時只剩下那麽短短的 ,胸間不斷的劇烈起伏, 人霍地一分,項無畏面色青白不定,而手 人影交錯, 腑臟已受震傷。 兵刃相擊的脆响連連,兩 顯然的他在這一 一截

軒轅夢魂的身形也被帶得騰空躍起

絕難饒恕!」 但他一個盤旋後就降落實地,神色絲毫不

劍若流星,脫手飛射而出

情, **芒向前飛來,他正想要閃避時,但劍**已 「身首異處」! 在他的頸部掠過,一下子就把他變成的飛來,他正想要閃避時,但劍已無項無畏頓覺眼中有一股十分刺目的光 項無畏頓覺眼中有一股十分刺目的

飛囘軒轅夢魂的手中: 十分玄妙的, 「流星劍」 瞬息間又轉

「討囘鏢銀」的任務已成功了

魂看成再造恩人 **间** 質物時,簡直是歡喜若狂 霸王府」頓化成廢墟,自江湖除名! 負責運送這項鏢銀的人,當他們重獲 一夜之間,龍首被斬, **羣魔四分五散** ,頓把軒轅夢

辭而別,不受絲毫酬惠。 雖然他們苦苦挽留, 但軒轅夢魂却不

萬家生佛」 黄河一帶的千萬災黎, 視軒轅夢魂爲

人口 於是江湖人震動,綠林道更加寒慄 紫衣流星劍無情」 之威名更是膾炙

幕漸漸低垂: 軒轅夢魂在岳王墳前巳等待了好一陣 劍巳歸鞘,黃昏的殘暉也巳逝去,夜

有重要地位的「佳人」! 唯因所等待的「人」 現今他還是在等待着…… ,是他生命中佔

與望北,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 八千里路雲和月。 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 莫等閒白了少年

緩吐出。 那首音韻鏗鏘,辭意悲壯的「滿江紅」頭,空悲切——」低聲曼吟,他把岳武 一」低聲曼吟,他把岳武穆 輕

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 明潔的黑影向前急竄而來,一邊急聲叫着 山河,朝天闕。」他剛把這首「滿江紅」 一聲十分驚惶的悲嘶,隨後,有一個極之 一聲十分驚惶的悲嘶,隨後,有一個極之 一聲十分驚惶的悲嘶,隨後,有一個極之 ·靖康恥, 猶未雪,臣子恨,

口正緩緩流下絲絲鮮血……而胸膛之處猶留下一個手掌形的破洞,櫻面前丈餘,但見她衣裳破爛,披頭散髮, 女,她在慘叫聲過後,就倒身於軒轅夢魂 軒轅夢魂見此情形,不禁頓生憫憐之 來者是一位年華雙十,面容慘白的

何?一 心 。 於是他俯身問道:「姑娘,妳的傷勢如 向着少女身後望去,也不見有人追來

找一位……大夫……」 那重傷少女艱難說道:「公子,請你

姑娘,城内可有大夫?」 也未待她言落,軒轅夢魂截口道:

「城南有一位『乾坤聖手』吳烈…

之嫌, 道:「姑娘,恕我唐突!」 軒轅夢魂於是再不延遲,也不避男女 輕輕伸手,巳把少女的嬌軀抱起,

緊! 少女悽然一笑,啞聲低說道:「不要

色重重夜空中向杭州城的方向直投而去! 紫衣飄飄,軒轅夢魂雄偉的虎軀在暮 就在這時,七丈開外的一株古松樹上

> ,大大的眼睛,彎彎的娥眉,紅紅的那模樣,頂多是二十歲上下,圓圓的,飄下了一位身穿白衣的年輕女子, 目! 以清,宛如一朶出水白蓮花美艷得令人眩 一襲雪白勁裝,襯托得肌膚似雪,玉潔 紅紅的櫻唇 圓圓的蛋臉 瞧她

她底美好的 ,不相信,及慣恨的神色-美好的眸子裹盛滿了一種包括有悲痛眼望着軒轅夢魂那飛逝而去的身形,

急馳而去。 情侣十分輕柔地抱着一名少女,向着前面是位受創者,剛才她親目所睹的是自己底 她並不知道軒轅夢魂懷中所抱的少女

首 ,而你竟然是如此的一種人!」 ,她喃喃自語:「夢魂,枉我一片痴情 這種忽然其來的變化,尤敬她痛心疾

位的那位「佳人」。 這位佳人,乃是西湖一帶, 她就是軒轅夢魂生命中佔着其重要地 人所熟識

的 ,只要聽上一次,就畢生難以忘懷! 才女,狄柔柔,尤其是她所彈奏的琵琶 軒轅夢魂與狄柔柔之所以能够互相認

識, 也是全靠那陣陣的琵琶聲而促成……

春天,桃花盛放吐香。

後的陽光,寧靜地洒在湖面之上,反射着西湖湖畔,楊柳飄飄,風光如畫。午西湖湖畔,楊柳飄飄,風光如畫。午 客 吹盪了盡舫,也吹醉了到西湖來觀光的點點層層波光,輕風徐徐,吹皺了湖水 來觀光的遊

中, 眺望着眼前美麗的景緻 **遏漾於湖心中,狄柔柔就在船首邊際** 一艘豪華的遊船,穿過了一片荷葉叢

> 聲在飄送, 就是以前人所寫的「……大絃嘈嘈如 手抱琵琶,輕奏一曲,琵琶悠揚的樂 如此悦耳,如此妙不可喻……

急 咽流泉水下灘……」來比喻她底琵琶聲調 只怕也不盡然 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什彈 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

仙子」

他既未喝酒,也未看書,劍更不曾出鞘。書,一支劍,一身紫衣,年紀二十四五,個人半仰躺着,身邊放有一把酒壺,一本了過來,這是一隻無篷的小舟,舟上,有 韻態 深深地看着狄柔柔那種手抱琵琶半遮面的有者他只是靜靜地半躺着,而一雙虎目却

她產生了一種莫可言喻的微妙感情 如與忘我的境界,使這位紫衣客不能不對以及那份陶醉在自己底陣陣琵琶聲中的自 唯因她那份悠然,那份超俗的洒脱

陌生的紫衣客

對着紫衣客淡淡地一笑!」,也没有令人討厭的驕氣,有者她只是她並没有一般世俗脂粉的「矯揉造作

「聞得杭州西湖有位才藝雙絕的『琵琶仙 ·小妹正是狄柔柔!」 她十分豪爽,答道:「這位大哥誇獎,莫非姑娘就是……?」

入佩服,能領教到如斯妙晉,真教我不虛 紫衣客道。一狄姑娘的琵琶絕藝, 令

無怪杭州一帶的人,都稱她爲 「琵琶

忽然 前面有隻瓜皮小舟輕飄飄的 盪

一曲彈罷,狄柔柔才發現到面前這位

並没有一般世俗脂粉的

紫衣客不由報以微笑, 口中讚着道。

> 在下複姓軒轅,名曰夢魂。」 無意地掃了狄柔柔一眼後,繼續接道。 此行!」紫衣客微笑地應着,似有意又似

轅夢魂。 軒轅夢魂……「紫衣流星劍無情」 軒

的 彩已令到「他」成爲一位神,一位打不倒 道傳染上了 巳傳遍江湖四海,它的「主人」巳被武林 神 這個如夢幻般的名字,在這幾年來經 一種極度神秘的色彩,這種色

這支利劍成名? 在他身旁利劍使到他成名?抑或是他使到 他,如此年輕, 如此倜儻不凡,是放

現今却出現於眼前… 但是| - 這位被公認爲神的紫衣客

極之複雜的感覺。 狄柔柔一時間無言相對,她心中有股

頭,震得泛起圈圈的漣漪… 就好似寧靜的湖水,被人投下一塊石

就此告別,願他日能够重聽仙音……」在下一介江湖莽夫,令到姑娘有所爲難 一狄姑娘麗質天生,一代才女,也許

軒轅夢魂說完就欲掉舟離去。

,小妹權作東道,水酒薄餚,以贖適才失會,小妹一時失態,請莫見怪!如不嫌棄 態之罪!」 有點驚惶, 狄柔柔的迷惘心神刹息回復正常, 急着聲道:「軒轅大俠且莫誤的迷惘心神刹息囘復正常,她

不從命!」 姑娘言重了,既然如此盛意,夢魂又焉敢 軒轅夢魂沉默一刹, 淡淡一笑:

的談話當中,他們都不自禁會露出微笑 很自然的 ,他們在暢談歡聚,在彼此

於是這一對才女與俠士 就這樣開始展開了那一頁不平凡的戀愛心是這一對才女與俠士,就這樣開始認識

此時恰巧來了這麽一位稀客,他蒼老的臉 不問世事的狄青雲,正愁時間無可打發, 之父狄青雲歸隱的住所,自從退出武林 西湖湖畔那幢精巧的石屋,

情愫生,說不盡卿卿我我,傾不完情語綿 着在狄柔柔的身傍,遊山玩水,相依偎, 上也不禁時常泛起滿足的笑容! 也許是緣份罷,軒轅夢魂每天都陪伴

轅夢魂下棋對奕,飲酒賦詞,有時也會月 每個黄昏,那位慈祥的老人就纏着軒

没有心情在西湖之畔流連下去。 受奸人暗算,死得不明不白之後,他再也 間已享受了足有二百多個日子了,直至有 下舞劍,重拾舊時的豪氣雄風: 這種甜蜜的生活情趣,軒轅夢瑰不覺 知好友「崑崙雙傑」在青城遭

他拜別了狄青雲,離開了狄柔

答應她於辦妥事情後,就立時趕程歸 臨別之前,軒轅夢魂深深爲她許下諾

凜的初冬的季節!的春天,而當他離去的時候, 夢魂初來西湖之時, 巳是寒風凜 是百花盛放

但是,剛才那一幕情形,却是如此真然放,前來岳王墳相會! 一別已是兩載,今天因事外出,當歸

N38

實出現眼前

· 時間在無聲中飛逝—— 邊却也感嘆着現實的殘酷與無情…… 狄柔柔一邊懷念着以前的種種恩愛

此刻暮色已是深重,月也已斜照…

一位睡眼朦朧,體態龍鍾的六旬老者

聖手 他, 他,乃是杭州西湖一帶名人,「乾坤人從睡夢中呼醒過來。 吳烈

被

少年 衣,體格異常雄偉,面容十分威武的持劍張臥椅之上,而旁邊却挺立着一位身穿紫到的是一名少女滿身鮮血淋漓地平躺在一 當吳 他正欲要開口詢問一 烈步履踉蹌地行至廳中時, 他看

療 受創太重,萬望吳大夫高抬貴手,替她治 然道:「吳大夫,打擾了你休息的時間 在下萬分地愧疚,敬希諒恕!這位姑娘因 那威武少年却及時雙手一拱,長揖謙

的 身傍,伸手按了按她的手脈,並撩開了她 邊却十分嘆息地「唉」了一聲,問道。眼皮,深深睹望了一下她的眼瞳之後, 吳烈慢條斯理 緩步行至受創少女的

與這位姑娘並無關係,只是在岳王墳前見 她受傷太重,因此才急於尋訪大夫爲她治 威武少年恭聲道。 「在下軒轅夢魂,

重頓令軒轅夢魂心弦也不禁爲之一緊。他一連道出三個「難」字,語氣的短吳烈沉思一刹,接道。「難,難,難!」 一軒轅夢魂……唔, 這名字很熟。」 語氣的沉

「大夫,何事爲難?」

東手無策!」 若無仙丹靈藥,縱然大羅神仙下凡,也是 用重手法震得幾欲碎裂,脫離原位,此刻 「須知這位姑娘,她内腑五臟已被人

也東手無策?」 坤聖手』之稱號,難不成對於她的傷勢 吳烈一對白眉齊向上揚,沉聲道: 軒轅夢魂急道:-「素知吳大夫有『乾

性? 辦法倒是有一個,只不知道你是否能够犧 軒轅夢魂不由怔道:「犧牲?」

代表物質而非代表看生命!」 老夫所說『犧牲』兩字的涵意,它只是 吳烈笑了笑,解釋看道。「你算誤會

竟如何犧牲法?請大夫有以教我!」 一銀両換靈藥,聖手救佳人!」 「原來如此!」軒轅夢魂再問: 究

「靈藥値幾許!」 白銀五千,除此無他途!」

白銀五千両!」 軒轅夢魂不由太吃一驚。「什麽,要

可以另請高明!」 眼微層又開,緩緩地道:「嫌多?那閣下 吳烈好整以暇,坐倒在一張椅上,雙

益。際,狠心地去勒索一筆鉅銀以潤私已钓利 以藝術濟世的大夫,竟然會在別人危急之 者是一種極度鄙視的觀念。他想不到一位 原先所存有的敬意已飛上雲霄,代之而起 看面前這位「乾坤聖手」吳烈的人格, 軒轅夢魂心中怒火不禁驀然上升, 他 對

軒轅夢魂轉眼接觸到臥躺着的少女那

錢銀帶在身邊,敬請大夫先爲她治療,我怒火道。「大夫,出門之人那有如此多的種悽凉慘態時,他只好強忍着胸間那一片 時必定會籌足銀両雙手奉上!」

救了 不禁叱喝道:「那麽大夫的意思是見死不 「閣下,生意人最忌是『賒欠』兩字!」 **甫聽此言,軒轅夢魂怒火已是高**嚴 吳烈雙目微睜雙手抱胸,陰陰地道:

是抱歉,抱歉! 吳烈仍然陰沉沉地應着聲說道:

然道:「大夫,莫迫軒轅夢魂不義……」鞘,劍尖直射吳烈的咽喉處,軒轅夢魂肅 「嗆啷」一聲清鳴, 「流星劍」 巳

察的陰沉笑容。「閣下,咱們來個『君子量看這支利劍,唇角再度泛起一種難以覺量看這支利劍,唇角再度泛起一種難以覺面對看這支流露出灰濛濛,碧森森懾 協定」如何?」

所不辭! 問道:一只要我能力所及,蹈湯赴火也 軒轅夢魂右手輕轉,劍巳將快歸鞘 在

物歸原主……」 謂『君子協定』,就是閣下能够留下寳劍 ,權作抵押之物,當銀両籌足交來, 而一雙眼却始終不離「流星劍」, 「好義士,真英雄! 吳烈雖然讚着 便即

目神光烱烱深睹着吳烈:「君子一言! 遞過手中那支震懾武林的「流星劍」 不待吳烈話盡,軒轅夢魂想也不想就 雙

之後,接言道:「快馬一鞭!」 吳烈伸手接過「流星劍」,微作打量 「那麽請大夫快些爲她虧治吧!

好方便爲她進藥治療。」心,她死不了!勞駕把她 ,她死不了!勞駕把她抱進裏面去, 吳烈手持劍鞘站了起來,說道:「放 也

受傷少女, 女放在室中的一張窄狹臥床上。 外的房室, 軒轅夢魂應了一聲,再度輕柔地抱起 在吳烈的指示下,輕輕的把少 隨着吳烈行入一間滿溢着藥草

着雙眼,昏迷不醒! 那少女也許是受傷太重,一直都緊閉

魏手中,低聲吩咐道·「給她飲下!」 的藥汁行至少女面前,把杯子交到軒轅夢 配着藥……不多久,他手持着一杯碧綠色 内取出幾個精巧的瓶子來,在一個玉盤中 乾坤聖手」吳烈十分熟練的從抽屜

把她緩緩的放下。 子,扶起受傷少女,爲她灌下藥汁然後又 迫於無奈, 軒轅夢魂只好依言接過杯

义接道: 「閣下,這看護的責任只好落住 毫的震擾,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說至 你的身上了 「她服下藥後,要六個時辰後才能甦醒過 在這段時間當中,她絕對不能受到絲 吳烈看看那少女服下藥汁之後,道: 他伸指按探少女的腕脈好一會,才

關係, 軒轅夢魂絕不猶疑答道。一這個没有 大夫請自便!」

呼吸聲在起落,軒轅夢魂看着那張慘白無 離開這間小小的藥室。 吳烈於是再不打話, 室中很沉、很靜,只有那少女沉重的 轉身持着「流星

此刻,他極度渴望看能够前往與狄柔

種憐恤的意念!

血色的俏臉,腦海中更不由目主產生了一

以離開這間藥室,他只有徒呼奈何奈何! 柔相見,傾訴離別後相思,但責任在身難 「相聚有期,又何必急在一時?」

他只好枯坐着,等待看時間的流逝

面對着那閃蕩起層層波光的湖面,狄 月夜下的西湖永遠是教人迷戀的

目地欣賞着這教人迷戀的月夜景緻。 青雲靜靜地半躺在一張臥椅上,正怡心悦 那隻輕舟的來勢十分疾速,剛剛出現眼 對於狄靑雲來說,却是寫意異常。 遠遠的湖面上,這時馳來了一隻輕舟 這神仙般的生活情趣,雖然如斯恬靜

的幪面人,一雙眼睛,閃閃有光,一襲紫 衣在夜色輕風中飄揚 輕舟之上,挺立了一位身形魁梧雄偉 裏,刹那間已到達眼前

巳 視睹着這位慈祥的歸隱老人! 個起落間就停身於狄靑雲的面前,靜靜地 丈有奇的湖面到達湖邊,再度騰身,三幾 一聲清嘯,拔身飛起,瞬息間就越過三 紫衣幪面人也未待輕舟抵達湖邊時

刻一旦停身不動,真教靜如處子也不如 這位突兀而來的神秘幪面人,更變得詭異 他剛才騰身遊空,好比動如脫冤,此 原先已經十分寧靜的氣氛,現今加上

悠閒神情,緩緩起立雙拳微拱道:「這位 大風沒的過來人,震驚的神色已刹那囘憶 狄青雲心中不禁抖顫,但他也是經過 月夜駕臨寒居,不知有何指教?」

拔出了利劍一 幪面人聞言不答,只是輕輕從劍鞘中 雙目甫接觸到那支利劍上

右掌利劍一下子化作千百條銀蛇, 但,幪面人已叱喝一聲:「着!」

心急戮而去!

由於變生猝然,狄青雲萬萬料想不到

名的卅二殺手絕藝「無聲浪掌」,已是一 他迫於自救,以前闖蕩江湖,仗以儕身成 經過時,劍的來勢,已迫罩着身體,於是 變生倉猝,狄青雲還未了解到事情的

氣呵成, 浪,就似揚柳迎風輕舞,可是甫遇到阻力 之際,就會產生如巨浪似的威力。 刹那間竟劈出了十八掌之多…

的心房…

幪面人的一雙眼睛毫無感情地瞪着狄

成了慘劇。劍已無情地深深透穿過狄青雲 命側身挪移身軀,可惜時間上的差別已鑄

道:「閣下何人?」 發動第二輪攻勢之刻,急速抽身後退,

狄青雲神色頓變,不相信地道: 「見劍知人!」

是軒轅夢魂?」

一除非什麽?」

流星劍」誰人堪配?」

光明磊落,那像你藏頭隱尾小人行爲!」 雙眼怒光外射,幪面人猛喝:「住口 狄青雲笑了,他笑得十分明朗:「朋

**蓆捲而去!狄青雲雖然施出渾身解數** 

的驚念更甚,他正想要開口相詢——的灰濛濛且碧森森的劍氣時,狄青雲心中

形便星曳疾墮,脚未點地時,流星劍已

嗡」地一聲輕响,已飛快向着狄青雲的後

兼準地向着狄青雲的軀體各部位射去。 狠

這一十八掌在劈出時,不聞有微點聲

,自保却是有餘,他趁着敵人還未再次 怒

「廢話!」幪面客怒道:「否則,

友莫開玩笑了,軒轅夢魂義胆琴心,做事

就是軒轅夢魂。

幪面人行前數步,

怒道:

「老匹夫

終都不相信這位持有「流星劍」的幪面人

」狄青雲痛得面容抽搐着,可是他始

「除非你脫下面罩,老夫……才相信

狂風掃落葉般一下子發出七七四十九劍! -」隨着騰身直撲,手中利劍絕不容情, 這四十九劍的去勢,簡直如蓋天鋪地

了二丈之外。

狄青雲本已重傷,此刻再受一記無情

口,左脚飛起,直把狄青雲踢得向後滾出 如要求證,到閻羅殿二才說罷!」話剛離

也是捉襟見肘,岌岌可危…

幪面人隨着四十九劍一過,騰空的身

止時,人也寂然不動!

得昏暈過去。是以,當他那滾動的軀體停 脚,他身子雖然在滾動着,但人早已被<u>擊</u>

身子,正恰好迎上那支向前刺來的利劍

當狄青雲發覺到情形有異之際,他拚

減去時,正要急身後騰,

但他急躍後騰的

化無常,當他瞬息間感到四周的壓力陡然 這位幪面人的技藝竟然如此高超,如此變

是以,狄青雲這十八掌雖然並不能挫

幪面人右掌中的利劍直舉,沉啞着聲

氣道::「朋友,老夫臨死……之前,

他一手掩住傷口,一邊却以極堅強的

相信……你是軒轅夢魂……除非……

**幪面人持劍的手,不禁一緊,問道**:

**蹌開去行不到幾步時,經已重重跌仆在** 着噴濺狄青雲極度痛苦挪動着脚步向前跟 青雲的背胸,他緩緩抽囘利劍,鮮血緊隨

種感受是何等的悲何等的恨。 最親切的人被最深愛的人所殺傷,這 「流星劍」的主人軒轅夢魂ー

連想也不用想清楚,就深深斷定了行兇魁

如不血刄你心,誓不爲人!」 重誓:-「軒轅夢魂,你這個衣冠禽獸, 於是,在悲恨交集之下,她喃喃發着 我

動

際,她不由悲嘶叫道:「爹爹,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當狄柔柔的視覺再次接觸到狄青雲之

心,痛苦且艱難地道。「柔柔……爹不能白之中泛青,他想掙扎起來,已是力不從

痛苦且艱難地道。「柔柔……爹不能

「爹,究竟是何人把你傷成如此?」

狄柔柔一見他轉醒過來,就悲聲問道

狄青雲全身已呈僵硬狀態,他面容慘

…流星……劍……」

他說出來的話簡直是詞不達意,甚至

最後一面時,他再也不能支持那一股元氣 於是說完話後就瞑目不醒,一命歸西! 人死又焉能復生?自狄青雲見了愛女

死過去。

狄青雲是在被劍創兼脚踢的痛苦下昏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辰,他那迷惘

越說越是虛脫

駛去,不多久就消失在重重的夜色中。 面的小舟上,一聲異嘯,小舟絕快向湖心

明月仍然高懸,湖水依然迷人!

略到一種非常陰險的色彩!

他騰身飛縱,起落之間巳飛囘停於湖

出來,但從他那雙眼瞳內却清楚地可以領

哭

只見愛女狄柔柔跪倒自己身邊,放聲痛

人雖醒神色却虛弱異常。他睜開雙眼

他此刻面上的神色因被隱罩着,看不

刻,也望了望手中的「流星劍」 才輕緩把劍歸納鞘內…

一陣之後

這個人也就是他底愛女狄柔柔!強,促成這種堅強的意念是爲了一個人

幪面人望着狄青雲寂然不動的身子片

少許,那利劍雖然無情穿過胸前,但距離 所以不死是由於劍尖入體之前,他已側身 的神志被一陣悽慘啼哭聲搖醒過來,他之

面

心臟却有寸許,更者他求生的意念十分堅

親口中說出

「流星劍」這三個字,

她甚至

才在岳王墳前的一幕,此刻再聽聞垂死父

上神情有說不出的悲憤交集,她想起剛

狄柔柔甫聽得「流星劍」三字時・她

譽滿東南亞作家

馮嘉新作

一數二的大富豪。 杭州城內有家姓蘇的財主,是本地數

大富豪姓蘇名雷雄,家財萬貫,擁有

地威名,人人知曉,就是遠在武林道,江 的家產就遺留給獨子蘇英濤。 地產業無數,於三年前患病去世,偌大 提起這位少年富弟子,不僅在杭州

湖客都會對他另眼相看。

藝在江湖中可說是年輕一輩之中的佼佼者 大筆鉅財產業。 年前才藝滿返家, 無極神翁」武慶飛的關門弟子, 他藝自無極派,乃是當屆無極派掌門 繼承他老子所遺留的 一身技

名字巳比他父親蘇雷雄更加响亮 不出的豪闊,是以短短的 他年少英俊,家財百萬, 年期間, 出手更是說

幸遭遇 家子,也是狄青雲的外甥。對於舅舅的不 蘇英濤,這位有 ,蘇英濤除了悲憤之外,還十分殷 「小孟嘗」綽號的富

石屋内已經紮起了一座不大不小的靈堂,傳出還不及二個時辰,而這間座於湖畔的有錢人家好辦事,狄青雲被殺的消息如辦理喪事的開支,他都一手包辦料理。動地安慰着表妹狄柔柔。更者,關係到一 全屋内外,一片縞素,哀樂齊奏,哭聲震

方的灭邊才剛剛泛起了白濛濛的陽光 當用祭的人羣絡續前來祭拜之際,東

招待素齋的地方 順序拈香行禮,然後轉過左邊蓆棚,便是 哀樂,致唁的人由右側進入,左側退出 靈堂中,香霧繚繞,二撥吹鼓手伴奉

的棺木側邊已經有好幾個時辰了,雖然她 已流乾,心却在默默滴血,她跪倒在父親 狄柔柔一雙美眸現今已呈紅腫,她淚

也不絕由外面傳進,但無論人潮怎樣洶湧 始終不應,默默跪着:: 的表兄蘇英濤曾多次勸她進內休息,但她 聲勢如何哄擾,她眼前,只有一個影子 她只感到眼前人影不絕搖幌,嘈雜聲

子是如此熟悉,這聲音是這樣悦耳! 她耳内,也只有一個人聲音-但現在却一下子陡感到這一切都雕得 -這個影

她遠遠的,頓變成陌生得可怕。 「紫衣流星劍無情!」 狄柔柔喃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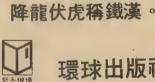
呼道:「軒轅夢魂ー

究竟是什麽原因?她始終不解! 信軒轅夢魂會做出如此慘無人道的事情 聽得行兇者是「流星劍」 ?她不明解!如果不是由垂死父親的口 昔日的恩愛何故會鑄成了今時的仇恨 她絕對不會 相

(下期續完)



訂價港幣六元 奇俠司馬洛何許人也? 滿途荆棘視作等閒,接



智勇雙全,矯捷身手,



戰火殘。總

希臘連場血戰,最爲驚心動魄的一頁就是上木馬屠城》,策劃這一招的大英雄尤萊息斯,箭無虛發,綽號金箭王,千辛萬苦,攻陷特洛伊城,慘被奸人所害。喝了藥酒,記憶全失,變成了戰火殘魂!

及絕色美女海倫熱戀的過程。 者更爲深入的瞭解「木馬屠城」怎樣發生 筆描述這個大英雄豐功偉蹟的,爲了使讀 役,十分出色,這篇作品就是借着一管秃 完整的報道,它描寫金箭王尤萊息斯的戰 神話只是對它作一個簡短的報道,不過 史悲劇,殺得天崩地裂,日月無光,希臘 我先行寫下希臘神話關於王子帕里斯以 「古代戰爭二千年」這本書裏面却有很 「木馬屠城記」這一頁驚心動魄的歷

出

武功超卓,可惜他使特洛伊王朝滅亡。」 從當時先知的口中獲悉涉及將來的預言。 很迷信的, 的戰士,當時因爲知識有限,所有國王都個是『斯巴達』,兩個國王都是名震天下 邊有兩個大國,一個是『特洛伊』,另 「你們的長子聰明勇敢,多才多藝,且又 希臘神話這樣說: 特洛伊王普里亞跟艷后海卡貝 「古代的愛琴海兩

認為東籃裏面的男嬰是天賜麟兒,帶囘家 的男嬰拋棄在荒山之內,任由他自生自滅 此事微有所聞 子就在荒山長大,學會了打獵,完全長成 怎料給一個孔武有力的獵戸妻子檢起 無論如何, 恍如太陽神之子阿波羅,獵戸一家人 普里亞王大爲震驚,叫人把剛剛生下 , 只是十七歲, 渾身是勁, 英俊無 取名 ·聞,認為那個孩子就算活下去 至於特洛伊的國王普里亞,對 不會令到整個國家毀滅,不 「帕里斯」,此後那個男孩

> **講法大有分別。** 君,如何跟艷后海倫搭上,那就兩本書的一截,完全相同,至於帕里斯這個俊俏郎面所寫的每一句,跟「希臘神話」所寫的上述的紀載在「古代戰爭二千年」裏 一面

及艷后海倫的戀情,也是由神决定。 出來,古代戰爭跟天上諸神有關,故此涉 來,作爲本文的開端。 這一節的報道却是相當有趣的,不妨寫 「希臘神話」認為歷史是神創造 不過

婚筵不歡而散,她所預料的果然成爲事實此引起爭吵,說不定因此大打出手,令到的一個女神,她預料赴宴的女賓,必然因的一個女神,她預料赴宴的女賓,必然因 天上諸神紛紛到賀,單是「女戰神艾麗絲 是艷色驚人的,無法分出高下來, 喋不休的爭論,宙斯也感到她們每一個都女神希拉、阿普洛廸以及雅典娜,仍是喋 座阿林匹克的高峯係天上諸神所居,山脚 之神哈姆斯」走近他耳語,低聲說:「這是艷色驚人的,無法分出高下來,「智慧 的天王宙斯,走出來排解,剩下來的三個 個牧童叫做帕里斯,天真無邪, 郎君判定呢?山脚的密茂樹林之内, 那一個女神最美,爲甚麽不讓年輕的俊俏 却是凡人的境界,既然天上諸神没法判定 没有接到請帖,决心報復,她雖然没有 紛爭不已,當時稱爲最高之神獨一無二 加,却派人送上一個鑄造得極精美的 當時奧林匹克山上,有盛大的婚禮 由他判定好了,不必由你判定 而且没有 有 金

由哈姆斯引見,這件事情是得 ,下令把三個女神

> 以及雅典娜三個女神在內。 到天上諸神同意的,包括**希**拉、 阿普洛廸

嗎?」 希望你替我執行任務,國王叫我把一 個老翁, 看呆了他的一雙眼,另外有一個老翁,這 我老了,無法辦得到,你替我做這件事好 蘋菓送給三位絕色美女當中最美的一個 陌生人走近,三個女人俱是貌比春花的 上吹笛,看管一羣白羊,突然看見有四 「牧羊郎,我有一件事情感到十分爲難 晨曦初上,還有些霧,帕里斯坐在 把她們介紹給他認識之後,說: 個金

三打量,仍然没法决定取捨,她們實在太 ,帕里斯接過了金蘋菓,他向幾個美女再 說完,他把金蘋菓交到帕里斯的手上

參 1\_\_\_

車的珠寶。」阿普洛廸走近他的時候,却給你一座城。」雅典娜說••「我送給你滿羊郎,如果你把金蘋菓送給我,我一定送趨前講幾句私話,希拉靠近他,說••「牧 的一個女人囘敬,使她變成你的妻子,不果你送金蘋菓給我,我一定把世界上最美不過,我是天上的神,不能够嫁給你,如 管她有没有丈夫!」 低聲說。「牧羊郎,我知道你很喜歡我, 要送一份厚禮打動那個牧羊郎的心,個別 帕里斯呆呆的站着,那幾個女神認爲 如果你把金蘋菓送給我,我一定送 」雅典娜說··「我送給你滿 「牧 却

海倫這樣美,她的艷色使空中浮起了 帶入斯巴達王的後宮,他從未看見過艷后 女神阿普洛廸並不食言,她真的把帕里斯 :份量,帕里斯欣然點頭,把金蘋菓送這句話比較其餘兩個女神所講的話更 這一場紛爭總算有一個定奪,事後

> 私奔, 出海, 迷,他没法抗拒,想盡辦法誘惑她,艷后壓力,幾乎令他窒息,他同時覺得目眩神 海倫終於被他誘惑到手, 他倆已經遠遠的離開希臘。 斯巴達王「美尼勞斯」發覺的時候 雙雙乘坐帕里斯抵岸的漁船,揚帆 戀姦情熱,背夫

誘敵」 嬰之手。 伊王說的預言,那個國家毀滅於第一個男 民人等一概殺絕,符合了古代先知對特洛 開了連綿十載的苦戰,最後,搬出 召唤希臘三十二族的戰士大學遠征,揭後來其已經不過 後來斯巴達王一怒之下, 這一招,殺入特洛伊城,把城內軍 以盟主身份

了她戰死,真的是紅顏禍水了 倫引致千帆下海,血戰十年,情郎一家爲 臘,可憐特洛伊王兩父子, 海倫在特洛伊城破之日,被人擴返希 先後戰死,海

實的,旣然不是豪乳,亦非細腰,而是整出古希臘所崇拜的女性嬌軀,俱是飽滿結金地威路所繪,七彩繽紛,這幅傑作反映藝術館收藏了一幅古代的名畫,是畫家佐 體均勻的美。 關於金蘋菓以及三女神的傳說 ,倫敦

# 艷后海倫 私 奔挑 起戦 火

,直截了當把它從牧童帕里斯的手中獻給話是描寫金蘋菓的,但却不涉及天上諸神古英雄的示範,寫得十分詳盡,它也有些就不同了,它把金箭王尤萊息斯作爲希臘 , 爲 那 與神無關,不過, 希臘神話並不重視「木馬屠城」 一場凄厲無比的戰爭, 「古代戰爭二十年」 乃係凡 人之戰

以私奔, 三幾句話打動了芳心,跟她幽會, 艶后海倫,認爲她是世界上唯一的美女, 爲了掩護他逃走,毅然跳上他的漁船 因爲斯巴達王派人追殺她的情郎 特洛伊王受到預言的影响 她之所

仗 走了 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收容這一對伴侶,後來且帶來了一個絕色美女,大感詫異,初時 且帶來了一個絕色美女,大感詫異,初時然看見一個英俊的青年戰士進入宮廷,而人到處尋訪那一個拋棄在荒山的兒子,突 他接 將來承繼皇位,海倫等於未來的皇后 然後决定正式承認帕里斯是他的長子斯巴達王的艷后海倫,等於打了場勝 直都担心它會變成事實,從來没有派 納謀士的 意見 , 認爲兒子用愛情刦

「斯巴達是希臘三十二族戰士當中最 當時有另外一些謀士反對他這樣做, 一向得到各路英雄的愛戴, ,犯不看這樣 一定不甘

他 真的這樣蠢, 們没有山林結營,難道在沙灘結營嗎?御駕親征,我們這座城的前面就是海, 特洛伊王傲然說: ,一定全軍覆没!」 |林結營,難道在沙灘結營嗎? 「我正是想斯巴達

他們也是這樣想,從黑夜計議到天亮,仍特洛伊城的盛會,羣雄畢至,各抒己見,實,並非他誇張,希臘聚族商量跨海進攻震氣,難得之至!不過,他說的話也是事 斯巴達王靈機一觸,大聲說:「你們都!從雲層投射下來,恍如一枝枝金色的簡是無法决定。末了,天色微明,一縷陽 特洛伊王雖然在中年走向晚年, 明,一縷陽光 「你們都看 如此

> 王尤萊息斯决定進攻或者停止戰鬥,如果議論紛紛,還是邊照上天的意旨,由金箭 得見,天上金光閃閃有如金箭,旣然大家 大家同意,那就推舉他做最後的裁定!

面目無光,我認爲這一場戰爭係爲了整個人是莫大的恥辱,此仇不報令到所有希臘人人,已經變成盟主的皇后,被仇家搶去,乃,召喚各族出戰,乃係目私的擧動,我可以完,雖然有些族長認爲斯巴達失去妻的決定,雖然有些族長認爲斯巴達失去妻 一力 擇吉進攻!」 長梯和高塔, 已在海上稱雄,一旦出兵,對方不敢在岸 希臘三十二族而戰,並非搶囘斯巴達皇后 那麽簡單, 金箭王尤萊息斯昂然站在火光前面,說: 王說完,掌聲雷動,没有人站起來反對 崇拜金箭王尤萊息斯, 「我先行講出我主戰與否的理由,再講我 邊,故此我第一個响應神的呼喚, ,一定打輸,勝利女神必然站在我們這分別攻打四個城門,他們没有足够的實 三十二族當中有二十四族戰士,一向 退入特洛伊城堅守,我們搭許多 再往下說,我們兵精糧足,早 把火箭射入城内,火光四起 達到極點,斯巴達 主張

交兵 戰局, 序幕, 呼聲 險的登岸,就在岸上不遠之處結營 王尤萊息斯所料,對方不單是不敢在海 士總共三萬人 殺奔特洛伊城,還有另外七萬人,殺入 這番話鼓勵士氣, 甚至不敢在岸上佈陣, 巴斯達王御駕親征,果然不出 就此揭開,相隔兩個月,第一批戰 如潮湧起,這一場「特斯之戰」 分別乘坐戰船,浩浩蕩蕩 無與倫比,一片歡 他們 無驚無 的

> 箭射入城内,他們的豪氣大大的打了一個較它更高的碉堡或高塔,根本上没法把火的,斯巴達這邊缺乏木材沙土去築一座比的,斯巴達這邊缺一來過少土去築一座比,望之有如一座山,四邊城牆俱是那麽高 折射 意守城,怎樣進攻呢?確是一個難題,特洛伊城內没有任何出兵的跡象, ,望之有如一座山,R时他們想不到特洛伊 伊城的城牆高達二百呎呢?確是一個難題,初有任何出兵的跡象,蓄

手旁觀! 城牆的碉堡發射,否則,勉強射入城堆滿了沙,即使有火箭射入,除非由 射程不遠,必然跌入沙中 「靠近城牆任何一處的房屋,早巳拆出一枝白箭,箭上懸書,暗通消息, 跟着城内的奸細在月色無光之夜 他們儘可 以袖 内。過, 說 射

易攻入,我們在城內等候機會,從內部殺之衆,糧食可以支持十年,弓箭無數,不之衆,糧食可以支持十年,弓箭無數,不 之衆,糧食可以支持十年,弓箭無又說:「城內軍民一致守城, 出,到時然後攻城!」

作出最後一次密談之後,斯巴達王决心發此之外,十萬人的糧食也是很成問題的,營百里,却又不敢攻擊,大 木」一齊推出,向側面的南門攻動攻城,把他們携帶的「雲城」 在黑夜出擊,務求一擧攻陷特洛伊城。 營百里,却又不敢攻城,太過笑話了,剩下七萬雄兵也會到來,總共十萬人, 息,照情形看, 如果這樣做,豈非捱打?不出三個月 因爲這一枝箭帶來了對 ,豈非捱丁?では、外結營苦守,他們逼於在城外結營苦守 向側面的南門攻勢,並且 以及 ,除連

城, 個攻城戰 攻城戰士穿了很厚的盔甲,不怕弓箭,才可以接觸城頭,即使他們辦得到,每次,由於城牆太高,必須把八條長梯接駁 世事難料, 斯巴達王出動一萬精兵攻

> ,只能逐個攀登,對方看準了他們這個弱別,只能逐個攀登,對方看準了他們這個弱別,只能逐個攀登,對方看準了他們這個弱別,只能逐個攀登,對方看準了他們這個弱別,只能逐個攀登,對方看準了他們這個弱別,可單撤退走入城內的戰士消滅,其中一組人能够殺退該處的守軍,衝入城內,等於透死,因為城內貼近石牆的一邊,有十丈陽的沙丘,大部份是二十呎深的浮沙,當中值得一條走道,闊度只有一呎,彎彎曲曲,守軍撤退走入城內的戰士消滅,其中一組入權得一條走道,闊度只有一呎,彎彎曲曲,守軍撤退走入城內的戰士消滅,其中一組入權得一條走道,闊度只有一呎,彎彎曲曲,守軍撤退走入城內的戰士,而是派出,可能够發展, 良策, 那時斯巴達王才知道對方早有準備,若無 梯走间去,把這種形勢向斯巴達王報告 ,只能逐個攀登,對方看也不怕伏兵,仍是没用的 根本上没法攻城。 , 因爲梯子太窄

高度跟城牆的高度相令從速建築能够推動 打輸了一 地五 普通的攻城戰術,命運註定是失敗的了 撞 近城牆内部 **等**太低,伸展入內陸,地形漸高 特洛伊城的地勢十分古怪,因爲海岸的 死了不少人,逼於罷手,後來他們才知 撼耳鼓,守城的人把石塊從城頭拋下去,扛起來,竟然撞不破石牆,攻城的聲响震 呎的木柱進攻,糾集了一百人分兩邊把它 有幾隊戰士是使用直徑兩尺長達三十 有甚麽辦法可 外邊脫了節, 仗, 損了一千多人, 尚的任何一處更高,高過城外土邊脫了節,城内地形固然高,靠的「加土築城」計劃,特洛伊城 外邊的戰士用木柱撞城,等於 司,殺入 以撞破呢?看來使用 地形漸高,經過 斯巴達王下 地 道

做 一條河 從他們帶去的木橋飛渡,索性把沙丘看 發展到這裏,

却是暴風雨的前夕,雙方的主帥都感到就 會跟對方交手, 快展開一場轟轟烈烈的 露臉,斯巴達的戰將以及箭王都沒有機 表面上相當沉寂,實際上 特洛伊城的名將始終没

# 尤萊息斯勇殺 獸 面

越動,他們把木塔推向城牆之前,一聲號心在黑夜攻城,那晚星月無光,狂風越來心在黑夜攻城,那晚星月無光,狂風越來心在黑夜攻城,那晚星月無光,狂風越來 民全部搬走, 产 先後 種補給品,只好把目己帶去的糧食充飢。 退守城的兵,把木橋放在沙丘上面,向前令,正十座木塔的精兵紛紛爬到城頭,殺 擊;而是使用抛石機,把一塊塊重達五十 磅的石蛋從遠處抛下來, 先後抵達伊境,十萬雄兵分批登岸,果 負責保護斯巴達王的 阿鍾斯兩兄弟統領一萬雄兵出擊, 殊不料敵人早有準備, 會跌下去, 。希臘的戰船好像鬥快的一場賽事 自己, 箭鏃不能穿過, 認爲必操勝 木橋確是沙丘的尅星,走在橋上的 隊由特洛伊王朝的勇將阿柴路士 那邊有牆洞可以向外偷窺, 伊境的城外一片冷清清,漁 由金箭王尤萊息斯統領,他 他們没法在岸上取得任何一 · 希臘聯盟的大軍全部啓程 他們每一個人都携帶鐵 中軍帳,其餘留 抛石機放在一堵 並非用刀箭出

> 士區 區的一百幾十人,怎能抵擋,没有一個戰死無疑,對方有一萬個戰士等待厮殺,區 的浮沙埋葬,少數戰士冒險走過木橋,必 9 只有捱打,人太多了,每一條木橋都壓爆 如潮推進,想退後也辦不到,擠作一團 達的戰士不能够再往前衝了 一生還。 大部份戰士倒在沙堆之內,被二十呎深 ,後面的戰士 9

抛石 到城頭, 伊的一邊把抛石機從斜坡推上城頭, 剩下來的戰士逼於無奈撤退,他們退 搶先走上木塔,就在這時, 特洛 繼續

雄計 敗, 能够逃生,木塔也被焚毁,這一塲偷襲慘 些木塔被火箭射中焚燒,儘管塔上的戰士 被抛石機打中倒坍, 另 斯巴達王感到面目無光,召集各路英 議,一籌莫展。 金箭王尤萊息斯說: 方面 9 有 人施放火箭,有些木塔 死傷纍纍,另外, 「我們有十萬雄

兵, 我們的戰士,如潮湧入, 要有一撮戰士能够走進城內,打開鐵門, 十萬人一齊攻城,相信對方没法抵擋,只 趁着我們吃了兩次敗仗,鼓勵他們出擊, 食也吃得七七八八,那就輸定了,倒不如 打赢這一場仗,雖然這樣做必須損折了大 没有戰爭, 門志如虹,假如他們坐在岸上或船上 ,總是比較捱打好些。」 過了幾個月,鬥志全消,糧 到處縱火,那就

塔逼近城艦,然後抛出鐵爪,抓住城頭 八處精兵撲攻,至於攻城的方法,先用木 目標離開城門比較遠,認爲對方無法兼顧 八名勇將分作八個方向攻城,作爲進攻的 斯巴達在盛怒之下, 一口答應,還叫

> 去路, 頭擊傷的人非常多,陣脚大亂,雖然巴斯 内各處長驅直進,却有一排排的民居擋住 過,他們發誓效忠斯巴達王,寧死不退 達那邊有十多個悍將,仍然抵擋不住,不 塊麥空而下,因爲人多,難以躱避,被石 呎深的刀坑,惨叫之聲, 也被活埋,踏沙而渡。 沙,把它撥在刀坑上面,半死半活的戰友 忙亂中, 第二綫的戰士窒了一窒,已經有許多石 雖然派出重兵守住城門,任由敵人在城 有另外一批木塔築成,索性利用它展開 士就可以源源不絕的攀登,那時他們已 大批兵馬衝入,很快就跌入二十多 的一次攻擊,想不到對方早有防範 有些人在沙丘那邊用大桶貯滿了 從四方八面湧起

用箭取勝, 方八面衝過來,見盾不見人 闖了過這一關,逐漸逼近那座城的 面衝過來,見到17月, 如然金光閃閃,銅鐵霧造的盾從四,忽然金光閃閃,銅鐵霧造的盾從四十一 注注一層,沒凍逼近那座城的核 只好明刀明槍的交鋒。 根本上無法

發刀,只能劈在盾上,不能够令到盾後的 上了對方使用七呎高的盾陣, 人受傷,自知不敵,節節退後。 恍如銅牆鐵壁,向他們壓來,他們勉強 大虧,故此那一次出擊,白晝撲攻, 由於上次斯巴達戰士在黑夜進軍 盾與盾相 碰 吃 連

隊退後,正在衝到前面去的人, 兄弟忍不住撥開衆人 到對方的抛石襲擊的蹂躪,眼見斯巴達那 御賜的寳劍,削鐵如泥,憑着這種特色 攻,兩個人使用 邊再 度戰敗, 却又不肯退後,於是擠在一起,再度受 凡是太批兵馬出擊,最忌的是先頭部 戰將阿柴路士以及阿鍾斯兩 的闊邊劍,乃是斯巴達王 ,向前飛奔, 無法再衝 質行搶

> 施展的盾陣, 亂,雙方都是傷亡慘重 伊城的大軍逼於投入那一處缺口十個斯巴達的戰士衝殺,打作一 被兩兄弟連殺數 劍劈破鋼鐵鑄造的盾,驚疑莫定,很快就 , 只是把手中所 順手殺了 任何 風 ,手起劍落, 一種混戰場合,門 持盾 勝,做夢也料不到居然有人用中所握之盾互相扣緊,向前推,飽經訓練,由於盾牌高過人持盾的戰士,那時特洛伊那邊起劍落,很快就斬破兩個鐵盾 人,破了 打作一 盾暉 團, 特洛 發生混

听针方杓綱槍,不免窒了一窒他的寶劍無法斬開對方的鋼盾 到一員悍將,高六呎六吋過外,是如此,阿鍾斯斬殺了三十多人 方戰將單對單的展開惡鬥 断對方的鋼槍,不免窒了 有如天神,手執一盾一槍,擋住去路 9 7多人,突然碰,那一場大戰也 窒。 威風凜凜 也沒法劈

斷,他的戰鬥力極爲威猛,曾經獨戰五虎俱是千錘百煉而成,任何寶刀寶劍不能削「克陀」,特別高大,所握的鋼盾和鋼槍他早巳聽到特洛伊最勇猛的虎將叫做 就是 王,戰局吃緊,他在前面擋路,大概此人將,全部被他殺掉,一向負責保護特洛伊 断,他的戰鬥力極爲威猛, 阿柴路士衝過去接戰, 鍾斯鬥不過他, 面鍋盾, 「克陀」了 於斯巴達那邊損折了許多戰士, 無奈鋼槍長過一把劍,兼且多了 各種武器源源不絕的 一處迎戰,又有足够的長矛和石 跟阿鍾斯比較,佔了上風, 被逼退後,僥倖他的哥哥 阿鍾斯不敢怠慢, 傾全 一向負責保護特洛伊 任何一 勉強打了個平手。 條戰綫打個 供應 隨時抽調大 阿

塊抛擲・名

宮,還被對方大包圍,眼前就是絕境,幸衝鋒陷陣,不單是無法攻入特洛伊城的皇 掌難鳴 非死即傷,金箭王尤萊息斯也覺得孤 阿柴路土兩兄弟被困重圍的時候, ,統帥斯巴達王,冒看標槍飛矛 . 將甲丹率領的五千人,幾乎全被消1柴路士兩兄弟被困重圍的時候,由

那邊的人馬怎樣?」 頭打傷,忍住痛楚, 斯巴達王的右肩被抛石機抛出來的石 說 「尤萊息斯 你

而金箭王尤萊息斯及時趕到 十多箭,然後替他解圍。

,

連珠射出三

我們没法打下去了 將克陀苦鬥,毫無進展 路人馬奪取勝利 壓力太大,死傷樂樂 進展,八路進軍,没有 ,阿柴路士兄弟纒住大 坦白點說

斯巴達王長嘆一 息 無話可說

> 也要施展詭計。 早逐步撤退吧, 逐步撤退吧,你已經受傷,即使撤退,雖然我們失利,並非全軍盡墨,還是趁 金箭王尤萊息斯凑近一 點,低聲說·

便向 我在這裏!」 巴達王耳語,斯巴達王勉強點了點頭 即依照原定計劃去做, 站在比較高的地方大叫: 戰士招手,聚了二三十人,略說幾句 說到這裏, 他用更加 幾十 低沉的語聲向斯 「皇后海倫 人擠作 專 9 他

跟着再 走, 跟隨我囘去斯巴達!」 叫一次 加上另外一 句

些

那 多 以爲斯巴達王站在人叢中, 次用鋼盾保護「假王」 堆人投擲,另外用標槍襲擊,金箭王 叫喊聲响越來越大,敵軍果然誤會 ,受傷的斯巴達 飛石如蝗,向

阿鍾斯在戰塲受傷,渾身發抖,流了許多血,哥哥阿 ,發誓報仇,必殺特洛伊城勇士克陀 給他 抜劍, 逼於節節退後,屈居下風

斯沉看應戰, 形勢方面分出高下,不過 巴達那邊的戰士 連環衝刺,相當出色 特洛伊城的戰土看了,齊聲喝采, 瞬 , 没有人做聲, 把長劍就從鋼盾後面

卡巴認爲攻守的格局不變 時間拖長 計,斯巴達王巳經逃走。 到了對方戰將獸面人卡巴發覺這一條詭 在另外一簇戰士保衞之下,突圍而 出

呼 你 喊 有没有胆量接受這個挑戰?」 邀請你單對單的决鬥,兩邊兵士散開 他遷怒於金箭王尤萊息斯 「金箭王聽着,我被你愚弄得够了 ,站看高聲

大聲囘答。 「我極高興接受這個挑戰!」 尤萊息

斯

呎 便即交鋒 的空地,可以當做戰場 那個地方雖然高低不平 , 旣然雙方同意 仍有五六十

獸面人的一張臉孔

又闊又大,

臉肉

因此之故,他連續抵擋對方的巨斧,無法 到斧到 ,每一次巨斧劈下,他都覺得雙臂**震動** 手緊握盾牌內部握手的鐵環,才有力擋格 來息斯腕力極強,鋼盾堅實無比,仍要雙 普通的鐵盾被他一斧劈開,即使金箭王尤 一横 口有密茂的黑毛 ,兩把斧頭短柄 盾一劍,身上没有大弓, 生,手持雙斧, 他比野獸還要強壯,上半身裸露, ,連續砍了十多斧 , 斧身闊大, 鋒利無比 ,又矮又胖,恍如大猩猩 不用盾牌,看見金箭王 如飛殺上, 胸

俟機出擊,碰上了對方劈倦 ,金箭王尤來息 很快就在 拔 斯

> 軍帳。 箭分別插入他的胸膛以及咽喉,登時倒在呢?飛箭在斧上方之間穿過,其中有兩枝枝箭,卡巴僅憑兩把大斧有甚麽辦法抵擋 巴達王可以安然越過城頭,囘到自己的開攻勢,大殺三方,立刻把戰局拉平, 血泊打滾,金箭王尤萊息斯乘機揮手,展 攻擊的力度減弱, 這種戰局極有把握,先守後攻,直到對 ,對方 一定無法抵擋,怎料金箭王對 然後出擊,連續射出 囘到自己的 斯 中 五 方

的箭, 那麽有勁,他的鍋盾藏了二十四枝箭, 箭,故此跌進枉死城。 方不明白這一招,以爲他没有大弓就没有 隨時拔出來,脫手飛射,亦如用弓發射 他這一條戰綫反敗爲勝,追殺一陣 尤萊恩斯除了在最大的弓射出最有勁 還可以把沉重的鐵箭藏在盾牌背後 對

令撤退。 截斷後路,就會全軍覆没,不敢戀戰,下 認爲孤軍深入, 假如被對方另外一路 人馬

很 巴達大軍已經全面撤出特洛伊城,奇怪得 達的 撤退了,還没有看見夜色,斜陽半落, 半活的兄弟搶囘來, 被十六呎長的鍋槍插進右邊肋骨,慘呼倒 比槍短,屈居下風,阿鍾斯一個不留心 尖的鋼槍,能够在比較遠的距離衝刺,劍 弟合力圍攻克陀,無奈對方所握的是兩頭 了幾員悍將, 那麼幸運了, 戰士捨命搶救, 阿柴路士拚命衝過去纏住克陀,斯巴 越過東門附近城牆的 包括阿鍾斯在内 除掉戰士方面的 跟着阿柴路士也下 才可以把那 兩路 ,當時兩兄 損失,還損 大軍就没有 一個半死



柴路士抱起他

之幸。 以及受傷的戰將抬出城外,總算是不幸中

撲攻了, 不久便即與世長辭。阿柴路士發誓替他報聲响,更加令人喪志。至於阿鍾斯,返營 死,損了三萬精兵,精神上的痛苦遠遠超 ,可惜得很,斯巴達這邊已經没法再度 肩膊的傷勢,他間歇的呻吟,聽到那種 斯巴達王受了傷,許多名悍將非傷即 他只好沉住氣,一聲不响。

空而下, 所聲斯 連續响了幾响,便即沉寂,金箭王尤萊息 經被長矛飛擲過來,貫胸而死,由於鑼聲妙,哨兵只有機會鳴鑼,來不及抵抗,已 帳穩固一點,突然聽到馬嘶之聲,暗呼不 貼身侍衞,俱是愁眉苦臉的,鬥志全消 黑夜偷襲已經可怖大批人馬已經殺到。 認爲敵人偷襲, 而下,他們十分狼狽,正在想辦法使篷也料不到,夜半突然刮風,傾盆大雨夜 有戰將以及士兵從夢中驚醒,立刻備戰 整座中軍帳的主帥以及虎將另外加 騎了一匹駿馬在各營外面叫喊 搶先衝出營帳之外,

巴達的人馬怎能抵禦呢?很快就屍橫逼 ,全軍覆没。 邊觀戰,指揮所有戰士能够走動的趕快,你快些扶起斯巴達王走向戰船,駛離 ,更加壯烈,恍如千軍萬馬一齊殺到 金箭王對阿柴路士說:「我在這裏押 重傷的人,全部拋棄, 怖,狂風暴雨聲中偷 免得拖延時

再死了兩萬,剩下的四萬多,竟有六千傷攻城,損折三萬多,夜間被敵軍偷襲,又 虧他人急智生,當機立斷, 士,本來是十萬雄兵的,白晝 然後保

> 够在海上揚威耀武,無法下海追殺,斯巴 戰船一向在海上稱霸,特洛伊的戰士只能 斯巴達王只好下令全部撤退,幸而希臘的 兵,希望疲兵再戰簡直是絕無可能的了 達王總算保存性命,安然而歸

情形。 開另外一次進攻。這一次他們有備而戰 不怕對方偷襲,同時兵精糧足,把戰船代 王傾全國的人才物力,聚集七萬戰士,展 退,到了 打個平手。 替了帳幕,稍爲不妥便即揚帆出海 斯巴達王對所有戰士說:「這一場大 這是希臘大軍第一次遠征失敗的經過 一年之後,再度出擊,仍是無功而 失去艷后海倫的第三年, 斯巴達 ,因此

我們,因為特洛伊王只靠一座城作戰,我戰可能打十多二十年,最後勝利一定屬於 替死去的戰士報仇,不管將來那座城的軍 們却是希臘三十二族的人,同心合力遠征 城,用敵人的鮮血洗滌我們的恥辱。 民死剩多少,我們大軍殺入城內,必然屠 ,兵源充足,糧食不缺,遲早攻入城內 這番話鼓舞人心,職意如虹,看來他

有把握 們不會輸虧,可是,怎樣攻城呢?仍是没

虎將,怎能忍受這種恥辱呢?城門打開送死,克陀是特洛伊城武藝最高強的一 隔開了城牆罵戰, 他單騎獨人,站在戰車上面 圍住,不敢攻城,他十分不滿,有一天 仇,斯巴達王大軍壓境,只是把特洛伊城由於阿柴路士的兄弟戰死,他發誓報 箭手押陣, 輛戰車直衝出來,後面有一排弓 免得斯巴達的戰士乘虛而入, 指名叫黑,叫克陀出來 ,揚威耀武

眼前 箭牌, 戰車上面搏殺跟站在地上惡鬥,大不相同 再戰,然後分手,各自囘到原來的營地! 了三個時辰,天色漸暗,兩人約好了明日 後出擊,真的交鋒的機會越來越少了,鬥 取勝,阿柴路士逼於處處閃避,有機會然 如此安排,反過來比較阿柴路士更有把握 身出擊,那一輛戰車有如風馳電掣,衝到 發覺了這種特色,他就改變戰略,絕不貼 逼近,寳劍比槍靈活,他反而屈居下風 故此他認定那一場惡鬥必勝,殊不料站在 , 現時僅有一人作戰, 當然比不上他了, 戰車仍然向前衝,兩匹戰馬十分乖巧, 由於戰車滾動得快,車前另有鋼鑄的擋 上風,對方兩兄弟圍攻,仍然鬥不過他 照克陀的想法,上次兩人交鋒,他佔 ,然後發槍,不管槍尖是否刺中對方 他的兩頭尖鋼槍佔不了上風,太過

箭,克陀早已死在陣上。」 柴路土,倘不是我答應你不會射出 金箭王尤萊息斯嘆息了一聲說。「阿 一枝冷

敗退, 没有替希臘三十二族的朋友看想,也要替 擺在心上,假如你明天跟克陀交鋒,佯作 不想暗箭傷人,希望你仍然把希臘的勝負 你就可以傾全力撲攻,把他殺掉,即使你 他跟你繼續搏殺,必然心慌意亂,那時

百精兵一齊狂笑,笑聲有如

山崩地裂,

克

心上一寒,

趕快把戰車駛向另外

一邊,定一定神,

向城門那邊看看

阿柴路士終於答應他

使克陀放心出擊。

面

殺氣・克陀跟以前一模一樣的站在戰車上

,疾駛過來,車上没有了箭,但却多了

心上一喜,催馬上前,一槍刺去!劍,這副模樣,太過疏忽了,克陀看見

並不携帶額外的武器,只有一

柄鋒利的寶

限度多了一些武器,阿柴路士存心誘敵, 一個狹長的鐵筒,收藏十二枝短槍,最低

金箭王尤萊息斯再說一句:「如果你 阿柴路士哼了一聲。 誘他衝前,就揮兵斷了他們的後路

弓箭手衝進去,便即關閉,只有克陀單獨

一排箭,便即轉身飛奔,城門打開,全部

没有鋼盾或刀劍,怎能抵禦呢?勉強放了 不到五百精兵如風殺到,他們只有弓箭, 字長蛇陣,押住陣脚,暗中保護克陀,想

留在城外,金箭王尤萊息斯哈哈大笑,五

翌日天色發亮不久,大地籠罩了 團

節退後,實在是很合理的,克陀早有準備

方仍然採取以退為進的戰略,從

能招架,根本上没法反擊,故此他節

克陀所握的鋼槍有十多呎長,

阿柴路

勇士克陀

戦死

沙場

阿柴路上看了,

竊笑於心,索性一退再退

槍筒拔出一枝短槍向前抛出,跟着衝刺,

金箭王尤萊息斯有機會揮兵偷襲

對方的弓箭手只有一百人,排列成

很快就把克陀誘到離城更遠的一處,使

死去的弟弟着想,殺了克陀報仇。」 他,合情合理,兵不厭

死,反之,城門打開, 五百精兵緊隨在後,因此守城的人感到 敢戀戰,一快衝向城門,殊不料,巴斯 如果城門始終緊閉 克陀衝入,對方的 達

他瞥眼看見城門緊閉,猛吃一驚。

城 斯巴達王只好讓尤萊息斯見見他。 因爲他距離城門太近,没法追隨他

走, 金箭王,克陀死了,不必把他的 ,你們有甚麽要求呢?」 叫人看了作嘔,特洛伊王想把他收囘王,克陀死了,不必把他的屍體拖着 兩人面對面的站定, 雷吉大聲說。

大臣雷吉,請你囘報特洛伊王,我們需要,不料尤萊息斯聽了,很冷靜的囘答:「 個斯巴達大將的屍體交換! 雷吉說:「好的,你們的大將阿柴路 他的意思想對方提出一個或幾個條件

有一天,我們令到他變成屍體,跟克陀士繼續在城外揚威耀武拖着屍體走吧, 金箭王哈哈大笑 總

得氣湧如山,逼於定一定神,暫時按兵不

險些活活的氣死,驟然覺

動了

一動,十分逼真,

這副景象,被特洛

拖着走,就像是活人一樣,有時更手脚還

下來,戰車疾駛之際,

死了的克陀被車輪

個屍體用粗大的繩子縛在戰車尾截,平放 **坚特洛伊城的戰士打開城門搶屍,他把那** 服,决心利用克陀的屍體去刺激敵人,盼 殺了克陀,替親兄弟報仇,仍是心裏不舒

不够靈活,很快就被他一劍穿

,鮮血如

洛伊城的使者,請金箭王尤萊息斯出來

,倒地身亡!

一把賈劍貼身砍劈,克陀的鋼槍太長轉動

阿柴路士閃電般出擊,戰車飛馳,那

吉突然打開城門,全副武裝,不怕飛箭 伊城的人看了,大受刺激,那邊的大臣雷

走了二十步就停下來,

大聲說·

「我是特

開城門。」

要死,想活下去,另有一個辦法,叫人打

今日是你的死忌了,就算你殺了我,你仍

阿柴路士哈哈大笑,說:「克陀,明年 拚命經住阿柴路士死殺,打算同歸於盡 有甚麽本領跟幾百人作戰呢?把心一横 好把戰車掉頭,繼續作戰。

那時他已經心慌意亂,到處人聲嘈雜

損了

柴路士本來想逼敵人開門,怎料對方寧願 **員盛名的大將,被人殺掉,惋惜不巳,** 

在城頭觀戰的

人,看見特洛伊王朝最

阿

一員虎將也不肯冒險打開城門,雖然

主,克陀看見城門始終緊閉,無奈何,只戰士勢必如潮湧入,那怎樣辦?没有人作

息斯没有卿尾窮追。 大臣雷吉轉身走入城内 9 金箭王尤萊

對付他, 箭,似乎想偷襲,他怒冲冲的把戰車疾駛門附近的城牆旁邊,站着一排人,各持弓 黎明,他就拖屍繞城疾馳, 上下下的戰意極端旺盛,想出一條苦肉計黎明,他就拖屍繞城疾馳,想不到對方上 衝向人叢,大聲叫喊:「放射吧! 阿柴路土獲悉此事,更加興奮,翌日 陽光漸盛,阿柴路士忽然看見南

損害,戰車衝入人叢,很快就撞死了幾個箭如飛蝗,只是射在鋼板上面,對他絕無然放箭,因為他的戰車,前後都有鋼板,很快他就衝到那堆人的前面,對方果 車,使它没法動彈,其中有些人拔劍砍馬 三十多人,並未受傷,他們衝過去拉住戰 人,另有十多個人受傷, 兩匹駿馬没有鋼板遮蔽,很快就倒 儘管如此, 仍有

> 自己人那邊飛奔,大聲叫喊,希望金箭陷阱,大驚失色,趕快從戰車跳下來, 尤萊息斯策馬衝來接應。 ,希望金箭王 外,分明是個

近,說··(我就是放箭的人。) 不呻吟,迷惘中,他看見一個英俊青年走不呻吟,迷惘中,他看見一個英俊青年走就利的箭從斜角飛射過來,插在他的右脚

,然後等候金箭王尤萊息斯到來,一决雌步,再走近一點,說:「我先行把你砍殺柴路士吃驚的說了這麽一句,對方移動脚柴路士吃驚的說了這麽一句,對方移動脚

來息斯,可是,帕里斯手起刀落,向額上,打算搶救受傷的朋友,他正是金箭王尤帕里斯說到這裏,一匹快馬疾馳而來雄。」 ,揭開阿柴路士的頭盔,向額

斯,我認得你,今天換屍,不必交手,明屍換屍,你們應遵守諾言,你是王子帕里的頭割斷,大聲說。「大臣雷吉說過,以金簡王尤萊息斯担心對方把阿柴路士 天我跟你在陣上交鋒!」 斬落,那一員虎將就命喪黃泉輕的一刀,揭開阿柴路士的頭! 金箭王尤萊息斯担心對方把阿柴路

,帕里斯一口答應,雙方的士兵分別換屍 大物,如果在武功方面特殊的成就,很快 就騰播人口,金箭王尤萊息斯,本身有箭 王之譽,別人要是射技驚人,他也略有所 王之譽,別人要是射技驚人,他也略有所 在臺雄爭霸的戰局中,任何一個英雄 那天没有甚麽搏殺行爲了 到了



環球新書介 紹

一個無父無母的女孩子携同幼弟不惜千辛

百苦,萬里迢迢遠赴雲南,遵從父母遺命,準 備下嫁豪雄楚天雄之子楚人傑, 豊料對方存心 要毁約,但,狐女何吟春爲固亡父遺志,不逐 此願志不移, 前將半面鏡子交予楚天雄,當他

看到那殘缺的鏡子時,整個人都楞住了,而色 也突然緊張起來…… 此書另一個故事, [絕路], 卜勁藩橫禍

從天降, 妻兒突然不知所踪, 而有一自稱萬妙

夫人的女人要他從此改名換姓不再尋妻子蘭亭 玉女常情情的下落,自會父子團聚,寫了脫離 夫人魔掌,他假意答允,但却引了不少汇湖中

人的追踪 .....

N48

奔囘自己的陣營,當然值得如此安排。

你誇耀箭術了,不過,特洛伊城的人没有 你,招你爲駙馬,可見希臘没有人能够向 族長梅伯的重視,把希臘美人賓妮洛嫁給 取錦標,贏了一枚純金打造的箭,還贏得 讓你先射,你的意下如何?」 洛伊城出戰,兩人站在適當的地點,距離 一個人敢與你正式比賽過,今天我代表特 小環,箭去似流星,插中紅心,不單是奪 士比賽箭術,你能够一箭穿過九個斧柄的 一百呎,分別出擊,向對方連射三箭,我 ••「尤萊息斯,當年你在希臘三十二族戰 帕里斯跟尤萊息斯面對面的站定,說

你豈不是没法向我發射嗎?」 我太過便宜了,如果我把你一箭射死, 金箭王尤萊息斯笑了笑,說:「那麽

不要緊,如果有這種事情發生,我

斯先射, 術同樣出色,逐漸把距離縮短,他就佔了 他的臂力比較尤萊息斯強, 早有準備,抓了一個特別厚的鋼盾出戰, 他有力用箭射穿對方的盾,尤萊息斯一定 上風,原因是站在二十呎那麽短的距離, 能射穿他的雙料鋼盾,尤萊息斯不知是計 不能够這樣做,就算有那麽強的箭,也不 兩人真的在戰場決鬥,金箭王尤萊息 初時他以爲佔了上風,怎料對方 倘若雙方的箭

死而無怨。」帕里斯很冷靜的說。

起它一看再看,所看見亦只是一匹馬。 他直覺到那幅圖必然是有特殊妙用的,拿 伊城的棋子,可以說是他們唯一的奸細

想通了 樣子的一幅圖畫呢?他苦苦的思索,突然 走,形如玩具。爲甚麽「白箭」射給他這 顯著的特色就是馬脚俱有鐵輪,可以推着 楚點,他就發覺牠跟普遍的駿馬有別,最 那匹馬繪寫在圖上,神采飛揚,看清 哈哈大笑。

兵湧入,就有機會戰勝,要是城內的人飲 它駛離海岸,留在該處,直到他們看見城 酒慶功,没有人作戰,火光四起,更加容 名戰士縱火之後拉開城門,外邊的五千精 匹木馬,把它推入城内,必然中計,二十 肚之内的戰士放的,假如特洛伊人喜歡那 頭有火光冒升,然後回航,那些火光是馬 乾糧,所有戰將和上兵都走到戰船去,把 藏在馬腹包括他在內,準備十日的食水和 着巨大的鐵輪,很易推動,那匹馬製成之 鐵環握緊,外邊没法闖入,它的四條腿踏 却看不出來,假如有人躱在馬肚裏面,把 後,他就把破敵之法講出來,只派二十人 質的木材製造,腹部中空,有門出入,但 咐營內的木匠依照圖中駿馬之形,用最堅 他當晚想得十分透澈,翌日開始,吩

也想不到入黑之後,那匹木馬變成死神。 部撤退,留下木馬,認爲它是「戰利品」 ,把它推入城內廣場任由軍民參觀,做夢 ,可笑得很,特洛伊王發覺斯巴達人全 當時尤來息斯確是依計行事奪取勝利

N50

繩子把他縋下來,發覺廣場附近杳然無人

來的箭, 格,仍未爲遲,故此他同意繼續決鬥,每 中對方的頭或者射穿對方的盾,感到驚奇 一次雙方發射三箭之後,把距離縮短。 不過,他只是覺得詫異而已,對方射過 有一陣風聲掃過,他才用鋼盾擋

射穿,尤萊息斯猛吃一驚,說:「你的箭 來息斯射了三箭,仍然被對方用鋼盾擋住 雖然屢穿鋼盾,箭的尖端突出來,並非整 你仍要加多一點氣力。 整一枝箭穿過,仍是無法傷害我的,看來 輪到對方發射・第一 距離縮短之後,兩人僅距三十呎,尤 枝已經把他的鋼盾

看我射的第二枝箭。」 帕里斯勃然大怒,說: 「好的 , 請你

尤萊息斯哈哈大笑。 勉強穿射對方的鋼盾,却是柔弱無力的 說完,他再度拉弓發箭,這一箭雖然

心上 帕里斯說:「我發射第三枝箭了, 當

詭計, 然是落空了,仍然不能够分出勝負 快而有勁,可是,尤萊息斯已經明瞭他的 可以在第二枝箭射出所留下的小洞穿過 這傢伙的箭術果然不差,第三箭居然 把頭部和身體閃在一邊, 那枝箭當

就快射出第二箭,躲在鋼盾後面,驟然聽手握盾,像犀牛似的衝過去,對方以爲他弓弦之聲作响,他就把大弓掛在身上,雙 就快射出第二箭 金箭玉尤萊息斯把大弓胡亂的拉了一拉 兩人的距離更短了 相距只有十步

> 連人帶盾倒下來· 到錚的一聲,鋼E 他已經倒下 來,才知道金箭王尤萊息斯 鋼盾没法握军,稍爲鬆 金箭王尤來息斯

他變成兩手空空。 弛, 震,重達一百磅的鋼盾再也没法握军 尤萊息斯已經飛脚踢過去,他的手臂

是特洛伊城,不是你的性命斯,你輸了,我不殺你,因 尤來息斯向他瞪了一眼 尤萊息斯逐步退後 因爲我想奪取 ・說・「帕里 一直退到

他認爲對方即使放箭也没法傷害他那麼還 的距離, 說完, 那時帕里斯也站起來,檢起鋼盾 然後轉身 大踏步走囘營地

管自的走囘去。 兩人都没有受傷

斯解釋爲甚麽把敵人擊倒,而没有殺他。 關活着 回來,絲毫没有損傷, 樂得心花怒放,飲酒慶賀,可是斯巴達 着间來,絲毫没有損傷,也没有流血特洛伊王看見他的兒子闖過决鬥這一 邊就不同了,他嚴詞責備, 叫尤萊息

拳脚搏鬥,他比我年輕,我不是他的敵手有三幾呎,不能够用箭傷害他了,要是用詭計撞倒,弓太大,箭太長,兩人相距只找用拳頭擊倒,而是被我施展以盾撞盾的 横豎我壓倒他 尤萊息斯不慌不忙的說。「並非他被 故此我立刻

斯巴達王仍然不高興 說: 「你退後 划船的全是雙子



升,他就看見黑衣人閃閃縮縮的走近。 放輕了脚步走到城頭縱火,火光剛剛冒 「你是誰?」尤萊息斯大喝一聲,

即拔劍。 「我是白箭,放箭送圖的就是我!

聽了這一句,尤萊息斯深信不疑。 「那幅圖只是繪寫一匹木馬。 「圖上有些甚麽?」

城來,此外,晚上放心豪飲,尋歡作樂,到克陀喪命,又挑撥特洛伊王把木馬帶進 也是我的主意,至於城門的戰將以及守城 一震。雷吉說。「我故意把城門緊閉,令特洛伊王最寵信的大臣雷吉,他覺得心上 震。雷吉說:•「我故意把城門緊閉,令 黑衣人走到身邊,揭開臉網,原來是

> 之後,我就是新王,將來拱手稱臣於斯巴 王講妥,特洛伊王父子被殺,那座城攻陷 之後,儘可以爲所欲爲,我早已跟斯巴達 達王的脚下

好,多謝你帮忙!」尤萊息斯很興

# 木馬屠城英雄誤喝毒 酒

率領士兵殺入宮廷之際,雷吉已經把特洛 伊王父子宰殺,只就留下艷后海倫 尤來息斯毫不費力的奪取了它,他從廣場 有三萬戰士,幾乎全部喝醉,任人宰割 特洛伊城就是如此失陷的 雖然城内

了七步,就可以用箭殺他!

我們走了,他然後離岸,有足够的戰船承我們撤退的時候,他留在岸上率兵押陣, 載他和士兵返航。」 只是留下金箭王尤萊息斯以及五千精兵, 戰士的聲譽,我决定把大軍從海上撤退, 影响到斯巴達民窮財盡,同時影响到希臘 中軍帳,說。一這種局勢再拖下去,勢必 了一個月,斯巴達王突然召集各路英雄到 從那一天開始,兩個人有點心病,過

他有一天奪取盟主的地位,然後施展斯巴達王必然是因爲他的罄譽日隆, , 單是尤萊息斯不安於心, 使他在諸將的眼中變成懦夫。 有一天奪取盟主的地位,然後施展詭計 各人已經厭戰,聽了此言,鼓舞不已 他心知肚明 担 心

只有咬着牙齦接受命運的安排。 事情發展到這裏,尤來息斯没法可想

洛伊王的軍隊没有追擊,他仍可以擁有五 陷特洛伊城,苦無良策,不覺愁眉苦臉 夫之名了,想做大英雄一定要做出一些別 食,又有戰船,隨時離去,他是很安全的 千精兵留在岸上,此外,他還有足够的糧 人不能够做的功業, ,不過他眞的這樣做,終身不能够洗脫懦 不久之後,斯巴達大軍撤退,幸而特 他朝思暮想, 渴望攻

的臉前, 一幅圖畫, 射來,落在地上,無人受傷,那枚箭插着 弦之聲,抬頭看時,巳經有一枝白色的箭 地方巡視,距離城牆不遠, 有一晚,哨兵突然把一幅圖畫送到他 說。 現時連圖帶箭送上。」 一報告金箭王, 我們在空曠 忽然聽到弓

動,這個名稱是斯巴達王預先放在特洛 聽到「白箭」這句話,尤萊息斯心上

度過這一關

個人想爆炸,十分痛楚,眼前一黑便即 跟海倫見面,尤萊息斯不知是計,喝了 杯又一杯,覺得腦袋一陣陣膨脹, 地昏迷,到了他覺醒已經躺在荒郊之上 請他坐下來喝酒提神,休息一會再去深宮 似乎

症,從此飄泊天涯,只知吃喝睡覺,恍如萊息斯就不同了,藥力發作,他患了失憶 人,雷吉預先已服解藥,他没有影响,尤腦袋,無力思索,從此無法記憶,等於廢 那些酒是有毒的,喝了它大大的損害

駛進死亡之海,美人魚攀登船上,還有銷魂蝕骨的呼聲

,金箭王尤萊息斯縛在桅杆,沒法跳到美人的懷抱

每到一處就出賣他的第刀去養活自己,到每到一處就出賣他的第刀去養活自己,到 已,並且未使他喪失武功,他仍是一個戰 那些古怪的藥,只是使他失去記憶而 不知道目己是誰,故此我没有地方去。 他没有回到特容 城,只是向東走,

深信基斯王會喜歡你的。」一個奴隸說 那麽,跟我一起囘到基爾島吧,我

子划船,駛向「死亡之海」航行,幸虧那 向他招手,他没去罹心。他的人人人人,那般船駛入死亡之海,海中有美人魚出現,艘船駛入死亡之海,海中有美人魚出現,那 神島,跟女兒歌麗相見,歌麗也喜歡他, 他出類拔萃,想招他做駙馬,把他送到愛 叩見國王基斯,基斯當面試他的武功,見 惜他失去了一切正常的反應,十分冷落 她一怒之下 尤萊息斯被這個奴隸帶到一座大島, 把他送到漁船上面,叫聲

他帶 故此他眼中所見的妖女,乃像賓妮洛的「賓妮洛」,即使他失憶,仍然想念她 「簣妮洛」 的妖女「莎樂」能够跟隨對方想見的女人漁船穿過死亡之海就是妖女島,島上 上,直到一個僅有十三歲的少年到島上把 象,他喜出望外,跟她晝夜纏綿, 變成那個幻象, 那少年叫做小賓,像他的兒子,人小走,他然後恢復記憶,離開妖女島。 漁船穿過死亡之海就是妖女島, 尤萊息斯念念不忘嬌妻 留在島

,他被小賓帶着走,當然也是向東方走的尤萊息斯即使失憶,仍然記得起這麽一句只要你向東方走,總會抵達你的家鄉」, 年十分有趣,索性一起朝着東方走。希臘 2快,同時他的記憶也一寸寸的增加。越是接近他的國土嘉利華城,他越加 句: 「不管你置身在甚麽地方,

起牠是他當年最忠心的伴侶,喊了一聲:老狗搖着尾巴走近他吠個不停,他突然想 不多變成乞丐的模樣,靠近皇城, 質在外邊飄泊, 衣食兩缺, 有一隻差

的記憶全部恢復過來, 老狗更加靠近他了 走在前面, 說: 「路比 ,即使你恢復 路比, 帶

你也不會認識我,因爲你在十年 你總會記憶 得前

> 夜盼望你走到身邊,希望你記得起她。」經看她,向她求婚,她煩死了,她日日夜 向她求婚,她煩死了,她日日夜 她煞是可憐,有三十多個戰士

我的家鄉,我真是高興,是一个這個地方是場上的游魂了,我是金箭王,這個地方是 她準備一塲精彩無比的太厮殺。 向她轉告,除了說清楚我已經生還,還叫 盡殺絕之前, 我仍不想見她,希望你暗中

入皇宮,索性日之後,走開了 路比」 小賓講述,吩咐小賓轉告她,小賓問清楚 說到這裏, 索性以乞丐的姿態出現, 時間還早, 他把突然想起來的妙計對 他没有昂首走 拖着

浪費那麽長的歲月,十分哀傷, 他逐漸記得起自己十年來的悲慘遭遇」到處行走。 他就由老狗帶着,閃閃縮縮的走入皇

黑

# 血門求婚者同歸於盡

木枱,枱上有座,插入九個壺的箭,平台前面已給擺放以及兵器架,弓箭更多了, 幾只是空心的環, 另有兩個門跟外邊相通,還有平台,箭靶 那個弓箭室長四十八呎,闊三十呎 平台前面已給擺放了一張長長的架,弓箭更多了,到處看見一壺 没有斧。 插入九個斧頭的環,有

有 在 起,私私竊語,他躱在箭靶後面,没燈光越來越加明亮,三十多個戰士聚

遠守寡, 靶的紅心,你們逐個試驗, 射出一枝箭,穿過九個大斧的環,插入箭 他,這個勇士必須摹仿我丈夫身手用大弓 **囘來,料想他已不在人間,我不必替他永** 人辦得到,再用武器决鬥,競技之前,先 一個能够比得上尤萊息斯的人,然後嫁給

布爾加王子說。「我是求婚者當中最先求 請你們把隨身携帶的長短兵器解下來。 各人依照她的吩咐去做,過了一會,

法穿過九個環,那就不會射中紅心,具有 **躲在箭靶後面,絕不慌張。** 這種神力的人,非常之少,故此尤萊息斯 搭上一枝箭,向箭靶發射,假如那枝箭没 各人没有提出抗議,他試一試大弓

l來,一直走到平台前面,抓了弓和箭尤來息斯看見時機成熟,放輕了脚步

來,她的表情很奇怪,半愁,半喜,還有 突然,有一個貌似春花的女人,走過

她沉住氣走上平台說: 打算在你們三十多個勇士中挑選 丈夫尤萊息斯十年没 如果有太多的 「各位向我求

尤萊息斯!」

婚的一個,先由我射出第一枝箭。」

布爾加王子發射的箭只能穿過四個環

能够發射一枝箭穿過九個斧環! 嫁給我們任何一個,我敢說世上没有一 的,勇士逐漸鼓噪,布爾加王子大聲說。 個,没一個人能够射出一枝箭穿過五個環 只能穿過三個環,第三個開始,直到第十 就碰上環的一邊,折斷了,他黯然退下。 這是皇后質妮洛的緩兵之計,她没誠意 第二個勇士接手,射出第二枝箭,他

環的,這個人就是我! 奪,世界上有一個人能够一箭穿過九個斧 ,然後說:「各位看看我的箭法,再行定

聲,把它發射,真的穿過九個並列的斧環 他已經拉開大弓,搭上了一枝箭, 在所有勇士没决定怎樣應付他之前 颮然

,向前飛去,不偏不歪的插中箭靶紅心

皇后質妮洛驚喜如狂,

喊了一聲:

來。 射中了咽喉,渾身發抖, 有機會接觸進攻的目標,已經被一枝金箭 布爾加王子不服氣,一馬當先衝上,他没 她推開,搭上第二枝箭,果然不出所料 她緊緊的擁抱他,可是,尤萊息斯把 一聲不响便倒下

有開口,肌膚相接的時候已經隱隱傳出火地那麽沉寂,尤萊息斯跟她緊緊擁抱,沒 一陣慘叫聲消逝之後,整個弓箭塲有如墓 的對手,三十多人的血洒在地上和牆上, 殺,他們的武器已被取去,箭塲的兵器架 神,不管那些男士是否抵抗,全部發箭射 來,正好利用它去射死每一個求婚勇士。 不動用,那時小賓暗中通知母親把它拿出 了一百枝銳利的箭,箭尾是金的,平時絕 除了箭,甚麽武器也没有,自然不是他 他站在平台上面,威風凜凜, 尤萊息斯最珍貴的一個黄金箭壺, 有如天 貯

在那個乞丐模樣的戰士前面,冷然說: 個地方,不必通傳,闖了弓箭塲,昂然站 回到身邊,當然是興奮到没法開口。 一陣步履聲响, 看來這件事情以喜劇收場了 斯巴達王以及海倫趕到那 殊不料

似的熱情,她守候了十年之久,

丈夫終於

斯了,是也不是呢?」 你殺了這麽多人,料想你是真正的尤萊息

向你請罪。 我做完了 應做的工作, 斯巴達王哼了一聲,說: 尤萊息斯說。「我確是你說的那一個 就到你那邊去 「你的確是

私奔!」 攻陷特洛伊城,你竟想殺了他,還帶海倫 有罪的,如果没有雷吉暗中協助,你休想

不知情。 失 憶,把我拋棄在荒郊,此後的事, 並非我殺死雷吉,而是雷吉用藥酒令我 尤萊息斯大聲說: 「盟主,你誤會了 我全

是那麽說的!」 「胡說,把海倫送囘來的三員戰將全

甚麽 自己明白當時究竟是怎樣子的,說呀, 你不開口呢?」 尤萊息斯心上一急,說: 「海倫,

一千遍, 海倫怯怯的說: 他總是不相信! 「我已經對皇上說過

殺了我 「尤萊息斯, 然後 斯巴達王怒:火如焚, 參加戰役,現時我要跟你决鬥 不必解釋,你私下裏熱戀海 以得到她!」 突然拔劍,說。

已經逼到腦邊,尤萊息斯說:「盟主 斯巴達王的憤怒有增無減,苦苦相逼 說到這裏,劍快如風,向尤萊息斯砍 進逼,我就不客氣了!」 尤萊息斯巴經拋了弓箭,只好轉身飛

過去, 着臉,袖手旁觀 希望制止這一 中透着殺氣, **埸惡門,質妮洛鐵靑** 海倫大叫一 聲,

N52

海倫還没機會走到雙雄的身邊, 已分

> 手飛出,剛剛快過對方一綫,插中敵人心光一閃,向對方兜心便刺,就在這時,尤光一閃,向對方兜心便刺,就在這時,尤息斯退到身體貼牆,他收劍發另一招,劍 窩,斯巴達王慘呼一聲,倒在血泊打滾。 出勝負,斯巴達王一劍由高處劈落,

步走過去,在地上檢起斯巴達王的栗劍,態給賓妮洛看在眼裏,妒火熊熊高燃,飛,反而趨前擁抱尤萊息斯,這時親熱的姿 看他,呆若木鷄。 裏。直到那時,尤萊息斯才知道海倫私戀 你!」便即倒在斯巴達王身邊,死在血泊 向她背上刺去,一劍穿心,海倫全身發抖 ,很凄厲的喊了一聲:「尤萊息斯,我愛 海倫奔到他們身邊,沒有看斯巴達王

雄,暗中愛上他,以致死在賓妮洛劍下。知道盟主所講的話屬實,海倫太過崇拜英 報告,闖入弓箭塲問罪,他殺了盟主,才 殺了三十多個求婚的勇士,跟心上人擁抱 一生飄泊,本來是很高興的一件事,及時 更加興奮,殊不料斯巴達王接獲親信的 暗中愛上他,以致死在賓妮洛劍下。 他恢復記憶,不至於變成戰火游魂,

接見。旬日後,他留書而別。 倫的葬禮之後,閉門獨居,連賓妮洛也不 理會各路英雄的心意, 三十二族的盟主,他萬念俱灰,不單是不 知道怎樣說才好。本來,他有資格做希臘 這一切變化大出他意料之外了,他不 參加斯巴達王和海

島了 跟他同在一起過活!」 ,那一個妖女莎樂能够變成你的形狀 「爸爸一定是到妖女

賓妮洛傷心欲絕, 淚如泉湧。

(全文完)





們進進出出,呈顯出一片亂哄哄的景象。 的大宅院裏,人聲嘈雜。手拿刀劍的武士 大廳上,幾十支大蠟燭,把整個廳堂 一天晚上,趙國都城邯鄲平原君宏偉

怒的光芒。 身材魁梧的漢子。他昂着頭,挺直着身子 照耀得如同白晝。只見柱子上綁縛着一個 劍眉下一對烱烱有神的眼睛,發射出憤

裏,正在等待平原君的親自審問。 由於他觸怒了平原君,被武士們逮到這

弟 趙國的軍政大權。 。他受惠文王的委托,近年來一直掌握 平原君名叫趙勝,是趙惠文王的親弟

國的春申君和趙國的平原君,家裏都有食 能的人,大部分却是專吃白飯、貨眞價實 客三千來人。這些食客當中,少數是有才 客」。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楚 「養士」之風,家裏養了成千上百的 「食客」 「食

賦稅就越來越多了。 拒繳納國家的賦稅。這樣平原君家積欠的 依仗平原君的權勢,橫行不法,還一直抗 水似的。他家的管家就有好幾十。這些人 食客。家大業大,耗費起錢財來簡直跟淌

分氣憤。一天,他指着稅册,感慨地說道

他名叫趙奢,是邯鄲一名收稅的小吏 這個被綁縛的人是誰?

那時已到了戰國後期,各國貴族盛行

平原君每天要用好酒好肉來供養這些

平原君身爲宰輔,竟然帶頭破壞國家 趙奢當了收稅吏後,對這件事感到十

> 嗎?」 税制。上行下效,以後國家稅收還有保障

說 人微言輕,管得了嗎?」 通人相比!况且,這些事我們當小吏的 「人家是國王的弟弟嘛,哪裏好跟普 個鬚髮斑白的稅吏,拍拍他的肩膀

每個人都得管!」 「不對!」趙奢說, 「國家的事情

用鷄蛋去碰石頭。我看還是開一隻眼,閉 犢不畏虎。你要跟平原君家對抗,簡直是 他皺了皺眉頭說:「你呀,你真是初生之 自己的想法。對方是個老於世故的官員 一隻眼,算了吧!」 趙奢跑到主管稅收的官員那裏,談了

憤慨了 「有什麽辦法,胳膊扭不過大腿! 「好,你不管,我來管!」趙奢更加 「那麽,國家的稅收就不管了嗎?」

趙奢把平原君家拖欠的稅額,開列在

一張清單上,派人送去。 幾個月過去了,絲毫没有反响。 平原

們跟隨管家們,一齊擁到稅署,把那裏的 備跟他們說理。誰料這下子可捅了馬蜂窩 君的管家們根本不予理睬。 家什砸了個稀巴爛,把稅册也撕掉了 平原君家裏的食客,反正閑着没事, 趙奢急了,他派人抓了幾個管家, 他 準

硬的本領。 他可從小學過兵法,練過武藝,有一身過 趙奢震怒了!別看他只是個收稅吏,

亂的時候,趙奢率領稅署裏的人,進行了 反擊,把他們打得鼻靑臉腫,當場抓住了 就在這批家伙狗仗人勢, 打進門來搗

九個人。其餘的狼狽逃走了

處死! 不法,公然在國家稅署搗亂,按國法應該 趙奢厲聲宣佈。「平原君的管家恃強 說完,就把這九個家伙給殺了

竟敢如此逞強。把他抓起來見我!」 大發雷霆•「一個芝麻綠豆大的收稅吏 平原君知道了這件事, 氣得七竅生烟

樣把趙奢五花大綁,抓到平原府裏來了。 大批武士蜂擁而至包圍了稅署。就這

奢,冷笑幾聲說··「你敢殺害我的管家, 平原君從後堂來到大廳。他看了看趙

你知罪嗎?」 武士們一下子把明幌幌的刀兒架在趙

不法,破壞稅收。有罪的是你不是我! 是趙國的貴族,現在居然放縱家裏人横行 他堅定地對平原君說··「我執行國家法制 奢的脖子上,但趙奢屹立不動面不改色。 嚴懲破壞國家稅收的人,有什麽罪!你

權嗎? 如果你們 保得住現在的財富和地位嗎?反過來說 家法制,國法還能維持得了嗎?國法維持 奢接着義正辭嚴地說:「假使別人也像你 你目光如此短淺,你還配掌管趙國的大 人人守法,秩序安定,國家就會富強起 家一樣,拒不繳納國稅,國家靠什麽來 國家富強了 幾句話,把平原君說得啞口無言。趙 那時候,國家也保不住了,你還能 就會發生混亂,別國就會派兵前來 假使別人也像你們家一樣,藐視國 較一家的私利,忘記國家的大局 家帶頭守法,別人才會跟着守法 ,你的地位還怕降低嗎?

趙奢的一番話,擊中了平原君的要害

他鬆了綁,抱歉地説・「趙先生說得有理 人。今後,我一定要嚴格教育我手下的人 他心服口服地接受了趙奢的意見,親自爲 愧又惶恐。剛才的一臉怒容烟消雲散了 没有您的指點,我幾乎要成了國家的罪 帶頭遵守國家的法制。」 他細細咀嚼了一下趙奢的話,感到又慚

政治遠見的人。他把這件事告訴給惠文王 並連連稱讚趙奢的爲人。 在當時的貴族中,平原君算是一位有

爲了挽救這種危急的局面,很需要一個得 支出巨大,但國家財政困難,入不敷出 力的人來整頓財政。 趙國那時候正受到秦國的威脅,軍費

奢担任管理趙國稅務的大官。 聽了平原君的推荐,惠文王便提拔趙

稅收了。 們知道他是不好惹的,再也不敢任意破壞 趙奢不畏權勢,敢作敢爲。貴族大臣

幾年, 比以前合理,生活也有了好轉 經過趙奢雷厲風行的整頓和改革,没 趙國的國庫充實了,老百姓的負担

楚國的都城郢都。接着一直打到魏都大梁 殺死魏軍四萬人。 秦國的大將白起打敗了楚軍,佔領了 這一段時間內秦國的力量日益強大。

國緊靠韓國的閼與。 帶領二十萬秦軍打進韓國,還包圍了趙 公元前二七〇年,秦國又派將軍胡傷

惠文王把滿朝文武召到宮中,商議教 韓釐王派使臣趕到邯鄲向趙國求援。

韓的事。

好,還是不救好?」 9 幾次敗仗。大家一談到秦國,就感到懼怕 一下,問。「韓國遭到秦軍攻擊,危在日 , 韓王派使臣前來求救。你們看, 惠文王心裏也猶豫不决。他朝四周看了 當時秦國的氣焰正盛,趙國一連吃過 去救

道去救, 韓國離趙國很遠,而且道路又狹又險。遠 相國藺相如和大將廉頗、樂乘都認爲 困難很大,還是不救爲是

很危險了。」 國唇齒相依。如果不發兵去援救,韓國眼 轉過頭來攻打我們趙國。那時候,趙國就 看要抵擋不住。韓國如果滅亡,秦軍就會 「救韓國看來十分困難。不過我們跟韓 平原君也害怕秦國,但是他担憂地說

一片寂靜。 大家同時皺起了眉頭。宮殿裏鴉雀無

聲

視了 他說·「您怎麽不說話?談談您對救韓的 惠文王把眼光停留在趙奢的臉上,對 一周。發現了站在角落裏的趙奢。 惠文王用期待的眼光,朝文武大臣掃

收的嘛,大王怎麽問起他來? 上。大家心裏不免有點懷疑·趙奢是管稅 文武大臣們的視綫全都轉移到趙奢身 看法吧!」

同的。誰勇敢機智,誰就會取得勝利!」 認爲路遠險狹,這跟兩隻老鼠在洞裏打架 又險又狹,救韓存在困難這是事實。但我 地回答說:•「剛才廉將軍和樂將軍說道路 一樣,我們和秦國雙方所碰到的困難是相 看到趙奢的態度那麽堅定,話又說得 趙奢不顧大家懷疑的神色,斬釘截鐵

> 那麽有道理,惠文王轉憂爲喜,便對趙奢 說: 「那麽,這次就請你帶兵前去救韓 好不好?」

地接受了惠文王交給的使命。 盡管他缺乏打仗的經驗,但還是毫不猶豫 現在國家面臨威脅,國君又那麽信任 期來壯志不酬,得不到帶兵殺敵的機會。 打算在軍事上發揮才能,爲國効勞。 趙奢從小胸懷大志,熟讀兵書, 他, 原來

裹建立營寨,等待命令行動。」 進軍。軍隊剛剛開到離邯鄲三十里的地方 , 趙奢就下令:「全軍停止前進, 趙奢帶領五萬人馬,從都城邯鄲向南 就在這

誰也不明白將軍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麽藥。 情報,趙奢的擧動引起了將士們的懷疑, 這時候,從韓國前綫不斷傳來告急的

,按兵不動?」 韓國還遠着呢,怎麽却在這裏停了下來 他們紛紛議論說:「趙將軍領兵救韓

要來不及了!」 「前綫軍情緊急,不趕快進軍,恐怕

後誰敢再來請求進兵,就砍誰的頭!」 本將軍自有主張,大家不要再來嚕囌,今 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軍機大事, 聽了將士們的請求,趙奢却把臉孔一

,再也不敢多說了 啊,好大的架子,將士們伸了伸舌頭

要在這兒住上一輩子似的。 天催促將士們趕築堡壘,開挖深溝,好像 這麽一停,就停了二十八天,趙奢天

碰秦軍 暗中都在譏笑趙奢胆子小,不敢去碰一將士們搭拉着腦袋,彆着一肚子悶氣

訴了胡傷 探子一囘去,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兵,便派探子混到趙軍軍營裏探聽消息。 再說秦將胡傷 一聽說趙國派出了救

前一段時間錯怪了自己的將軍

來築壘挖壕,這個趙國的大將也太怕死了 們秦軍的厲害。 。一等我們把韓國打了下來,再讓他嚐嚐我 胡傷捋着鬍鬚 ,軍隊離開都城三十里,就忙着停下 高聲大笑起來:「哈

秦國的探子混入趙營,趙奢並不是不放在心上,專心一意去攻打韓國了。 就這樣,胡傷和秦軍將士再不把趙軍

對不對,都要受到獎賞。」

國的探子囘去反映情况 知道,但他嚴令士兵們裝襲作啞,好讓秦

趙奢選拔一萬精銳騎兵作先鋒,大軍帳發令,火速拔營進兵,向韓國挺進。 等到趙奢知道探子已經走了 ,馬上升

路,拖沓遲慢的,按軍法處理。 上不准講話,不准休息,要日夜不停地趕緊緊跟上,他嚴令全軍一律偃旗息鼓,路

慮

便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秦軍面前 就這樣,只用了兩天一夜工夫, 趙軍

強戒備,留心防範才是。」

「對,你的話有道理。」趙奢虛心地

納了許歷的建議。

來没多久趙軍的太隊人馬就突然出現了 全是故意裝出 原來趙奢前一段時間的那些行動, ,都以爲趙軍還遠看呢。 面相覷,還以爲道是天上掉下來的「「喲,這些軍隊是哪兒來的呀!」他 來迷惑敵人的。 。誰知探子回。胡傷和秦軍

胡傷急忙派人前去探聽,這才弄明白

經感到害怕,現在又看到趙軍防守嚴密,

秦軍士兵對趙軍的驟然到達,心裏已

們面面相覷,還以爲這是天上掉下來的

,這一驚非同小可,秦軍將土也免不了人趙奢已經統率趙軍,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 人驚恐,個個寒心。

個許歷。 侍衞報告說有人求見將軍,進來的還是那

把它拿下來,這樣,就可以居高臨下, 的地形是北山。它剛好在秦軍軍營的後面 勝仗。我察看附近一帶,最高峻,最險要 奢說:「兵法上說,得地利的軍隊才會打 ,但秦軍却不知去據守,我們應該趕趕快

即行動,派出一萬兵馬,把北山佔領下來 地看到秦軍的動靜,趙軍將士同時在山 趙軍佔領了北山,在上面可以清清楚楚

胡傷抬頭一看,氣得破口大罵

大的秦軍,眞是勞苦功高。」

叫着,命令秦軍立刻搶佔北山。

嘁 全都靜悄悄地伏在山上不動。

把正在爬山的秦軍士兵,打得腦漿迸裂 子一揚,石頭像暴雨般地從上面滾下來 爬呀爬呀!山高路陡,個個爬得汗流浹背

死命驅逼士兵繼續搶佔北山 胡傷惱羞成怒,不管秦軍損失慘重

忽然秦軍背後鼓聲大震,趙奢率領大

這時北山上的趙軍,

迷惑敵軍才下的。從今天起,徹底取消,前次禁止大家提請求進兵的命令,是爲了崗哨。忙了一陣之後,趙奢通令全軍。一 用我軍剛到,來個突然襲擊。趙將軍要加大,但是秦軍一向狡猾,他們很可能會利前,使他們猝不及防,這對敵人的震動很 座位上站起來,請他坐下來好好地談。將軍,趙奢叫侍衞立即引許歷進帳,還從 下至士兵,一律可以提出建議,不管提得 要集思廣益,人人獻計獻策。上至將校, 現在強敵當前,爲了戰勝敵人,全軍將士 次禁止大家提請求進兵的命令,是爲了哨。忙了一陣之後,趙奢通令全軍。「 個名叫許歷的士兵,有重要的事要面陳 ,他對趙奢說:「我軍突然來到秦軍面 趙軍將士這時才恍然大悟過來 看到和顏悦色的將軍,許歷解除了顧 命令剛下,侍衞就來報告,說帳外有 趙奢指揮將士們建立了營壘,安排了 。忙了一陣之後,趙奢通令全軍・「 脇秦軍。 搖旗擂鼓,大聲叫喊。 秦軍紛紛朝北山湧去。

呼爹叫娘

夜裏,就親目率領一支軍隊,前來偷襲

趙軍早有準備,秦軍一

到,全營燈火

,紛起反擊。

胡傷果然利用趙軍初到的

時機,

當天

軍殺到了

也個個像猛虎

没等交鋒,便狼狽地退了囘去。

得秦軍屍橫遍野,大敗而逃。般,從山上冲殺下來。趙軍兩路夾攻,殺

一箭射來正中他的坐騎,胡傷翻身落馬 在侍衞們的掩護下夾在敗兵中逃走了

胡傷騎在馬上正在厲聲阻止秦軍後退

這一次,許歷的胆子更大了 第二天,趙奢正在大營裏處理軍務, ,他對趙

趙奢再一次接受許歷的建議,並且立 威

> 士。還專門寫了一封親筆信, 的禮物,親自來到趙軍軍營,

趙惠文王,代表韓國向趙國表示感謝。

趙奢帶領得勝之兵,囘到邯鄲

,惠文

趕出了韓國和趙國

韓國解除了威脅,韓釐王準備了

,請趙奢帶給

趙奢引軍一氣追趕了五十里,把秦軍

君,地位跟相國藺相如和大將廉頗相等。

王非常高興,他論功行賞,封趙奢爲馬服

· 「趙將軍遠道進軍,以少勝多,擊敗強 在册封的盛會上,惠文王誇獎趙奢說

「馬上給我把北山拿下來!」胡傷吼

趙軍見秦軍來了,一下子停止擂鼓吶

,他的地位雖然卑下,但才能出衆,請大數,我就是根據他的建議,才能出奇制勝勇奮戰,是没有辦法擊退強秦的,我特別勇奮戰,是没有辦法擊退強秦的,我特別,與不過,以為一個人。

氣喘吁吁。剛爬到山腰,只見山頂上旗 秦軍不知厲害,一個勁兒往山上爬

王好好提拔他。」

也要好好獎賞,就破格提拔他担任國尉(部屬的建議,才能以弱勝強大敗秦軍。」部屬的建議,才能以弱勝強大敗秦軍。」「趙將軍也不要過議了。」惠文王說

高級軍官)吧! 戰略戰術, 趙奢虛心傾聽士兵的建議 採取正

國的危亡 打了這次大勝仗,挽救了 趙確

名 捕 煞 星

本文承自第32頁。

死了 路 過, 這種射法,將嚴靑雄的上下左右皆封 四人射上路,三人射中路,四人射下加上那十名連弩手在事前特別被指示

弩箭後,立刻又從身上取下帶備的另一村不了。何况,那十名連弩手在射出一 隨時加以發射。 任是嚴青雄有三頭六臂,這一次也應 匣匣

分, 從空中墜落地上。 一部 部分弩箭, 分,但他終於中了兩箭, 身形在空中閃扭如蛇,又讓他閃避開 嚴靑雄確實不簡單,竟然舞劍擊落大 左掌連劈帶抓,也撥抓落一部 大叫一 聲

眞想下令再發出連弩。 阮鐵手看到這裏才鬆了口氣,剛才他

大叫一 起時, 紛紛閃撲上去。 佩,忍不住欲拔身而起,以至聽到嚴靑雄 劈手抓閃避過大部份弩箭, 眼瞥望空中的嚴青雄,各人眼見他劍擊掌 上智大師與靑葉道長等人在嚴靑雄拔 聲,身形急墜而下 急不迭止住起勢,同時散開來,抬 身形亦欲拔起,耳聽阮鐵手一聲 才鬆了口 俱不由又急又 氣,

地竄掠向前,恰好掠向迎面向他撲到的雲 但他仍然兇悍非常,身形在地上一滾,驀 墜落在地上 嚴青雄在上智大師九 柳中流 ,他身上雖然中了兩箭, 人堪堪撲到的刹

暴展,疾刺向雲子雄,同時一掌劈向柳中但仍慢了那麽刹那,但見嚴青雄長劍鬼形同時左右挪閃,手中劍交錯刺出。雲子雄、柳中流一眼瞥見,吃了一驚

流 暴展,疾刺向雲子雄

亦被震翻開去 聲聲,, ,肩膀上挨了一掌,身形閃翻開去。

**脋上刺了一下** 但兩人的長劍也分別在嚴青雄左右臂

柳兩人之間掠射出去 嚴靑雄亦發出一聲痛叫 身形欲從雲

然 但一道杖影挾風自左側横砸而至,

砰 嚴靑雄的身形立時陡地向下 一响,重重砸在嚴青雄屁股上 一沉。 

雄擊殺的

嚴靑雄再也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吼,刺入嚴靑雄腰上,槍頭直扎入他的腰內。 身形重重地墜摔在地上。

將 躍 他壓囘 (起。可是上智大師的禪杖向下一壓,又但他立刻雙手撑地,身形又陡地向上

來是靑葉道長恰好趕到 大師。但旁來一劍將他的劍擋架住了, 他的劍反手斜撇而出 別擋架住了,原企圖遍開上智

綠影飛閃中, 「噗」 嗤一响, 地刺入嚴靑雄 地刺入嚴靑雄的

通道長先後撲到,劍光連閃,三柄長劍分 嚴青雄不由發出 人影連閃中, 清靈道長、莊仕杰、元出一聲慘厲的痛叫。

別刺斬在嚴靑雄的背心腰背及大腿上。 二聲

> 仆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一垂 全身一軟 容解!」 阮鐵手連連抱拳向各人致意,至此

步開 至此, 去。阮鐵手易不變不由吁了 上智大師等人才鬆了 氣氣

,嚴靑雄這位大煞星終於

差點被卸去一條左臂。 雲子雄的傷勢最重,手臂上的劍傷及骨 被 八派掌門及丐帮帮主言重所擊殺了 但八派一帮中也有六人受了 傷,其中

是慘勝,而且也有點不光彩。 因爲,他們是以九人之力,才將嚴靑 這一戰雖然勝了, 但對他們來說, 却

但畢竟還是爲江湖除去了一大害。

林平靜了一段不短的時日 酸揚光大,令到武林頻放異彩,也令到武 衞道,從而潛心研創本派武功,日後爲之,深切體會到本身的武功造詣不足以除魇 這一戰也令到八派一帮九位首腦人物

智大師等人致謝。 到底,護送阮某一程。」阮鐵手抱拳向上能够安全運返府庫,院某懇請各位伸手管感銘心中,時候也不早了,爲了這批庫銀 謂公私兩訖,對於九位的援手協助,阮某靑雄已伏誅,阮某也起囘被刦的庫銀,可下於一人,

至於護送庫銀一事, 誅殺此獠;老衲等要多謝阮捕頭你才是, 事若不是阮捕頭施此妙計 ,上智大師掃了八人一眼,道·· 這時受傷的雲子雄等六人已將傷包扎 咱們怎能輕易 「這件

> 青葉道長言重等八人齊聲道: 「義不

葉道長問 他的心才算完全放下 「大師,姓嚴的屍體怎樣處置?」

是 衲看,還是安葬了他吧。 一號人物, 「道兄 况且人死了一了百了,依老 姓嚴的雖然窮兇極惡,但也

青葉道長點頭表示同意

其他的人自無異議。

情之請。 但阮鐡手却道••「大師,阮某有個不

體帶囘去交差了。 能够向上頭交代,老衲只好讓你將他的屍 明白了,姓嚴的身犯刦庫銀重罪, 但在官府而言,仍難逃其責,爲了 上智大師一怔, 隨之點頭道: 「老衲 爲了你

的苦衷, 阮鐵手連忙躬身道。「大師鑒諒阮某 阮某感激不盡。

你要答應老衲事後好好安葬他的屍體。」 「不過,」上智大師語聲一沉道:

名捕快揮揮手 師的吩咐做。」阮鐵手說完朝蔣幹及另 「這一點不勞大師吩咐,阮某按照大

的屍體抬到後面那輛馬車上。 阮鐵手跟着招呼受傷的雲子雄等人 蔣幹與那捕快立刻走出來,將嚴青雄

程! 在前面那輛馬車上 ,然後吆喝一聲。。「起 坐

朝江州駛去。 (全文完)了亂葬崗,駛過那條碎石路,馬頭一轉 耀下 兩輛馬車緩緩駛出 (全文完)

名的古畫,就算法國政府答允借出,相信保安 憑什麼去說服法國政府?誰都知道那是擧世知 做夢!」一名很富有的委員高聲說道:「我們 串令人難以容忍的批評:「做夢,適簡直就是 亦成問題。 會議席上立刻轟出了一陣笑聲,以及一連

有政府做我們的後台,我相信這件事成功的機 拔蘭地酒問題,與法國鬧得十分不愉快,假如

葛行動,只因爲這是一個自由城市,政府大概 不想破壞形象。所以年青人剛才的提議,經他 動了一次「不飲法國拔蘭地酒運動」,以示 但是,本市政府並沒有正式支持這一項杯

沒有辦法做到『擧世矚目』的地步,在座各位 市每年舉辦藝術節的目的,無非爲了增强本市 位旣然都是成功人仕,自然都已名成利就。本 底爲了什麼?當然不會是爲名爲利吧?因爲各 巨富,位位盡屬社會賢達,大家出錢出力,到 委員先生夫人,除了在下之外,個個都是名流 年青人又說道:「藝術節辦了多屆,始終

提出這項建議的是個年青 他很認真地說:「本市最近因爲電子錶與

大致上是法國政府限制本市出產的電子錄入 ,所以本市鐘鈸製造業的商人經開會後,也 年青人口中的「電子鐵與拔蘭地酒問題

嘲笑的刺耳聲浪壓制住。 作了一次詳細的解釋之後,終於也把那種帶着

世人化注視本市,而我剛才的提議,就百分之活方面的享受;但真正的最終目標,還是讓學 與世界各地藝術界的聯系,讓市民提高精神生 百的,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這個話題。 也由嘲笑而改變了態度,開始竊竊私議討論着 作出反應,表示這建議值得研究。因此其他人 身爲會議主席的,是冼東昌夫人。她首先

?一直成爲當地市民討論的熱門話題,因爲當 長……等等最高職位。 公司、大企業,都由他出任董事局主席、董事 份,而且他佔的比例也是最大的。所以該等大 地所有賺錢的大公司,大企業,不但有他的股 冼東昌乃當地巨富,他的財產究竟有多少

的份兒。 多需要出錢出力的社會活動,都少不了他夫婦 由於洗東昌擁有天文數字的財產,所以許

子出面,難得冼夫人不但熱心公益,又喜歡出 個大忙人,所以許多社會活動就惟有由他的妻 風頭,故此那年背人在「籌委會」的建議,首 先就引起她的興趣。 冼東昌旣然有那麼多的大生意,自然就是

政府肯出面支持,並非沒有可能的。 乍然聽起來跡近狂想,但是只要有人肯花錢 冼夫人覺得年青人的建議十分創新,雖然

成爲舉世也爲之觸目的大新聞 這一筆錢的確又是花得很值的,因爲這必然會 錢對冼夫人來說,根本就不成問題,何况

人就邀那位年青人共晋午餐。 因此當日的「籌委會」暫告結束後,冼夫

藝術家的身份,被挑選成爲這次藝術節籌備委 冼夫人這時才知道年青人叫胡慶安,是以

何與法國政府談判等等,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向市長提出這項計劃,將來到了巴黎之後, 「那就要夫人妳動動腦筋了,譬如怎麼樣

我同行,在旁助我一臂之力?」 」洗夫人靈機一觸:「你可否與

這又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一定盡力而爲。 」胡慶安很謙虛地說。 「若蒙夫人端愛,定當効犬馬之勞,何况

的義務軍師。 了她的玉手,與胡慶安輕輕握了一下。 「那眞好極了,我們就一言爲定,你做我 

佛產生了一股熱力,足以令到雙方的心靈都爲 雖則只是輕輕地握了一下,但彼此間却彷

胡慶安觸摸到的,是一隻軟綿綿,暖洋洋

安這才如夢初覺地放開她,抱歉地說:「對不 的玉手,他顯得有些失常,久久沒有放開她。 冼夫人感到有些尴尬地挣扎了一下,胡慶

她脹紅了粉頰,心臟的跳躍不知怎的,也

我們做許多值得去做的事,相反,如果不懂得 把它帶走一 我們離開了這個世界之後,一分一毫也不可以 如何去利用,金錢只是一種廢物。因爲最後當 身外物,如果利用得好好的,金錢無疑可以替 人生在世不過短短數十年而已。金錢只不過是 結果還是胡慶安首先打破了沉 分隔着兩者之間的空氣,有過片刻的死寂 你以爲我講得對嗎? 默:「夫人,

們再詳談好嗎?」 的事,暫時保密,一切留待下次開會之前,我 錶:「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走吧!今天談過 「是的,也許你講得對 。」冼夫人看看腕

> 吩咐,請隨時給我電話。 張印有電話號碼的咭片:「假如夫人有什麼 「好極了!」胡慶安很有禮貌地,遞上了

手袋裏去。 冼夫人接過了咕片,瞥了一眼,然後放入

十分欣賞這計劃,更有人公開讚許冼夫人的魄 開始報導有關向法國政府商借名畫的事;有 力和遠見。 儘管洗夫人要保密,但當地許多報章已經

毫無疑問,這給冼夫人很大的壓力,因爲

又可以爲她揚名 提出要求,要各参加會議的人保密,所以消息 致同意「保密」,胡慶安和冼夫人也沒有特別 想,當日參加會議的人,除了冼夫人自己和胡 冼夫人當初還在心裏責怪,可能是胡慶安 何况

台。 ,促使着她對這件事非做不可。否則就難以落 但是,如此一來,冼夫人便變了勢成騎虎

成功。 是「借名畫」這件事,相信誰也不敢保證可以 錢而已,問題却是有時花錢亦禾必辦安,尤其 本來這心沒有什麼大不了,頂多花一大筆

未必肯借出。何况這件事根本還禾展開 ,就算肯購巨額的安全保險,相信法國政府亦 「蒙娜麗莎」是法國之寶,這小小的都市 「初步

藝術節器委會的全體緊急會議。 迫要加速原定的步驟,先得到她丈夫冼東昌的 同意,然後她就召開了一次「緊急曾議」 然而經過當地各大報章渲染後,冼夫人被



員的成員。

和保養,所以看上去就更加覺得年靑貌美。 才只不過三十歲左右而已。再加上她擅於打扮 冼夫人的丈夫雖然是當地首富,但她本人

當他們在一起出現時,好容易令人誤會,以爲 胡慶安也是三十左右的年青藝術家。所以

名的「玻璃扒房」去。 冼夫人親自開車,把胡慶安儎到郊區最著

色玻璃,也有不碎的纖維玻璃。 玻璃構成;而所謂「玻璃」,有透明的各種顏 「玻璃扒房」名符其實,全用各式各樣的

最巧奪心思的設計,還是極富園林景色的

目,美不勝收。但是,可惜這兒收費之貴,不 就好像面對着一大盆的珠寶玉石一樣,璀燦奪 全市的景色,尤其是晚上,在這裏欣賞夜景, 這兒位於山崗之上,居高臨下,可以俯覽

但是全市最昂貴,也可能是「世界之最」。 是招呼外國來的朋友,這兒竟然變了「名勝」 了表示出他們的身份,也常常在此請客。尤其 儘管如此,本市的上流社會的富人們,爲

不過當冼夫人和胡慶安在此出現時,只不

分欣賞他在會議上的提議。 過是午間,所以食客十分疏落。 冼夫人坐下之後,首先對胡慶安表示她十

值得盡全力去做,因爲外國通訊社屆時勢必報 一舉變成舉世知名的人物,這件事實實在在是 胡慶安謙虚一番之後說道:「假如夫人要

做到「擊世知名」,所以她才把胡慶安帶到這前她的芳名在當地已是無人不識,但她却希望 兒來,請敎他這件事的可能性 冼夫人當然也知道這是「成名捷徑」,目

> 的興趣只在「賺錢的遊戲-東昌絕不計較,他的事業已夠他忙了,所以他 她的芳名早已蓋過了她的丈夫冼東昌。但是冼 冼夫人本身姓利,小名咪咪。在當地社會 但在另一方面,冼東昌却明白到當地的社 做生意」之上。

益, 才會讓當地市民和政府留下良好印象。 不過,做社會公益方面的事情,需要時間

會環境,光是有錢是不足夠的,一定要熱心公

力,根本就分身乏術。 業務上的事已經夠他忙了,再要他抽空出錢出 和金錢,金錢他有的是,時間却是有限,因爲

他出錢,她出力,配合得天衣無縫。 下極深刻的印象,用他們名義捐贈給當地慈善 還好他有個這麼喜歡出風頭的妻子,於是 這些日子以來,冼東昌夫婦已獲得市長留

常常掛在當地市民的咀邊。報紙幾乎每隔三數 就會報導她的捐欵數字,以及她對社會的 因此「咪咪利」或者「冼夫人」的芳名 機構的欵項,數以億元計。

之抖動着一

離開了這個城市之後,外地的人未必也知道「 咪咪利」或者「冼夫人」究竟是誰。 但是,任她如何出名也只限於當地而已

足以令到她芳名傳遍世界各地,不怕沒有通訊 社為她宣揚。問題只是:這辦法是否行得通? 然而胡慶安提議的「蒙娜麗莎大計」,却

將來一定會事半功倍。」 到本市展覽,讓我們的藝術節更加出色。因此 法國政府商量借用羅浮宮的名畫『蒙娜雕莎』 們要說服市長,派出一個代表團到法國去一次 ,名義上是訪問團,實際任務就是借畫-「我並非信口開河,這件事絕對可行。首先我 這個訪問團最好由冼夫人妳親自出任團長 胡慶安顯然也知道她的心事,他又說道:

冼夫人問道:「你以爲這次成功的機會大

這件事根本未開始進行,爲什麼會外洩?

不守諾言,把他們的計劃外洩。但後來回心想 外洩,應該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慶安之外,還有其他委員。而當日他們並未

N58

可以進一步與市長商談進行的步驟。事,事在必行。但依例須全體更過, ,事在必行。但依例須全體通過,然後她才 冼夫人首先向全體委員表示,商借名實的

她的提議立即獲得「全體一致通過」。於是: 冼夫人不但有錢有面,又是籌委曾王席 商談,以及與法國領事碰頭 夫人便進一步與胡慶安商量,應該如何與市長 …等等。

藝術節等備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一名法國留學生,這次是以學者的身份獲選爲 應做冼夫人的助手,原來胡慶安本來根本就是 當地政府有一個不成文的聰明做法,就是 胡慶安早已有了全套計劃,所以他才敢答

已去做,政府只負責委派一些「熱心公衆引務 的人仕」去担當· 一切社會活動,盡可能交由當地的社會人仕自 原來政府印明白到當地有許多有錢人,他

情,所以政府方面也樂得來一個順水推舟。如們都希望出力出錢,爲市民做一些有意義的學 果做得又多又好的,政府會頒發一項樂譽給他 們;這種「榮譽」往往也就是地位的象徵·

經費,亦可以「表現出一派民王作風」。 如此一來,政府不但可以節省一筆可觀的 冼夫人就是在這種情况底下產生的「熱心

夫有錢之外,對藝術可以說是一竅不通。公衆虽務的人仕」。其實說真一句,她除 是學識,只要有人肯出錢,他們就會做得很好 但是像胡慶安道些學者和藝術家,有的却 句,她除了文

人的事,約見胡慶安,希望把「商借名畫」道 道天晚上,冼夫人就爲了明天晋見币長大

,所以彼此互相配合,自然就曾事半功倍。

得騰人,所以一般人絕對小致涉足· ,這見不但環境幽美,情調清雅,價錢却是貴 冼夫人與胡慶安就坐在一個卡 图裏面,

冼夫人請胡慶安到一問高貴餐室裏吃晚飯

邊吃一邊談着「借畫大計」

前接觸到的,都是極富羅曼蒂克的氣氛。 板四角散播出來的輕音樂再加上葡萄美酒,眼 **清幽的環境加上暗淡怡人的燈光,由天花** 

莎,但真正出自遠文西的只有兩幅。 娜麗莎」,胡慶安對於還万面似乎知得很多。 他說:「目前全世界有超過六十幅豪娜麗 他們把杯飲着餐後酒,一邊談着名畫「蒙

品。」 何真蹟都只可能有一幅,其他的必然都是仿製 冼夫人不禁問道:「怎麼曾有兩幅呢?任

就是『微笑的人』,所以後世人又將達文西這 的讀法十分近似的。而『佐康達』法文的意思 凑巧道女人的渾名又叫佐康達——這與佐康杜 應對族麥廸奇之邀,替其情婦康絲坦莎畫像 文西最初畫的是佐康杜夫人蒙娜麗莎,後來他 **蠻人像,照例不祇蠻一幅,」胡慶安說:「達** 個不同的女人・」 幅名畫稱爲『蒙娜麗莎的微笑』,其實那是兩 「是的,理論上的確如此,但是達文西給

有關藝術考古醫籍上知道這些歷史的內幕。 胡慶安笑道:「當然,我也只不過從一些 冼夫人娲然一笑:「你怎會這麼清楚? 「那麼,目前我們準備向法國政府借用的

二幅同類作品。 ,究竟是那一幅。」 「目前掛在羅浮宮的,應該是達文西的第

本就是兩個不同的女人 「但是我不明白,蒙娜麗莎和康絲坦莎根 ,怎麼又會露出來竟是

能認爲不好看,實了一半就放棄,於是從頭再 既莎就比康絲坦莎年輕了十九歲。」胡慶安又 四年時間,其中一定有不同角度的素描, 「邁兩個女人的輪廓的確很相似,但豪娜 「達文西爲蒙娜麗莎給像,前後用去

> 風流貴族,却不肯買下這幅畫。」 稍加修飾之後,就交給貴族麥廸奇,豈料這位 廓和樣貌近似,於是檢出了蒙娜麗莎的初稿, 邀替麥廸奇情婦作畫時,可能發覺他們之間輪來過,這正是一般藝術家的脾氣,當達文西應

有買下達文西這幅置。」 奇巳抛棄了康絲坦莎,所以這位風流貴族並沒 「當達文西完成了他情婦那幅畫像時,麥廸 「因爲麥廸奇是個負心的人。」胡慶安道 「爲甚麼?」冼夫人顯然聽得入了神。

不住,爲人情婦者,亦未免太過可憐了!」 冼夫人聽到這裏,大爲感慨:「男人太靠

不知愛情為何物,他們太有錢了,只知道佔有男人也分許多種,有些很花心,這種人根本就 易露出了原形。 到了考驗,沒有真正愛情作爲基礎的,就好容 的外表逐漸衰退時,他們的愛情才是真正的受 耀一下·這當然不是真正的愛情·當那些漂亮 一個漂亮的女人,在上流社會的交際場合中炫 「夫人這句話我却不敢茍同。妳應該說,

以對胡慶安道:「我們還是不要把話魁扯歪了冼夫人敏感地想到了她和她丈夫之間,所 宮裏面?」 。那幅達文西的名畫,後來又怎麼會掛在羅浮

「這麼說來,這一幅目前掛在羅浮宮的藏在羅浮宮博物館之內,被視爲國寶之一。 大好,於是就將這幅畫帶到了法國去,一直珍 「因爲達文西被麥廸奇順賬之後,經濟不

並非眞正的豪娜麗莎。是不?」

的確是出自達文西之手,但畫中應該是麥廸奇 四年時間的心血結晶,而羅浮宮這一幅雖然也 莎是佐康杜夫人,那才是達文西眞眞正正花了 「是的,的確可以這樣說,真正的蒙娜麗

「然則,真正的豪娜瞪莎現在何處?」

權威的亨利甫力查博士。」 「在英國。」胡慶安道:「收藏者是鑑證

「那麼,爲什麼我們不向真正的豪娜麗莎

裏面所珍藏的,盡是無價之寶,自然名氣大得絕不公開的。羅浮宮因爲是法國國家博物餌, 多了。但真正令到這幅名畫名聞世界的,却是 動腦筋?」 「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爲那是私人珍藏,

發生於一九一一年的一宗竊案,當年有個藝術

六個富翁偷偷購入此畫,而當時的代價均在三 **焖賊曾將此名畫偷去,同年單在美國一地已有** 

十萬美元以上。」 「六個人合資購入麼?」

「你真的把我弄得胡塗了,怎麼會有六幅

然不敢張揚。 又是賊脏,所以那些富翁們都以爲執到寶,自 「那當然都是仿製品,但假得很似,而且

在七十多年前,那時候三十萬美元的確不是 個小數目啊!」 冼夫人瞠目結舌道:「一九一一年距今即

當時三十萬美元目前應該是過百萬美元了。 胡慶安說:「是的,若以通貨膨脹計算,

是了不起的事。」冼夫人又問:「那麼,這幅 畫後來又如何能回到羅浮宮? 「其實有人能將偽置塞仿得那麼似,已經

這幅名畫才回到羅浮宮來。 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直至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根據歷史記載,失輩日期是一九一一年 ,有人將此畫賣給一名畫商,畫商報警捉人,

能辨別出羅浮宮目前這一幅是眞蹟? ,既然最少有人摹仿六幅以上的赝品,又如何 「但是,在這幅畫失踪的兩年多的歲月中

幅畫均出自達文西之手。 的指紋,只須用放大鏡觀祭,即可發現其中秘 是亨利甫力查所收藏的一幅亦一樣有。證明兩 密。所以羅浮宮一幅固然有達文西的指紋,就 的顏色調勻,因此他的畫上面都留下了他本人 畫時,喜用左手執筆,間中亦會用右手將油畫 家已發現了一個小小的秘密,那就是達文西作 爲?其實這是絕不困難的事。因爲藝術考古學 界上有這麼多的蒙娜麗莎名畫,又如何分出值

訂出來的,所以現在你必須將詳情告訴我。」 ,屆時我必須把借畫大計說出,但計劃是由你 了。」冼夫人道:「明天中午,市長約我午膳 現在我們要談談進行借畫的步驟

實真正學世知名的,將會是夫人本人 更多遊客之外,我們的藝術節一定可以做到學只要成功了,必然可以替本市增加聲勢,吸引 對是個大市塲。所以你希望市長授權於你,代地酒的總銷量,佔法國年產量的五份之一,絕法團』,你不妨告訴市長大人,本市目前拔爾 姿態。於是你不妨說出眞正的目的乃是借畫, 自由貿易原則,不希望向法國政府作出要脅的 是我可以預測,市長一定堅持本市一向採取的 表本市工商界前往談判。」胡慶安又說:「但 「我以爲你首先要爭取的,就是組成『訪 胡慶安笑了笑,放低聲調道:

對畫似乎很有認識,你留學法國,可是學油畫 有頭腦的青年藝術家。她忍不住又問道:「你 冼夫人聽到了這裏,也覺得胡慶安是個很 「是的,我對油畫十分熱愛,閒來也會畫

社會關係,一切就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 時代。結婚之後,忙於應酬,又要協助丈夫攪 「本來我對繪畫也很有興趣,那是指學生

> 在的,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 「其實我最羨慕你們這些藝術家,可以自由自樣。」冼夫人苦笑一下,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我 在的做我喜歡做的事,沒有任何人可以管得了 不知道我有我的快樂,最低限度我可以自由自 未成家立室,吊兒郎當的,似乎太不成話。却 心快樂,一切視乎個人的觀點與角度。就以本 人來說,許多親友都取笑我行年將近三十,仍 「人生在世不過短短數十年,能否活得開

來侍者結賬,但是胡慶安早已在他去洗手間時 他們這一頓晚餐已吃了將近兩小時。她立即召冼夫人彷彿給他提醒了,看看腕表,原來 ,把賬結了

胡慶安又說: 「我總不可以次次要你請我

「但是你一直在爲我動腦筋做事,怎麼可吃東西,上次是你,今次應該輸到我了。」 以要你破費呢?」冼夫人說。

興也來不及啊!」 像我這一輩無名小卒,能蒙夫人提抜,正是高 「不!我們只是替本市盡一分棉力而已。

天虹 二人正待離開餐室時,迎面却來了一個游

冼夫人就把胡慶安介紹給游天虹認識。 冼夫人與游天虹是認識的,他們招呼過後

的能借到,我倒要捐出一千大元購入塲券一開道呢!要是這幅被譽爲『法國之寶』的名畫真 根本連本市有『藝術節籌委會』這件事也不知 是從報章上看到有關『蒙娜麗莎』的新聞,我 游天虹却打着哈哈對冼夫人說道:「要不

大俠,我先在此代表我們的籌委會多謝你!」 然伸出了纖纖玉手,與游天虹握了一下 他們會心一笑之後,冼夫人和胡慶安就跟 「好極了,我們就一言爲定!」冼夫人竟 「游

> 慶安則走向停車場那邊 游天虹告別;游天虹走進簽室去,冼夫人和胡

但我却喜歡叫他游大俠,只因為他是有名的千 胡慶安好奇地問:「他是什麼人?」 「他叫游天虹,許多人喜歡稱他游公子

胡慶安怔了一怔

胡慶安苦笑一下: 「不!他專捉老千 「難怪你剛才叫他游大 所以叫千門奇俠!」

麗莎』借到手。」 意出一千元購入場券,看我們借來的名畫,言 之意,分明是不相信我有本事可以將『蒙娜 冼夫人道: 「相信剛才你也聽到了 他願

跟他一般心理,所以,只要我們成功,勢必蹶 「是的,不但他不相信,相信許多人也會 如果將來要收入塲券的話,數目

他們就在停車場分手,各自駕車離去。 「一切要看你了!」冼夫人笑了笑

在那間高貴餐室之内,游天虹約會的却是

了幾分鐘,所以他與冼夫人打個照面的情形,剛才游天虹進來時,甘美貞因爲比他早到 位很漂亮的女郎甘美貞。

她都看得清楚。

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後看看腕表:「是我 遲到了,還是你早到了呢? 當游天虹發覺她已坐在餐室一角時, 甘美貞却是會心一笑:「我不會怪你遲到 也有

平安來到這裏,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只怪沿途上那些美麗的女人太多了 你能

**堅了一下:** 「你是指剛才那位太太麼?」 一」游天虹怔了一怔,隨即回頭張

> 聽過了他的大名吧!」 「當然,她的丈夫冼東昌,相信你也一定 「太太?」甘美貞又問:「她結了婚?」

也真了得啊!」 **一游天虹又是一怔:** 「你是指剛

「哦!原來是冼東昌的妻子

,小胡的手段

才與她在一起的男子麼?

經常左耳入右耳出,眨眼已忘得一乾二净。」 「是的,但我對男人一向不大留心,所以 她不是介紹你們認識嗎?」

貞斜睨着他笑了笑 「所以當年我不嫁你是有原因的。」甘美 游天虹苦笑道

的男人,未必就是花心大少,我就是最好的例 是王老五一名,證明你估計錯誤,喜歡看女人 游天虹也會心一笑道:「所以至今我仍然

「既然當年我估計錯誤,如今亦合該更正

爲你離婚,立刻離開馬元壯。」 「時代不同啦,如果你仍然愛我,我可以 「可惜遲來三日你已是馬家娘!」

找我有些什麼指教? 下一世修福積徳。」游天虹笑了笑又問: 「別開玩笑了,我雖然無兒無女,也要爲

噴出了一口烟霧,然後才說:「說出來你可能 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真正要找你的人不是我 虹立即爲她燃着了打火機。她抽了一口香烟, ,却是我的丈夫。」 」甘美貞打開手袋,抖出了一支香烟,游天「指教則不敢,相反却是有事要向你請教

什麼——」 你之間的關係清白過清水,純潔過純潔,他為你可不是嚇我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與 「馬元壯要找我?」游天虹怔了一怔: 上幾筆,如果夫人肯賞光,

有空請到敝畫室來

多多指教。」

些忍不住笑了起來 甘美貞看見他好像演戲唸台詞一樣,也有

笑道:「他只是在公事上求你帮忙,並非私事 帮個忙。」說到這裏她又斜睨他一眼,會心一 你千萬不要又想歪了心腸。」 我丈夫又不是找你算服, 而是有些事情求你 她不等他說完就笑道: 「你何必作賊心虛

至甘美貞結了婚之後才少來往。 個很開放的女性,他們以前常常有講有笑,直 些什麼生意的,也未清楚。他只知道甘美貞是有時也很糊塗,所以他連甘美貞的丈夫到底做 游天虹這個人有些地方顯得十分精明,但

游天虹因此問道:「馬先生是做什麼生意

他名下的保險公司虧了大本,所以他求我找你公司。」甘美貞又說:「可惜最近一年以來, 「他的生意很多,但主要是投資一間保險

三不像,做生意已是門外漢,保險公司的生意 「你完全弄錯了,馬太太。我是個吊兒郎當的 更加是一竅不通。」 「等一等!」游天虹制止甘美貞說下去:

你的名氣;偏偏他又不認識你,偶然我們談起 忙,並非請你帮他處理公司的業務,而是因爲 他才知道我認識你。所以才决定叫我來找你 「他要你帮

宴。所以他和馬元壯從未認識。 天虹只叫人送了禮,他並沒有去參加他們的婚 ,雖然甘美貞也有客來了一張請柬,但結果游 游天虹想及數年前馬元壯和甘美貞結婚時

去,忍不住問:「你丈夫可不是被人騙了保險 游天虹從馬元壯的保險生意連想到壞方面

甘美貞笑道:「你眞聰明,一猜就中。」

「不!只是懷疑有人故意縱火。」「又是公海沉船?」 「爲什麼不報警?」

找你談談,至於你的費用方面,一切是不成問 奇俠』,知道你最怕恨人家欺骗,所以才叫 「我丈夫仰慕你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千門調查一番,但却是沒有結果。」 廿美貞又說 「警方和消防局,每次發生火警後,都循

給你,她不但有辦法,而且她還是這方面的專,我更加不是神仙。不過,我可以介紹一個人,我更加不是神仙。不過,我可以介紹一個人家偵探,如果連籌方和消防人員也查不出的事 「多謝了。」游天虹苦笑道: 「我不是私

希望你不要令我無法回去向我丈夫交代。」 「誰?」甘美貞失望之餘,惟有問道:

不但收費不會貴,也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這張名咭按址去找她,說出是我介紹的, 「她是一名女私家偵探。」游天虹找出了 「她是我的女朋友張雪兒,只要你

他們開聊一會兒,也就離開了那一間高貴 甘美貞無可奈何,惟有接過了那張名咭。

中午,市長却破例臨時約晤了冼夫人。在幾個月之前由副官安排妥當才可以,但這天 市長是個大忙人,任何人要約曾他,也要

的,假如她不是冼東昌夫人,這是絕對不可能 所謂「破例、臨時」,也是幾天前才約好

與利益的,所以市長才會在百忙之中,抽出時深刻,何况這一次的資面,又是關乎不而緊譽 以千萬元計算,市長亦因此對他們的印象十分 冼東昌夫婦二人每年捐出的善歎數目,數

> 注「本錢」而已。 「借畫」成爲這次午膳的主要話題,「限

> > 事突然之間離開了本币到外地丟了?爲什麼他 了什麼事。是找錯了地址呢,還是胡慶安已因

的 就即席答應全刀支持她。 「天才構思」不禁也爲之雖節讚賞。自然也 市長不知道幕後另有「軍師」,對冼夫人

像現在這樣子單獨摸上門來找一個男人,從未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而且在她婚後來說,好

冼夫人心底裏有一種悯然若失的感覺,她

才不會這麼樣不避嫌疑。

試過。要不是「借畫」這件事對她太重要,

因爲這是用金錢也買不到的 冼夫人十分意外,心裏自然也非常高與

喜。然後才叫秘書通知全體委員,召開緊急會 議,希望正式通過議决案,然後才名正言順地 與市長分別後,冼夫人首先要问胡慶安報

庭主婦,她打量着冼夫人。

就在這時候,隔壁一個四五十歲左右的家 她心有不甘地,再按了一次門鈴。

冼夫人乘機問她:「請問這裏是否住了一

胡慶安先生。

何况這件事已得到了市長的首尤,又有誰敢反份,所以要通過譏决案,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去進行這件事。 由於洗天人不但出錢出力,又是王席的身

些不舒服呢。你找他?」

那婦人點點頭:「是的,這兩天他好像有

見了身爲幕後軍師的主角胡慶安。 冼夫人心裏有些志志不安,秘書則說胡慶 不過,當學行全體緊急會讓時,偏偏就不

安突然病倒了,所以無法出席會議。 會議上冼夫人也未能集中心思,議案决定

睡袍,睡眼惺忪,面色蒼白,滿面病容

「對不起!」胡慶安抱歉地說:「請進來

出現在門後的,正是胡慶安。只見他身披豈料話未完,門已經開了。

「他可能去看醫生吧

一但裏面好像沒有人。

散會後,冼夫人親自致電找胡慶安

果有,爲什麼沒有人接聽電話? 慶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胡慶安既然病倒了, 什麼不在家?他家裏難道沒有其他人麼?如 冼夫人的腦海中,出現了無數的問號,胡 但是,電話响了很久,仍然沒有人接聽。

油彩,四周擺放着的,都是一些素描,油畫和

屋內只有胡慶安一個人,到處散播着一些

豈料入到了屋子裏面,彷彿走進了一間畫 冼夫人謝過了隣居婦人,走了進去。

變了主意吧?如果他不肯從中帮忙自己,冼天計劃是由胡慶安提出的,他可不是臨時政 人根本對「借證大計」沒有把握。

張桌子前面去倒閒水給冼夫人,因爲他這裏

「請坐。」胡慶安拖住疲乏的步伐,走到

,裏面竟然全無反應。 她按址找到一幢多層大厦云,按過了門鈴 因此,冼夫人决定按址先去找找胡慶安

冼夫人有些心煩意亂,她不知道到底發生

「可能我到樓下去看醫生吧。」胡慶安這

爲什麼要親自找上門的最好方法。

話給你。爲什麼沒有接聽?」這是間接解釋她

冼夫人對他說:「我來之前,曾經撿過電

館方面有連絡過嗎?」 天就會沒有事了。」胡慶安又說:「法國領事

已經喝光了。

冼夫人這時候也剛好把視綫移過來,看見

時正打開水壺,但裏面只滴出幾滴水點,開水

生給你? 知道你到底患了什麼病,要不要我介紹一個醫 「還沒有呢,一切都要等你。所以 ,我想

已是第二次,大概不會有什麼大碍的。」 樓下看過了醫生,也吃過一次藥,等會兒再吃 「本來我預

的採頭插上了,却又發覺煲子裏空空如也,一 氣!」他還是走到門角蹲了下來,把電熱水煲 可憐。她立即說道:「我不喝水,請你不要客這種情形也覺得王老五的生涯的確有些可笑又

算今天與你到法國領事館去,現在惟有改明天 ,希望你明天會康復。」 冼夫人聽到這不舒了一口氣:

爲你辦妥的。」 「夫人,你放心,我答應過的事

安坐在沙發上,讓她替他去冲開水。 胡慶安想勉强支持起來,但冼夫人却叫他 不久之後,水滾了。

到外面來揷上了電揷頭。這種工作對她來說還 是過去接過了水煲,爲他放了一煲水之後,拿

胡慶安雖則坐在沙發上,仍然以手捧住他

麼成?:」他還是走進了厨房去。

等會兒我也要吃藥的,沒有開水怎

冼夫人看見他疲態畢呈,担心他跌倒,於

剛看過醫生,還是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吧!」 她立刻又走過去對他說:「不用煲啦,你

,怎麼可以因爲她而令他忙個不了?

冼夫人覺得不好意思,尤其是他正在病中

只好等那杯開水慢慢地攤凍。她則坐下來,繼一下,但找遍了冰箱,厨房都找不到。所以她,自己也倒了另一杯。她想找一些凍開水混和,以此大性的溫柔;她替他倒了一杯開水處處表現出女性的溫柔;她替他倒了一杯開水 續與胡慶安聊天。 她平時在家裏什麼家務也不用做,現在却

候他服藥,表現得一派娴淑,令到胡慶安除了 好笑。為了讓胡慶安振作起來,冼夫人親目侍 這是王老五之家,冼夫人想想就有些覺得

至到胡慶安服過了藥之後,她才扶他上床休息 感到有些甜絲絲之外,也覺得不好意思。 冼夫人在那裏足足逗留了將近兩小時,直

有第三者知道。但是。假如有人知道她紆奪 最後她才離開了胡慶安的住所。 冼夫人悄悄地跑到胡慶安這兒來,可能沒

費的跑到這兒來,好容易就曾想到另外一万而

認爲這件事值得做,她就會不顧一切地去做 但是冼夫人是個敢作敢爲的女性,她只要

> 只要問心無愧,人家怎麼去想她也不會計較 人在當地社會上的名氣,已超過了她的丈夫。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時至今日,冼天

太在一間知名咖啡座見面。 下午茶的時間,冼夫人又約了一位名流太

名流招培的太太帶了一位懂得法國語的小

及化粧等等,全是法國作風。 ,早年曾在法國留學,所以她的衣着,作風以 招太太因爲在電話中知道冼天人需要一位 史小姐二十餘歲,樣貌平平,但身裁健美

就很欣賞。招太太介紹她們認識之後,雙万也 面十分趨時,也非常惹人注目。冼夫人見了她 拉帶來這裏介紹給冼天人認識。懂法語的人協助借畫工作,所以就把這位史蒂 史蒂拉是一位時裝設計師,所以在衣着万

地間冼夫人:「不是有個很年青英俊的藝術家遮攔,所以在介紹過雙方認識之後,就開玩笑 招太太是上流社會中的長舌婦,一向口沒

冼夫入順口問道:「你指誰?

到你們出雙入對的,說你似乎對他不錯呢。」 太都不約而同的對我說,在好一些公衆塲所見 「就是那個姓胡的,你何必裝蒜?許多太

?你們這班人只會逛公司,花丈夫的錢,閒來,我要怎樣就怎樣,關你們這班八卦婆屁事麼 只不過是一條蛀虫而已。 就說人長,道人短,對社會可以說全無貢獻 冼夫人苦笑一下:「是嗎!」她心裏却想

不想他太過勞,讓他好好的休息幾天。」此她輕輕一笑後,又說:「他病倒了,所以我 了反感。她這個人就是這麼樣極具反叛性,故 表面上冼夫人不慍不怒,但心底裏却産生

史小姐帮你了。 住冼夫人會心大笑:「怪不得你要我另外介紹

講的『姓胡的藝術家』,可是胡慶安? 史小姐這時也忍不住搭訕着問:「兩位所

你也認識他麼?」冼夫人出

立,讓一位年青畫家替她造像,你猜那位畫家 也擠進人羣中參觀,原來是賭國皇妃在那兒呆 在法國巴黎的街頭上散步時,發覺一大班人圍象却相當深刻。」史蒂拉道:「記得有一次我 在街上的一旁,當時我還以爲有人拍戲,於是 「不!我絕不認識他,但這個人給我的印

我們這位英俊小生胡先生麼? 招太太在旁巳忍不住揷嘴問道:「難道是

她有些什麼反應。 邊發出了會心的微笑,一邊又瞪住冼夫人看看 招太太說話時,正是表情多過動作,她一

裏又想:這算是什麼?我的事根本不到你去管 即使我丈夫也管不了,何况是你這一類長舌 冼夫人心裏生氣,只是沒有表面化。她心

替賭國皇妃造像的畫家就是胡慶安的話,這也 正好證明我的眼光可真不錯啊,他不愧是個人 所以冼夫人故意對史蒂拉道:「如果那位

正是胡慶安。」她又問道:「你們可知道我當 史蒂拉道:「你兩位都猜中了,那位畫家

招太太吃吃笑道:「可是恨不得他就是你

覺得,很慶幸是個中國人,至於他是否我的男 「不!」史蒂拉脸了她一眼:「我當時只

則就會生變。

「是的,我很明日你的意思,相信過一兩

你早日康復,我們的計劃不可以拖得太耐

拍檔,何必說這些話?」冼夫人又說:「希婆」別這麼客氣,我們旣是同事,現在又是

到這偏促的地方來看我,令我十分難過。

「是的,我身體眞不爭氣,還要勞煩天人

在這時候病了起來。」

現在只差在我們如何進行而已,不幸你知偏偏 閉過了會,除了你之外,全體委員一致通過,市長决定全力支持我。」冼天人道:「我們也 我們坐着談談吧。你和市長談成怎麼樣?」 他睡到床上去。但胡慶安不好意思,他說:

,正是要把一個好消息告訴你,

洗夫人知道他正在病中,看見這情形,叫

參觀胡慶安結畫,而是在雷尼爾王子的陪同下 很多很多,但是有辦法令到賭國皇妃欣賞的, 老城市中寫生的街頭藝術家、畫家等等,的確,表示她的反感:「在羅馬、巴黎這些歐洲古 他的模特兒,這件事就絕不簡單了。」 恐怕沒有幾多個。何况她不是偶然站立下來, ,在巴黎警察和法國密探的嚴密保護下,做了 「我不同意你的見解。」史蒂拉面色一沉

你的高見,這也是我們身為皇帝子孫的一份光不住帮腔道:「是的,史小姐,我萬二分同意、冼夫人一直不作聲,但聽到了這裏,也忍

招太太自討沒趣。

聘請史蒂拉做她的法語翻譯,以便進見當地的 慶安的印象更佳,也更加深刻。同時她也决定 但無論如何,經此一役之後,冼夫人對胡

和史蒂拉分手。 見面時便一齊到法國領事館,然後就與招太太 冼夫人利咪咪與史蒂拉約好了時間,下次

本來她想返家去,但忽然心血來潮,又獨自駕 ,但她丈夫冼東昌到機塲去叕飛機還未回來。 利咪咪撥了一個電話到她丈夫的辦事處去

米粉吃,冼夫人利咪咪看見了,又忍不住動手 胡慶安的病已經好了許多,他正在厨房煮

咪咪有空去仔細欣賞散佈在各處的油畫。 當胡慶安正在客廳裏吃米粉時,冼夫人利

女像,圖中所證畫的海棠春睡之態,那女子的在一幅風景畫的後面,利咪咪發現一幅裸

傑體綫條是美得叫人心動。

識。 像當今最紅的女明星花花。右邊一半却似曾相 限的驚奇,原來那面譜竟分兩半,左邊一半很 利咪咪再細看那畫像的面部,却又感到無

她終於看出了那右邊的一半臉孔竟然會是她自在這刹那間,利咪咪忽然感到粉類通紅。

這是怎麼一回事?

己

**女像的風景畫,再移到裸女像前面去掩飾。** 女像的風景畫,再移到裸女像前面去掩飾。

都是很失水準之作!

「這是你的近作麼?」 利咪咪却堅持要看那裸女像,同時又問: —」胡慶安不好意思地,笑得十分

於改壞了。」 **尴尬:「這雖然是我的近作,但左改右改,終** 

一半,的確正是她自己。所以她忍不住問:「利咪咪再細看清楚,那「似會相識」的另

後,我發覺有另一個女人的面部輪廓,美得有 這是你的構思,還是用眞人做模特兒的?」 「本來是用眞人做模特兒的,但畫好了之

如天仙一樣,所以我決定把面部修改。」

會把它改好爲止。」胡慶安說着,又把裸女像「是的,不過,讓我病好了之後,我一定「但是現在,豈不是變了三不像麼?」 再多看一眼,就會看穿了其中秘密似的。 移到後面去,不讓利咪咪看下去。彷彿担心她

是否認爲她的身裁已是一流?」 。所以她才有此不服氣:「你挑選這模特兒, 其實,利咪咪巳看出了另一半正是她自己

畫好之後,她不喜歡這睡態,要改爲坐姿,所道:「她要我替她造像,供她揖在香閨內。但 「不!這本來就不是我挑選的。」胡慶安

以這一幅,我只好留回給我自己欣賞。」

本來她就是沒有這種資格,第一,她本身也請他給畫全徑油畫,可見此人眞不簡單。 利咪咪心裏想:連當今最紅的女明星花花

侶。他怎麼可以妬忌人家呢? 是個巳婚的女人。第二,她與胡慶安又不是情 然而感情上的事情,有時也眞奇妙,利咪

除當時就有這種感覺。 再從另一角度想:胡慶安爲什麼要將這一

真的這麼欣賞她那一份美艷麼? 幅「留回自己欣賞」的畫,改了她的面譜?他 想到這裏,她的心兒不禁砕然而動!

特兒,繪畫一幅完整的裸女圖,相信比這一幅 果我是你,我會把你最欣賞的女人,請她做模 你只不過在玩砌圖遊戲而已,並非在繪畫。如 她表面上却保持着冷靜,笑了笑,道:「

苦笑一下,道:「我心目中的確有個被我認爲 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一一 胡慶安當然也聽得懂她這句話的意思。他

他故意頓了頓!

中認爲最美麗的女人是誰?」 她却忍不住含笑盈盈地問:「誰?你心目

幅油畫過來,將那裸女圖遮得更周到。 後又避過了她的視綫,垂下頭去,再搬了另一 胡慶安又訥訥地說:「世界上的事,很難 她一眼,然

利咪咪反問道:「你又未試過,怎麼知道目中的女神,永不可能成為我的模特兒。」段,但是——」他苦笑搖頭:「可惜我這位心 目中的女神,有着比這畫中的女人更迷人的身 全十美的,雖然憑我眼光,極之心儀我心

「我儘管還沒有機會问她提出這種要求

但是,我已可以肯定,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未嘗試過的事,我以爲你不應該隨便下

定論的!」她含蓄地笑了笑,「爲什麼你不試

想;我喜歡你,也正是由於你富有這種性格 一樣,明明是不可爲的,爲什麼你却王張我去 利咪咪道:「就像我們回羅浮宮借畫這件事 「我喜歡藝術家,是因爲藝術家或富於幻

兩件事,不可拉在一起談啊! ,我並非故意反駁你,而是

行動;沒有行動,它如何曾變成事實呢?」 「我剛才所講的女子,比女神更高貴,在 「爲什麼不可以?沒有幻想,就永遠沒有

多望她一眼。 「那只是你太過自卑,事實上人與人之間 ,她不但神聖不可侵犯,甚至我不敢

「你是因爲她太過富有麼?」 ,基本上應該是平等的。」利咪咪又再問他

但那只是她丈夫的事,其實金錢只是影响了她他的藝術家脾氣。我所講的女子雖然很富有,對我並不太過重要。我是藝術家,藝術家總有 形容的冷艷氣質;我不敢對她有任何非份之想 本身的形象;我喜歡她,是因爲她那一份無法 ,只是因爲她是個有天之婦。」 我雖然不是很有錢,但也不是很窮;錢有時 「不!如果你這樣想,你就太不了解我了

方尴尬。 覺。她一方面明知胡慶安所講的「有夫之婦」在這刹那間,她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奇異感 正是她,另一方面,他又要故作不知,以觅雙 嗯 -」 冼夫人利咪咪怔了一

室内有過片刻的沉默!

胡慶安故意將話題扯開:「跟法國領事約

定我還要你陪我到法國去啊!」 一這件事, 我會帶人去辦的,你不必掛心

胡慶安徽笑道,「我答應過你的事,我一定要 「相信再過三兩天,我一定會沒事的。」

也見過你。 已經誇了一個法語女翻譯,原來他在巴黎街頭正要你的腦袋,不一定要你親自出馬。何况我「你身體不適,應該要好好的調養,我反

噢! 「灾蒂拉小姐。」 -她是誰?」

是皺眉搖頭:「我的記憶中,並不認識這位小 唱 -」胡慶安很認眞地回憶,最後還

嘉麗絲姬莉繪過畫像而已。」 只是偶然見過你在巴黎一處街頭,替賭國皇妃 「你不認識她,也不足爲奇的,因爲她也

安忽然面色一沉:「說起來,我心裏十分難過 像皇妃那麼漂亮的女人,心腸又那麼好,偏 「噢!那大概是兩三年前的事了 。」胡麼

「是的,最近她在車禍中死去了!」 「是的,最近她在車禍中死去了!」 「難怪人家都說,紅顧多 利夫

花圈也沒有送一個,就只花了一些錢,打過一 婦對我還眞不錯。他們的變室之內,還有我的 ,這次她不幸喪生,我不但沒有前往致祭,連 交,到底也有過一面之緣;最低限度,他們夫 「說起來,也質抱歉,我與她雖然不是知 那是我在巴黎替她蠻的一幅油畫。但是

N64

封電報向她丈夫致慰。這件事,使我心裏仍不

的死比較意外一些而已。」利咪咪又故意說 「你幾時也替我給一幅畫像?」 人反正總要死一次的,只不過她

「那麼,我們一言爲定了!」她竟然含笑「如果你不嫌棄的話,幾時都可以。」

彼此都互相瞪住了 如觸電一般,四目交投,彷彿電流互通一樣 盈盈地,伸出了她的手來,跟他握了一下。 就在這刹那間,他們兩隻手的接觸,就有

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却無法掩飾內心那一份喜因為她不但是個有夫之婦,也是個名流之妻;她感到一陣溫暖,但也感到一陣驚懼!只

她的手縮了回來。 他們互相凝視了好一曾見,她才警覺地把

他也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來。 「對不起・」他訥訥地說。

息。」 過:「明天,我會再來看你,也許,屆時會把對他笑了笑,而且笑得很甜,以発他的內心難 我和法國領事的談判結果,給你帶來一個好消 她當作沒有聽到:「我要走了。」她故意

好一會兒仍未回復正常。 他倕呆一旁,瞪住她的背影在門際消失 說完,她揮揮手,轉身走了

就在這時候,一陣電話聲把他從幻想的境

他急忙過去接聽:「誰?」

「我剛看見她走了。進度如何? 「怎麼啦?」一個男子的聲音,沉聲說道

那邊呢人 「一切依原定計劃進行,看來一切十分順 「很緩慢,急不來。」他訥訥地說:「你

利。 「那麼,以後不要隨便撥電話來了 ,我有

事自然會找你的。」

「嗯!好吧,我們一定看你的手腕了。」個不小心,隨時都曾前功盡棄!」 「有什麼要我們帮你麼!」

逃避 集 ,思想頓時變得十分混亂一 他明知被人利用,可惜他偏偏又無法可以 他有許多苦衷,可惜無人可以傾訴!

電話掛斷了,胡慶安却呆在一旁,百感交

「我明白的・我曾盡力而爲。

己 以後怎麼發展,沒有人知道,包括了他目 這明明是演戲,但却難冤戲假情真。

另一方面,冼夫人利咪咪帶住一顆熱烘烘 ,返抵家中

的

回來 出乎意料之外,她的丈夫正在客廳裏等她

後,難得見到他。 冼東昌是個大忙人,有時晚上也非到午夜

提到你。下年度的授勳典禮。肯定有你的份兒要大過你的丈夫了。報紙上面,幾乎每天都會 ·忍不住開玩笑地說:「冼天人,你的名氣快 當時他正在閱讀一份晚報,看見妻子回來

這樣你才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去賺更多更多的 爭取機會多做一些對社曾有益、有意義的專 命出風頭,還不是爲了你麼?」他側過身子去 ,吻了他一下: 利咪咪在他身旁坐了下來: 「在這個地万混,有了錢就要 「我在外面拚

間無多,能有你這麼一個賢內助,我的確應該 了處理業務,以及應酬商場上的朋友,所餘時 「是的,說起來,我真要感謝你啊!我爲

感到驕傲。」

「怎麼會呢?只要是值得,正如你剛才所 「你不怪我替你在外面散大量金錢麼?」

已有太多的錢了,散一些出去做善事,又算得讓,以後我們還可能賺回更多呢,何况我現在

「但是有件事你可能沒有想到

「我整天在外面接觸一些男人,你不担心

我們的感情發生變化麼?」

裏面。通常他們不召喚下人,他們是不會闖出 當時客廳裏只有他們兩夫婦,下人們都在「嗯——」洗東昌怔了一怔!

要變早就變了,可不是嗎? 道,在乎信任,何况我們結婚也有好幾年了。 冼東昌想了想,就忍不住笑道:「夫妻之

夢鄉。」 機會也少得很。許多時你回來時,我已經颳入道:「我們日間各有各忙,有時連晚上見面的 料。」利咪咪往沙發上一攤,伸直了腰,嘆氣 「是的,但是有時環境上的變遷,很難預

來,用手捧着她的頭,擁吻着他的妻子,然後。」洗東昌把手上的報紙扔過一旁,側過身子日為我養一個孩子,那樣我們就不會太過寂寞 又在她耳畔低語道:「以後你不要再服食避孕 ,好嗎?」 「我也想過這問題了,所以我很希望你早

「嗯」 一」她忸怩地推開他。

算我不在你的身邊,你也可以對住他,不會寂 「有了孩子之後,你心靈就有了寄託,就

帶來生氣和希望・他怎麼可以代替你呢?」 利味些輕輕感息道:「孩子只可以給我們

# 四鬡恶

屍體並排在桌子上,原來牧場弟子高雷等五人也遇害,每人身上都插着兩柄刀,刀柄上 郭勝,自願爲月香作保鏢,將這批人趕走,後來來到高鎭,見到橫七豎八的屍體,找到 勝發覺一輛木頭車子藏着排教、雙獅堂兩個暗探,捉住查問,知道他們都趕去蘇州 刻有排敎,雙獅堂的字樣,從老頭兒口裏得知秦玉聽飛馬衝出重圍,避過厄刦,此時郭 前文提要: 個老頭兒追問,才知是遭排教、雙獅堂的人屠殺,來到灭武牧場賣馬的店子看見五具 路上,遇上排敎、雙獅堂的人攔截,正想厮殺,忽然來了冤眼兒 前文書至樓月香私自離開天武牧場去找秦玉驄,輕騎走在小

神醫療傷毒

一個,我是絕不會坐地起價,乘人之危 郭勝說道:「這種小嘍囉當然又是一 月香一怔道:「什麼意思。」

女孩子小心眼,一起計算又難免心痛。」 這麼市儈。」隨即拿出二両銀子拋過去。 月香苦笑道:「想不到你這個人真的 郭勝一把接過一面道:「我只是知道 「錢銀身外物,我才不會像你那樣斤

道的。」 斤計較?」月香鼻子哼了一聲。 知道錢銀的好處,不過,跟着我你總會知 郭勝笑應道:「你是初出茅廬,還未

月香道··「到現在爲止我只知道,除

# 兵分三路走

着一個假面具。」 不會加以掩飾,不像別的人,面上總是戴 了你之外,沒有第二個是那樣的。」 郭勝道:「那是因爲我老實,從來都

獅堂的人趕來,再賺百來二百両銀子。」 聲,郭勝接道:「看來我們得起程了。」 月香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眼,沒有作 月香失笑道·「我以爲你會等那些雙 郭勝道:「現在你知道我是怎樣殷實

的一個商人了。 好像這才看清楚月香是這樣美麗,怔在那 月香嬌笑不絕,有如春花乍放,郭勝

兒。

月香沒有在意,也沒有多說什麼,飛

黃鷹·文 跟在後面。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騎疾奔了出去,郭勝又好像如夢初覺,緊

爲這兩處地方足以代表江南的富庶和美麗蘇州杭州所以被稱爲天堂,完全是因 ,以及中國歷史上人物的淵藪。

方當然是那一串有名的園林,如留園,滄邑,從古上享盛名。城內最吸引遊人的地 浪亭,環翠山莊,獅子林… 蘇州就是吳縣,周朝初年爲太伯的封

三絕書生現在也就在留園內

閣和曲折的小橋,在高處看來就像是一來 荷花池,羅列假山奇石,作爲全園的中心得非常精美,好幾處的四面廳戶大都面臨 花,團簇着花蕊,展佈着花瓣。 ,而從中心散發出各種參差錯落的亭台櫻 這座留園據說原就是他的產業,建築

碧樹掩映,簡直是一幅宋元工筆畫本。 試從園中的涵碧山房向前展望,朱櫻

有兩丈多高叫做冠雲峯。 最大的一塊太湖石也給搬到來這裏,

這都是三絕書生的傑作

**已經有十年**。 他雖然是一個江湖人,却絕足江湖,前後 對這些三絕書生並沒有太多的表示

說,沒有人清楚,也沒有人能够將他這兩 絕迫出來,這十年以來他只是在醫術方面 表露他的才華。 他的暗器易容到底怎樣絕,上變成傳

到了他手上,都能够藥到回春,不能人道 將他當做神仙般 的州官在他悉心調理之下龍精虎猛,簡直 許多羣醫束手,認爲無可救藥的絕症

能够做的只定遙遙將留園包圍起來,嚴加 件事雙獅堂排教的人當然都很清楚,他們 衙門也沒有多遠。 園也就建在幾個大官員私邸的當中,距離 ,所以他在蘇州的地位簡直穩如泰山,留 也所以絕少人敢到留園惹事,對於這

光天化日之下,進入留園。 與之同時,天武牧場的人陸續到來 監視。

堂的人雖然辨認得出來,却不敢在光天化 日之下,公然採取行動,也許他們的勢力 忌,這也就是江湖人的所以叫江湖人。 想到這回事,在大城鎭中始終有很多的避 **已經大到可以攻城掠池,他們却從來沒有** 附近都是繁盛熱鬧的街道,排教雙獅

客棧他們再也找不到其他地方。 ,他們能够租到的房間實在有限,而除了 ,往來蘇州的客雨不少,大都是住在客棧 他們在留園附近監視的人也不能太多 也所以,他們所用的全都是好手,人

數雖然並不多,却能够完成發揮作用。 秦玉驄才到達,他們便已經發覺,這

那種迂腐。

子一樣消息靈通,在進城之前便與秦玉聰 知道留園附近是怎樣情形,天武牧場的弟 之前,他們多少也已有了一些消息。 在進城之前,秦玉驄亦已經有消息,

他們是一行五個人進來,直奔留園,

心上,當然是算準了排教雙獅堂的人不敢完全不將附近監視的排教雙獅堂弟子放在

**奔涵碧山房,三絕書生也就在那裏等着。** 他的年紀看來並不大,不過三十許, 進了留園秦玉驄才鬆過口氣,策騎直

蘇州城中的官員幾乎都受過他的恩惠

英俊而瀟洒,打着一柄描金摺扇,到底是 經過易容還是本來眞面目沒有人敢肯定。 語聲也一樣年輕,據說易容的技術包

括聲音在內,易聲的最高境界是將發聲的

化裝成完全相同的模樣,到底是一件很麻個易容高手來說儘管很簡單,每一天都要 煩的事情 個樣子,應該就沒有問題的了,易容對一 器官改變,使發出完全不同的聲音來。 只是自出現留園以來,他一直都是這

他沒有考慮到易容的問題,只担心三絕書 生的安全,還有對於那種毒烟是否控制得 這也是秦玉驄的第一次見三絕書生

一路走來,都有天武牧場的弟子逡巡。 留園的防衞措施應該是絕沒有問題,

弟子行動如此敏捷。 言談却是簡單俐落,完全沒有一般書生 三絕書生雖然是書生稱呼,書生裝束 秦玉驄這也是第一次發現天武牧場的

個問題 心的就是這件事,三句不到,不由提出這 「那種毒是不能够化解。 」秦玉聰担

想出化解的藥方。」三絕書生的回答非常 「只要是人弄出來的東西,就會有人

秦玉驄道•「可是……」

有失過手。 不再問了,一個人這樣自信,又素負盛名 ,只是這個人對藥物的認識還未到家。」 ,當然有他的一套,最低限度到現在還沒 秦玉驄聽到這裏,完全放下心來,也 三絕書生笑截:「若是有人說不能够

足够了。 三種阻止毒性蔓延的方法,要將毒迫出來 種毒的成份,性能已能够確定,也已有了 毒發作暴斃的屍體,雖然還未完全清楚那 已經在意,三個月之前,總算找到一個中 不錯到目前辦法只想到一種,暫時應該 三絕書生接道·「那種毒一出現我便

傳,家師這一次有救的了。」 秦玉驄喜形於色。「先生果然名不虚

主那一身內功修爲,能够將毒性暫時迫住 ,遠水不能救近火,也是沒有用。」 三絕書生道:「應該有的,但若非場 秦玉驄忙問:「先生什麼時候可以動

三絕書生道: 「能够動身,什麼時候

秦玉驄道:「天武牧場的弟子就是拚

了命也要將先生送到牧場去。」 教雙獅堂的人經已傾巢而出。」 三絕書生笑了笑。「你大概不知道排

的東西,他們存心要毀滅天武牧場……」 秦玉驄點頭。「毒烟就是他們弄出來

這地方,盡快趕到天武牧場去救人。」了,目前我們要做的也只是如何突圍離開 三絕書生又截道。「這我是管不到的

秦玉驄沉吟不語,三絕書生笑接道:

沒了分寸。」 「你看也是一個聰明人,只是關心則亂

**上經有離開的辦法。** 秦玉驄一怔道:「先生這樣說,是必

,索性就明着離開,將他們引到另一處 有引起他們的注意,或者已經被他們發覺 但出口還是在排教雙獅堂等人的監視範圍 ,我的意思是,分兩路離開,其中若是 三絕書生道:「我這兒有一條地道

而另一路則乘機趕赴牧場。」 秦玉驄立即說道:「那我去將他們引

是……」 目標不是你,是我。」 秦玉驄目光一閃 三絕書生搖頭道:「沒用的 ,道: 「先生的意思 ,他們的

三絕。」 三絕書生道: 「你當然已經想到我的「當然是由我引開他們

,然後先生以另一種身份離開這地方。」 秦玉驄點頭道:「天武牧場的弟子中 三絕書生笑問:「這是你的意思」」 秦玉聽道:「先生是要找一個人易容

弟子一旁保護,應該可以暫瞞過去。」 應該有一個與先生的身裁相似。」 三絕書生接道:「那再由天武牧場的

間那裏來得及再判斷眞偽。」 現我們的行踪後,已經够他們震驚,倉猝 秦玉驄道:「還有我在旁邊,再裝模 ,他們應該不會懷疑的了。何况在發

安全我們還是再多分一條路。」 三絕書生道··「儘管這樣,爲了確保 「又是怎樣的?」

> 秦玉驄道:「那是什麼藥物?」 三絕書生道:「我將一箱藥物交給你 你帶着從另一個方向回天武牧場。」

<u>\_\_</u> 便是那份藥物應該可以解决大部份問題。 場主的內功又好,有牧場兩位大夫相助,的,那種毒雖然厲害,但旣然吸入不多, 一頓接道:「這是以防萬一我也被識破 秦玉驄道: ,給截下來,也有你及時趕回去。」 三絕書生道·「當然就是化解那種毒 「先生的意思是替身一路

盒藥物可用。」 們的計劃,集中搜捕我們二人,還有這一 一盒藥物給他們,那就是他們完全看破我 ,先生一路,我一路……」 三絕書生道·「替身的一路我也準備

藥物。」 那兩位大夫,不知道他們懂不懂使用那些 秦玉驄道:「很好,問題只是在牧場

準確,這我已經準備了一張處方,封在箱 三絕書生點頭道: 「次序成份不錯要

子內。」 秦玉驄道:「先生已經準備好了!」

靜愼密的人根本不適宜做一個大夫。」 三絕書生笑笑道·「一個心思不够冷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動身?」 秦玉驄點頭,又放下一重心事,接問 三絕書生道:「現在也可以。」

青人,一股衝勁,完全不考慮到其他。」 三絕書生看看他搖搖頭。「到底是年 秦玉驄立即道:「現在動身好了。 「其他什麼?」 秦玉聰接問。

然還支持得住,相信巨經很疲倦的了 支持得住,相信巨經很疲倦的了,不三絕書生道··「你長途跋涉到來,雖

> 去,各方面的反應亦很難保持原有的靈活好好的休息一下就動身,就是能够支持下 麼重要的事情?」 ,在這種情形你以爲是否適宜去做一件那

書生說的實在是道理 秦玉驄怔在那裏,他不能不承認三絕

息一下 自然會讓你動身的。」

「我若是連一個人的精神狀况也看不出來 也不用去替人醫病了。」 秦玉驄欲言又止,三絕書生笑接道:

力亦未必能够支持多久。 應付,現在他的思想已有些遲鈍,就是體 堂排教的截擊,無論如何都難以冷靜的去 血支持到現在,這若是動身,再遇上雙獅 ,事實他身心亦已非常疲倦,只是一般熱 秦玉驄當然只有接受三絕書生的提議

氣的作用,他喝下不久,腦袋却昏昏沉沉 ,只是想睡覺。 ,其中一盅藥湯說是有寧神安腦,滋補元

清醒。 後,醒來的第一個感覺,却是前所未有的死人,完全不省人事,一直到六個時辰之 舒適的地方,這一覺睡下來,他就像一個 三絕書生安排給他休息的也是一個很

點,才將他送到 獅碧山房。

這時候三絕書生,十幾個天武牧場的

三絕書生接道:「你這就去好好的休 ,到我認爲你適宜動身的時候,我

三絕書生給他安排了一份豐富的飯菜

沒有人驚動他

在他醒後叫到才現身 ,派來侍候他的人也是

他們侍候他梳洗裝束妥當,又用過早

弟子已經等在那兒,還有一個老蒼頭

竟然坐在應該是三絕書生坐的位置,三絕普通的老頭兒,現在唯一特別的也只是他有任何特別之處,外表怎樣看也只是一個那個老蒼頭鬚髮俱白,全身上下並沒 書生反而立在他身旁。

大師兄・我是趙安 正要施禮,那個三絕書生上然急急道。 秦玉驄很自然的來到三絕書生之前

有什麼事要跟我說?」 秦玉驄一怔,那個老蒼頭便道:

眞是…… 恍然大悟,鶯歎說道:「先生的易容技術 這聲音却是三絕書生的聲音,秦玉驄

我都聽過了,我相信你也不會說出一句我三絕書生笑截道:「任何稱讚的說話 從未聽過的來。」

遲了,阻延了大家?」 秦玉驄苦笑一下,道: 「是不是我來

問題,我會着人去弄醒你的。 三絕書生搖頭道:「時間方面若是有

並無好處,再過半個時辰差不多的了。」。 離安插口道:「太早動身我們也一樣 家顯然都已經準備好,隨時可以動身。」 之經書生道:「太早動身我們也一樣 家顯然都已經準備好,隨時可以動身。」

頂轎子?讓監視的人看見我坐進去?」 趙安道:「我們是不是出去隨便找

師弟 對方非獨不會上當反而更加小心監視。 趙安還要說什麼,秦玉聽已道:「趙 三絕書生道·「這一看便知是故意 ,先生早已經作好安排的了。 L 9

趙安道:「我們也只要先生明白

時準備拚命 武牧場的弟子爲了牧場,爲了師父,已隨

命。」一頓目光回到秦玉驄面上。「你現我完全明白,我却是絕不會要你們胡亂送 三絕書生道·「大家怎樣的一種心情

三絕書生道:「極度疲勞下得到足够 秦玉驄道••「從未有過的淸醒……

麼特別,混合在一起,作用與千年野生老內還有幾種藥物,若是分開來,並沒有什的休息,人通常都是特別清醒,那盅藥湯 參並無分

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秦玉驄驚歎道:「先生的醫術果眞是

麼了不起,只是一般學醫的人不肯下苦功三絕書生淡然道:「這其實並沒有什 ,下苦功的又愛鑽牛角尖,又或者心不够

不是一種容易做得好的學問。」 秦玉驄道:「以晚輩所知,這也實在

道:「我們還是談談一會要做的事情。」耐性的人根本很難從中找到興趣。」一頓 三絕書生道:「主要是太麻煩,沒有

往隣街劉員外府第的內堂,所謂劉員外 其實是我的化身。」 會三絕書生才道・「這兒有一條秘道通 所有人立即集中精神看着三絕書生,

樣的一個人,監視的範圍必然相當廣闊,秘密,排教雙獅堂的人亦應該清楚我是怎備了這條秘道以備不時之需,只是這雖然 難冤都有仇敵,我當然也不例外,所以準 秦玉聰他們到底都不是笨人 事,三絕書生接道··「任何人 ,立即明

N68

其中秘密。」 下做得好一點,又仔細一些,並不難發現 中間出入的人並不多,他們只要監視的工 中間開發的方面,

功,當然,三路都能够成功是最好的。」是分散對方的注意力,希望其中有一路成 如 何也絕不會埋怨。 趙安揷口道:「先生放心 秦玉驄道:「我們分三路走 三絕書生道:「所以分三路主要也就 ,我們無論

點 開 衣服亦已經齊備,我的人也自會替你們打予已經在那邊準備妥當,你們需要改换的 開,你不必故意作態,一切順其自然,轎了那邊府第的內堂,你們一夥便由正門離 三絕書生目注趙安點頭道:「一會到

什麼都可以不管?」 趙安道:「我只須坐在轎子裏,其他

白。」 當然要從轎子裹殺出來,跟來敵殺一個明 三絕書生笑道:「若是遭遇襲擊,你

都是經過易容化裝,表面都完全看不出來 ,談笑自然,與一般人並無分別 趙安失笑道:「這個我却是懂的。」 秦玉驄看着二人,由裏佩服,這二人

絕不會留難,而且會讓他離開。」放不下,不想冒這個險,可以提出來,我相信亦可以在這裏暫時作主,誰若有什麼 能性很高,我雖然不是天武牧場的人,但 三絕書生接道:「你們遭遇襲擊的

道天武牧場的弟子都是男兒好漢。 「好兄弟,我們要讓排敎雙獅堂的人知沒有人作聲,趙安等了一會才大笑道

> 弟子,又何懼什麼排教 安全交給你了。」 趙安接顧秦玉驄。「大師兄,先生的 三絕書生點頭道·「天武牧場有這種 ,什麼雙獅堂?」

咐? 沒有時間跟他們細說清楚 趙安忙問:「不知道先生還有什麼吩

秦玉

聰一怔,三絕書生已道·「我還

三絕書生道: 「這一次我們是分三路

先生又是一路。 秦玉驄接道:「你們一路 , 我 一路

而會惹起排教雙獅堂的注意。 秦玉驄道:「我跟先生走在一起 趙安道:「那麼先生的安全 ,反

目標,先生的安全應該絕無疑問。」 像出現,若是被他們發現而他們又以我爲 秦玉驄搖頭道•「我就是要以本來形 趙安道:「大師兄可以易容

趙安點頭道:「只要是救得師父,那用說了,總之盡心盡力將藥送回去。」 秦玉驄截道:「大家師兄弟,什麼也趙安動容道:「大師兄……」

不

個將藥送回去也一樣。」 三絕書生隨即拿起放在旁邊几子上的

道:「這一份是你的。」

走這個包袱,先要拿走我的命。 趙安一面接過來,一面道:「誰要拿 「還有我們的!」其餘天武牧場的

子齊應一聲。

方給你們送回去,可惜有數種藥物是我在。」一頓一歎。「我本可以抄寫數十條藥。」一頓一歎。「我本可以抄寫數十條藥秦玉驄,道。「這兩個盒子只要有一個送 子內的了。 藥方回去,一些作用也沒有。」 這兒培植出來,惟獨我這兒才有,只是拿 秦玉驄不由問道:「全都在這兩個盒

會帶着其餘的一份上路。 但連同其他藥物,只能够配得三份, |連司其他藥物,只能够配得三份,我三絕書生搖頭道: 「我這兒培植甚多

費時,家師只怕等不到這麼久。」 能够送到去,這兒便是還有藥可用,往返 秦玉驄輕歎一聲。「這三份若是都不

,我會將藥物棄去,這麼大的箱子,有時作的時間延長,並不成問題,所以必要時三絕書生道:「有我在,要將毒性發 的確是一種負累。」

上路。 秦玉驄頷首道:•「先生也只是一 個

是一件易事。」是一件易事。」三絕書生道:「一個人有一個人的

秦玉驄沒有忘記三絕書生的另一絕

表演用的 信會比較放心,可 三絕書生接道: 一情我的暗器不是拿來

出手,否則必一擊致命 江湖上傳說,三絕書生的暗器除非不

見過他的暗器的據說都已變成死人。 ,直通劉昌

也是仔細的以旁邊的一方錦布裹好,交給三絕書生點點頭,拿起另一個盒子, 秘道的進口就在涵碧山房

更是不在話下 通,花費的人力物力固然大,設計的精巧 外府第的內堂,建造得非常完整,空氣流

里龍駒亦早上給牽到那邊,體力也絕無疑 那邊早上準備好轎子,秦玉騘那匹千

在十八個天武牧場的弟子護送下由正門離 他們都巨換過家丁護院的裝束。 趙安易容的三絕書生上了轎子,隨即

寬 開內堂,並沒有動身,反而從秘道回去留 化裝成老蒼頭的三絕書生目送他們離與之同時秦玉驄輕騎亦自後門離開。

# 到底他又打什麼主意?

與排敎教主木天行都來了。 雙獅堂排教的確傾巢而出 ,金銀雙獅

他們的人,却是以不同身份裝束住進去。 棧,除了掌櫃小二,整座客棧所住的都是 他們總算有了一間完全屬於他們的客

到秦玉驄進去之後,便完全平靜。 前都是天武牧場的弟子進去的消息,一直 金銀雙獅木天行當然吩咐監視的弟子 有關留園的消息都是送到這裏來,之 心,秦玉驄是所有進去的人中最重

宦人家,他們的行動不能太明顯 可能有秘道外,還因爲留園附近大都是官 監視的範圍非常大,除了考慮到留園 要的一個,在他進去後,三絕書生也應該

變了裝束,却沒有改變容貌,排教雙獅堂 被發現,也很快便被認出來,他們雖然改 從劉員外府第正門離開的一行很快便

> 括身手敏捷,目光銳利,記性過人。 派去監視的都是好手,這所謂好手當然包 秦玉驄也差不多同時發現了

特別的地方?」 木天行只是問··「他身上有沒有什麼 「秦玉驄是從劉府後門離開的。」

形狀那之內應該是一個盒子。」 那個來禀告的弟子搖頭,金獅隨即道 木天行接問··「沒有別的了。」

另一個弟子:「你們那邊又怎樣了。」 城外的兩條路上都埋伏了人。」一頓接問 「東西會不會就在那個盒子內?」 金獅道: 「秦玉驄馬快,幸好我們在 木天行道:「亦未可知。」

弟子 轎子內坐的是什麼人?」 ,擁着一頂轎子從劉府的正門出來。 那個弟子禀告:「十八個天武牧場的 「又是劉府。」金獅追問・「可知道

天武牧場的弟子亦沒有什麼表示。」 「看不到。」那個弟子接道:「那些

形色,那相反就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人。 人應該是無足輕重,但他們若是受命不動 金獅道:「沒有別個的了。」 銀獅道:「會不會就是三絕書生?」 金獅嘟喃道:「以常理推測轎子裏的

再追截秦玉驄。」 木天行道··「轎子慢,我們先攻轎子 金獅道··「好主意,城外埋伏的人應

從我的吩咐,先殺馬,再殺人。」 該可以將秦玉聰暫時留下來,只要他們聽 銀獅插口道:「經過上一次的教訓,

西

一比來時背後多了一個錦布包袱 ,看 也只是我們的人。」

藥的。 木天行點頭道:「他身上應該帶着解

識 ,應該可以配製得到。」 木天行道·「以三絕書生對藥物的認 銀獅懷疑道:「那種毒也有解藥?」

們 木天行搖頭道:•「我們若不是將他們

迫得太緊,應該是沒有問題。」 金獅沉吟道:「秦玉騘那邊我倒是很

用 的了,倒是那個三絕書生……」 銀獅立即道:「我們將他抓起來什麼

就是。」銀獅張開了大口,隨即一個

主不是外人,不會笑你。」

他們應該知道怎樣做的了。

可要他們小心,萬一弄破了……」 銀獅大笑道:「那可是同歸於盡。」 木天行道··「秦玉聽携帶的那個箱子

獅,接道:•「就是弄破了那個箱子,死的 過秦玉驄自己相信也會小心。」他看看銀 經千叮萬囑,小心他們身上帶着的任何東 金獅道··「這件事倒是麻煩得很,不 木天行笑不出來,搖搖頭道:•「我已

銀獅說道:「那可眞要命,必要將他

放心,盒子既然以布包着,應該不會隨便

藥不是都有了,省得這兒走,那兒走。 「還不簡單,將轎子弄翻,拿人出來「不錯是這樣,但怎樣抓?」

哈 金獅看看他,回顧木天行。 「幸好教

書生手無縛鷄之力,腰也沒有我的胳膊粗 「笑我什麽?」銀獅大笑着。「那個

還不是手到拿來?」

書生可是江湖上的名人,有三絕之稱。」 「你是說一般的書生,這個

來?: 術無關,說到暗器,他能够弄出什麼暗器 金獅道: 「醫術他能够善用藥物,可 銀獅道:•「什麼易容醫術,都是與武

易容醫術並駕齊驅,應該也相當可觀,若見他心思如何敏銳,暗器方面旣然能够與 是他將毒藥淬在暗器上,給他的暗器打中 只怕便得喪命。 銀獅好像沒有考慮到這方面,這下突

然給提醒,不由一驚。

無活口。」 已練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在他的暗器下從 木天行接道·「江湖上傳說他的暗器

有時未足置信,只有親眼目睹 金獅截道:「現在是機會了。 銀獅乾笑幾聲,道: 「江湖上的傳說

準備了一批木盾,以便應付三絕書生的暗 木天行道·「我已經吩咐教中的弟子

「木兄就是謹愼。」金獅看看銀獅

便可以想像三絕書生的暗器是否不管用。 是個喜歡開玩笑的人,只看他這樣謹慎 金獅隨又道:「易容那方面我們也得 銀獅這一次再無話可說,

小心。 木天行道·「我的意思是監視的人暫

一探。」 留園或者劉家莊出來的人都要着人上前去 留園或者劉家莊出來的人都要着人上前去

木天行接道:「那我們動身,追那頂金獅點頭道:「好主意。」

轎子

**上**準備妥當,隨時可以出發。 客棧內外排教雙獅堂的人這時候亦都

安秦玉驄他們遇上 郭勝老馬識途,一路與月香走的都是捷徑 也所以這麼快趕到來,亦因此沒有與趙 樓月香郭 騎這時候巨到了留園

推門進去,一路走來,也不見有人。 沒有人應門,而門也沒有關上,他們

道·「這裏的人都跑到那兒去了。 本來不怎麼熱鬧的留園這時更就是冷

走心越憂,郭勝亦越走越奇怪,不由嘟喃 清清一片,涵碧山房附近也一樣,月香越 個老蒼頭即時從假山後轉出來,以

月香郭勝却瞧不出來,也看不出眼前這個 老蒼頭是「個高手 嘶啞的聲音問·「兩位要找什麼人?」 那也就是三絕書生易容改裝的一個,

易容高手才能兼顧到這許多方面,而內功 全符合一個老蒼頭的表現,也只有眞正的 步,除了 不是登峯造極,也難以將眼神完全收飲。 這種易容術當然上到了出神入化的地 相貌完全改變,連神態舉止也完

三絕書生道。「都跑了。」 月香不答反問·「這裏的人呢?」

,道:「你是問我家主人,也跑了。」 月香忙又問:「那三絕書生……」 月香接問:「有沒有一個叫做秦玉聽 喬裝老蒼頭的三絕書生毫無意外反應

> 夜又走了,跟我家主人一齊走的。」 月香追問:「他們那兒去了?」 「秦玉聰?那個秦公子...他到來過了

師妹,不是壞人。」 欲言又止,月香忙道:「我是秦玉驄的 三絕書生這個老蒼頭疑惑的看看月香

麼話也不能對別人說 三絕書生搖頭。「我家主人吩咐,什 郭勝插口說道:「你不是上說了很多

三絕書生佯作驚訝 「我沒有……

你家主人現在又不在這裏,你說不說還不 不是話,什麼才是話?」 郭勝道。「你現在已經在說着了,這 三絕書生啼笑皆非的 ,郭勝接道:

位秦公子曾說過,要盡快趕回去救人什麼 但我事實不知道他們要到那兒去,只聽那 是一樣?」 三絕書生呆了一呆,道:「這也是

麼牧場,一定是天武牧場的了……」 的 三絕書生點頭道:「他們好像說過什 「天武牧場 」月香脫口一聲。

定? 三絕書生道:「這裏本來有很多天武 郭勝立即問:「你現在怎麼又這樣肯

牧場的。」月香哪喃一聲。 主人的,後來一個個全都跑了。 牧場的弟子,據說是接到消息來保護我家 「他們一定是保護三絕書生回去天武

綻 ,只是呆望着月香 三絕書生到現在仍然沒有露出絲毫破 「他們跑了有多久?」

> 能够追上他們。」語聲甫落,翻身上馬,月香脫口道。「我們立即追去,一定三絕書生道。「還不到一個時辰。」 勒轉馬頭,往外奔了出去

追在月香身後 目送他們消失,三絕書生呆滯的面

郭勝要叫住,如何來得及,忙亦上馬

還叫這兩個人到來幹什麼?」一頓接又道 限神也變得靈活起來,嘟喃道:·「樓天豪才有變化,露出了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 「都是冒失鬼。」 他雖然看出來的這兩個人都有一身很

天豪的女兒,否則只怕不會這樣子打發他不錯的武功,却不認識那個女孩子就是樓 秦玉驄趙安等人都走了,他本該隨即

麼主意? 動身的,等到現在仍然不走,打的又是什

三絕書生一看便知道那個人有所發現便從山房內閃出來,一面詫異之色。 嘟喃着他便要回去涵碧山房 ,一個人

「先生——」那個人要迎上要跟他說,脚步一快走了過去 · 」 那個人要迎上,却給三

絕書生揮手示意回去。 三絕書生才步入涵碧山房,那個人便

急着道·「方才那…… 「到底是什麼人你這樣緊張?」

道。 的女兒。」那個人顯得有些着急,自顧接 「場主……師父怎麼會讓他跑到這兒 「那個男的我不認識,女的就是場主

明白,我更就不明白的了。 三絕書生這一次真的一怔。 「你也不

> 她?那樣追下去可是非常危險… 那個人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截下

有我們也不能再現身。 三絕書生冷冷道:「沒有辦法,就是

「她可是……

她而亂了步驟,場主與我亦早已說得清清 「不管她是什麼人,我們也不能因爲

疑問是天武牧場的人,樓天豪的弟子。 那個人怔在那裏,聽他的說話,絕無

必定相信留園的人上完全離開 ,監視留園的人看見他們這樣匆匆出入, 三絕書生接道:•「他們這樣離開也好 ,因而放鬆

現在雖然已非常安全,但能够更加安全,那個人無言點頭,三絕書生接道:「 了監視。」

當然更加好。 洞中搬出來。 ,四個黑衣人正在將一個銅箱子從一個牆 說着三絕書生反手將門掩上,山房內

暗門的存在。 怎樣小心的人,都很難從這幅壁畫上發現 ,外面是一幅壁畫,以竹枝嵌成,無論 那其實是一個夾壁,暗門造得非常巧

張。 上的表情却又看不出辛苦,只看到一份緊 額上汗珠紛落,移動得很慢,看他們的面 辛苦的,手臂的青筋都像蚯蚓般突起來, 不會太重,但那四個黑衣人搬來却是非常 那個銅箱子不太大,載的就是黃金也

常重要,亦可能非常危險 看這份緊張,東西未必重,但肯定非

(未完・五)

N70

天網堡堡主關懷義風寶刀等前來狙截,經一番拚鬥後,風寶刀不願再助關懷義而停手,中了司空凌雲的毒沙,而不敢前去追趕他們,讓司空凌雲兩師徒順利逃去,却在此時, 林中相候,說是要帶司空凌雲兩師徒往金陵去,半路忽有「武林令旗」出現,接着秦景 關懷義見狀更不敢與司空凌雲相鬥……司空凌雲和彭承業來至仙居鎮,突見阮小鳳在樹 了司空凌雲的毒沙,而不敢前去追趕他們,讓司空凌雲兩師徒順利逃去,却在此時,凌雲由峭壁上躍下,救走彭承業,並施鬼計,使風沐楊等人以爲 前文提要: 馬沛眞,以及數名大漢出現,雙方又激戰起來… 前文書至彭承業被風沐楊擄去, 救走彭承業,並施鬼計,使風沐楊等人以爲 來至一處荒山上 ,忽然司空

#### 劍快刀亦快

時,發出一道驚叫,飛鏢破空之聲,更加秦景明飛鏢剛出手,阮小鳳又恰在此

師父小心,飛鏢!」 幸而彭承業目光一及,急忙叫道。

長,握住一根樹枝,擰腰一彈,再攀高八點,身子再拔高八尺,雙脚一縮,左臂暴點,身子再拔高八尺,雙脚一縮,左臂暴可空凌雲武功不愧是武林頂尖兒,彭司空凌雲武功不愧是武林頂尖兒,彭

尺,一個没頭觔斗向後翻去。

了六魄,忙不迭後退。 劍一挑格開其長劍,同時左脚飛踹過去! 個起落,已至馬沛貞身前,大喝一聲,軟 全部射在樹幹上,司空凌雲落足樹後,一 馬沛貞聽見那道大喝,經已三魂不見 只聽一片「篤篤」之聲,那枝飛鏢

要爲武林公義獻身麽,怎地不戰而退?」 司空凌雲尖嘯一聲,喝道:「你不是

馬沛貞見他滿臉殺機,心胆俱裂,

兄不必害怕,我來也。」 叫道。「你們還不快來! 一個持刀漢子衝了過來,叫道:「馬

對! 」又轉頭叫道:•「秦大俠,你是江湖上响 噹噹的好漢,面對這惡魔,該義無反顧才 馬沛貞道:「誰說我怕?一齊上吧!

罪孽?」 不去向連盟主請罪,在此殺戮,豈不多添 司空掌門,所謂大丈夫敢作敢爲,你爲何 秦景明慢條斯理地走了過來,道。

是你們迫我的。」 有,要向姓連的請罪,某家在此殺戮,可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司空某何罪之

還不是白說?還是快動手吧!」 馬沛貞道: 「秦大俠,你這種話說了

自有老朽替你担當一二!」 不敢領了, 薫,還是請你指點他一下吧!這功勞老朽 旣然尚執迷不悟,馬世兄又久經連盟主陶 長笑一聲:「不錯,老朽老矣,姓司空的 秦景明臉色一變,心中怒火暗生, 請馬世兄勉爲其難,令師那裏 却

一個是盟主的徒弟,一個是大俠,爲何 彭承業在遠處聽見,想道:「這兩人

俗俠情故事

胸襟?」心中更爲司空凌雲不平 做人如此奸詐,絲毫没有正派人士該有的

然之色。「面對此際,凡我輩中人,均欲 人人爭先,義不容辭,否則便枉稱俠義的 馬沛貞暗暗咬牙,却裝出一副大義凛

穩,連退數步。 開,不料馬沛貞却似喝醉了酒般,站立不 萎頓地上。他右劍一抖,把馬沛貞的劍彈 那個持刀漢子的脅下,那漢子口吐鮮血,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左掌一翻,擊在

的徒弟,怎地如此不濟?」 司空凌雲心頭一怔,忖道:「連雲天

旁觀,發出三枚飛鏢,同時進身。 秦景明見馬沛貞不敵,倒也不敢袖手

巳轉身飛跑而去,嘴上兀自叫道:•. 「請秦 來,讓天下人都看看,與白道武林爲敵的 大俠爲武林公義多盡幾分力,在下找人過 凌雲,你有種的便不要跑!」一語未畢, 馬沛貞一退再退,大聲叫道:「司空

下場!」 此刻已一頭撞死了!」 司空凌雲哈哈笑道:「我若是連雲天

**撞死,省得被他氣死。**」 說得不錯,老朽若有徒弟如此,也要一頭 忙順着司空凌雲的語氣道: 秦景明見馬沛貞棄他而去,又驚又怒 「司空掌門

了多少!」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你比他也好不

咱們擇日再戰吧,老朽今日無暇奉陪! 秦景明邊戰邊退,道:「姓司空的

小孩?你怕也不打緊,自廢一掌,司空某 司空凌雲沉聲道。「你當某家是三歲

便放你回去。」 話音未落,忽見跳下一人,道。

新派脱

見他淵停嶽峙,氣度非凡,目光一亮,道 下劍法的確不錯,但何必迫人太甚! •• 「閣下是何方高人?恕司空某眼拙!」 司空凌雲看了 他一眼,頗覺陌生,

趣! 一身功夫而已,其他虛名什麽的倒没有興 ,孟某跟秦大俠有點不同,做事但憑良心 只望能爲弱小稍盡一分棉力,免得枉負 孟七郎淡淡地道:•「大俠兩字不敢當

孟七郎孟大俠也不知道。」

魔門的掌門,連大名鼎鼎的『神刀破浪』

秦景明叫道。「司空凌雲,枉你是天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心念一動 連忙又退了兩步。 秦景明老臉一紅,心中暗罵:「真是

憾! 某素聞閣下大名,十年前便有心跟你一會 空某還見得少,別廢話,有什麽道兒,儘 嫌多你一個,什麽大俠的,數十年來,司 一敗司空某以揚名的,也不知凡幾,也不 無奈你突然在江湖上消失,當眞使人遺 孟七郎看了司空凌雲一眼,道:「孟 司空凌雲長笑一聲,道:「武林中要

黝的,並不起眼,他揮刀在半空輕巧地虛 不起眼,但却是用海底的千年玄鐵所鑄, 冷地說道:一司空凌雲,孟某這柄刀雖然 劃了半個弧圈,再橫在胸前,仍然不温不 孟七郎抽出腰畔的一柄寬背刀,黑黝

N72

而成的,鋒利無比,吹毛立斷,也請你小司空某這柄軟劍是用上佳的緬鐵,經百煉 司空凌雲長笑一聲道:一有勞關心

即爲刀上之殺氣所籠罩。 臂一移,如挽弓之待發,刹那間, 都可以各展所長,放手一戰了。」言畢 孟七郎哈哈一笑。 「如此甚佳,你我 四周立

風寶刀更勝一籌!」當下輕吸一口氣, 風寶刀更勝一籌!」當下輕吸一口氣,也孟的,這份功力實在不可小覷,看來他比 把劍斜擧而起。 司空凌雲心頭一懍,尋思道: 一這姓

小心,不敢輕易出手。 頭同是一沉,均覺對万是平生勁敵,更加如同四柄無形的利刄在半空交擊,兩人心 兩人相隔一丈,未曾接觸,四道眼光

馬蹄聲,兩人彷似不會聽到般屹立不動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陣如雷的

一陣,馬蹄巳至近處,只聽秦景明叫 一原來是神劍堡余堡主駕到!」

上騎客功夫超絕! 無聲,這不但表明馬匹訓練有素,而且馬 蹄聲驟然消失,令人感到天地寂寂,萬籟 話音一落,七八匹駿馬已至跟前,馬

子便是司空凌雲麽?没有看錯?吾輩俠義 調的笑聲傳來:「馬世兄,你說這個大麻 司空凌雲不敢抬頭分神,只聽一個尖 馬沛貞道:「晚輩怎敢弄錯人?他自

管劃下來。」

己也承認是司空凌雲。 名換姓,苟喘殘命,竟能狠得起心來,余 今日醜八怪,司空掌門,閣下爲了隱 尖細聲音的打了個哈哈。 「昔日美男



何懼?毀容偷生,做縮頭烏龜,難道比死 某佩服之至!唉,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

一點,你不見孟某正要與他决鬥麽?」 不料孟七郎巳喝道。「余堡主,請你尊重 司空凌雲心頭大怒,正想發言相稽,

有感觸,如骨梗喉,不吐不快罷了!」 如日方中,老夫怎敢不尊重你?只不過心 尋死路,老夫樂得成全!」當下大笑一聲 死活!老夫好意助你,你反來罵我,哼哼 ,道。「盂大俠言軍了,近年來大俠名頭 你以爲司空凌雲是省油燈的歷?你要自 余先知心中恚怒,暗罵:「眞是不知

準備作雷霆的一擊一 條好漢子!」心念一動,心神逐漸穩定, 差點要中你的激將法!這姓孟的倒不失是 好,不好,這老狐狸號稱『神機妙算』, 司空凌雲却是心頭一懔,暗道:「不

我說話分神之際,發動攻勢,看來他並不 孟七郎也尋思道:「司空凌雲竟没趁

深感那股無形的殺氣壓迫,不由自主向後 兩人仍如石像一般峙立,旁邊的人都

步,手中寶刀輕描淡寫地虛劈一下 過了兩盞茶工夫, 只見孟七郎踏前一

搶攻了。」當下又再站住,找尋對方的破 暗暗佩服··「換作別人,早已急不及待地 平無奇, 力看來不在我之下,今日可小心一點! 孟七郎見司空凌雲眼神絲毫不動,也 司空凌雲暗吃一驚。「這一招雖然平 但刀底隱生風雷之聲,但這份內

> 時舉起兵双攻擊一 又過兩盡茶工夫,兩人同時奔前,同

郎輕讚一聲好,手腕一翻,向軟劍壓下 空凌雲軟劍後發,刺向對方持刀的手腕! 不料司空凌雲未待對方刀刄壓到,立 這一劍妙到巓毫,攻敵之必救,孟七 孟七郎的寶刀劃了半個弧圈斜劈,司

即劍走偏鋒,偏開八寸,急刺對方右脅。 秦景明等人齊是色變。 孟七郎反應也快,不閃不避,刀鋒 這一劍詭異萬分,看得旁邊的余先知

E, 反劈對方持劍的手臂。

定, 武藝高強,內力深厚,不敢大意,再度立 人同時後退,小試幾招之後,都知道對方 找尋對方的空隙。 司空凌雲心頭一懍,暗讚了一聲,兩

精妙之處,比旁人惡鬥千百招猶有過之! 這幾招,刀劍未會相觸過,但兇險及

念電閃,暗思妙計。 是這功勞無論如何都不能給這姓孟的爭去 那呆小子討去一塲大功!早知老夫該先出 年來,司空凌雲把武功丢廢了?哼,白讓 如山竟無敗象,不由又忖道:「莫非這十 否則,老夫以後還能風下去麽?」 …唔,司空凌雲遲早也逃不出去,可 「神機妙算」余先知,見孟七郎氣沉 他心

讓孟七郎拿去了。」 定是司空凌雲,換而言之,最大的功勞便 番惡戰,耐力必不及孟七郎,最後敗的 便輕聲道:•「馬世兄,看來司空凌雲連 馬沛貞忙道··「堡主之言,恕晚輩愚 目光一抬,見馬沛貞就立在自己身邊

可惜上面尚有三位師兄……聽說今冬令師 將來繼承他的位子… 要邀請各方英雄替他推選掌門弟子,以便 神機妙算』這四個字,豈非白叫了數十年 也敢跟老夫鬥心機,老夫若還不如你 ·」當下淡淡地道··「老夫素聞馬世兄智 余先知心中暗暗冷笑。 在同門中出類拔萃,堪當大任, 石還不如你,『三連你這小子

以後越前,往往需要爲師門立大功才行,聽,續道:「老夫嚐知,若要以小壓大,聽,續道:「老夫嚐知,若要以小壓大, 如今最大的功勞是什麽?」

逸待勞,神定氣足,攻勢極急。 叮叮噹噹」的刀劍碰撞聲。孟七郎勝在以 了起來,這次戰况更加激烈,不時聽到 就在此刻,司空凌雲與孟七郎又再鬥

擊,是故馬沛貞亦以爲孟七郎真的可以戰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之後,才作猛烈反採守勢,留力防範旁人,要待孟七郎一鼓 勝司空凌雲,當下急答道:「最大的功勞 情勢,又恐余先知本人會施暗襲,因此先 便是擒下司空凌雲! 司空凌雲却因經驗老到,深知雙方的

明得緊,唉,老夫有計在此,可以擒下司為只有我才看出這關鍵,原來馬世兄也聰余先知裝作驚詫之色,道:「老夫以 空凌雲,可惜可惜…… 余先知裝作驚詫之色,

「堡主可惜什麽?

繼承令師,也不足以服衆了 個絕大的機會了,屆時老夫就算建議由你 「可惜老夫若出手,世兄可就失去

「堡主放心,這功勞孟七郎搶不去的!」 馬沛貞眼珠子一轉,輕笑一聲,道。

說着斜掠過去。

内力大進,已可蓋過他,看來是自視過高到今猶未露出一絲破綻,我以爲近年自己 了。 頭暗鱉道。「這司空凌雲果然名不虛傳, 孟七郎與司空凌雲鬥了六七十招,心

上業兒他倆……」 應付,奈何那老狐狸在旁,虎視眈眈,加 見減弱,今日可不妙了,單只他一人還好 一口氣攻了六七十招,氣、力、神絲毫不 却不料司空凌雲也暗暗詫異。一道

快停手!」 來,接着又聽馬沛貞喝道:「司空凌雲 心念未了,忽聽一個女子的尖叫聲傳

孟七郎目光一瞥,喝問道:「你幹什

露出一個空門。 鳳巳被馬沛貞制住,大吃一驚,劍中登時 孟七郎目光一亮,寳刀急揮過去,可 這刹那,司空凌雲目光一瞥,見阮小

是劈了一半,驀地止住,暗道。「孟七郎 立即向後退倒 呀孟七郎,我若要靠那小人之助,才勝得 還敢枉稱什麽好漢!」心念一動,

樣,只顧觀戰,忘了防備。 手段!」原來他一心只關心師父的安危, 住了阮小鳳,料想阮小鳳跟他情况也是 加上這一戰實是精采萬分,心神專注之後 ,竟然没有發覺馬沛貞悄悄掩了過來,制 的,你自稱俠義,怎地也使這種下流的 與此同時,彭承業也大喝一聲: 一姓

「小魔頭,你給少爺退開,否則這丫頭馬沛貞長劍架在阮小鳳粉頸上,喝道

可要因你而死了

麽是光明正大,什麽是無恥下流!司空某是盟主的弟子,也該知道什麽是道義,什 一人做事一人當,放開她!」 司空凌雲沉聲道:「姓馬的,你旣然

馬沛貞冷笑一聲·「跟你這種人講道 形同與虎謀皮!」

空凌雲道:「你有什麽道兒,劃下

少爺去見盟主吧!少爺不但放了這雌兒, 「算你光棍!你乖乖的拋劍投降,跟

連你的徒弟也不與他計較!」 阮小鳳叫道:「司空前輩,你快走吧

,不要管晚輩,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没 司空凌雲冷哼一聲。「你真以爲司空

某是這種人麽?」

他們手中,便……」 去幽禁起來而已,絕不會殺我,你若落在 阮小鳳道:「前輩,他們頂多抓我囘

正氣! 做人, 挺美, 你一家人!」 馬沛貞冷笑道。「臭丫頭,你倒想得 說此至,臉色一沉,厲聲道:「阮 你自甘墮落,寧做惡魔鷹犬,不願 哼哼,你莫忘了,除你之外, 咱們若不嚴厲對付,將來如何大長 還有

鳳,快說,是不是你爺爺巳暗中跟司空凌 阮小鳳忙道: 「没有這囘事,你們千

萬不要難爲我爺爺… f你狠,老子跟你去見連雲天便是,但司空凌雲猛喝一聲··「住口!姓馬的

N74

算你狠,老子跟你去見連雲天便是,

什麽條件?」 笑。「司空魔頭,你死到臨頭,還敢提 馬沛貞見勝券在握,狐假虎威地哈哈

走着瞧吧!」說罷提掌迫前一步。 馬沛貞一驚,急道:「站住站住!你 司空凌雲聲色俱厲地道。「那麽大家

不准再難爲我弟子彭承業及阮小鳳,包括 有什麽條件且說來聽聽! 「很簡單,我要你們答應我,以後絕

跟少爺囘去?」 他們家人!」 馬沛貞道:「咱們若答應了你, 你便

「不錯!」

彭承業與阮小鳳二人齊聲叫道:

你都還記得?」 他把軟劍向彭承業抛去,又道:「業 司空凌雲道。「我意已决,休得多言

「師父,你跟着他們去……太過危險

還不放人?」 空凌雲轉頭道:「司空某巳答應了你,你 「住口!你要陷為師於不義乎?」司

任你上前束縛,都不囘手!」 「真是狗眼看人低,司空某便在此, 「嘿嘿,少爺怎知你會不會食言!」

事包在孟某身上!」 既然相信他不會逃跑,怎還不放人?這件 是性命不保。孟七郎冷笑一聲。「馬少俠 以委决,只怕司空凌雲猝然發難, 馬沛貞眼珠子骨碌碌地轉着, 自己可 心中難

馬沛貞道:「在下不是相信他,而是

我!」說着放了阮小鳳。 相信你!孟大俠名頭响噹噹,自然不會騙

好, 連累了你… 阮小鳳垂淚道··「前輩,都是姪女不

眼, 業兒快走吧!」 道。「阮姑娘, 道:「阮姑娘,司空某不怪你,你與司空凌雲吃吃一笑,憐愛地看了她一

「師父,徒兒:

還不給我快滾?」 司空凌雲怒道。 「你婆婆媽媽作甚

話未說畢,撥轉馬首,向來路馳去。道。「師父,您保重,恕徒兒不能… 彭承業只得與阮小鳳跨上馬背,含淚 恕徒兒不能……

等人一眼,余先知道:「馬少俠,恭喜你馬沛貞看看余先知、孟七郎和秦景明 司空凌雲道:「帶路吧!」

獪之色,陰陰一笑,道·· 「老夫尚有點事「神機妙算」余先知眼中閃過一絲狡 立了一件大功,快把他縛去見令師吧、老 頭怕得緊,偏又說不得,只是連連苦笑。 夫預祝你成爲七星劍派的繼承人! 馬沛貞那敢上前去綑縛司空凌雲,心

步了!」 要辦,馬世兄,今冬再見!秦兄、孟兄弟 你們不急着趕路麽?嘿嘿,老夫先走一 馬沛貞心頭暗怒,忙轉頭道:「秦大 言畢招呼手下 上馬而去!

俠,你點穴功夫在行,請您代勞吧!

綑縛吧,否則別人還以爲立功的是老朽哩剛才受了點傷,運不得眞氣,還是你親自 拱手送給他人?當下道:「馬世兄,老朽 忌,難道他没有?豈肯去冒險,而把功勞秦景明是個老江湖,馬沛貞心頭的顧

> 動手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道: ,司空某可要走了! 「你們再不

馬沛貞喝道:「站住!要食言麽?」 「司空某是那種人麽?你走吧,司空

走!」馬沛貞慢慢走前, 上,豎起兩指,遙指着司空凌雲的麻穴。 「那怎行, 少爺怎知你會否在半路逃 把內力注在右臂

司空凌雲見他手指發顫,心生厭惡

故意嚇他:「你敢!」 中,却如遭無形的巨木一撞,雙脚一軟, 這一喝聲音雖不大, 但聽在馬沛貞耳

此,虧他還有臉做什麽盟主!可惜我司空司空凌雲放聲大笑:「連雲天有徒如 跌坐地上。

凌雲今日竟折在這種人手中,眞是蒼天無

眼!」說罷感慨萬端地長長一嘆。 成全你吧! 功高強,的確不能折在這種人手中! 穴上,同時把他抱起,扛在肩上。 孟七郎忽然走前,道:「司空掌門武 」說罷,伸出一指,戳在他麻 孟某

孟大俠代勞,在下感激不盡! 馬沛貞在地上爬了起來,道:「多謝

什麽代勞?簡直笑話!」 孟七郎冷冷地道:「他是你捉到的麽 言畢洒開大步

孟大俠,你這是幹什麽? 馬沛貞急忙追前,伸手一攔,道:

把人放下! 馬沛貞沉聲道: 孟七郎道: 「憑我是盟主得意的弟子的身份 「你憑什麽責問我?」 「你別敬酒不吃吃野酒

沉 道: 「笑話!

我手中 你擒下的麽?若是你擒到的,他又怎會在

「但他是武林公敵……」

孟七郎道:「你看得住他麽?到摩天 地走了 有事就包在我孟某身上!」

鏢,何樂而不爲! 場歡喜一塲空,怔怔地望着孟七郞的背 心頭又驚又怒又是担憂,生怕 今日在場之人,誰不知 ,這小子肯做保

至本派, 風家莊主那麽及得上您?嗯,大俠巳久未 說項,世兄放心就是! 大俠最是公正不過的了,什麽神劍堡主 馬沛貞轉憂爲喜,笑道: 「晩輩素知 所立之功最大?令師那裏自有老朽

何不一同囘去?」

樹後解個手再上道!」 馬沛貞道:「請大俠稍候,待晚輩到秦景明道:「也好!」

來, 他匿在一棵大樹之後小解,一忽轉出 道:「走吧!

馬沛貞道:「什麽人?」 衆人立即上馬往西馳去, ,忽聞路旁林內有馬嘶聲, 馳了一陣,

是神劍堡堡主「神機妙算」余先知! , 但神態傲然,頗有大將之風,可不正 老漢一身錦袍,腰懸寶劍,面目雖然猥 蓄着五絡參差不齊的長髯的老漢來, 只見林内走出一個五 短身材 ,細眉細

路 ,淡淡地道。「原來是堡主,您不是要趕 麽?怎地此刻便在林內紮營了? 馬沛貞見他不顧自己而去,心頭不悦

> ?」話音一落,巳忍不住大笑起來。 非是吃了什麽不潔的東西,一齊腹瀉起來

欽佩! 上道 尚兼學觀相之學!世兄好學之心,令老夫 夫欲連夜趕路,是故讓手下先吃點乾糧才 ,想不到馬世兄除了習文練武之外 余先知臉上閃過一絲殺機,道••「老

「堡主旣然另有要事,晚輩也不敢打擾了 後會有期!」 馬沛貞知道這老傢伙動怒了 「且慢!」余先知揚聲道: ,忙道: 「世兄莫

讓司空凌雲逃逸了?」 「煮熟的鴨子還能飛上天去麽?晚輩

咐吩孟大俠送他上山,去見家師了! 還是他毛遂自薦的?」 余先知眉頭一皺,問道:「是你叫他

的

什麽分別?」 馬沛貞臉上一紅,**訕訕地道**:一這有

」他越想越覺得孟七郎行動有點可疑,大 譽担保,但他的命怎能與司空凌雲相比? 會私自放了司空凌雲吧?雖然他以性命名 個哈哈道:「那就恕老夫多管閒事了 馬沛貞心頭一動,忖道:「孟七郎不 余先知察言辨色,如何不知道?打了

得跟着他往來路馳去。 秦景明等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只

叫一

聲, 撥馬囘頭便馳!

原來却是個優子, 聲道:「堡主,那姓馬的外表看來聰明, 只見背後又閃出一個黑衣蒙面漢子來,輕 余先知自樹後走了出來,目光如電, 讓咱們白等了一陣!」

你們把司空凌雲刦走,然後再由老夫帶他余先知冷哼一聲,道:「老夫本想派

什麽消息,立即囘馬禀報! 上摩天嶺,這如意算盤本來打得更响, 你立即跟着他們,老夫在後面跟着,

沛貞的去向追去。

家去吧!」 把馬拉慢,彭承業問道: ・「阮姑娘,你囘」氣馳了十餘里才 你去何處?」

小妹不小心,才讓司空前輩…… 下絕對不能讓他們把師父帶上摩天嶺! 師父落在他們手中, 阮小鳳抽泣起來,半晌才道:「都是 父落在他們手中,一定凶多吉少,在彭承業沉聲道:「在下囘去救下師父 :彭兄, 你

彭承業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其

能置身事外!」 令師被縛都與小妹有關,這件事小妹絕不

在下不想連累姑娘…… 阮小鳳嗔道:「你看不起小妹是女流

彭承業喜道: 「姑娘請說, 在下洗耳

前截刦! 調動寒家的人手,

鄒堂主,亡羊補牢未爲晚也 有 可

蒙面人恭應一聲,拉了 匹馬,

阮小鳳道:「彭兄, 彭承業與阮小鳳一口

你不會生我的氣吧?」

錯不在你,我怎會生你的氣!」 阮小鳳收淚道:「彭兄,無論如何

彭承業沉吟道:「但這件事非同小可

恭聽! 之輩麽?何况我一個人便能救下令師麽? 小妹有一計在此,不知彭兄意下 -如何?」

一咱們先去金華與家祖相會,然後再 在令師被送上摩天嶺之

彭承業仍有猶疑 「但這樣你們一家

事後可也將變成武林公敵了

佩服令師的爲人! ,武林公敵?如今武林是非顯倒, ,這四個字嚇不了我!何况家祖一向很 阮小鳳不屑地一笑。 「什麽武林盟主

襟懷,在下欽佩之至!請帶路! 彭承業吸了一口氣, 一彭姑娘的

没有名字麽?」說罷撥馬與彭承業並轡向中人,你還叫我姑娘,不嫌生份麽?」 彭承業臉上一熱,道:「在下……」 「一人,你還叫我姑娘,不嫌生份麽?」 「一人,你還叫我姑娘,不嫌生份麽?」

看看 着大地。阮小鳳道··「業哥,咱們先入林 到了那座樹林,暮色經已四合,籠單 金華馳去。

一看什麽?

湖,時日已久,這方面我是大大不如她的意承業暗叫一聲慚愧:「小鳳行走江香馬蹄印,也許可以查出他們的去向!」看馬蹄印,也許可以查出他們的去向!」「哼!那些人都是無信無義之人,說

金華 色雖暗,但仍看出泥地上,刻着兩個字:阮小鳳忽然轉入一棵樹後,低頭查看。天 兩人入林之後,立即下馬檢視地下

道。 阮小鳳用脚把字擦掉 「業哥,可有什麽發現?」 轉了出來, 問

般,傍在他身邊,道:「不要担 先到金華等爺爺吧 彭承業搖頭不語, 阮小鳳如 心,咱們小鳥依人

兩人再度上路,走了一囘,月洒大地

聆聽? 聞,可惜彭承業心懸師父安危,那裏有心

,光亮照人,阮小鳳不斷說些江湖上的趣

妹累啦, 再走了一程,阮小鳳道: 咱們先歇一陣, 吃點乾糧再上道 「業哥

步 席地休息,彭承業負手在樹林內來囘踱着 彭承業點頭答應,吃了乾粮,阮 小鳳

處相見?」 彭承業問道:「小鳳,令祖約你在何 彭承業與阮小鳳入金華城時,已近黄

吧! 子餓啦, ,必有寒家的暗記留下……嗯,小妹肚 阮小鳳道··「没有地點,不過他若到 咱們先找家麵食館, 吃一點東西

湯麵,吃將起來。 兩人找了一爿乾淨的麵店,各叫一碗

你先替小妹去買幾件衣服,天氣熱,不換家安樂客棧,等下咱們在那裏相候!如今 衣服 臭死啦! 阮小鳳道。「業哥,這裏斜對面有一 你看你這身衣服,也應該換

彭承業臉上發熱, 說道: 「小鳳,在

什麽式樣和顏色,怎樣替你買衣服?」 「真是一塊木頭,你喜歡小妹穿什麽式樣阮小鳳眉目含羞地白了他一眼,道: 阮小鳳道:「你没帶銀子在身麽?」 「不是不是 …在下又不知姑娘喜歡

小妹一切隨你!」

小題亂撞,不知身在何處。 意實在太明顯了,刹那間,只覺一顆心如彭承業心頭一蕩,阮小鳳這句話的含

關門啦!」 小妹做什麽?還不快去,等下成衣店便要 阮小鳳嗔道:一傻子, 彭承業手足無措地站了起來,問道 你怔怔地望着

「小鳳, 阮小鳳道: 你要去那裏?」 「小妹要到城内找一找

未畢, ,小妹喜歡你穿鵝黄色的衣褲……」一語看看爺爺來了没有了」一頓又道:「業哥 一張臉巳如桃花一般。

承業後面 忙不迭出店。阮小鳯付了賬,悄悄跟在彭彭承業心頭又是一蕩,不敢再看她, 彭承業出了麵店,雙脚如踩在雲端,

輕飄飄的不知身在何處,

對於阮小鳳跟踪

了一下,那裏有一下, 在後,完全不知 一家頗大的客棧,阮小鳳在店外看,穿過一條小巷,便拐向另一端,小鳳直至他進入一家成衣店,才悄 才快步走了進去。

彭承業買了四套衣服, 到了安樂客棧

色巳全黑了 燈在前引路,彭承業輕聲問道:「你爺爺 坐了好一陣才見阮小鳳囘來,此時, 阮小鳳吩咐掌櫃開兩間上房, 天

到 阮小鳳搖搖頭,道:「也許要明天才 没有?

,兩人都吩咐小二打水,準備

去找阮小鳳,又覺不好意思, 便呆呆地坐在床沿想着心事 。燥後,彭承業換了一套衣服,要想 睡又睡不下

過

颜門的果然是阮小鳳。 業估計是阮小鳳,快步走前,拉開房門 不料過了一陣,房門忽被敲响,彭承

席陪罪酒要請你! 到小妹房内吃飯, 小妹整了

妹的錯,不該向你陪罪麽?」 師被擒,第三是剛才累你久候, 沐楊抓去,白白吃了幾日苦頭,第二是令 彭承業一 阮小鳳笑靨如花的道: 「第一你被風 怔,問道:「陪什麽罪?」 這都是小

你太客氣了!這那裏是你的錯!」 阮小鳳嬌嗔道:一酒菜巳辦好, 彭承業結結巴巴地道。「小鳳,你 你到

底吃不吃?」 知去向了。」 一吃吃,愚兄剛才吃的那碗麵早已不

的氣氛。 桌上的油燈,昏昏暗暗, 張桌子,擺了四五碟小菜,尚有一壺酒 入了阮小鳳的客房,果見房中安了 却有股令人心醉 9

請 坐! 阮小鳳拉開一張椅子, 道。 「業哥

預祝此去能成功救出令師!」 斟了滿滿的一杯,學杯道:「業哥, 先替彭承業斟了 阮小鳳抓起酒壺,左手食指按住壺蓋 一杯酒,然後又爲自己 咱們

酒……」 彭承業微窘地道: 一愚兄……不會喝 阮小鳳一怔,驚訝地道。「你是堂堂

男子漢,難道連一杯之量也没有歷?」

正將入寢之際,忽然聽到

彭承業含愧地道: 「愚兄以前從未喝

杯是預祝咱們能救下令師……」 阮小鳳眉頭一皺,喃喃地道: 彭承業提起杯來,以壯士斷腕的精神 立即會

咳起來 一口把酒喝乾,酒自喉頭流下, 阮小鳳也一口把酒喝乾,道: 「慢慢

就會習慣!」說着又替彭承業斟了一杯 彭承業說道: 「小鳳,愚兄真的不行

之人,難道再喝一杯也不行?小妹喝三杯一尋常人喝兩杯都不會醉,你是學武 ,你喝一杯如何?」

笑,道:•「這樣,才有點男子漢的氣概 彭承業苦看臉點點頭, 阮小鳳嫣然 先吃點菜,等下再喝!」

服之外,倒也没什麽異常,便吃起菜來 呶, 阮小鳳看看已吃得差不多, 彭承業咳了一陣,除了喉頭有點不舒 杯。 又學起酒

杯來,彭承業只得再陪她喝了一 還是早點去歇息吧,說不定明早令祖來 ,還得跟秦景明他們厮殺! 阮小鳳道。。「業哥,你昨夜一夜没睡

小院,他囘房之後,解下外衣上床。客房與阮小鳳的遙遙相對,中間隔着一座 彭承業的確有點累,便告辭囘房。

如此,難怪爹爹常說飲酒誤事, 量,心中忖道。「我只喝了兩杯酒 一絲兒誇張!」便散了功, 今夜也不例外 他自習武以來,每夜必先練功才就寢 我只喝了兩杯酒,便已,練了一陣,覺得有點頭 躺在床上。 當眞没有

什麽顏色的衣服

劍。 的衣袂飄動聲,他心頭一動,連忙跳下床 披上外衣,束上司空凌雲的那柄緬鐵軟

個黑衣漢子伏在阮小鳳門 輕輕戮穿一個 輕戮穿一個小洞,凑前望出去。只見一「莫非是姓馬的那夥人?」走至窻前, 一聲輕响, 彭承業暗道

又說是此厮的人,還想來勾引少爺我!

哼

好個無恥的妖女,旣跟風沐楊若即若離,

彭承業一聽,

怒火中燒,

暗罵道:

向四圍看了一下才把房門閉起。,那黑衣漢子一閃走了進去,阮小鳳伸頭 就在此刻,阮小鳳的房門忽然打開之大吃一驚,正想張聲高呼,提醒阮

相感些引

· ,忍不住要立即離開客棧,從此不與她引人遐思的甜言蜜語,更有受騙的恥辱

想起日間阮小鳳對他眉目傳情以及那

心内頗不是滋味。 心内頗不是滋味。 心內頗不是滋味。

彭承業不知如何,只覺心頭一亂,露出燈光,現出兩個淡淡的人影來。 發了一陣怔,只是阮小鳳客房的紗蔥

不得什麽禮儀,開門竄了 出 顧

鳳輕笑一聲:-「貞哥,你說小妹這計好不 業走至門外,要想伸手去敲門,忽聽阮小小院內,靜悄悄的,不見一人,彭承 個男子笑道:「果然不愧是阮望山的跳,伸出去的手,倏地縮了囘來,又這笑聲甚是淫蕩,彭承業心頭「砰」

咦,莫非是他……馬沛貞!」背影都如此熟悉,他到底是誰?貞哥……

小鳳輕哼一聲,道:「你只拿這句

房內忽然傳來「嘖」的一聲怪响。不高興,那就用嘴讚你吧!」話音 那男的邪笑一聲,道:「用話讚你你 ~ 落

> 你別這般猴急嘛,小妹遲早都已是你的人 只聽阮小鳳羞怯怯地說道:「貞哥,

些事! 「待我做了本門的掌門之後,再辦這

摩天嶺?

的一齣好戲! 那天她給馬沛貞制住!看來竟是他倆合演

嘿嘿,想不到你竟然能找到那棵樹!」 所以我才會在樹後留字, 被孟七郎那浪子帶走了,說是由他護送,

動,便聽房內那男的道:「那

子現在何處?」

一日一夜才能甦醒不可!」

「你在酒中下了迷藥?」
「你在酒中下了迷藥?」
「你在酒中下了迷藥?」
「你在酒中下了迷藥?」
「你是一種慢性迷藥,雖然要半個時辰後才發作,但後勁極是厲害,一醉便非一日一夜才能甦醒不可!」

並承業氣得幾乎把牙咬碎:「怎地江並承業氣得幾乎把牙咬碎。」 這條好計,你們那有這般容易擒得了他? 奶是什麽人?你心内想些什麽,我還會不 壞了好事!」 哼,半途殺出個程咬金,幾乎被孟七郎破 知道麽?老實說,這次若非我阮小鳳想出

巳不見,彭承業知道要遭,立即後退!

,彭承業知道兩人料是在房內幹些無恥之只聽房內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衣服抖動聲只聽房內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衣服抖動聲

「好啦 彭承業正想要離開 你別再胡纏,我跟你說些正經 ,忽聽阮小鳳道 的

事

事麽?你就會吊老子的胃口!」那男的道:「小淫婦,這不是正經的

父來下聘禮吧!

然一跤摔倒地上

彭承業擰腰一閃,豈知下盤不穩,竟

彭承業心頭一震: 「聽這淫婦的話

心念閃動間, 又聽馬沛貞道:「哼!

聲英雄!」

「小子,

你再說一遍,老子便稱你

後進,也不會像你那樣貪生怕死!」

「廢話!要殺便殺,我彭承業雖是個末學

彭承業大怒,精神反而稍振,罵道:

内的一對狗男女都已發覺,後蔥上的燈光啊欠,雖然他及時用手捂住了嘴巴,但房 只聽房門霍地拉開,竄出一條黑衣漢

「老子正要送你上西天,你自己送上門來子來,目光一掠,標前一步,冷笑一聲; 倒省了老子走一趟!」說罷,抽出長劍

,急切間只得向後一退!手脚酥軟,行動呆滯,馬沛貞的長劍巳到

「你若是要娶小妹的,便早點叫你師

「司空凌雲那魔頭呢?你已把他送上

,老子便給你一個全屍,否則,嘿嘿,便膛上,道::「小子,你若肯叫我一聲爹爹

馬沛貞哈哈大笑,一脚踩在彭承業胸

逐寸把你的肉割下來!」

叫你來此相會!

阮小鳳聲音充滿得意之色,「你姑奶

彭承業忽然 心頭一 睏,忍不住打了個

此膿包,

老子劍還未送前,他已量死過去

「別臭美啦

痲 能

黑,便巳人事不醒。

馬沛貞一笑道:「想不到你這

小王如

位,氣血一陣翻騰,鮮血自嘴角沿沿流

出

馬沛貞左脚一沉,彭承業只覺五內離

,痛苦難當,加上迷藥發作,只覺眼前

無恥、卑鄙之事!

簡直豬狗不如!

義四個字,瞞盡天下英雄,所行所爲都是

「你們這些人自稱俠義,

打起武林公

彭承業忙伸手去解腰上的軟劍,可是

馬沛貞哈哈一笑, 欺前一步,

小賊! 阮小鳳道:「没有什麽事,咱們捉到一個少房客,正在探頭探腦,掌櫃提燈而來。阮小鳳囘過頭來,只見走廊上站着不 挺得這麽久!」說罷伸指在彭承業腰上是姑奶奶的迷藥發作罷了!想不到他還 穴戮了一指 「客官・ 小鳳走出房來, 發生了什麽事? 道:

店的麽,怎會是個賊?!」 掌櫃把燈提一提高,目 「咦,這位小哥不是跟姑娘一齊來投掌櫃把燈提一提高,目光一落,訝然

刺出!

鳥店拆了 還不囘去睡覺了惹火了少爺,便把你這 馬沛貞雙眼一睁,喝道:「没你的事

業長得斯文,又與阮小鳳一齊來投店,只 彭承業。 道阮小鳳與馬沛員是雌雄雙盜,合計來害 貴手,小店本小虧賠不起……」他見彭承 掌櫃吃了一驚,忙道:「請大王高抬

?這人不就是天下聞名的連雲天連盟主的 徒弟麽?」 人叢中不知誰說了一句:「什麽大王

沛貞有所顧忌,抱起彭承業入阮小鳳房內好笑。但也幸而那人說出了這句話,使馬殺人放火的強盜,馬沛貞又是好氣,又是 ,「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堂堂的武林盟主的弟子, 被人誤會是

是有點與眾不同!」 嘻嘻,一女兩男的,看來阮望山這個泰山 房外又傳來剛才說話那人的聲音:

個 在背後出口傷人,有胆的便出來與馬某見 高低!」 馬沛貞霍地把門拉開 , 喝道: 「是誰

傳來一個衣袂飄動聲。 ,馬沛貞心頭嘀咕,正想囘房,忽聽背後 可是走廊上那些看熱鬧的 人早巳散去

馬術貞心頭」傑,長劍反手向後一刺

呶

不料劍至中途便不能前進! 一貞兒,你唇莽什麽?是愚叔!」只

夾住馬沛 長,臉上神情甚是高傲,右手食中兩指 見來人是個四十左右的中年漢子, 貞的長劍。 身材順

馬沛貞大喜,忙鬆劍轉身道: 一四師

> 誰?」 鳳聲輕咳一聲說道:「貞兒,你剛才傷了 功在七星劍派中,僅次於連雲天。當下蕭 原來此人是連雲天的師弟蕭鳳聲, 武

落! 司空凌雲的徒弟!侄兒正想問他師父的下 那小賊是大魔頭,武林公敵『魔劍天驕』 色,登時醒悟,立即揚聲道:「四師叔 馬沛貞一怔,見蕭鳳聲向自己猛打眼

譽!」 司 是越來越大胆了,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 你可不要胡來,否則損了咱們白道的聲空凌雲縱有千般不是,也與他徒弟無關 新鳳聲眉頭一皺,道。· 「貞兒 你眞

模一樣! 了!那小賊雖剛出道,但已殺了莊氏兄弟 ,又傷了許老大!生性殘忍 馬沛貞大聲道:「師叔,你有所不知 ,與他師父一

别! 他入魔未深,好好教導他,將來說不定能 主,可不能胡亂殺人,否則跟黑道有何分 棄暗投明!咱們做事,總該以治病救人爲 蕭鳳聲倒頭傾聽,沉吟一下 道:

馬沛貞道・ 「放了他吧!」 「是是, 侄兒受敬! 蕭鳳聲說罷又向他呶

聲解了他的麻穴,見他仍不醒來,慍道: 「是誰在他身上做了手脚的!」 馬沛貞囘房把彭承業提了出來,蕭鳳

是怎樣教導你的?阮家莊名聲也還不錯贓 阮小鳳怯生生地道:「是晚輩!」 「你是阮望山的孫女吧?哼!阮望山

> 走吧!」 救醒他之後,立即放他上路!貞兒,咱們 沛貞耳語一陣,又大聲道: 「阮丫頭, ,三人提着彭承業入房,蕭鳳聲輕聲對馬 阮小鳳看了看馬沛貞一眼,連聲答應 你

便不用管啦! 藉口瞞住他,然後放他離開,以後的事你 「丫頭,救醒了他之後,隨便你用什麽 阮小鳳耳畔忽然聽見一絲細微的聲音

臉上掛着淚珠,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不應,悠悠醒來,雙眼一睜,便看見阮小鳳 瓷壺子來,拔開塞子把瓷壺凑近彭承業的她呆坐了一下,才自懷內掏出一個白 鼻端。須臾,忽見彭承業猛地打了一個噴 眼色,便點點頭然後把彭承業放在床上 阮小鳳轉頭望後,見蕭鳳聲向自己打 0

,小妹……」 阮小鳳嗚咽地道: 「業哥,你受委屈

小鳳道: 不過,請你聽小妹解釋一下, 彭承業冷哼一 「業哥, 我知道你誤會小妹…… 聲,滿臉厭惡之色。阮 可好?」

必多說,今後你是你,我是我!下次再見 生恐汚了我的嘴,不想用髒語罵你,你不 便是敵人!」 彭承業跳下床來,冷冷地道:「少爺

業哥 彭承業喝道:「住口!虧你還敢叫我 阮小鳳哭道: 業哥…

助盟主,剛巧盟主有事下山,由馬……馬家有世仇,最近風家蠢蠢欲動,家祖去求又怎會救醒你?實與你說了吧,我家與風阮小鳳急道:「小妹若是要害你的,

次交易……所以……」少俠接見……後來馬少俠要咱們跟他作一

「所以你便下迷藥?

你交給我看管… 妹並無惡意?」 給我看管……小妹救醒了你?證明小「是的,但小妹又哄住了他,叫他把

信任,好行使詭計!你道少爺不知道麽?暗中通知我師父,無非是想取得我師父的 爲何設計擒下我,又把我交給風沐楊?再 話,少爺全部聽見, 風沐楊早把你的詭計告訴少爺了 惜你與姓馬的小賊,所說的 你爲何陷害我師父?

是傻子,君子容易受騙,却不會一而再 走吧!馬沛貞那裏,一切由小妹承担! …對你並無惡意,你若不相信…… 小妹也不敢奢求你原諒,總之小妹對你… 彭承業冷笑一聲:「少爺是君子,不!馬沛貞那裏,一切由小妹承担!」 阮小鳳一怔,隨即哭了起來, ·隨便你 道

業並不出店,而是返囘他房中。 !阮小鳳立即伏在窻後偷看,却見到彭承 再而三地上當!」說罷頭也不囘地出房了 莫過於拯救師父,可是自己一來人單勢孤 **凌亂,不知如何是好。眼下最重要的事,彭承業返间自己的房中,一顆心更加** 救師父,談何容易? ,二來是剛出茅廬的雛兒, ,三來又不知師父被孟七郎帶去何處,要 歴也没經驗

不是伏在暗處?他們還有什麽詭計?」是什麽原因?馬沛貞呢?他去了那裏?是我,還放我離開?唔,她暗示我離開,這 他們理應一劍殺死我,但爲何她不但救了 • 「那賤人分明與馬沛貞一 他越想越煩, 修地一個念頭電上心頭 個鼻孔出氣,

**敞暗我明,要走也未必能瞒過他們的耳目** 少爺便索性在此睡一覺吧! 心念一落,一陣睏意襲上心頭,便睡 此念一熄,另一念頭又浮上。「反正

棧 過來在類外偷窺,見他睡着了, 阮小鳳見他久没動靜,忍不住悄悄跑 便奔出客

蕭鳳聲與馬沛貞出了客棧,

底有什麽玄機,爲何小侄看不出來!」 便躍上客楼附近的一棟平房屋頂 馬沛貞忍不住問道。「四師叔,您到 四顧無人

多複雜,你公然要殺那小子,不但影响你 日後的前程,連師門也要受你連累!」 剛才幾乎累事,也不想想,客棧裏面人 馬沛貞不服氣地道:「如今還有誰敢 蕭鳳聲冷笑一聲·「你眞是越大越朱

問你,剛才是誰揭了你的身份的,你可知 在一時!」蕭鳳聲目光一閃,道:「愚叔 反對咱們?留下那小子,總是個禍害! 那小子還未成得氣候,何需急

小侄又背對着他們,那裏知道!」 馬沛貞囁嚅地道: 「走廊上那麽多人

他們! 當你離開那丫頭的房門時,愚叔便巳到了 走廊上每個人愚叔都看過,說話的不是 「你當然不知道!」蕭鳳聲慍道・「

在走廊上?」 馬沛貞一怔,脫口道:一發話之人不 「不是!正因如此愚叔才再利用那小

子把他引出來!毫無疑問,此人之武功極

高 馬沛貞又是一怔,道:「他是誰?」 起碼不在愚叔之下

愚叔怕他是司空凌雲的死黨,則此人不 才會是個禍患!」 姓彭的那小子不可怕,可怕的是此人

非在店内?」 沛貞問道:「那人不在走廊內,莫

出來自何處,但肯定不是走廊上的人說 因爲那時没人開口!

「不過小侄聽說司空凌雲素來是獨來

定要小心 誰知道這十年內,他做了些什麽?總之 有些事你也不宜多問!」

阮小鳳上了屋頂之後,便道: 忙道:「叫那丫頭上來!」

輩,那小子也不知葫蘆內面在賣什麽藥,

否見到什麽人去找他?」 他有所恃?」沉吟了一陣,問道: 蕭鳳聲一聽,心頭疑雲更盛。 「你有 「莫非

這丫頭不是好妻子 阮小鳳應了一聲,匆匆囘去,蕭鳳聲 前途要緊,你得小心一

馬沛貞笑道··「師叔放心,小侄跟她

蕭鳳聲道:「愚叔若知道,還會來問

「不知道,那道聲音極奇怪,令人分

蕭鳳聲輕哼一聲: 「那是十年前的事

說畢目光一掠,便見到阮小鳳走出客

- 離前

竟然安安穩穩地睡着了!」

你才可離開!」 阮小鳳搖搖頭, 蕭鳳聲道: 暗中監視,一定要待那小子離開, 你先囘

點 轉頭道:「貞兒,

只是玩玩而已!」

這丫頭心機深沉,不亞其祖

**脈木了!** 

(未完・四)

有?要找女人何處没有!」 加以利用,千萬不可沾她的身子, 她看上你,目的何在你也該明白,她只能

郎爲人你還不知道麽?他往那裏去了?」 孟七郎帶走司空凌雲也是混帳之至!孟七 馬沛貞唯唯喏喏,蕭鳳聲道: 聽見没 「你讓

魯莽,悄悄盯住他,你不是他對手,待愚 交給你了!千萬小心,若找到那人,不可 一愚叔現在立即去追他,這裏的事便

說道。「貞哥,輪到你了,小妹也要睡一 幾個起落,身形已隱没在黑暗中。 叔囘來才收拾他!現在你囘客棧去吧!」 天色逐漸亮了,阮小鳳叫醒馬沛貞 展開輕功望城北飛去,

腰,伸嘴去親她的香腮。 馬沛貞嘻嘻一笑,條地摟住她的小蠻

了進去… 色胆更壯,一隻怪手立即自她衣領處,伸 天剛麻麻亮,彭承業便醒了,他盤膝 阮小鳳粉筝在他後背上輕擂。馬沛貞

備出房結賬離開。 練了一陣內功,披上衣服,佩上長劍,準

却把一個老頭撞倒! 不料一開門,因滿懷心事, 精神恍惚

頭手腕一翻,反把他抓住,半邊身子登時 是無心的!」 態龍鍾,讓彭承業一撞,便倒在地上了 手去摻扶。那老頭看來已過古稀之年,老 彭承業忙道: 彭承業心頭一震,霍然醒來,連忙伸 伸手握住他的手臂,那知老 一對不起,老伯, 小可

本人現付上 銀行 年共 期,這 姓名 地址 了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青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銀行支票壹張HK\$ 期,請由第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定閱價目

批殺手殺了幾個……比提說出自己是木塔 殺手的樓字燒燬,他逃上山上也伺機將這 族人,入伍受過軍 前文提要: 裏查問尹志堅的下落,司馬洛在外面把風 定聯手對付這批殺手,比提到丁老太太家 族人,也是應邀來支援尹志堅的,二人决 衝過來,他們也不知司馬洛和比提在這裏 有一隻血紅寶石鑲成的蝴蝶, 鎮富豪郭天明騙去,還買一批人將職業 目的是抓丁老太太囘去誘尹志堅來救她 正在此時這批殺手由一個瘦長的人領着 豈料被司馬洛用手榴彈將他們炸死 尹志堅是山區中的木塔 前文書至司馬洛說出 ,做過傘兵突擊隊員 被當地的

巳心裏有數。」 什麽人,我們是來幹什麽的,他們都是早

防萬一。」 感,而是爲了法律上能够有一個交代,以 有辦法的,我認爲主要還是爭取他們的好 「我知道,」那人說,「不過也是没

很有頭腦。」 「這倒是真的,」却德點點頭,

們應該幹一些什麽呢?」 「現在,」那人又問:「下一步,

害怕,我們不好在晚上出去找他。」 「暫時不幹什麽,」却德說,

一年港幣\$364.00 (26期) 一年(52期)

: 半年港幣 \$ 182.00

奇俠司馬洛故事 利用情侶 引誘狂人 文 有睡過。没有需要的時候不必這樣捱!」 「你睡吧,」司馬洛說,「你一直没

他在這裏殺人,那並不是辦法!」 但是一定要先得到他的同意,祇是帮着 比提說, 「他不論怎樣,也應該出來講一講呀 「我們帮他,有很多種做法

傢伙指揮的,不過,現在這傢伙已經給我 一這些打手們,一直都是由那個瘦長的 「照丁老太太信上所講,」司馬洛設

他顯然比那個瘦長的傢伙更權威,連 但是他們剛好又來了一個新的,」 「你没有看見那個指手畫脚的

那個瘦長的也是要受他的指揮!」 志堅的困難就越來越大了。」 人來得越高級,」司馬洛說,「尹

N80

比提說,「我們的困難也同樣是越來越大 的,這個人真豈有此理!」 「假如他不快點來跟我們碰碰頭,」

非有一個辦法是使郭天明非囘來不可。 「不過我相信他終於還是會出現的。 定要等到他被除去之後才會囘來。除 「也許他是有他的理由, 「其實他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比 「郭天明是不會自己囘來的。郭天 」司馬洛說

談過,了解這到底是怎麽囘事! 「逃到天涯海角的人我都

可以追到,但是必須找到尹志堅,先跟他 ,」司馬洛說, 我也可以替他在訪尋郭天明的下落

「我們

· 「都弄牙了!」 的後事。後來,其中一人囘來向却德報告 他們要把那些屍體搬走,以及處理有關 很快就睡着了。 比提點點頭,躺在毡子上,闔上眼皮 鎭上那些人則是没有那麽快能够安睡 「老太婆的屍體呢?」却德問。

被槍殺,而是被那個狂人嚇死的,而我們 的隣居陪同舉殯,讓大家知道,她並不是 保護她,亦死掉了好幾個人!」 「留在屋裏,」那人說,「明天由她

人的好印象嗎?恐怕很難了。我們是 却德格格地冷笑:「這是爲了爭取鎭

> 害怕嗎?」 「是的,」却德說,「難道你們就不 「我們害怕?」那人詫異地問

一我是說,我們是到這裏來工作的,我們 不是這個意思,」那人說

工作,使我們没有資格害怕

什麽方式辦這件事情,目前,你們就先休一段時間的觀察之後才能够肯定應該採取「我現在是害怕,」却德說,「我要 息 一下,加強戒備好了。」

那人說,「還有什麽別的

「暫時没有了

行李,從那裏面取出來一隻長方形的皮箱地沉思了一陣,然後走過去打開他帶來的那人走了之後,却德坐在那裏,默默 了的教堂。 ,出了屋子, 人走了之後,却德坐在那裏,暫時没有了。」却德說。 提着這箱子走向那座廢棄

這一次,他獨自一人登上了那教堂的

猜得出那裏面裝着的是一把槍了,不錯,們看見他提着一隻這樣形狀的箱子,多數開箱子,取出其內的東西,假如那些手下一個大學,不可以一個大學,不可以一個大學,不可以一個大學,不可以一個大學,不可以一個大學,不可以 的黑夜,視綫很差,即使有望遠鏡,望向儀器,這漏斗面是一片黑色的,這是昏暗鏡的鏡頭上還再裝上了一隻漏斗狀的古怪 荒野中也應該是不會看到什麽的,但是, 當却德把眼睛凑到瞄準鏡上時,他却可以 除了裝上一隻望遠瞄準鏡之外,還在瞄準則是都猜不到了,這把槍在嵌好了之後, 來的,不過,精良到什麽程度,那些人們 這是一把精良的長距離步槍,可以嵌合起

點像是看到彩色菲林的底片 大有不同。一切的東西的輪廓都清楚可 但是顏色則是不同的,以青色爲主 祇是看到的與在光天白日之下所見的 見

> 不想任何人知道他在黑暗之中可以看到。 件秘密武器公開,在未到重要關頭時,他 犀利的武器,而他却是暫時並不打算把這 誘惑,假如射死了這隻老鼠,對方找到了 老鼠的屍身,就可以知道他是有這樣一件 把這隻老鼠射成肉醬了,不過他却忍住這 鼠的身上,祇要他一扳動槍機,他就可以 動,槍咀的十字綫的交叉處便定在這隻老 在走動,也是青光閃閃的,他把槍略爲移 他可以看到樹林的邊緣有一隻大老鼠

次槍機。 伸出來的樹枝作爲目標,瞄準,扳動了一 一用的誘惑,於是他改爲用一條特別長而 却德雖然放過了那隻大老鼠, 手的時候,就很難忍得住不一用,於是, 不過,男人總是喜歡用槍的,有槍在 却還是難禁

樹葉便離開了樹枝而飄落在地上 射中了樹枝末端的一塊樹葉的葉柄,那塊 槍聲祇是柔和的 「撲」一聲响,槍彈

性能是多麽良好,配上他持槍的手法的穩 不會有人注意,他這樣就證明了他這槍的以找到的,而落葉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情, 定,簡直連一條頭髮也可以射中。 祇是落下了一塊樹葉,没有子彈洞可

這鏡是電子黑光鏡。 普通人就是有錢也不是隨便可以買到 無疑地,這槍也是從戰場上帶囘來的

到的地方,那麽,他祇要扳幾下槍機, 他的敵人在今天晚上就會出現在他可以看望一遍,他知道命運是很奇怪的,說不定時會把眼睛凑到黑光鏡上,向那荒野中瞭 却德在那鐘樓上逗留了很長時間 9 事

> 天色微亮的破曉時份,他便從塔上下來, 他望了許久,都還是一無所獲,後來, 不過,今夜運氣則似乎不偏向他了 在

她的身體,也是要歸還給這裏的泥土。 裏出生長大和死去的,她屬於這個地方, 的骨灰就撒在鎭外的野地之中,她是在這 她的身後事如何辦理,她要火葬,之後她 她是一個老人,她早就立下了遺囑,說明 丁老太太的殯葬儀式在清晨時舉行,

睡覺。 做都是不能討好了,他不如利用這些時間

的,也因此他們對尹志堅很生氣。 好玩,尤其司馬洛是習慣了在餐桌上進餐 的,偶然一次很有趣味,長期如此則並不 會升上天空的地方燒熟,那實在是很麻煩 本領,但是獵到了之後還要找一個火烟不 還是食物的問題,雖然比提有高強的行獵 起來,他們比較感到難以解决的一個問題

提的本領, 志堅不願意出現,那麽即使以司馬洛與比 到的,尹志堅的踪跡則是難找了,假如尹 心鎭上的動態,鎭上的動態他們是可以看 是要找尋尹志堅的踪跡,向鎭上觀察是留 的荒野及向鎮上觀察,他們向荒野中觀察 們只好逗留在高處,不時用望遠鏡向周圍 樣做了。這樣拖下去,實在不是辦法,他 堅出現,他們談過了之後,就可以决定怎 也是不容易找到他的

的手下馬上就捧進早餐來 在中午時,却德起床了, 那個時候他

却德並没有參加這個儀式,反正怎麽

司馬洛與比提則是在黎明時份就已經

爲甚麽尹志堅還不出現呢?祇要尹志

,後來,他忽然問:「我正在吃的這些東上發生過的事情。却德似乎聽得心不在焉 西是從那裏來的?」 却德吃着,那個手下一面報告今天早

吶着, 對這個簡單的問題反而感到不易回 是買囘來的!」那個手下吶

答,那是因爲這個問題是甚少人會問的

「因爲是煮熟的。」那個手下說。 「爲甚麽是熟的?」 却德問

不過在厨房裏一 「這個是當然了,」那個手下說。「 「煮食物不是會有烟嗎?」却德問

們吃什麽呢?」 却德揮揮手。 「我們一直都有留心,」那個手下說 「在外面躱藏的人,

說。 「但是從没有見過火烟升起。 「他總不能長期吃生的東西?」却德

說, 「這裏有人被偷走過食物嗎? 「山上的山洞多得很。」 「也許他可以在山洞裏生火。」 那人

「照我們所知的就没有了,

們 「不過,假如有的話,亦未必會告訴我「照我們所知的就没有了,」那人說 你明白的。」

外面的山上可以吃的東西很多,本地人在「這也未必不可以,」那人說,「這人總是不能長期在山上打獵爲生的。」「我明白,」却德說,「不過,一個

以前就常常是到山上去行獵的。

西,就不能够永惠乞界是是一段,就不能够永惠乞界是活动,吃過文明世界的東是在文明世界生活過,吃過文明世界的東 ,就不能够永遠吃那些野味, 「祇有野人可以這樣做,一個人, 「這件事情用不着你教我,」却德説 我告訴你

頓,就會幾乎發狂,我最明白了,因爲我,假如兩個星期没有機會正正式式地吃一 在戰場上有過這經驗

**伙亦未必肯來拿,他不會願意連累這裏的,」那人說,「就是這裏的人肯給,那像** 人。」 「但是,到這裏來拿食物是很危險的

也没有特別的惡感,我們是來這裏工作「不是,」那人說,「没有特別好感 「你對他好像很有好感。」 却德說。

的,而他就是我們的工作

的,到甚麽地方拿才是安全的呢?」但他還是需要吃一些我們所吃的那種東西 工作,這才是應有的態度,」頓一頓,「對!」却德點着頭,「幹我們這種

小餐廳?」
不用腦子的嗎?你不是提過有一間路邊的不用腦子的嗎?你不是提過有一間路邊的

「秀叔那一間?」那人說。

這裏很遠,你們是照顧不到的! 「對了!」却德說,「這小餐廳距離

人去監視着!」 「這個……」那人說,「我們可以派 却德說

我們現在就去找秀叔!」 「不必派人去監視着,」

「但是……」那人遲疑着

這個人嗎?」 「怎麽了?」却德說,「你喜歡秀叔

走 你去召集大家吧!」 「這很好,」却德說,「我們現在就 「没有什麽特別的喜惡。 那人說。

那人祇好去了。現在,却德是在這裏

NB2

做什麽。 發號施令的人,却德設做什麽,他們就要

他們就大隊出發,到秀叔那裏

叔也是没有地万好逃的。 過就是知道,也是没什麽辦法的。因爲秀 許秀叔知道他們的來意,也許不知道,不秀叔是遠遠就可以看到他們來的,也

他的店子裏並没有客人。 人當然不是到他這裏來吃東西的,這時 他很清楚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這些

道的 先在店外視察了一遍這個地方的形勢,他 這是却德先生,是我們的新上司,你也知 進入店中時,那個手下就向秀叔介紹: 却德是最後一個進入店中的 ,昨夜我們損失了不少人。」 ,他是首

有什麽指教呢?」 秀叔没有什麽特別的表情,問道:

到過你們這裏來嗎?」 「那個呃」 -狂人。」却德說

「没有。」秀叔搖搖頭。

你這裏來就可以找到可以吃的東西了 秀叔聳聳肩:「在外面的山上,也有 「他需要吃東西。」却德說,「他到 L\_\_\_

很多可以吃的東西呀!」 還是喜歡吃你這裏的東西,所以,我問你 他有没有來過你這裏拿東西吃?」 「是的,」却德說,「但是我認爲他

的。」
過了,也没有分別,他當然不會躱在這裏 來過,你也是不會相信的。而且,即使來 他没有來過,你不相信,假如我告訴你他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秀叔說,

> 得來的,你們是朋友。」 却德說:「我聽說你以前是跟他很談

話,那你會很忙了。 秀叔說,「假如你要追究他的全部朋友的 「我們這裏有很多人都是他朋友!」

他就會少一個食物的來源。」 忙,所以我才要想想辦法,我現在祇是不 想他得到食物,祇要你的餐廳把門關掉 「是的。」却德說, 一我就是不想太

說: 那比較奪去他的生命是更大的打擊了。他他唯一人生樂趣,假如奪去了他這餐廳, 然很老了,他不怕死,然而經營這餐廳是 「你不能够一 「不!」、秀叔的眼睛忽然一瞪,他雖

却德的筝力,當然是非常強大的。 却德揮出一拳,擊在秀叔的下頷上

而已。 一個老人,假如他用足氣力的話,秀叔可氣力,可以說祇是用了半力而已。秀叔是他接住了,却德這一拳,實在也並未用足 能就已經死去了,現在,秀叔祗是暈過去 秀叔整個人飛開,其中一個打手忙把

把他帶囘去,替他關上店門。 却德說:「現在他不能嚕囌我們了

與那個狂人是好朋友,我們把他關起來, 去找他嗎?」 他要好的人,讓他來找我們,不是勝過我 也許狂人會來救他,我們要關起每一個跟 「怎麽了?你聽不到我說什麽嗎?這個人 那個手下遲疑着看着他,却德又說:

遠鏡望過去,司馬洛吃鱉地說:「秀叔的的山頭上看到火烟升起來,他們馬上用望 幾分鐘之後,司馬洛與比提就在遠遠

店子着火!」 比提說,二又是他們幹的好

「唔,」

事

干涉嗎?」 「我們……」比提遲疑着說,「應該 「他們把秀叔帶走!」司馬洛說

「但秀叔是無辜的 「最好暫時不要動手」 , 」上,司馬洛 馬洛說 一他

們把他帶走一 假如他們要殺秀叔的話 司馬洛

提說,「把秀叔帶囘去時,一定也不會對「但他們旣然連店子也燒掉了,」比 一段他們既然連店子也燒掉了,一般,「他們就不必帶走,當場殺掉了。 他怎樣客氣。一

不方便的,秀双下的现代的手中,那是很多說,「他們有這許多人,一時也殺不完洛說,「他們有這許多人,一時也殺不完 上掛一塊大石頭。」 這等於是一個游泳的人游泳時在自己的頸

個新來的人的主意!」 比提喃喃着低聲咒駡起來:「這是這

「這個人看來高明得多,」司馬洛說 , 他出的都是相當好的王意。上一次, 他想把丁老太太拿在手中。這一次,他把 秀叔教出來,他也想到了我們想到的道理 秀叔教出來,他也想到了我們想到的道理 秀叔教出來,他也想到了我們想到的道理 大假如要捉到郭天明,一定要有一些可以 是一次,他把 西在手,他先做到了。 那他就要有一些可以把尹志堅引來的

我們可以把這傢伙殺掉!」

個, 志堅談過了之後,才能够决定應該怎麽 「這没有用的,」司馬洛說,「死了 還是會再來一個。我們一定要先跟

却連出來談兩句都懶得!」 「他不會不知道我們是已經來了的 「就是這一點豈有此理,」「那他更應該早點出現。」 一司馬洛說 比提說。 , 他

他也許應該出來了吧?」 「事情有了這樣的變化?」 比提說:

他就會來了 「希望吧,」司馬洛說…「也許今夜

始暗下來。 到領什麽活動了。尤其是此時天色亦巳開到鎮上,之後因爲有屋子遮住,就很難看 他們用望遠鏡看着,却德等的車隊囘

仔褲,一件白色的T恤呆呆地坐在那裏。 跟着進去,却發覺那裏面有了一個陌生人 的,而且還多到却德自己也感到意外,他不過,在鎮上,却德的活動却是不少 吩咐把量去了秀叔送入一間空屋,自己亦 那是一個美麗的少女,也是穿着一條牛 這是誰?」却德詫異地問。

在却德的耳邊報告道 「不知道・」其中一個留守在鎭上的

胚叫不知道?」

搜她的身,又什麽都没有 報告道。 「她的神經像有點問題,」 「痴痴呆呆的 問題,」那人又附」却德咆哮道。 連證件也没 她也不答

「那她怎麽來的?」 她是搭人家的順風車來的 却德也低聲問 那

恐防有詭計,我們就先把她關起來了!」說,「車子走」」、《全女》

把她交給我,」他走上前去,說。「小姐

那個女郎祇是迷惘地瞥了他一眼,而

把你的衣服脫光來搜一搜了!」 樣沒有反應,却德說:「那麽,我就要 你有名字的嗎?」 却徳問。她還是

你不是一個啞子了!你肚子餓嗎?」說:「不要!」却德微笑,「現在總算知道說:「不要!」

這個女郎點點頭。

「很好,」却德說:「現在, 我也要

子裏一起吃晚餐,而却德要與她單獨在 他們就在却德那間作爲私人住宅的屋

上了她的當了!」
是一個女孩子,她也不好對付,我們的人然是一個女孩子,她也不好對付,我們的人說是一個女孩子,但是上一次那個比提就却德的耳邊低聲說:「你得小心一點,雖 起,所以叫左右的人都離開了。 那個接近着却德的手下在離開之前在

什麽!」 ,我就是要試她能够做什麽,和打算做些 ,我就是要試她能够做什麽,和打算做些 笑着低聲說。「我不是一個容易上當的 一這個你放心好了 ,」却德得意地微

> 置你呢?」時間了,這就使我有了一個難題。如何安時間了,這就使我有了一個難題。如何安 時,却德說:「現在,也是差不多睡覺的却德亦没有逼她。後來,餐後的咖啡喝着 發的,對於却德的問題,也是並不作答。 講得很多,但這個女郎却一直都是一言不 却德與這個女郎一起進晚餐,却德話

說 「這裏有一個狂人潛伏在山上,殺了 「這個你不用替我担心的!」她說。

傷害我呢?」

我對你的來意很懷疑!」 你告訴我,你究竟是到這裏來幹什麽的? 狂人是不講道理的 <u>\_\_</u> 却德說。

起來了 女孩子來了,她是一個妓女,我們把她關德說:「不久以前,有一個像你差不多的

說

「我們說她是妓女,她就是妓女。

「你讓我走吧。」她說

滅都不成功,你一個女孩子晚間亂跑是很許多人,」却德說,「我們一直要把他消 危險的!」

「我不害怕 9 她說: 「爲什麽他要

「我不過來這裏玩玩吧了?」 她說

「這裏有人嫖妓的嗎?」 「你怎知道她是一個妓女, 」那女郎

結果她用美人計逃出去了,我們死了一 却德得意地微笑着·「我們把她關起來,

說

「晚上没有什麽好溜的地方,」却德 「我祇是要在附近溜溜。」她說。 「走到什麽地方去?」却德問。

「而且,你也需要有個地方過夜。」

「這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却

「也許就不會出事了! 「假如你們不把她關起來,」那女郎

我上手的人所幹的。我呢,我辦事就不會 歴糊塗了 錯的,祇是做的人的能力不佳。但那是 「那她又怎麽有本領逃出呢?做法是没 「但假如她不是有古怪的! 」却德說

「你却没有説你自己是什麽人?」「你老是問我是什麽人,」那女郎説

却德說 「我是這裏的民衆自衞隊的總指揮。

「你們又是在這裏幹什麽的呢?」那

1\_\_

脋着,我們就要把他殺掉! 女郎問 財産安全, 「我們當然是在這裏保障市民的生命 」却德說:「有這個狂人在威

的了 們這許多人,一定花不少錢才能够請到來 她聳聳肩, 臉上露出鄙夷之色: 「你

'說。 我們却是正在談你的問題的,你是誰?」「這個自然了,」却德道,一不遇, 「我不過是來這裏玩玩的吧了!」她

的 忽然, 衣服。 「這個囘答不够好! 一跳起身,一伸手就執住了她胸前 一却德吼叫着

跳動着的乳房 身體。下面一副很小的乳罩兜着她那正在,一扯,T恤就裂開了,整件離開了她的 她尖聲叫起來,但是却德的氣力很大

秘密武器。把衣服脱得光光,就一定可也 看 ,「我不知道你的身上有没有藏着什麽 「我得搜清楚你的身子, 却德獰笑

看清楚了

一抓,乳罩亦撕下來了 一教命 她叫着逃走。却德的手又

可以好好地玩玩了。 驗清楚了身體之後,假如没有問題,我們却德格格地笑着:「你很美麗,讓我

救命! 「不!不!」那女郎叫道:「救命

會教你呢?」 「救命?」 却德笑着: 「在這裏, 誰

**忽子的玻璃碎掉了** 那女郎抓起 一隻酒瓶, ,她又開始叫喊起來, 向懲子一丢

她逃向門口

而且還是十分矯捷,她逃來逃去,也是逃 捷,但是却德雖然高大,却也並不笨重, 使她不能够逃出去。這兩女郎雖然嬌小敏 却德一跳跳到門口,把門口欄住了

不掉的,結果還是給却德一手捉住了。 仍然能够喊救命。她喊起救命來,聲音可 却德的氣力,使她無法掙脫,但是她

仔褲,牛仔褲的布料是特別報的,一時也 不容易撕破,而那個女郎則繼續叫救命。 真响。却德哈哈笑着,伸手去拉拉她的牛 的時候,却有人在外面敲門,而且敲 陣,正當他把那條牛仔褲的鈕子也拉 却德是肯定不會有人干涉的,但是過

却德吼道。 一誰?什麽事情。」

門外囁嚅着說:「請你先開門!」 ·却德先生, 」他那個手下在

N84 。門外除了那個手下之外,還有一個鎭上 却德非常不高興,一手就把門拉關了

> 面用兩臂掩着胸部,衝出去,投進老人的「金伯伯,」那女郎笑着叫起來,一 懷中,老人安慰地抱着她。

是郭天明的女兒!」 那個手下上前向却德附耳道: 却德發愕地道:•「這是怎麽囘事?」 「這個

「我們的老板,郭天明的女兒!」 她是什麽?」却德吼道

所以我帶他來看看。旣然是老板的女兒一是金老頭告訴我的,」那人說: 你肯定嗎?」 却德低聲說

我看你最好還是不要-「唉,算了吧!」却德說,揮揮手

「走!讓她走!」

下來,啼笑皆非地說。「老板的女兒!她女郎披上,把她帶走了。却德在沙發上坐 间來幹什麽?」 那個姓金的老人把上裝脫下來,給那

「打聽一下好了。」却德說。 「誰知道?」那手下說。

板嗎?」 你— 一」那手下說:「你不通知老

的女兒囘來,他也没有通知我。」 「爲什麼要通知他?」却德說: 「但是……」那手下又說。 一他

揮手, 殺那個狂人。他的女兒囘來,我用不着理 會,不過,你不妨出去打聽一下。」他揮 護他女兒,」却德說。「我們的工作是「我們的工作並不是為他找女兒或者 「我要睡覺了。

德乃是交給了他一份苦差,因為在這裏,那人祇好出去了。一面,他則覺得却

逼不來的。 們沒有好感,許多話都不願講,就是逼也 爲鎭上的人都明白這是怎麽一囘事,對他

得到 慾火,却偏偏在重要的關頭失去了,不能麗的女人眼看已經要到手了,引起了他的 是不停地吸着香烟 ,却偏偏在重要的關頭失去了 却德在那屋子裏, ,也許這是因爲一個美

瞭望 ,爬上教堂的鐘樓上, 後來,他又拿起他那隻箱子, ,向周圍的荒野中那隻箱子,離開屋

望遠鏡的視綫之內 仍然很幸運,並没有出現在他這具特殊的 但是,尹志堅與司馬洛及比提則似平

時都可以出現,這樣,我們就不能够放心等。他們當然又換了一個過夜的地方,他是不同的。司馬洛到底過慣了城市中的生是不同的。司馬洛到底過慣了城市中的生人,她是很能適應的,她之所以不耐煩,人,她是很能適應的,她之所以不耐煩的原因則付,却是很不習慣,比提倒不愧自稱的原因則付,却是很不習慣,比提倒不愧自稱的原因則

威脅的 是野人嗎?我還以爲你是不會受這種心理 司馬洛諷刺地微笑着: 「你不是說你 ,祇要你

比提說:

了,我也是很怕在做着這種事情的時候給 ,我也不怕-「謝謝你,」司馬洛說:「還是不好

> 司馬洛嘆一口氣,說: 比提說

我們還是睡覺吧!」 既然祇是等而没有什麼事情可 做

們也祇好睡覺,而爭取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却德的手下的人起了一天晚上,却德還没有派人出來。天晚上,却德還没有派人出來。在此一人心中,所以就索性不加理會。而且,今天晚上,却德還沒有派人出來。 且,今

,在天將亮之後仍然看不到他的目標,而鐘樓上睡着了。他索性没有囘到屋子來睡是在教堂的鐘樓上找到他。却德原來是在陣騷動,因爲找不到却德。後來,他們還 他亦疲倦了 ,他便在鐘樓上睡覺了

時候還没有睡覺,也因此他在此時被 他的手下來找他的時候,時間已經相 就不大高興。 • 不過他是破曉時才睡 所以這

安安不見了!」那手下報告 什麽事情?」他吼道

她就是郭天明的 安安是誰?」却德問 那個女兒。」 那手

她 却德用手揉着眼睛,

你們怎麽知道? 金老頭收留她在家中過夜, 「是金老頭報告的 那手下說 但是在天亮之

後就發覺她不見了 爲什麽金老頭要告訴我呢?」 却德

說 問 「他們對郭天明是没有什麽好感的,「他祇是爲了關心郭安安,」那手下

歴地方可以去的呢?」 但是他們是很喜歡郭安安的。 「道眞妙,」却德說,「郭安安有什

她的父親在作梗。現在,她可能是已經去 「照我們所知,她是愛尹志堅的,祇是 她是與尹志堅戀愛的,」那手下說

**--** ,

却德格格地笑起來。「這眞妙!」

道, 「這是老板的女兒,假如他知道了的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那手下說

我管他的女兒,我們有什麽責任?」他打 一個呵欠。 「我不是負責管他的女兒的,他亦没有叫 「知道了又如何?」却德暗暗笑着

我們是可以把她追囘來的。」 「她不會走得很遠,」那手下說,

「但她在外面是很危險的!」那手下 爲什麼要把她追囘來?」却德說

是我的責任!」他又打一個呵欠,「好了 東西給我吃吃吧!」 現在我旣然已經醒過來了,你們就弄些 「我已經講過了,」却德說: 「這不

,因此 但是,這裏現在是由却德决定一切的那個手下雖然很不滿意却德這樣的决 他亦不方便講什麽了

工作。却留下了那個等於是領班的手下。之後,便把一半手下派出去,進行搜索的 德在吃完了那一頓等於午餐的早餐

滿的表示了。他說:•「却德先生,你當那一隊人去了之後,這個手下又有 ,一直没有親自出去過!」

> 徳說 「我不做這種白費工夫的事情

「白費工夫?」那手下問

候就找到我們,我們要找他們就難了!以,現在的情形是祗有他們想找我們的 是說,我們根本没有成功的機會了!」 以,現在的情形是祗有他們想找我們的時一來一囘的路程之外就不愁會給找到。所,在天黑之前又要囘來了。對方祇要躱在「是的,」却德說,「我們的人出去 「那麽,」那個手下說,「你的意思

們。現在,把秀叔關了起來,這就是第一我們不可,而我們則是不必那麽急去找他要等機會把形勢扭轉過來,使他們非來找 步!」 們。現在・1

到了却德的手下的包圍。 **鼻子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他一下車就受** 男人從車上下來。這是一個斯文的男人, 上。這却不是一部路過的汽車。一個青年在黄昏時份,有一部汽車駛來,進入了鎭 事情在幾天之內的發展急劇起來了

個手下問。 「你到這裏來有什麽事嗎?」 其中

「我想見警長。」那人說。

以看出這幾個却德的手下殊非善類們。這人是一個城裏來的人,也一 。這人是一個城裏來的人,也一眼就可 「你們又是誰?」那人懷疑地看着他 「爲什麽?」手下問,「你是誰?

「我們就是警長的手下!」那個手下

說 這些人更不像是警務人員。却德那手下也 那個人看着他,更加表示懷疑,因爲

裏的警長没有空管閒事。」 「你有什麽麻煩,你去找別處的警長,這 「我是來見這裏的警長的

「那很好,我們就帶你去見我們的上

司

件到了 却德的面前,給搜了一遍身。他有證 亦有名片

「你是醫生?」却德拿着他的名片說

現在,請你囘答我的問題:你來這裏幹什要很小心提防,以保障鎭上居民的安全,可也說,「這裏出了一點麻煩事情,我們「我是維持這裏的治安的,」却德小 麽?!

說 ,「我們那裏逃出了一個病人,我是來一我們的醫院是精神病院,」黃天賜

我們這裏也有這個問題!你找的是誰?」 「郭安安,

事變得更加複雜,而這却是對他們不利的 却德與他的手下一時都怔住了。這件

却德更加小心地說:「爲什麽逃了一

護衞隊!」有點自卑,又連忙補充道:「我們是民眾

「這算是什麽玩意?」那人問

・」那人説

這個來人給他們不由分說,簡直是抬

這裏找一找!」

」 黄天賜說,「她本來是

複雜

「你聽我講,」那個却德的手下說,

長管不來!」

「黄天賜醫生?你到這裏來幹什麽?」 「你是什麽人?」黄天賜醫生問 0

却德格格地笑起來: 「精神病人嗎?

住在這裏的!」

個瘋子,却要由麼生來找呢?」

個愛人,我懷疑她可能是囘來了!」 比較好…… 「祇是精神不大穩定,我與她的感情 這位郭小姐不算是瘋子,」黄天賜 特別關心她。但她在這裏有一

在黄天賜的面前踱來踱去,沉吟着。 「唔,三角戀愛!」却德撫看下頷,

手下連忙把他接住,黄天賜却已經暈過去黄天賜的下頷,黄天賜跌向後面,却德的却德的攀頭忽然閃電似的擊出,擊中 了。那個手下的領班大爲慌亂。 「他究竟有没有來?」黄天賜問。

「我又没有殺死他,」却德說, 他

他說:「老天,這個人是不能够亂來

祇是要打我,而打不過我吧了!」

說,「我們不能——這個人是不能够就此院,他的同事一定也可能知道,」那手下 失踪算了的。」 「但是這個人——他來這裏,他的醫

的! 友們,在短時間之內,亦是不會來找尋他 報告什麽,不能够打長途電話, 就要監禁起來,等候受審,他不能够囘去 犯法,我們就有權把他監禁起來,現在他 我在這裏是代表法律的,他打我,他就是 「他也没有就此失踪,」却德說,「 而他的朋

何地說。 「但願是如此吧!」那個手下無可奈

你有更好的主意嗎?」却德問。

這個更好的主意。 雖然不贊成却德這個做法,却也想不出比 雖然不贊成却德這個做法,却也想不出比

來,但是不要與秀叔關在一起,我不想有 人對他講太多話,讓他知道太多事情! ,」却德説,「把這人監禁起

他說:「已經弄好了。 了一會,那個手下又囘到了却德的身邊。 於是,這個醫生黃天賜被抬走了?過

是女病人却另有所戀,逃出來找她的心中 說,「這眞有趣,醫生愛上了女病人,但「這很好,」正在狂吸着香烟的却德

說,「外人越多,對我們就越不利!」 這使情形變得更複雜,」那個手下

能用錢解决的!」 似乎不必太担心了,世界上很少事情是不 有郭天明做我們的後台老板,這個問題就 「我知道,」却德說,「不過,我們

老板是把她的女兒送進了精神病院!」 那個手下搖搖頭:「眞想不到!原來

却德問。 「郭安安本來就是精神有問題的嗎?

講的神神經經可能乃是作風新派吧了。 上的人所講,她本來就是神神經經的。不 「這很難講,」那手下說,「根據鎭

我所知,鎭上的人是同情他們的,他們都 她的父親帶走了,神經就出了問題!」 過這裏的人頭腦比較古老和保守,他們所 應該是這樣,」那個手下說,「照 」 却德說, 一也許郭安安硬給

女人,常常祇是抱着玩玩而巳的心理!」的感情,又是否與她一樣呢?我們男人對 對郭天明的阻碍反感。」 「問題是,」却德說,「尹志堅對她

N86

會囘來了。」 深,不然她就不會給送進精神病院,亦不 我們祇能够肯定郭安安對尹志堅的感情很 祇是本地人的看法吧了,未必就是真的 堅對她的感情也是很深的。不過當然,這

話應該怎辦,而我亦不能找到你,祇有你我作過指示,告訴我假如發生這種事情的對我講過你有一個女兒會囘來,亦没有對

「老板,」却德夷然地說,

「你從来

式處理!」 能找到我,所以我祇有用我認爲適當的方

「完全不理她,這就算是處理嗎?」

郭天明又吼道。

「你聽我講!」却德說•「她逃到那

很愛她了!」 「唔,」却德說, 「我就希望尹志堅

話 下進來了。他對着却德說:「你的長途電 却德還没有機會作答,就有另一個手 「爲什麽呢?」那個手下問

誰來找我?誰?」 却德的眉頭一皺。 「我的長途電話?

「是老板!」那手下說。

我們就容易追上了!」 制肘!旣走動得不快,

「我不要我的女兒落在他的手中

0

郭天明吼道

到,如要防止這件事情發. 但是這樣,則電報局的接綫生可能會偷聽局去接聽了。雖然也可以駁到這屋子來, ,如要防止這件事情發生,就要到電報 長途電話則是要到鎭上的小小的電報

前是不反對你的女兒跟他要好的呀!」

「現在不同了,」郭天明又吼叫道:

「怎麽了?」却德說:「我聽說你以

「現在不行!」

「這却是我料想不到的事情。」却德

說: 了 電話那邊傳來郭天明的聲音。郭天明 「却德,我的女兒是不是回到這裏來

吼叫道 「你讓她走掉了,爲什麽?」 「是的。」却德說 郭天明

可能把她殺掉!」

「你以爲尹志堅會這樣做嗎?」却德

「而且,」郭天明又叫道。

「尹志堅

「別管我是怎麽知道的!」郭天明又 「你怎麽知道?」却德問。

問

他已經殺死了不少人了!」

「他是一個狂人,」郭天明吼道:「

「狂人這個問題,我與你之間都是明

知道,你是有一個女兒的!」 下的咀巴裏知道的。叫道,不過很明顯,他是從接電話那個手 「老板,」却德說,「我也是剛剛才

明又吼道, 「你知道就不應該放她走了!」 「你應該保護看她!」 郭天

> 問 你是那麽重視你的女兒嗎?」却德

嗎?」 假如她有什麽不測,那你要負全部責任 你現在馬上替我去把她找囘來,你明白 「她是我的女兒,」郭天明又叫道:

志堅、司馬洛和那個比提也帶囘來! : 「我不但要把她帶囘來, 「這正是我打算做的事情,」却德說 而且還要把尹

明說。 「這個你也最好快點做成功!」郭天

非要收留她不可,而當尹志堅他們有這樣 外面去,多數不能自己生活,尹志堅他們

一個人在身邊,他們的行動就受到很大的

亦走得不遠, 那時

跟着,郭天明就把電話掛斷了。 喂!喂!」却德焦急地叫,但是,

糟的就是却德要找郭天明是無法找到的 ,却德是不能再與郭天明講什麽了,而更電話一掛斷了之後就很難再接通了,因此 却德恨恨地把聽筒再摔囘下去。

許 在正在奇怪,究竟實在誰才算是狂人,也 , 狂人是我們的老板!」 「怎麽了。」在旁邊那個手下問。 「有什麽怎麽了,」却德說:「我現

德說·「他是把權交給我的!」 他們出去了,除了他們之外,就祇有 「現在就照我的方法辦事好了,」却 「現在怎辦呢?」那手下惶惑地問

電話,不過這是不要緊的,因爲郭天明聘 們則並不知道,所以是不要緊的。請他們是意中事,但是郭天明講什麽,他 電報局的接綫生知道他們是接過郭天明的

來的 司馬洛與比提是看到郭安安從鎮上出

清楚。你以爲尹志堅真會殺死她?」 白的。」却德說,「狂與不狂,你和我都

「假如尹志堅把她拿在手中威脅我們

,那又如何?」郭天明問

他們不認得郭安安,因此心中充満疑

之後看到的 慮,奇怪這個是什麽人,他們是在天亮了 「這個會不會是什麽詭計呢?」 一個女孩子在荒野中獨行。 一司馬

洛用望遠鏡看着,這樣說道。

意放這樣一個女孩子出來,怎麽難得倒我 當準確地推測, 不會是一個動作靈活的人,亦更不 我猜這個可能是郭安安。 善於在山野中行動的人,假如有 「你看,她走起路來毛手 」比提相

能是隨便捉一個女孩子趕出來。」 得出她的身上並没有武器,不過, 我知道,」司馬洛說:「而且亦看 他們可

拖慢了 她就會跟着我們,那樣就會把我們的行動 中活下去的, 我們看看 「我們是有同情心的,」司馬洛說 那又如何呢?」比提問。 明知她是没有能力在這荒野 我們會收留她或者帮助她,

很可 憐的 我們不會中這個計的。」比提說。 但是看這個女孩子的樣子也的確是 司馬洛說。

比提說: 1 「看見美麗的女孩子就忍不住動 你這個風流人物,又來了

獸,她祇是挨一下餓吧了,不會有危險的 辯道:·「不過不要緊,這個地方又没有猛 我們大可以暫時把她觀察一下! 「我也是這樣想!」比提說。 就是不美麗也是一樣的,」司馬洛

不知道在叫些什麽。」 他從望遠鏡是可以看到這個女郎正在 奇怪,」司馬洛說:「她正在叫喊

> 喊的,不過望遠鏡祇是可以把視像拉近 却不能把聲音拉近,所以他們祇是

叫喊一些什麽吧!接近一點, 比提說道··「不如我們去聽一聽她在 她在叫喊而聽不到她是在叫什麽。 就可以聽到

動靜是怎樣的吧 「我們可以觀察到黄昏的時候,看看她的 讓我們先看清楚吧, 司馬洛說:

單這個女孩子是没有作爲的 派人出來的,那時我們就可以看到了,單 如 來吧,你看着她,我則看着鎭上的人,假 他們是有什麽詭計的話, · 」比提說·· 「我們不如分開 他們是一定會

來看清楚吧! 「這也好,」司馬洛說:「我們分開

後,亦可能根本就失去了踪跡,要把她找 间來就不容易了 到了,無從觀察, 如 後便分手了,司馬洛向郭安安走過去,假 他要觀察她的話,那他是非要接近她不 的,因爲當她一進了 他們約定了一個時間地點再會面, 而且她進入了 樹林中之後就看不 樹林中之

林中的人, 不到她,一如日間用望遠鏡亦看不清楚樹 的縫隙望出去,她在這裏是很安全的,即 茂密的山崗的頂上,望遠鏡通過樹枝樹葉而鎭上看不到她的地方,就是在一座樹林 使在入夜之後, 比提則是守在一個可以看得到鎭上 她並不是知道却德有那樣厲害 却德那黑光望遠鏡亦是看

比提在這邊掩護着, 暫時

> 郭安安的面前露臉,祇是暗暗跟着她 過,司馬洛並不與郭安安交談,所以不在 安安接近,他們的行走路綫終於相遇,不就没有後顧之憂了,他盡可能快速地向郭

志堅 安的叫聲,他聽到郭安安是正在叫喊着尹 道這個女郎是郭安安了,因爲他聽到郭安 還是相隔相當遠的時候,他就已經知

你不來見我?」 志堅,你在什麽地方,我囘來了,爲什麽 郭安安一面走就一面在叫:「志堅

個人是不大正常的,雖然未必是瘋狂, 語氣與及看她的神態,他也可以看出她這 由得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因爲聽她的 司馬洛聽着她的叫聲和看着她,就不

他知道她並不是那些人派出來的

如郭安安是在他的手上,那麽他的行動的 他不明白。不過他的大致推測是對的, 是在鎭上,與鎭上的人亦毫無聯絡,因此 何以又會放她出來呢?因爲司馬洛不 但是郭安安來了,那些人是應該知道 假

得比較少了, 破爛爛了 在不停地叫,聲音亦變得嘶啞起來,也叫 ,衣服也給經過的地方的樹枝樹葉扯得破

肚子已經很餓了 在石上伏下來,向潭中喝了幾口水,又嗚 咽着說·「志堅,爲什麽你還不來?我 她到了山中一座水潭的旁邊 ·我會餓死的!」

過却絕對乃是神經頗有問題。

靈活程度,就必然是會大受影响的了。 郭安安在那山野之中漫無目的地走着 ,樣子看來實在可憐,而因爲她 不過她大致上叫的還是那幾

尹志堅出來解决好了, 知道的。郭安安是爲尹志堅的問題,就讓 信旣然他知道郭安安在這裏,尹志堅也是 安安一點的。但是他不願意這樣做。他相 講錯,美麗的女孩子最能够挑起他的弱點 女人。他身上是帶着一些比提所製造的 本性而已。他也明知道郭安安是尹志堅 倒不是因爲他要佔有她,這就是他的 爲什麽郭安安不可以忍? 司馬洛的心情變得很矛盾。比提没有 可以讓他果腹,而他是可以分給郭 假如尹志堅也可以

感加起來而使他知道的。假如是別人,就的林中還有別人在走動,這是聽覺和第六 不會知道了 跟着,他的靈敏的耳朶就聽到了 附近

天而降,跌在潭邊的地上。郭安安愕愕地 住了,不可能到達的,除非是比提亦給他 他相信這應該是表示尹志堅來了的 他等了一陣之後,忽然有一隻包裹從 他拿好了自己的武器, 時亦可能是鎮上有人來了。雖然後信這應該是表示尹志堅來了的,但 能性不高, 那比提應該會在半途就把他們 但是比提被消滅的可能性則 假如來的乃是鎭上那 小心地戒備着 截

看着,又叫起來:「志堅,志堅, 你來了

以做到 藏的本領,就是祇有尹志堅這一級的 無法知道抛這包裹的人是在何處。這種隱 來 者果然乃是尹志堅了,因為連司馬洛亦 還是毫無反應。此時,司馬洛就肯定

郭安安的叫喊没有得到反應,使她遲

裹是用大塊的樹葉和籐包紮起來的 疑着走上前去,把那隻包裹拾起來 身所携的差不多, 熟了之後晒乾了的野味的肉,與司馬洛隨 開之後, 就發覺裏面裝的乃是食物,是燒 看來這果然是尹志堅拋 她解 那包

「這是你給我的嗎? 郭安安楚楚可憐地叫道。

他亦無法知道尹志堅此時是正在什麽地方 不能再察覺出有人在附近行動了, ,他就祇知道尹志堅是在附近 仍是没有反應 而且就是連司馬洛亦 也因 此

坐在那裏進食起來。 她暫時放棄叫喊,吃了再算,於是她便就 郭安安顯然是很餓了,天然的需要使

不出來,再叫也是没有用 一定可以聽到她叫喊,假如叫他他也 應該這樣,尹志堅旣然抛給她這包食

經離開了多遠。

地上現一現身,讓尹志堅可以看到他是巳

高強,他不自動出現,即使司馬洛亦是不了。尹志堅在森林活動的本領比司馬洛更在看着的話,司馬洛却是没有辦法看到他 否也是正在看看。不過, 司馬洛看着她吃,一 他不自動出現, 假如尹志堅是正 面奇怪尹志堅是

?你不要我了嗎? 又長聲叫起來:「志堅 郭安安吃得不多, 很快就吃飽了 志堅!你怎麽了

郭天明串同騙去了他的血蝴蝶的 她?丁老太太講過,郭安安是與她的父親 不是想法與他相同。假如與郭安安會合 動就不自由了。抑或,尹志堅是不信任 郭安安掩着臉哭了起來。這也是女人 司馬洛奇怪尹志堅是

> 反應。難道尹志堅是因爲知道司馬洛在場 。但是尹志堅則似乎仍是不爲所動,毫無最能使男人心軟的,司馬洛也心動起來了 動手脫下身上的衣服,一面說:「我要洗 個澡了 所以不出來嗎?也許,司馬洛應該暫時 這使司馬洛大爲尷尬,於是他决定先 這樣想着的時候,郭安安就站起來 他轉身就走,而且也不再極力隱藏自

的 已行動的聲音。這個郭安安是不會聽出來 ,但是尹志堅則一定可以聽到。 司馬洛離開了樹林,故意在較高的空

長的時間,那是因爲她特別着重脫時的姿 很快就可以脫個精光的,但她却用了相當 她是要用女性最原始的武器把尹志堅引 那麽場面就會變得相當尷尬了 假如尹志堅的定力不够就會出來了 盡量使自己的動作顯得富於誘惑性。 郭安安在那水潭的旁邊慢慢地把衣服 司馬洛的離開是很合理的,假如他在 來。她身上祇有很簡單的衣服,實在

的 地轉了幾個身。這誘惑性實在是非常之強 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而且年紀也輕,看 而美麗的肉體。她站在潭邊的石上,慢慢 來也是二十歲剛出頭吧了。她有一具青春 ,假如是有別的男人在這裏,她就很 郭安安終於把衣服全部脫下來了。 但是她顯然深信在附近的男

98-04-43-04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

本單不作收據用★

98-04-43-04 局號:

單欸存金储撥劃政郵

收據號碼:

號帳欵收 址住名姓人欵寄 新 13165 臺 幣 名戶欵收 壹仟肆佰 雨 辰 俠世界 書 元 報 整 社 \_ 戳 郵 局 心 中 52 整字) 期 戳郵局辦經

請注意: 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單知通欸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欵寄 號帳欵收 新 臺 13165 幣 主管: 名戶欵收 壹 仟 县 雨 武俠世界 辰 佰 書 元 經辦員: 整へ 52 期 戳郵局辦經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一 開撕勿講但寫填必不聯此紮存人本戶帳、二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查存心中撥劃由聯本







## 見六個穿青衲的和尚戴住面具進來和閻老九等打鬥,閻老九有些敵不住,忽然又來了萬、卓雲和來到樹林裏,不久,又見孫必顯帶着閻老九、任東平等五人到來;又不久,又厢歇宿,初更時分,丁、方二人聽到左厢開啓房門有人出去,二人跟踪追出,見薛慕蘭厢歇宿,初更時分,丁、方二人聽到左厢開啓房門有人出去,二人跟踪追出,見薛慕蘭不知,我是要了。 尚招呼入内,薛慕蘭很熟落的進入僧舍房間,指點丁、方二人在右前,又提下了。 尚文書至丁劍南、薛慕蘭等四人來到太子廟,就有一個青衲和 啓岳帶領各派掌門闖進來,霍從雲先將澄通和尚點了穴,其他的和尚也被各派掌門制服見之個多言有自未言真住了事並多利用。 任東平將卓雲和刺傷,薛慕蘭反將鐵扇公子和魁星筆打敗,看來是用昔年秦家嶺的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實難辨,快捷凌厲兼而有之-**巳經各展劍法,打得極爲激烈!** 起八九道劍光,長短參差,倏忽變化,虛 柳飛燕劍勢也不弱,一柄長劍使得寒 薛慕蘭劍勢開闔,宛如魚龍曼衎,漾 方如蘋在說着幾句的工夫,場中兩人 簫聲導迷境

這一陣工夫,噹噹鏘鏘之聲,不絕於

芒流動,像銀蛇般亂閃,不論對方八九道 劍光,刺向那裏,她都不失毫釐,記記接

,愈攻愈急。

八九道劍影,竟然没有一道是幻影!」 方如蘋道。 一她使的這是什麽劍法?

娘却是退處守勢,没有還手的機會,時間 看出來了没有?柳姑娘雖然每一劍都接下 ,但薛慕蘭劍劍辛辣,一片攻勢,枫姑 丁劍南緊握着她的手,攢眉道:一妳

身而出?英雄救美,最容易博得美人的芳方如蘋道:「你這樣關心她,怎不挺

### 笑腔拯英豪

道劍光,借勢反擊,一劍接一劍連綿而上起一片金風,劍光大盛,震開薛慕蘭八九 心裏有多着急,手掌心都沁出汗來了 正說之間,突聽一聲清叱,柳飛燕劃 万如蘋道:「我說的是眞話呀,看你 丁劍南笑道: 「妳說到那裏去了

乎連成一體,劍光如波濤汹湧,步步緊逼 , 把薛慕蘭逼得連退了三步。 這囘柳飛燕使出了看家本領,人劍幾

方如蘋低聲笑道:一現在你可以放心

能得手,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但薛慕蘭和她在伯仲之間,這一擊如果不 ,反而予人以可乘之機。」 種全力進擊,對付弱手,可以一擧克敵, 輕靈為主,輕靈,則氣勢有餘,可以經久家,怎麽看不出來?柳姑娘的劍勢,本以 不衰,她應該以守待敵,不該躁進, 丁劍南搖着頭道:一妳也是劍術大行 她這

方如蘋不覺點頭道:「你說的果然大

勝了嗎?」 有道理,但薛慕蘭若是接不下來,她不就

但劍勢甫 顏色,長劍橫胸推出,這一劍原極普通, 辞慕蘭 在連退了三步之後, 果然立還 朝柳飛燕攻去的劍光飛捲而出 一薛慕蘭未必會落敗。 陡現,化作一道丈許寬 一鼓作氣

朝薛慕蘭當頭洒落。 丈四五尺高, 攻勢已經到了 ,揮動長劍,幻起一片光影,突然雙足一點,縱身飛起一 「再而衰」的時候,當然不 劍南所說,

娘這一招使得不錯呀! 「你幹麽大驚小怪,柳姑

「這一招對任何人都可以

方如蘋道··「爲什麽?」 方如蘋道··「爲什麽?」

光一收, 這一記麼空發劍,劍勢乍發,突然在 聲,長劍圈動,把平推出去的劍壓?答案已經出來了,但見薛慕 迅即朝上劈去。

光從下而上,不易接得住,只要接不住一 電掣射上。 柳姑娘身起空中,不比平地,九道剑 出九道強烈銀光・勢如長虹質日

**凌空飛起**, 道, 你非被劍光腰斬不可。 一把抓住柳飛燕 但見一道人影疾逾鷹隼, • 又騰空飛了

**慕蘭九道強烈銀光,照得耀目生花,那想力特強,自然看得清楚,其餘的人,被薛** 丁劍南,方如蘋練成「洗髓經」,目

看得清楚?

有如此高明的輕功! 方如蘋低啊一聲道: 「這會是誰,竟

丁劍南道:「除了崆峒飛龍霍老哥,

没有接觸,心中暗暗奇怪,長劍一收,凝 ,連她也没看清楚身废半空的柳飛燕已經 被人救走,仰首向天直等劍光使老,依然 薛慕蘭發出九道劍光,因爲銀光強烈

目看去,星河耿耿,那有柳飛燕的人影? 見敵人蹤影! 來,急忙一個輕旋,轉了過去,身後也不 無息的飛落,可能就落到她身後,發劍襲 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敵人旣已無聲

老朽不自量力,要向姑娘討教幾招。 突聽有人大笑一聲道:「姑娘好劍法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紫臉濃眉,年在

五十以上的藍褂老者來。 救下來的崆峒飛龍霍從雲。 這人正是剛以極快身法優空把柳飛燕

是什麽人? 上一熱,沉下臉,目注霍從雲問道。「你薛慕蘭被他這聲「姑娘」叫得不禁臉

會是一個姑娘家,心頭微微一懍,忖道。 「此女會是何人門下,竟有如此高明的身 萬路岳没想到連敗年其武,公孫乾的

好快的身法,不過轉眼工夫就到了面前。 莫二十二三歲,臉型瘦削,生得濃眉朗目 神情倨傲,目光一掠衆人, 那是一個錦袍佩劍的年輕人,看去約 話聲甫落,突見一道人影飛馳而來 霍從雲含笑道:。「老朽蓋大鵬……」

N90

事? 「二師妹,這些是什麽人,胆敢在這裏滋

塵道人… 兄來得正好,他們之中有武林盟主萬啓岳 形意、白鶴兩派掌門人,還有武當的清 薛慕蘭、卓雲和連忙躬身道:「大師

請不到!今晚居然不請自來,全都自己沒 聲長笑,說道。「好極,這些人平日請還 「哈哈!」錦袍青年仰首向天發出一

錦袍青年偏頭問道。 霍從雲道:「自己送上門來,門在那 「這人是誰?」

錦袍青年道:「妳們不是還帶來了兩 「他自稱蓋大鵬,正要和

有愚兄會料理的。 個人嗎, 師傅叫妳們快些囘去,這些人自

我們約好了明天一早上山的。」 錦袍青年道: 薛慕蘭道: 一還有兩人寄住在太子廟 「那也好。」

錦袍青年目光一注,喝道:「你說什 ·個,如今又多了一個了。」 霍從雲呵呵笑道··「咱們本來只逮到

們只有兩條路可行。」 今晚來了,就未必走得了,依老朽看,你 「連你不是三個嗎?你們

「那兩條路?」

就縛, 看,今晚你們大概是没有機會全身而退的 市 手就 霍從雲說道:「第一,你們三個束手 帶我們去見你們師傅,第二、不願 縛,也不妨放手一搏,不過依老朽

> 路 錦袍青年說道。「在下走的是第三條

尊,但必須先點了你們三處穴道。 霍從雲道•「第三條路怎麽走法?」 霍從雲道:「那是說咱們會敗在閣下 錦袍青年道:「在下可以帶你們去見

手下 錦袍少年傲然道:「難道你們還有勝

算嗎?」 霍從雲大笑道:

退下去,叫萬啓岳來。」 這話的口氣,是說霍從雲没資格和 「慢點!」錦袍青年一擺手道。「你霍從雲大笑道:「閣下可要試試?」

和你動手,已經是破格相從了,不過老朽應該和你師傅動手,你還不够格呢,老朽下輕輕年紀,口氣够狂,憑老朽的身份,霍從雲雙區前 自然可以,那也要先勝得了老朽。 霍從雲雙目神光暴射,大笑道。「閣

道: 錦袍青年臉色微變,濃眉一挑,冷然 「無知匹夫,勝你何難?

出濃重的殺機! 說話之時,臉上微現紫氣,目中 也

掌一 火,心中暗道:「原來他練的是紫煞神功 對方這句「無知匹夫」, 「很好,閣下那就使幾招給老朽瞧瞧!」,紫煞神功又何足道哉?」一面點頭道: 合即分,朝前拍出 錦袍青年沉哼一聲道:「接招!」 霍從雲眼看錦袍青年臉現紫氣, 罵得心頭不覺有 他被

這一拍之勢,立見顏色,他直竪推出

朝前迎着對方雙掌推出 煞掌練到十二成,整隻手掌都會色呈紫色 」心念一動,口中狂笑一聲,雙手一抬 的雙掌,掌心已赫然現出一片暗紅之色! 他僅掌 霍從雲暗道:「果然是紫煞掌,但紫 心發紫,才不過五成功力而已!

如何還和他硬接? 袍青年練的是「紫煞掌」了,心中暗暗 鷩,忖道:「霍施主不會不認識紫煞掌 清塵道長見多識廣,自然也已看出

。(五種煞掌,分爲紫、白、赤、青、黑的一種,擊中人身,七日必死,無藥可救 以紫煞掌爲首。)

式不動,被震出去五尺多遠 ,錦袍靑年却被推得雙脚離地,一個人原「拍」兩聲,四掌交擊,霍從雲站立如故「追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但聽「拍」

是以只能把對方推出,無法傷得了對方。,這可以說是完全是以經驗和功力勝敵, 雙掌,內勁早已透出掌心,足有數寸,縱出手,內勁就會像飛雲出岫,他這一功運出事,「出雲掌」,顧名思義,掌力 功運雙掌,「出雲掌」,顧名思義, 雲掌」巳有十二成火候,出手之際,早巳 然雙掌交擊,紫煞掌力也碰不到他的掌心 不過五成左右,他經驗老到,自己「出原來霍從雲看出錦袍青年練的紫煞掌

你紫煞掌不過五成左右,就口發狂言 立即雙掌一

要知紫煞掌,乃是五種煞掌中最厲害

却說霍從雲把錦袍青年震退出五尺以 收,呵呵笑道: 「年輕人

錦袍青年從未被人如此輕視過,一張

**瘦削臉氣得煞白,鏘的一聲掣劍在手,正** 

突聽遠處傳來了一縷嫋嫋簫聲! 這一縷簫聲,好像來自天上

像來自四面八方,不可捉摸! 是因風傳來,但妳如果再仔細一聽,又好 • 也好像

揚頓挫,柔美悦耳 

柔美,就漸漸被它所吸引,進入忘我之境 古怪,但等到簫聲入耳,覺得它聲調異常 陶然自得,怡然自樂。 ,心頭目然暗存警惕,覺得這簫聲來得 在剛聽到簫聲的時候,大家都是老江

那錦袍青年正待拔劍而起,聽到簫聲

,好像這一E 好像這一瞬間,他忽然置身事外, 他臉上不覺有了喜色,立即返劍入鞘, 和薛慕蘭,卓雲和站到了 靜以起

首向天, 在和錦袍青年動手的霍從雲忽然住手, 隱身樹林中的丁劍南、 怔怔出神! **麦忽然住手,仰** 方如蘋眼看正

聽之狀,大有悠然出神,渾然忘我之概!塵道長等人莫不一個個仰首向天,作出聆慕蘭、卓雲和三人之外,諸如萬啓岳,清 一時看得兩人心中大奇! 個,所有在場之人,除了錦袍青年、 像他這樣怔怔出神的 ,並不止他 蘚

失魂落魄一般?」 没有,他們這些人,怎麽會在一瞬間變得 方如蘋低聲道:「大哥,你看出來了

丁劍南道:「他們好像在聆聽那一縷

方如蘋道: 「簫聲並没有什麽古怪呀

這時候出手,每人都會被他刺上一個血窟 我們不是也聽到了?要是那錦袍青年在 還一無所覺呢!」

手攔阻了。 如果拔劍出手,我們說不得也只好立時出 丁劍南聽得矍然一驚,說道: 如蘋, 那錦袍青年和薛慕蘭兩人 「妳說

盡棄了嗎?」 方如蘋道:「這一來,我們不是前功

被殺,事情就會不可收拾!」 丁劍南道:「妳應該知道這些人如果

方如蘋柔順的道:「好吧!你旣然這

歴說了 戒備,但錦袍青年和薛慕蘭二人,只是站 兩人一面說話,一面目注林外,嚴神 ,我自然是聽你的了!」

在一起,似無出手之意。 簫聲依然悠悠揚揚的傳來, 丁劍南聆

着了迷一般,實在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道:「這縷簫聲並無異處,何以他們都似 聽了一回,實在聽不出簫聲有何異處?奇

們住的地方叫做迷仙岩,會不會和這簫聲 不然這些人怎麽會……哦, 方如蘋沉吟道:「這簫聲一定有着古

「很有可能!」 丁劍南說道:「但我

剛說到這裏,突聽遠處傳來一陣嘻嘻

响,刹那之間,笑聲盈耳,四面八方俱是 等到入耳之際,就像逐漸接近,愈近就愈 笑聲來得太突兀,是從極遙遠的地方 初時只聞隱隱的嘻嘻哈哈之聲,但 ,就像春雷乍發

> 人耳鼓嗡嗡不絕,把那簫聲蓋了過去 也就在此時,本來怔立當場的眾人,

浮現出驚詫之色! 也在這一刹那間驚醒過來,臉上不期而然

的 功刀深厚,這一瞬間已然驚覺自己等人剛 來 才已被簫聲所迷, 人,及時以笑聲把自己從迷境中震醒過 霍從雲,萬啓岳,清塵道長等人究竟 幸有一個武功高不可測

沙啞聲音道:「你們還不快退!再遲小老 兒的喉嚨就要笑破了。」 這時萬啓岳耳邊突然响起一縷極細的

「咱們快退,再遲就來不及了。」 萬啓岳一怔,急忙朝大家揮着手道:

迅快集合在一起。 笑聲盈耳,大家也只隱約可聞,不過看他 如在平時,足可傳出一里以外,但此時 這句話,他以數十年修爲的內力逼出 ,自可料得到必有緣故,也就

夫就走得一個不剩,只留下六個和尚穴道 所制,靜靜的站在那裏。 身掠起,十數條人影,去勢極快,片刻工 萬啓岳又朝大家說了一遍,就紛紛縱

山坡間立時靜得不聞半點聲息! 笑聲乍歇, 簫聲也不知何時停住的

笑的不知是什麽人,萬啓岳等人明明已被 迷仙曲所制,却被這厮破壞了。 錦袍青年怒容滿面,氣怒的道:「這

是何 聲音嘻嘻一笑道: 話聲甫落,突聽耳邊响起一個極細的 「這厮就是小老兒。」

薛慕蘭奇道: 「大師兄和誰說話?

> 話……」 錦袍青年道:一方才有人在我耳邊說

酒氣直噴下來,還在朝兩人霎着眼睛。醉的小老頭還有誰來?他嘻開了咀,一股自己上小山,後來又在酒樓上把閻老九灌丁劍兩一眼就認出那不是用樹葉引着

聲音說道。 話聲未完,只聽耳邊又响起那極細 「小老兒是誰?囘去問你師 傅的

愚兄要先走一步了。 師妹,妳去把他們穴道解開了, ,妳去把他們穴道解開了,就囘去,錦袍靑年聽得變了臉色,說道··「一

激射而去。 說完,雙脚一頓,一道人影去勢如節

縮了囘去。話聲一落,探下來的頭,又朝枝葉間

方如蘋又說道:「老人家,

你請快下

去得!

小老兒,嘻嘻,你們會不怕迷仙曲,那就瘦小老頭道:「我不是老人家,我是

方如蘋叫道:「老人家……

邊, 薛慕蘭,卓雲和二人走近六個和 幾條人影同時掠起,奔行而去薛慕蘭揮揮手道:「走!」 解開了他們受制穴道 尚

來....

小老兒已經走啦!」

樹葉間响起瘦小老頭的聲音說道:

他人明明就在樹上,

却說他已經走了

然是迷仙曲。」 丁劍南低聲道:「迷仙曲,那簫聲果 方如蘋道:「但是我們怎麽會没事

呢? 只聽身後响起一個尖沙聲音說道:

歴人影? 以極快身法轉過身去,目光一注,那有甚了劍南大吃一驚,和方如蘋幾個同時你們真的没被迷仙曲迷住?」

到 們身後說話 《後說話,咱們居然連他的影子也没看丁劍南道:「此人好快的身法,在咱方如蘋道:「大哥也聽到了?」

來! 頭頂枝葉一陣亂動,撥開枝葉探下一顆頭 會看得到? 兄躱在樹上,又不在你們身後,你「嘻嘻!」有人在頭頂笑道: 丁劍南、方如蘋急忙抬頭望去,只見 你們怎麽

家果然已經走了,如蘋,我們也趕快囘去風聲,颯然遠去,這就說道,「這位老人。但丁劍南耳中,果然聽到一絲極輕微的

家果然已經走了

如蘋,我們也趕快囘

因發生了昨晚一場事,對沿途景物, 不致迷失路徑的張本。 加特別留意起來,準備作爲退出迷仙岩,因發生了昨晚一場事,對沿途景物,就更 第二天清晨,四人繼續上路,丁劍南

的高山峻嶺,愈來愈見荒僻,別山脈的交匯處,山重嶺複, 隔林猿啼,還不時的傳來一兩聲怪鳥的鳴 跡,人跡不到,雖在大白天, 聲,使人會油生怖意 山脈的交匯處,山重領複, 從太子廟進入山區,這是皖山脈和 隔澗虎嘯, 幾乎樵採絕 一層又一層

脚下,盤山而行。 四匹馬就走在連羊腸小道也没有的山

一行四人,以薛慕蘭爲首 也由她

N92

們已經走了一個上午,在這裏歇息再走不 一片松林前面停了下來,囘頭說道:•「咱騎當先,走在前面領路,中午時分,她在

說着就翻身下馬,把馬韁一圈,掛到 ,任馬自去沿着山溪吃草。

起坐下來吃了。」 打開紙包,說道:「丁兄,方兄,大家 卓雲和取下一包食物,走近一方大石 劍南三人也相繼下馬,任馬自去。

尺許高的石櫈,正好容四五個人坐下來 中間一方平整的大石,四面圍着四五塊 四人圍着大石坐下,紙包中有饅頭, 這裏敢情是他們出入山區打尖的地方

般

醬肉,鹵蛋,燒鷄,豆乾等,大家吃了個 飽,又去溪邊掬着水喝了幾口。

事要問,除了我和四師弟,不可向別人詢不可多說,更不可出言詢問,你們有什麽不可多說,更不可出言詢問,你們有什麽不可多說,你們就答什麽,沒有問你們,就萬小心,尤其在家師面前,她老人家問你 說的話,都別忘了,再進去,以後說話千 南,說道:「丁兄,方兄,我昨天和你們南,說道:「丁兄,方兄,我昨天和你們顧森蘭一雙僧眼盈盈如水,望着丁劍 這兩點, 務必記住了

丁劍南感激的道:「薛兄如此關愛,

知道二位處事謹愼,只是這是迷仙岩的規醇慕蘭臉上微微一紅,點頭道。「我醇慕蘭臉上微微一紅,點頭道。「我可以,自當謹記,薛兄只管放心。」 師弟引進來的,萬一有了差錯,我和四師 不得不和你們說清楚,因爲二位是我和四

方如蘋道・「我和表哥决不會連累二

爲人如果不清楚,還會引進師門來嗎?」 她看着天色,說道: 「我們已經休息

蘭在前,一路往山中進發。 聽到口哨,立即奔了過來, 起跟了過去。四人跨上馬鞍, 說完,撮口發出一聲口哨, 其他三匹馬也 仍由薛慕 她那匹馬

首壁下而行,下臨千丈,極爲險峻! 左邊高峯插天,峭壁如削,右首一道溪水 兩邊是數十丈高的壁立石崖, 水勢湍急,奔騰而下,四匹馬就沿着左 ,進入谷口,是一條僅容一騎的谷道 行了約莫十來里路,到了一處谷口 有如門戸

麓間蓋着一、二十間草寮。 馬散處在草坪上啃草,四周羣峯圍繞, 馬散處在草坪上啃草,四周羣峯圍繞,山然開朗,一片百畝大的草坪,正有數十匹 這樣又走了一二里光景,前面地勢豁

說完就走在前面領路。 們馬匹就留在這裏好了, 繼下馬。薛慕蘭說道:「丁兄,方兄,我 薛慕蘭已經翻身下馬,後面三人也相 丁劍南心想:「這裏就是迷仙岩? 你們隨我來。」

之中, 段山 着一條蜿蜒小徑,之字形朝上走去。這一兩岸十餘丈長一根原木搭架的木橋,就循 丁劍南等三人跟着她身後,越過横跨 徑,草長過人,就像走在綠色的夾道 根本什麽也看不到

前領 ,轉轉彎彎的走着,如果没有薛慕蘭在 劍南處處留心,也只發現有許多岔

這樣足足走了半個時辰光景,很可能

位的

辞慕蘭笑了笑道··「我對丁兄二位的

黝黑,走了四五步, **自有卓雲和會招呼,** 丁劍南練成「達摩洗髓經」

禁暗暗狐疑。 得清楚,這座石窟, 到處亂石纍纍,不似有人居住,心中不 裏面足有十數丈方廣摩洗髓經」,自可看

躍 起,約莫有兩丈來高,你上得去嗎?」才站定下來,說道:「現在我們要往上 丁劍南道:「二丈高還可以。」

我招呼再上來。」 薛慕蘭道:「那好,我先上去,你聽

,只是要小心些,當心額頭撞上山石。 」音從上面傳下來:「丁兄,你可以上來了而起,只一閃便自不見,接着只聽她的聲

,也看得清楚,口中答應一聲:「在下來 其實丁劍南目能夜視,縱然沒有火光

雙足一點,縱身朝石崖上躍去,他不

她轉身道。「丁兄隨我進去。」雙手停下身來,已經到了一處突岩之下。

分開及人長草,身形一側,低頭朝裏面跨

須彎着腰才能走入。 中間是一個洞窟 ,洞口只有半個人高 原來這草叢 必

他後面是卓雲和,再後面是方如蘋, ,才算可以直起腰來。

薛慕蘭筆直往裏行去,一直走到裏首

上亮起了一點火光。 說完,雙足一點,身形嗖的凌空直拔 接着但聽「唰」的一聲,二丈高的崖

正好縱到崖上。 願在她面前炫耀武功. ,只躍起兩丈來高

說道•「站進來些。 薛慕蘭趕緊一把握住他手臂,往裏一

丁劍南慌忙站住。 她這一拉,兩個身子幾乎貼在了一起

時恢復了一片漆黑 薛慕蘭呼的一聲吹熄了火筒,眼前登

要拉着我的手走,就好。」 去,就不能再亮火筒了,你路徑不熟,只 綿綿情意,說道:「這裏不准點燃燈火的 我是怕你看不見,才打亮了火筒,再進 丁劍南只見她一雙盈盈目光,流露出

丁劍南問道:「他們呢?」

個帶一個了。」路的,要不是這條路不好走,也用不着一 薛慕蘭笑道••「方兄自有四師弟會領

丁劍蘭不想讓她知道自己目能夜視,心些,別碰破了頭。」一面牽着丁劍南的一些,別碰破了頭。」一面牽着丁劍南的一些,別碰破了頭。」一面牽着丁劍南的一般着果然伸出手來,拉住了丁劍南的

只好由她牽着手走,口 中說道:「多謝薛

兄

不會用手拉他呢! 薛慕蘭幽幽的道。 「換了旁人,我才

顫抖 柔若無骨,軟滑如玉,敢情她還是第一次 男人接觸,好像觸電一般,帶着輕微的 丁劍南柔荑入握, 但覺薛慕蘭的玉手

看方如蘋上來。 接着身後又亮起火光,卓雲和在招呼

足目力,朝四周打量,但覺這是一條天然 丁劍南一面跟着薛慕蘭走去, ,一路行去,果然極爲逼仄,有幾 一面運

且脚下也亂石纍纍,高低不平。 處還須側看身子吸胸收腹,才能通過,而

都說得出來,但也顯示出對他特別關切 石頭,會劃破衣衫,前面一步, 突出的石笋上,這裏石笋上有一塊尖銳的 這一脚要踩高些,那一脚落脚之處,是在 這樣黝黑的石窟裏?」 才不會碰上,她從小走慣了, 心中却暗暗奇怪。「她們怎麽會住在 其實丁劍南不用她說,也看得一清二 薛慕蘭走在前面,不時的提醒着他, 頭要低點 閉着眼睛

以走得極慢。後面兩人和他們相距不遠, 薛慕蘭因丁劍南初來,路徑不熟,是

路跟着走來。 這條石縫少說也有數十丈深, 四人足

足走了一頓飯的工夫,才算通過,走出石 那是山腹間一條較寬的甬道 地勢就開朗了不少, 當然還在石窟之 ,地上也

走完甬道,前面是一個圓形的石洞門。 薛慕蘭依然牽着他的手,並未停步,

個蒼老的婦人聲音喝問道· 薛慕蘭剛走近洞門, 只聽裏面响起一 「來的是什麽

,四號卓雲和,奉師尊之命,帶來丁南強 方仲平二人,參見師尊去的 只聽那蒼老聲音道:「進去。」 薛慕蘭躬身答道: 「右使二號薛慕蘭

步朝圓洞門中走入,裏面依然是一條甬道 一路行去。 薛慕蘭囘頭道:「丁兄隨我來。 學

二間黝黑的石室,却不見有人,身後丁劍南凝目看去,圓洞門内右側似是 間黝黑的石室,却不見有人

N94

卓雲和、方如蘋也緊跟着走來 這條甬道不過四五丈遠近,便到盡頭

頭 處的地面上,露出一個長方形的窟窿。 就在此時,但聽一陣隆隆輕响,甬道盡 薛慕蘭道: 「你們隨我下去。」 學步

隆隆震動,窟窿已被一方大石掩了起來。 石級。等四人走下石級,頭上又响起一陣 這道石級,少說也有三四百級之多, 丁劍南早巳看出那窟窿下面有着一條

圓形的洞門,天光照射,眼前頓時大亮 石級盡頭,離前面不遠,果然有一個走到底下幾級,已經隱隱可以看到天光。 舒捲,令人精神爲之一爽! 跨出圓形洞門,但覺天風徐來,白雲 薛慕蘭道:「到了,隨我出去。

比桃花源還要隱秘的世外仙境。 一條山腹秘徑,別無通路,這當眞是一處 人,穿過一座山腹,才到這裏的。」 石門外是羣山環抱的一片山谷,樹林 丁劍南暗暗哦了一聲:「原來自己四 看去佔地極廣,敢情除了方才來的

自然不好開口 蘭一再叮囑,到了裏面,不可隨便發問 什麽也看不到,心中覺得奇怪,但因薛慕 只是一眼望去,除了一片原始森林 仍由薛慕蘭領路 ,舉步朝樹林中間走

薛慕蘭、

卓雲和没再說話,轉身匆匆

才看到樹林中間有着一條黃泥舖成的小徑 去,大家跟着她跨入林中, 一路通行過去。 走了四五步

霧,一點也看不清楚,任你如何運足目力 小徑之外,兩邊森林似乎黑沉沉的冒着烟 丁劍南留心細看,除了自己走的這條

> **歴會佈置成奇門陣勢的呢?** 忖道。- 「這些樹林,都是原始森林, 還是模糊不清,心中不由大爲驚奇 9 怎 暗

南, 然極爲精博,也自然會對唯一的傳人門,對八卦易理和陰陽五行生克之學 囊相授。這些奇門陣勢自然也難不倒丁劍然極爲精博,也自然會對唯一的傳人,傾 到十分驚奇! ,對八卦易理和陰陽五行生尅之學, 要知他師父太岳山人原是五行門的掌 一路行來,經他仔細觀察,心中又感 自

竟然是師父和自己講過的陣法中最精奧的 「顚倒奇門陣法」 這一座佔地極廣的原始森林,擺列的

要把偌大一片山谷,用原有的森林

佈置陣法,這要多少時間,多少人力? 蒼翠,一座精緻的樓宇,背山而起。 山谷的中心,小山上同樣古木參天,一片 不多一囘,來至一座小山脚下,這是

四人走到樓宇前面,薛慕蘭脚下一停

稍 中 坐, **囘頭說道:「你們隨我進去。」** 才抬抬手道:「丁兄,方兄請在這裏 領着三人進入玄關,來至一問小客室 劍南道:「二位只管請便。 我們進去禀明師尊,再來相請。」

見二人出來招呼 來 往裏行去。 那知等了足足一頓飯的工夫,依然不 先前只當兩人進去通報,很快就會出 方如蘋就在椅上坐了下來。

叮嚀, 是靜靜的坐着等候,不敢交談。 這樣又過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聽門口 他們在路上的時候, 到了裏面,不可隨便說話,是以只 薛慕蘭已經一再

> 响起一陣輕快的脚步聲,走進一個身穿綠 色衣裙的少女。

櫻唇, 如畫,秀髮披肩,目光朝兩人一轉,輕啓 , 谷主請你們進去。」 這姑娘看去不過十五六歲,生得眉目 說道:「你們就是丁南強、 方仲平

丁劍南站起身,抱抱拳道:「有勞姑

隨我來。 級衣少女很快轉身,說道·· 「二位請

了後進。 綠衣少女身後,穿廊而行,一 走出小客廳,是一條走廊,兩人隨着 囘工夫就到

邊走廊圍以雕欄, 名的奇花異卉,嫣紅姹紫,花氣襲人,兩這是一個寬敞的花圃,種着許多不知 極爲富麗。 迎面五楹樓宇,畫楝雕

南強、方仲平來了。」才脚下一停,躬身說道 中間一間客廳,一直來至東首一間門口 着紫石的花徑來 至階前,跨上石階,走入 綠衣少女領着二人從花圃中間一條舖 一停,躬身說道:「 下 專 一 下 , 丁

「叫他們進來。 只聽門內响起另一 個少女聲音說道:

說道: 「二位請進。」 綠衣少女立即跨上一步,打起門帘

中間垂着一道珠簾。 這裏是「谷主」日常的起居室,略呈長方 室中擺設精緻,上首有一座鏤花軒門 方如蘋低頭跨入室中。敢

四個綠衣少女,因隔着一道珠簾,看不真綽綽坐着一個婦人,婦人身後還伺立了三 珠簾裏面,放一把雕花錦椅,椅上隱

的事。 切,丁劍南也不敢凝目去看,只是一瞥間

簾外下首垂手站立着薛慕蘭、 卓雲和

二人,神色極爲恭敬。

丁兄、方兄快來拜見師尊。」 兩人剛一進門,就聽薛慕蘭說道: 這倒有點像垂簾聽政皇太后

見谷主。」 拜下去,說道:「弟子丁南強、方仲平叩 丁劍南、方如蘋忙走上兩步,一齊跪

來 人,响起一個老婦人的聲音說道:「起 簾內射出兩道寒電似的眼神,盯注着 還没有拜師之前自然不能稱師尊了。

功?」

敢抬頭去看。 簾內老婦聲音又道:「你們是九宮門 兩人依言站起,退到邊上,自然也不

的弟子?」 他們身上佩的劍,鐫有九宮門標誌,

誰都可以一眼看得出來。

丁劍南道:「不知道。」

就一直没有再見過他老人家,不知道他老 教我們武功和練氣的法門,這樣過了幾年隔幾天,就到山上茅篷裏去找他,師傅就 ,過幾天再去,師傅巳經不在了,後來有一次,師傅送了弟子兩人每人一口長 頗有道氣,就要我們拜他為師,後來每 要收我們做徒弟,先父看他相貌古樸 山去遇到的,師傅說弟子二人資質不 老婦聲音又道:「你們師父是誰?」 住在茅篷裏面,是有一次我們跟先 劍南道•「弟子兄弟的師傅是一位

> 師傅總是笑而不答。」 丁劍南道:一弟子兩人也問過幾次, 老婦聲音道:「你們也没問過他?」

老婦聲音又道:「你們在什麽山上學

藝

老婦聲音又道: 丁劍南道:「掌法和劍法。」 老婦聲音道:「你們練了些什麽?」 老婦聲音問道。「前後學了幾年?」 丁劍南道:「五年多。」 劍南道:「九眞山 「你們練過了幾年內

丁劍南說道: 「如今算起來快六七年

息的推來。 話聲方出,突覺一股無形內力無聲無

的退下了四五步。故意「哦」了一聲,上身往後一仰,登登 丁劍南吃了一驚,他不敢抗拒 中

模樣。 步,兩人才站住樁,臉上也故意裝作吃驚,她看大哥退了四五步,自己就多退了一 方如蘋自然也察覺了 ,跟着往後連退

了一驚,但却不敢作聲。 站在下首的薛慕蘭、卓雲和也不覺吃

丁劍南連忙惶恐的道:「弟子每晚都八年內功,倒也已有四五成火候。」 老婦聲音又道:「很好,你們練了

練 只是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進步?」 老婦聲音道:「你們想投到我門下來

訪名師・蒙薛兄、 師,蒙薛兄、卓兄不棄,答應引到谷丁劍南躬身道。「弟子二人,外出求

弟子感激不盡。」 主垂憐,弟子一片求師之心,破格錄取 弟子和表哥求訪名師巳經很久了,只是没 有機緣遇得上像谷主這樣的名師,還望谷 方如蘋却撲的跪了下去,叩頭道:

向道心虔,還望谷主開恩,俯允所請。」 叩頭道:「表弟說的是實情,弟子兩人

,老身答應你們……」 人資質果然不錯,武功也有相當根基,好

道:「師傅在上,弟子給妳叩頭。」 直到此時,薛慕蘭、卓雲和才算放下

他們安排住處,明天,帶他們去見見常長 們武功,拜師之事要藝滿下山才舉行。 他們考核過你們武功之後,自會有人傳你 有這麽簡單?你們先住下來,老身會交代 老婦聲音道:「你們先起來,拜師那 說到這裏,接看道• 一慕蘭,妳去給

外走去。 朝兩人道:「丁兄二位隨我來。」轉身往

轉過身跟着薛慕蘭退出。 弟子告退。」 恭恭敬敬後退了幾步,

,這位迷仙岩谷主願然具有亟大勺野心有一種神秘之感,從他們詭秘的行徑看來 這位迷仙岩谷主顯然具有極大的野心

主門下,只不知谷主肯不肯收錄了」

丁劍南看表弟跪下去了,也連忙跪下

心訪求名師,苦於無人接引,弟子兩人 一起來。」老婦聲音笑道。「你們兩

丁劍南、方如蘋大喜過望,連連叩頭

心來,臉上不期而然有了喜色。

老。

薛慕南躬身道・「弟子遵命。」一面

丁劍南 、方如蘋隔着珠簾,躬身道:

丁劍南對這位隱身珠簾之內的谷主

是和迷仙岩有關呢? 師叔要自己兩人前來江南,到底是不

遠,正待開口 參天的幽徑中行去。丁劍南看看離樓字已 三人默默的走出樓字,從另一條古木

們 門 的印象也很不錯呢!」 牆,而且從她老人家的口氣聽來,對你 辞慕蘭已經轉過臉來,含笑道:「恭 方兄,師尊不但答應把你們收列

相信的是薛兄嘛!」 丁劍南道:「這是薛兄引進來的,師

尊

偏着頭說道: 醉慕蘭給他說得心頭漾起一絲甜意 「你很會說話!

薛兄,現在我們應該改變稱呼,要叫你師個內綫。」心中想着,一面偏頭問道。心,隨時指點,自己兩人豈不等於多了一有點權勢,她對大哥動了情,就會處處關 兄了吧?」 哥動了情,這也好,自己兩人深入險地,方如蘋心中暗道:「看來這丫頭對大 這丫頭是谷主的二弟子,在同門之間,很

,一種是帶藝投師的,就像二位一樣,必從小由師尊調教長大的,一共只有十個人規矩,初入門的人,一共有兩種,一種是 藝,很可能就派出去了。 拜師,再由師尊因才施敎,傳授一二招絕 須按你們所學,先把本門功夫練好,才能 薛慕蘭道·· ─還早着呢,我們這裏的

練來練去,就是這些,還會有進步嗎?」下兄弟自己已經練了多年,没有人指點, 丁劍南道:「先把本門功夫練好,

心,我們這裏有的是各門各派的高手 薛慕蘭朝他笑了笑道:「這個不用你

相當根柢,再經常長老指點,就可成爲九 宮門的高手,你們對九宮門的武學,已有 我帶你們去見見常長老嗎?常長老就是九 還怕没人指點你們?師尊不是吩咐明天要 宮門的年輕高手了。」

這裹居然有九宮門的高手,而且聽她口氣 門的人,已有多年不曾在江湖走動,他們 横掃江湖了? 有,這份聲勢,如果出現江湖,豈不可以 ,各門各派的高手,他們這裏好像應有盡 丁劍南、方如蘋聽得暗暗一驚,九宮

說是九宮門的傳人了,比起現在來,人家 問起我們出身,我們就說不出來,不是強 宮門,學會了九宮門的武功,我們就可以 方如蘋喜道: 「表哥,我們好像是九

一個中年婦人迎了出來,朝薛慕蘭躬着身 薛慕蘭走在前面,剛走到階前,就見 說話之時,已經到了一座屋宇前面。 「二姑娘來了,恕屬下失迎。」

不是外人,否則……我……是奉師尊之命 大娘,妳怎的口没遮攔,幸虧丁兄、方兄 找妳替他們安排住處來的。 她一口叫出「二姑娘」來,薛慕蘭粉 紅,立即沉下臉來,說道:「申

,望望薛慕蘭,說道· 中年婦人申大娘一楞,口中連聲應是 「一……」

門管理住宿的管事,你們有什麽需要,只 一面朝丁、 辞慕蘭道:「丁兄、 ,妳暫時可把他們安頓到東區去。 方二人說道·「甲大娘是專 方兄巳蒙師尊恩

N96

醇慕蘭又道·•「妳帶我去看看。 申大娘道·•一屬下遵命。」

怪,谷主吩咐,妳交代了我就好,何用自 面躬着身道:「屬下帶路。」 己去看?看來這二人和二姑娘極熟了,一 申大娘又連應了兩聲是,心中暗暗奇

遇到。」

事兒。 不出稱呼她什麽來?因爲這是從没有過的 她不敢再稱她「二姑娘」,一時可想

合了。」 串鑰匙,開啓了鎖,推開木門,陪着笑道 面,申大娘搶先走近木門,從身邊掏出 • 「丁相公、 三人由申大娘領路,來至一幢房屋前 方相公兩個人住, 這幢最適

呀 薛慕蘭抬抬手,道:「丁兄、 方兄請

起來了。 薛慕蘭朝他笑道:「丁兄和我也客氣 丁劍南道:「自然薛兄請先。」 」說着就當先走入。

對姓丁的有說有笑,原來……」 暗道: 「一姑娘平日對人冷冰冰的,這囘 申大娘是過來人,一眼就看出來了

間 中間是一間起居室,兩邊各有一個房 一共只有三間,但收拾得很乾凈。 丁劍南、方如蘋、申大娘跟着走入。

的道:「丁相公、方相公着着還缺些什麼看了,房中床舗被褥一應俱全,一面巴結 的道:「丁相公、 , 只管請説。」 申大娘過去打開了兩間房門,讓兩人

後山引來的山水,可以洗臉,一天三餐,申大娘道:「屋後有一條小溪,是從 樣已經很好了。」 丁劍南拱拱手道: 「謝謝申大娘,這

> 缺少些什麽,也可以告訴送飯的人。」到時候目會有人送來,二位相公臨時想到 丁劍南道:一謝謝妳,申大娘想得真

的事了。」 申大娘笑道·一這是應該的 薛慕蘭不耐的道:「好了,這裏没妳

是、是。」 申大娘躬躬身道: 「屬

上没和二位明言,幸勿見怪才好。 ,因爲行走江湖,都改扮了男裝,這一路 我也毋須再隱瞞了,我和四師妹卓雲和 「丁兄、方兄,現在我們已是一家人了 三人落了坐,薛慕蘭臉色酡紅,說道 薛慕蘭道: 一丁兄、方兄請坐

在下兄弟不知是二位姑娘,真是多多失敬 ,雙雙站起,拱手道:「原來是薛姑娘, 方如蘋故作不知,面露驚詫

「二姑娘」,早就叫穿了。

她終於說明了,其實方才申大娘一聲

的,我是五個女弟子之首。」 薛慕蘭臉上一紅,嫣然笑道:「師尊 ,十個弟子,單數是男的,雙數是女

大概也是……」 薛慕蘭深深看了他一眼,才道:「我 丁劍南道:「薛姑娘告訴我們的芳名 慕蘭是出外用的名字,其實聲音

呢?叫妳薛姐姐?還是二師姐?」 差不多。 方如蘋道:「以後我們該怎麽稱呼妳

好,等正式拜師之後,看師尊怎麽吩咐再薛慕蘭笑道: 「你們還是叫我薛兄的

只要查聽的話,都可以聽得到,你要告訴 一舉一動,都要特別小心。」 方兄,尤其你們尚未正式入門,在這裏的 或者說什麽和這裏有關的話,師尊練成了 有人的時候,你和方兄也不可談論師尊, 『天耳通』,谷中的一言一動,她老人家 「丁兄,你們干萬記住,在這裏,即使没 接着她以「傳音入密」朝丁劍南道:

點看頭。 丁劍南裝作不會「傳音入密」,只是

說話麽?」 「傳音」問道: 「你不會用『傳音入密』 薛慕蘭看他不會「傳音入密」,仍以

丁劍南又點點頭

傳音入密』並不難。 辞慕蘭又道··「幾時我教你,其實

妳。 丁劍南望着她,感激的說道:「謝謝

我會來領你們去見常長老的。 薛慕蘭起身道:。「我走了, 明天一早

步行去,消失在樹影之中。 兩人跟着站起,送到門口,薛慕蘭欵

不可談論她,更不可談論谷中的事。」 都休想瞞得過她,要我們說話特別小心, 密』告訴我,這裏的谷主巳經練成『天耳 入密」說道:「如蘋,方才她以『傳音入 兩人囘入屋中,丁劍南立即以一傳音 只要稍加注意,我們的一言一動,

對你倒眞關心,我還以爲她和你說悄悄話 ,我不能聽的呢!」 方如蘋也以「傳音入密」說道:一她

(未完・十六)

們掌握之中,只要呂奇加入他們的組織,馬上可以把兇手交給警方,以洗脫呂奇的罪嫌 了組織,緊接着他被委任為總幹部長,並令他三天之內把陳九平幹掉 呂奇不想加入這黑社會組織,但又怕因此喪失了一窺奧秘的機會,最後還是簽名加入 奇局

過一番詢問之後,警官答應羅克的要求保釋呂奇,而把呂奇放了,呂奇跨上一輛出租汽

,要呂奇自己去報警,而羅克將在暗中帮呂奇的忙,在警署中,經 前文書至彭麗娜死在旅館內呂奇的房間中,羅克眼看事態嚴重

立刻有一人跟上,並帶他到一咖啡室與韓鵬見面,韓鵬說殺死彭麗娜的兇手已在他

丽文提要:

在這裏會見 更寬敞的密室,佔地十坪。晚間,呂奇就 奇和韓鵬會見的那間密室之外,還有一間 這間咖啡座的後進很大,除了午間呂

份子 三名面目姣好,體態婀娜的嬌媚女性。若 非在此處見面,絕難看出她們會是黑社會 整個下午,呂奇和羅克巳經通過三次

中所透露出來的狡黠。 意的不是她的嫵媚與妖冶,而是她那目光 的面孔,一雙大眼和微翹的嘴唇,到場以 個名叫菲麗絲的女郎;她有一張中西合璧 法南度的罪行抖露出來。 後,目光始終賦在呂奇的臉上。呂奇所注 在三名女性幹部中,呂奇特別注意一

**菲麗絲小姐!」呂奇先找到她的**頭

料中,他不但可以給真象大白,也可以將

#### 揭發眞相

韓鵬召集了二十個人,其中還包括了 「玫瑰黨」的精銳幹部

計劃都按照呂奇的構想進行。在呂奇的意 電話,後者也和陳九平頻頻聯繫。所有的

,是比較容易安排的?」 請妳提供一點意見;那些意外死亡

> 死亡的情况都不難安排。 斃,誤飲藥物,自陽台上跌下。這些意外 從容地說言「比如說車禍,游泳時不慎溺 非 題絲目光先看了看其餘諸人,然後

象並不游泳;再說到…… 於游泳時獨斃,那更困難,因爲我們的 護中,首先,車禍事件就不太好設計;至 有困難。我們的對象經常生活在嚴密的保 不過,妳所說的方法在進行時恐怕都會 謝謝妳的提供。 」呂奇淡笑若說··

一菲麗絲突然插口問。 幹部長,能告訴我們對象是誰麽?

一妳不該問,這是犯規的。」 「菲麗絲小姐!」呂奇聲音冷峻地說 是!我道歉。」她的面上有點紅

應當提醒你一下,在這裏聚會的時間不能一幹部長!」韓鵬突然插口說:「我 够太長,警署的耳目相當靈敏的。」 一幹部長!」韓鵬突然插口說:

大家見見面。」 好!那麽散了吧!今天我只是要和

呂奇說着又向罪魔絲招招手:「請妳

和我一同離去。」

會,在僻靜的角落裹落座,向侍者要了兩 將車子停了下來。兩人進了一家小型夜總 輛出租汽車。駛過兩條街,呂奇就教司機 杯威士忌,開始交談起來。 出了咖啡室,菲麗絲和呂奇登上了一

幹部長……」菲麗絲微笑着舉杯。 請叫我呂先生!」

上了我?」 哦!呂先生!在三名女性中爲什麽

因我發現你很適合作一名兇手。

難道還有什麽別的?」 只是做一名兇手嗎?」

幹部的。」 爲公,因爲幹部長是有權享受任何一名女 我弄錯了。 我以爲今晚的出遊是因私而非 」菲麗絲失笑出聲。 一那是

聲

「我不會那樣下流!」

「你認爲很下流嗎?」 當然。

意享受的呢? 女性是人,非物,怎可以任

「妳也是嗎?」 「有許多女性幹部都以此爲榮哩!

「是的。

那就要看看想享受我的是什麽一個

觸, 得去理會。過去,他也和黑社會的女性接 呂奇自然懂得這種暗示,不過,他懶 她們幾乎都是天生的淫娃。

正經地說: 自然我會爲妳安排很好的機會 「話題不該扯得太遠了。」 「我想派妳去接觸我們的對象 呂奇一本

了聲音 「這自然要告訴妳的…… ,接着說下去。「是諮詢院議員陳 一呂奇壓低

> 九平 -先生。」

「很吃驚嗎?」 她低呼了一聲

不!」她搖搖頭。 希望妳在對象面前不要露出意外神 「但很意外。

色來 「菲麗絲,你又違犯了 爲什麽要殺死他?」

明天陳九平先生要參加一個會議 我道歉。

「不!這裏的音樂可以掩護。」大概在中午十一時到十二時之間 這裏的音樂可以掩護我們的話

呂先生,我有權作此請求的。」 留神一點就行了。 可是我聽不清楚。」

的語 氣有些強硬 「就妳一個人嗎? 去我的家。 好吧!妳說那裏?」 呂奇妥協了

下的一層。有三房兩廳,完全西化設備,鬧中取靜的精巧公寓,她一個人佔據了樓 賬 佈置非常豪華。呂奇不禁暗暗吃驚,面上 不動聲色地問道。一菲麗絲!妳支多少月 **菲麗絲的住所也在風鈴區,** 「好吧!」呂奇站起來,召喚侍者結 那是一幢

區裸舞院的紅牌舞娘,每月有五千美金收我並不靠組織的月薪維持生活,我是花露 她一面爲他倒酒,一面囘答他說。「

人。

呼你為流氓不介意嗎?」 參加組織,可說是雙方互惠的…… 「幹我們這一行的,要流氓保護, 「那妳又何必參加組織? 我本來就是流氓嘛! 哦! 稱 我

題絲主動轉到正題。 「是的。爲了製造一次意外死亡。 你說要我去接觸陳九平先生?」

妳又多問了。」 菲麗絲!」<br />
呂奇板起臉來叱喝:

爲什麽要殺他呢?

因,因爲,我是一個執行者。」 然後鼓足勇氣說。「……我必須知道原 「我道歉!可是…… 她停頓了一下

悻悻地說:「待我告訴你吧!因為陳九平 先生和我們老闆作對。」 妳經常有理由來使我就範。」呂奇

「你知道是誰嗎?」 「甚麽!妳連老闆是誰都不知道? 我們老闆是誰呢?」

我看你未必真的知道。 「我……當然知道。

我傾吐秘密。說!妳有什麽用意?」 住對方的手臂。 菲麗絲! 一妳好像在用這種方法逼 呂奇突地放下酒杯去抓

痛我了。 你……」 她皺着眉頭。 「……你弄

放開我! 說!不然我可能會扭斷妳手臂。 呂奇

「呂先生!你眞是爲了効忠法南度先

生才參加組織的嗎?」

出來,點點頭道:「自然是真的。」 笨蛋來測驗他的忠貞。不過,他却没有笑 呂奇心中好笑,對方竟然用這樣一個 「那麽・你上當了。

「甚麽?妳說老闆的壞話;」

嗎? 「呂奇!你知道這個組織的老闆是誰

法南度的。不過,我要告訴你一個想不到 你將要去殺的人。和你在一起的人,没有 的情况,這個組織的老闆是陳九平,就是 一個是『玫瑰黨』的黨徒。 ,根據傳說,這個黨是屬於議員先生 「你的志願書上填寫的是參加『玫瑰「妳方才已經說過了,何必又問?」

說! 呂奇大感意外,不禁沉叱道··「妳胡

因爲對方的佈局太過詭異,超越常情 「我知道你不會信的,」她輕聲嘆息

,自然就使人出乎意料之外了。」 「我不懂妳在說些什麽?」

套。 是老闆派來測驗你的,也没有什麽特殊用 氣柔和地叫着他的名字:「呂奇!我絕不 意。我只是希望你瞭解你已上了別人的圈 菲麗絲一隻手蓋住了呂奇的手背,語

部,包括我在內,都是陳九平的死黨, 這個組織,以及你今天所見到的幹「說吧!」唇者則對 「說吧!」呂奇開始有些搖動了

過,我却是一名僞裝份子。」 「我被妳的話弄糊塗了

「法南度的確是從下層社會中爬起來的「你慢慢往下聽吧!」菲麗絲接着說

鬆開手。

N98

「對象是誰呢?」

「是老闆派你來測驗我的嗎?」

並非他所有。」 會階層,目前散佈全埠各處的『玫瑰黨』 諮詢院大人物,可是,他早就脫離了黑社

「妳怎麽知道?」

陰謀得逞,因此,陳九平難免對法南度恨 奪利的小人,而法南度却處處在阻碍他的 表面上是屬於君子派的,其實他是個爭權 敍述下去。「在諮詢院中, 菲麗絲搖手示意他不要插問,又接着 陳九平先生在

南度的犯罪資料,對嗎?」 玫瑰黨』的夏一堂連絡,希望他能提供法 之入骨,發誓要打倒他…… 呂奇插嘴問道: 「因此陳九平就和

可是爲了要趁機捲逃『玫瑰黨』的一筆錢 因爲夏一堂的目的不是要到諮詢院作證, 虚與委蛇,他也不說明對方弄錯了情况。 那位夏一堂早生異心就將錯就錯和陳九平 一有差池,他也好有退路。」 瑰黨』是本埠社會巨擘法南度•山費所有 有陳九平這種具有實力的人作靠山 而非諮詢院的法南度先生所掌握,凑巧 「是的。可是,陳九平並不知道『玫

「啊!原來是這樣的。」

害,那些情形想必你都瞭解了。 心,趁機會佈局使其丈夫入彀而加以謀 「誰知道夏一堂的太太彭麗娜也早生

「是的,可是……」

將她殺掉,一方面是爲了洩忿,另一方面 覺彭麗娜攪亂了他的美好計劃,所以派人 非麗絲很快地接口說道:「陳九平發

範,應該要我去對付法南度,怎麽反過來 這我就不明白了,陳九平要使我就

要我去殺害他自己呢?」

擊法南度的心願? 指法南度的罪行。這豈不是完成了他要打 犯法的勾當,並不知道陳九平的佈局。在 某一個時候你會突然被捕。毫無疑問你會 之處。你自始至終都以爲是在爲法南度做 非麗絲冷笑道:「哼!這就是他陰險

「對的。彭麗娜死在你床上, 「原來他要我作犧牲者?」

。約克•陳等四個人也是死於你的利刀 那時你必然是百口莫辯。」 懸案未

計劃,還是達不到的。」 黨』並非法南度所主持,陳九平打擊他的 「話說得不錯。這是陳九平未曾想到 「不過,其中却有一個漏洞,『玫瑰

吕奇道:「非麗絲,你爲什麼對這些是從黑社會中竄起來的。」 上的損失却不小,而且他無法否認他的確南度不至受到法律上的制裁,可是在信譽 的,也是你未想到的,事到最後,雖然法

事情這樣清楚的?」

可以作警探逮捕王易心、「有了呂奇一眼,「本來今晚聚會時,我就是爲他做事的人。」說到此處,她抬起頭是爲他做事的人。」說到此處,她抬起頭是 以作警探逮捕在塲之人,可是……」 「因爲我是法南度聘請的密探,眞正

妳有什麽顧慮嗎?」

韓鵬必定難逃殺人罪嫌。可是,他一交出 娜所殺,而是韓鵬所殺。到了警方手裏,無形中傷害到你。約克・陳他們並非彭麗 刀,你也就有了麻煩了。」 「法南度雖然保護了自己的權益, 而是韓鵬所殺。到了警方手裏,

「那是必然的。全體人員被捕,他 「菲麗絲!妳怎知他會交出兇刀?

定懷疑是你弄的詭計。」

如此關心我呢?」 「感謝妳!可是我想問一句,妳因何

見你溺水不救。」 你又是他的學生。站在道義立場也不能 因爲羅克先生在同行中很受敬重

我相信妳就不會如此關心我了。」 我想利用幹部長的權勢享受妳一番的話 「菲麗絲!我幸好没有起邪念。 如果

來。 菲麗絲笑了一下,未作表示 首先,要將殺害彭麗娜的兇手找出 現在我們該怎辦?」呂奇又問。

問道:「我可以要韓鵬到這裏來嗎?」 「可以。不過……」 那很簡單!」呂奇拿起了電話聽筒

很快地來接聽,呂奇要他立刻到菲麗絲的呂奇將電話搖到那家咖啡座去,韓鵬 「先打電話,等下再說吧!」 「有什麽顧慮?」

住所來一下。 「他要來麽?」 菲麗絲關心地問

室去脫光你的衣服。」 一那麽,快去多喝兩杯酒,然後到臥

一立刻就會到。

一爲什麽?」

仔細搜索。 我陪你同時離開,韓鵬曾向我叮囑過,要 不像一個効忠組織的好幹部。因爲當你要 殺人大計的幹部長,你不上我的床,我也 以酒色迷醉你,使你没有機會和時間去 「因爲不縱情酒色的人不像一個主持

但願我們不要假戲真做,那對妳可

能是一種損害。

牛,西一牛,最後連乳罩也脫掉了。喝了一大半。菲麗絲將她的衣裙脫得東一喝了一大半。菲麗絲將她的衣裙脫得東一喝了一大半。

!這樣太徹底了吧? 呂奇轉過身去,靦覥地說:「菲麗絲

で、不下過是固親賞裸舞的觀眾而已。」業是裸舞院的舞娘,你應該大方點轉過身 「呂奇!我方才告訴過你了 我的職

睛。 一眼睛不必瞇得那樣細 「這眞是上帝的傑作。」呂奇瞇着眼 相信你不是

第一次見到。」

們該到臥室中去等待門鈴聲了。 然的話,你不會如此讚美我的。走吧!我那魔絲道:「你可能有所企求了,不 非麗絲道··「你可能有所企求了, 「但是以前見到的没像妳這樣美。

奇解脱了他身上的衣服,抓亂了他的頭 她背着身子脱下了她身上唯一的短褲 ,又在他頸項間留下了幾個吻痕 進入臥室中,菲麗絲舉手代勞,爲呂 心。然後, 髮

韓鵬很精明,讓他看出破綻就不妙了。」 地方,然後又弄亂了頭髮。笑着說道: 。幸好,她在轉過身來時,已很快地圍上 一條被單。她將那條短褲放在很明顯的 呂奇暗暗吃驚,同時心頭也有所激動

「我去開門,你就穿着短褲躺在床上 等一會兒我就這樣見他歷?

我的唇膏太完好了。 上推去。「現在,你必須吻一吻我,因爲讓他進來見你。」菲麗絲說着,將他往床 讓他進來見你。」菲麗絲說着,

眞地吻,在這種情况之下 物,在這種情况之下,相信任何人也. 呂奇開始吻她。那不是做戲,而是認 相信任何

讓呂奇和她緊貼在一齊了 克制不住的。菲麗絲也是如此, 然的喘息中, 她竟然揭開了身上的被單 在 二陣激

不然,菲麗絲不會飛快地裹着被單離 幸好,門鈴在這時候响了

和下流却有極大的分別。像他這樣幾近全呂奇是個素喜風流的男人,但是風流開床榻,呂奇也不會那樣快就放走了她。 幸而酒意遮蓋了這份窘態。 人依偎在他懷裹。爲此,使他感到臉紅,天荒第一遭;而且還有一個幾近全裸的美裸地會見另一個服裝整齊的男人,真是破

是同樣的潔白;這證明他對眼前的景象完 全無動於衷 韓鵬依舊是黑襯衫,白領帶,面色也

一請問有何吩咐? 「幹部長! 他恭敬地鞠躬,然後問

「我要見見勒斃彭麗娜的 人。 呂奇

神氣十足地說 韓鵬微微一楞,語氣遲疑地說道:

幹部長是要…… 「我很欣賞那位幹部 9 他幹得十分漂

「我有工作分配 一幹部長是要他再出動嗎?」 「現在嗎? 9 教他來見見我。

不然我爲什麽要在這個時候打電話給「當然。」呂奇似乎吼叫的聲音說道

是!我去打電話 你去叫,讓他一個人來這裏就

是!讓我先報告幹部長,她是唐蘭

小姐

露出聲色來 菲麗絲有些吃驚, 但是,她面上却未

「那就更有用處了 「女的?」 呂奇故意露出興奮之色說 快去敎她到這裏

「幹部長已經想好計劃了嗎?

先教她來一趟再說吧! 「嗯!不過有些細節還要和你商量

出 去 「是!」韓鵬恭敬地鞠躬 然後退了

假戲嗎?」 做地說:「菲麗絲!妳不能再和我做一 地穿囘她的衣服。呂奇一把拉住了她, 戲嗎?」 菲麗絲送走韓鵬之後,囘到房中飛快 做輕

一甚麼事使妳神情這樣嚴重?」 「呂奇!別開玩笑,正事要緊。」

她的供詞和動作全錄下來,將來在法庭上 麗娜的情形,同時,叫我來假裝彭麗娜讓和她厮混一番,然後再盤問她關於扼殺彭 先滿足她的虛榮心,裝着色迷迷的樣子,爲是我們之中最美的女人,所以你一定要 她現場表演一次。我會暗中打開錄影機將 她才無法狡賴。」 她一面穿衣服,一面說:「唐蘭自以

她厮混 -嗯! 真虧妳想到了。可是妳教我和 」呂奇猶豫道

你滿足的樣子,儘量的在她面前 而抬高她的身價。」 「那樣我一定會感到難過。 「別猶豫,你一定要表示出我不能使 瞧不起我

> 發脾氣的啊! 「我會的。不過 ,妳事後可不能向我

露 多少。她彎腰鞠躬, 口處蒙着一層黑紗, 一件特別暴露的洞洞裝,胸部的V型領 五分鐘之後,門鈴聲响, 她知道有菲麗絲這個勁敵在,所以穿 「只要你做得不太過火就行了。」 雙乳又作了充分的暴 比没有穿衣服差不了 唐蘭來了

了房門 「請妳到客廳去,没叫妳就不要進來。 呂奇向帶她進來的菲麗絲揮揮手說: 「是!」菲麗絲馴服地退下 ,並掩上

「請問幹部長有何吩咐?」 唐蘭向床邊走去,却故意綳着面問道 「唐蘭!過來。

開了唐蘭背上的衣服拉鍊。 希望妳勿使我失望。」一邊說,一邊就拉 ,邪聲邪氣地說··一菲麗絲很令我洩氣, 呂奇一伸手,粗鹵地將她拉倒在懷裏

裝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衣物了。 些咋舌,因爲她身上除了那件連裙的洞洞 唐蘭將外面的洋裝褪下,呂奇不禁有

副死板板的樣子要美妙得多了。 略。「妳真是一個性感尤物,比菲麗絲那 嘿嘿!」呂奇的手開始在她身上侵

。「不過,韓先生告訴我,你將要分配我笑着,同時,兩隻手也展開了一些小動作 的工作。」 「希望能使幹部長滿意,」她嬌媚地

麽都忘記了。 「別忙,先輕鬆一下再說,看見妳甚

「真的歴?

「唐蘭!妳殺過人嗎?」呂奇突然問 「那麽,你爲甚麽只用手呢?」 「當然是真的 0

「這與作愛有關係嗎?」 唐蘭有些發 了一句

楞。

「當然有關係。 妳能殺人,代表妳够

狠,够狠的女人才够勁。」 「我殺過不少人。」

「嗯! 「聽說彭麗娜也是妳殺的?」 殺她毫不費事。

情形就好了。 真的嗎?妳能詳細描述一下當時的

令:: 「那當然可以,那天我奉到韓鵬的命

「慢點!」呂奇突然將她的胴體推開

來。 將她的衣服扔給她說:「將衣服先穿起

如何?」 要菲麗絲代替彭麗娜,妳來一次現壞表演後出來不被發覺那就不太容易了。來!我死彭麗娜也許很簡單,但是潛進旅館和事 取一點經驗。我看妳是有一點天才的, 她迷惘地望着他問道:「幹甚麽?」 經驗。我看妳是有一點天才的,殺我最近設計一件謀殺案,想向妳吸

「好呀!」唐蘭眉飛色舞地說。

來。 機巳開始操作了。 她向呂奇打了個眼色,示意他錄音影 呂奇也穿上了衣服,然後叫菲麗絲進

場。 到床上去,這裏權充日月飯店的兇殺案現 唐蘭開始表演一下那天的情形……」 「菲麗絲!」呂奇撣着手說: 「妳睡

N100

開 心 一謝謝你。但是我們必須先要讓唐蘭

不願菲麗絲出這個洋相,因此搖搖頭說。 ,就必需脫光身上的衣服。」 這些景象將來要上法庭的,呂奇自然 。如果菲魔絲要作她的替身

菲題絲那身毫無光彩的肉體。 凑在唐蘭的耳邊說· 一我實在不願意看到 「那麽,我們就開始吧!」 不必那樣脈煩了…… 唐蘭浮現出得意的笑容,點點頭說: 一他又壓低了聲音

校正睡姿與方向。 非**應**絲睡到床上,唐蘭還細心地爲她

殺死的嗎?」 詞,於是問道:「唐蘭! 呂奇爲了錄音帶上能够記錄兇手的供 彭麗娜的確是妳

的 唐蘭有些迷惑地點點頭。 「那當然是

「韓先生。」 「誰教妳殺她的?」

問一 次 「韓鵬先生嗎?」呂奇再用全名重覆

「星期二上午九時半。」 「行兇是甚麽時候?」 「是的。」 唔-基胚地方?」

上。 日月飯店二樓,就是在你房間的床

去的。 我潛進隔壁房,然後從陽台上翻過 妳是怎麽進去的?」

没有。當時她似乎睡得很沉。」唐、彭麗娜没有發覺嗎?」

間,「當我扼住她的額子時,她會試圖掙蘭邊說邊走到床邊,雙手叉在菲鰹絲的喉

扼死了 也只不過掙扎了 十幾秒鐘, 她就被我

她面向床裹,再從陽台上囘去。」 向床裏。然後才囘答說:「就這樣 「妳行兇的時候,戴着手套嗎?」 將菲麗絲擺成側睡姿勢

表演完畢。」

呂奇心頭明白, 事情就這樣簡單,三言兩語就使兇手 菲麗絲很快地離開了床榻,走出房去 她是去關閉錄音機。

招了 呂奇幾乎有些懷疑其眞實性 而且還錄下了現場表演的影片,

「幹部長!還有甚麽問題嗎?」 呂奇喃喃自語地說。「想不到就這樣 唐蘭見他沉吟不語,不禁輕聲問道。

是的。 唐蘭與高采烈地笑着:

「好了!妳剛才的表演,必然會給我這是一件平淡無奇的謀殺案。」

爲她拉下拉鍊。呂奇不禁猶豫了,目的旣 大大的帮助。 唐蘭嬌媚地一笑, 背朝着他,示意他

**慾念的惹火女人。逢塲作戲吧** 一個能够引起人的慾念,也能够發洩人的她是怎樣一個歹毒的人物呢?反正她總是 他明白她的意思;自己此時如果見拒對方 已達到,還有必要和對方相纏下去嗎? 那必然會使對方懷疑。 • 剝去唐蘭身上唯一的洞洞裝。何必管 菲臘絲在門縫間向呂奇打了個手勢, 他一脚踢了上房

當屋內嬌笑連連之際,坐在客廳中的

豫,立即放下手中的酒杯,走出客廳,

誰,就打開了門。 恣狂,使她有點惱火,她並未問清來人是 也許因爲呂奇和唐蘭在她臥室中縱情

特別寬大的太陽眼鏡。 看不清楚她的面部,因爲她面上戴了一副

在她耳邊响起,一不要聲張!退囘去。 管已抵上她的胸膛,同時,冷峻的話聲也

聲問道:「呂奇在嗎?」

條陣綫的。 萌生一個願望,但願這個女客和呂奇是

因爲她知道在這個女郎面前輕學妄動,那 的門口走去。 無異是自討苦吃。於是乖乖地轉身向臥室 過特種訓練。不過,她此時却不敢妄動。

絲的背上抵了一下,輕聲說道:「推開門

房内根本没有下鍵,門一推就開了。

非麗絲却咬緊了嘴唇。驀然,門鈴聲响了

來人是個女人 ,很健美,但是罪麗絲

菲麗絲不禁心頭一凜,可是冰冷的槍

?也不太像。奇怪了? 拿槍的女郎用脚後跟踢上了大門,沉

「在!」菲麗絲點點頭,同時心頭

那會是誰呢?她這樣想,但她並不猶

警方嗎?不像。是那一條黑道上的朋友嗎 這是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她是

「向後轉,帶路,不准向任何人打招

菲麗絲是個職業性的密探, 自然也經

來到臥室門口,那女郎的槍管在罪麗

床上的唐蘭發出一聲尖叫

覺菲麗絲身後還有一個女人,看樣子,菲 麗絲已受到了她的脅迫。 呂奇也大感意外,不過, 他很快就發

這個女郎竟是莎琳,弄 槍柄將菲麗絲敲昏。然後沉叱道•• 袋内的槍支時,執槍的女郎已飛快地掄起 就在他準備自床上滾下去, , 呂奇就認出來了 看她的出手簡直就是 摸索他衣 ,原來 「不要

那裏不要動。」 個潑辣的槍手 琳冷叱道:「呂奇!要命的就站在

「妳要::

不會有好事。因此賴在床上没有動彈。 氣是很和氣的,可是, 招手:「這位小姐請過來一「住口!」莎琳吼了一聲, 唐蘭却知道走過去 下。」口

莎琳又厲叱了一聲: 「妳想要我開槍

掌已閃電似地切到她的項上 一樣也躺了 床來。她剛走到莎琳的面 唐蘭這才萬般無奈地裹着一條被單走 下去。 ,她和菲麗絲 前,莎琳的左

莎琳柔若綿羊,但是,她此刻却像是一頭 呂奇不禁大感駭異, 在他的心目中

單純。於是,力持鎭定地問道:「莎琳!不過,以他的經驗,已經感覺到事情不太 呂奇不太瞭解莎琳此來的目的何在

「呂奇!」她的語氣異常森冷。

「這是甚麽意思?」

用狀・放到那裏去了?」 三百萬港幣的鉅額支票,和那間銀行的信 「聽清楚!我想知道, 你將那張面額

「我不懂妳的意思!」

妥協,分明是你藏了起來。我希望你老老 你是否答應她,我不知道。但是,彭麗娜 實質交出來。」 死後那張支票却不翼而飛,分明是想和你 分明是想和你妥協,共同佔有那筆錢。 「你少裝糊塗!彭麗娜到旅館去找你

顏悦色地說: 「莎琳!我們是好朋友… 多是他不知道的。因而面上浮着微笑, 呂奇心内一動,似乎個中情由還有許 和

別自作多情。」 好!」呂奇依然是滿面笑容

這張支票?它與妳有關嗎?」 「我只想知道這一件事,妳爲甚麽要問起

「那筆錢本來就是我的。」

噢!這眞有點教我不明白。」

也太複雜,所以你一直在迷陣中兜圈子 可是你的運氣一直不好,而且週遭的環境 「呂奇!我承認你是個優秀的探員

我說那筆錢是我的絕非胡說,因爲約克。 陳的金鈔買賣,有我絕大部份的投資。」 「這倒有些使我意外。」

的身份爲他偷運黃金進口,這都是我知道 我死去的丈夫有往來,我丈夫利用飛行員 領來的保險金投資進去。」 的事情。所以我丈夫空難逝世後, 「誰也想不到。因爲約克・ 陳一直和 我就將

爲那天晚上我發現妳被吊在約克。 莎琳!妳的運氣似乎也不大好,因 陳的浴

N102

室裏,那是怎麽囘事?」

運金進來。久而久之,約克・陳竟然和彭 用夏一堂在龍門角的黑社會關係,自海上的路綫中斷,於是和夏一堂搭上了綫,利的好事。自從我丈夫死後,約克。陳運金的好事。自從我丈夫死後,約克。陳運金 用夏一堂在龍門角的黑社會關係, 遠走高飛。 麗娜發生了曖昧關係!他們這一次就是想

「如果我不救妳出來 妳會遭到何種

「可能會被殺

「那就對了,妳這樣對我是不公平

要你交出那張支票來。 「不行!」莎琳語氣強硬地說・「我放下槍來。記住!我們是好朋友。」

「支票不在我處。

票帶在身邊的,你最早發現她的死亡, 也必然會檢查過她遺物。」 「你休想賴!彭麗娜必然會將那張 你支

比我更先檢查了彭麗娜的遺物。 「莎琳!我想應該提醒你一下

的在 人可能不少。 『女王咖啡座』可以找到他,不過, 「韓鵬!」呂奇毫不考慮地說: 「那麽,告訴我兇手是誰?」

樣感謝你嗎?」 「謝謝你向我提供綫索, 知道我將怎

「我會殺你 「也許妳會分我一半

定你所說的是眞是假。」是你所說的是眞是假。」「有的,因爲你知道了我的秘密。不 「莎琳! 有這個必要嗎?」

> 「是的,現在將身子轉過去。」「如此說,我目前還可以活着了?」 馴服地轉身過去, 他知道妄動

呂奇一切照辦,

方面竟然非常内行。他的雙手被他自己的 同時,他的嘴也被塞上了,用的是唐蘭的 領帶反綁住!被綁在一把笨重的椅子上, 乳罩。莎琳很細心,又將唐蘭和菲麗絲也 可是他没有等到,因爲莎琳對這一高一切照辦,他只等待一個反擊的

只有一 掉頭走了出去,呂奇聽見重重的關門聲。 不再囘來。否則,你是活不成的。 「呂奇!」莎琳冷笑着說:「你現在 個希望,那就是我此刻捱槍死掉 」說完

殺了她, 分鐘,終於想出了求救的方法。他現在唯 必須立刻想辦法才行。他冷靜地思考了 口冷氣,不管是莎琳贏了韓鵬,或者韓鵬 一的希望,就是他的身體能够順利移動。 四週一點聲息都没有,呂奇暗暗抽了 對他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他

話機旁, 虎之力,才站了起來。 才滾到了客廳的電話機旁。又費了九牛二中的目標邁進,足足花了十分鐘之久,他 着力向臥室外挪去。他只想挪到客廳的電 痛苦往外挪動,雙腕已被椅腿的稜綫磨傷 似乎比到太空去的那一條路還要長。但是 可是他不在乎,仍然拚盡全力向他心目 他瞭解時間對他的重要,他忍受着一切 呂奇的脚也是被綁住的,他掙扎着倒 拖着重重的椅子, 1. 共不到十步路,此時看起來, 以肩部和膝部

> 晰地記得一根調酒的玻璃管放在電話機旁 玻璃管,然後以那根玻璃管開始撥號碼 邊,現在正好派上了用場。他用牙齒咬住 在行動之前,呂奇就已思索過,他清

做到了。 後還揹着一把笨重的椅子。 這是一樁非常吃重的工作, 不過,他終於 因爲他背

這裹是羅克……」 電話接通,裏面傳來熟識的聲音。

我是呂奇,請立刻來,多帶人。這裏是風 五七四六〇三。」 鈴區,詳細地址可以查一下,電話號碼是 呂奇盡量將頭凑近話筒, 大吼道:

「我立刻就來。 話筒裏傳來了羅克急促的話聲,說:

其他人趕到了。 分鐘以後,他就帶着馬喬治及金東奎以及 」雖然具有安慰成份,但也並不太慢,八 一分的力量也没有了。羅克所說的「立刻 呂奇砰然摔倒在地上 ,他此刻連移動

是怎麽囘事?」 羅克一面爲呂奇鬆鄉, 一面問道・

好人變成了壞人,壞人變成了好人,莎 呂奇道。「來不及說清,總之一句話

琳竟是約克·陳的合夥人。 「真的?」羅克有些發楞。

室去穿他的衣服鞋襪。 呂奇也不囘答他的話,飛快地跑囘臥

是怎麽一囘事?」 羅克跟進來, 問道: 「這兩個女人

琳找韓鵬追索那張外幣支票去了 其餘的跟我們到『女王咖啡座』去,莎 「暫不要管他們,派兩個人看守此地

N103 往「女王咖啡座」駛去。 程克、馬喬治、金東奎以及呂奇等四

以來,還没有遇見過這樣複雜的案子 連連搖頭說:「太複雜了 克說了一遍。羅克聽了之後,咋舌不已 在車上,呂奇將新的發現約略地向羅 !我幹私家偵探

着面 「嘿!你眞是太輕鬆了。」羅克緊繃

奇似乎在作自我安慰。

咖啡座。 韓鵬走掉。」呂奇說完後,就下車走進了 門,別的人都不要緊,最重要的是不要讓 請你封住前門,馬喬治、金東奎去封住後 奇壓低了聲音,急促地說:「羅克先生! 車子在「女王咖啡座」 門前停住。 呂

大漢。 三個男的。 時候,但是座上已没有甚麽客人, 時間已是子夜, 他直往後走,碰上了一個彪形 咖啡座雖未到打烊的 只有兩

長,來了個找麻煩的女人。 那大漢附在他耳際悄聲說道: 幹部

「在大屋裏。 「在那裏?」

却不願意在這裏惹事,所以一直在說好話「有不少人困住了她,但是,韓先生 那個女的却是很兇。」

「唔!」呂奇漫應了一聲。

地一聲推開了房門。 他一直往那間大型的秘室走去,

個人虎視眈眈地監視着莎琳,見呂奇進來 莎琳和韓鵬面對面而立,另外還有四

面上都流露了驚色。

元港幣的支票,這是怎麽囘事?」 幹部長要她來向我索取一張面額三百萬 韓鵬楞了一下,才說:「這位小姐說 呂奇故作不解地問道:「甚麽事?」

我是這樣說的嗎?」 呂奇望着莎琳,冷冷地問道・「小姐

你不要賴。」你所說的話希望你竟然能走出來。不過,你所說的話希望 「呂奇・・」莎琳沉聲說:「我很佩服

妳想必是聽錯了。」 支票没有,我並没有教你來向他索取呀 鵬派人去殺的,妳可以來問問他看見那張 支票不見了。我只是告訴妳,彭麗娜是韓 「小姐妳說彭麗娜被殺後, 身上一張

在韓鵬耳中却像捱了一記悶棍般重重一震他這幾句話說得輕鬆已極,但是,聽 他這幾句話說得輕鬆巴極,但是,

經告訴我經過了,彭麗娜是你派她去殺的 立刻脱口叫道:「幹部長,你……」 呂奇板起了臉孔說:「韓鵬!唐蘭已

甚麽心。 甚麽心。 個計劃,忍下去吧!又不知道呂奇安的是 0 堂堂『玫瑰黛』敢做敢當,怕甚麽?」 韓鵬不禁楞住了,發作又怕破壞了

要拿走了支票,那就太不講情理了。 不是爲了謀奪那張港幣支票?你們旣然派 該没有話說了吧!爲甚麽要殺彭麗娜?還 人殺約克·陳,搶走了那筆美金現欵,又 莎琳冷笑了一聲: 韓先生這下 <u>\_</u>

人!」 是彭麗娜殺的,而那筆錢是她自動退囘來 , 支票根本没有看見過, 妳不要含血質 「胡說,」韓鵬沉叱道:「約克・陳

自動送回來的?」

囘來?」莎琳似乎很瞭解內情 是個貪而無厭的人,豈會將五十萬美元送 走高飛,怎會又去殺死他了而且,彭麗娜

鵬仍然一口咬定。 「的確是彭麗娜親自送囘來的。」韓

堂拐帶誰的錢?」

玫瑰黨』才對呀!」

洗刷一點寃枉。約克•陳他們四個人不是 「彭麗娜死有餘辜,可是我却要爲她

「那麽是誰?」韓鵬驚愕地反問。 「是你。」呂奇斬釘截鐵地說。

動槍的話,保證没有姓呂的快。」

後強持鎭定說。「這是甚麽意思?」 許久,才向其餘四個大漢打了個眼色,然 之人無不驚慌萬分。尤其是韓鵬,他楞了 在塲

搶的?」

「彭麗娜若想退錢,必定會退到『玫

呂奇插口問道:一那筆錢,是彭麗娜

「胡扯!彭麗娜正打算和約克•陳遠

他的面色却出奇地鎮定,冷笑了一聲,韓鵬心中的駭異是可以想見的,不過韓鵬,我已經將全部内幕弄清楚了!」

呂奇冷笑了一聲,問道:「韓鵬!夏

呢?

說:「嘿嘿!照你說,我們又是甚麽組織

你們了,說你們是僞君子陳九平的爪牙想「如果稱你們爲組織,那未免太高抬

必是不會錯的。」

韓鵬面色突變,抬手在桌上一拍

個暗號,那四個大漢飛快地拔

『玫瑰黨』的

呂奇道:「那麽,她就該將錢送囘

「是的,所以她將錢交給我們。

在手。 似乎是一

但是,呂奇的動作更快,只聽

噗

「甚麽?」韓鵬一雙眼睛立刻掄了起

這是一個使人無法預料的轉變,

「你可以肯定人是我殺的,錢也是我

不是『玫瑰黨』的黨徒。」

「你說甚麽?」

瑰黨』去,不會退到你手裏來,因爲你並

她殺的,錢也不是她搶的。」

「在場之人,誰也別想動槍,如果誰想呂奇身子一退,貼壁而立,沉摩喝道

「就事論事。」呂奇森冷地說

找死。一 輕烟。 痛,呂奇那支槍上的滅音套筒中冒出嬝嬝噗噗」响了四槍,那幾個大漢紛紛扼腕呼但是,呂奇的動作更快,只聽「噗噗 「我早就打過招呼了, 誰動槍誰就是

個人是我們殺的,你毫無證據。但是他們望你冷靜地考慮一下,你說約克。陳那四兒,尚能臨危不亂,冷冷說:「呂奇!希兒,尚能臨危不亂,冷冷說:「呂奇!希韓鵬怔住了,他畢竟是獨當一面的頭 「我可以證明,呂奇是不在現場。」如何解釋?到最後吃虧的恐怕還是你。 」却是被你那把小刀所殺的,我不知道你將 韓鵬怔住了

莎琳插嘴說。 她的轉變,不但使韓鵬感到驚奇,

「噢!」韓鵬冷笑了一聲。 「是因爲

呂奇也大感意外。

他嗎と」 發見呂奇的槍法太厲害,所以才轉變投向

呼呼址說道。 笑話,我是爲了求事實。」 莎琳氣

金交給我時,我會用袖珍相機拍下了你的 點,你已經完全失敗了。當你將五萬美 「韓鵬!」呂奇冷聲說:「你聽仔細 「可惜妳一人證明不具法律效力

照片,錢在你們手裏,那就證明約克。陳 演也錄進了影片,這些都是鐵證。」 的經過,也錄了錄音帶,而且她的現場表 他們是被你們所殺。另外唐蘭扼殺彭麗娜

韓鵬的面色由白轉青,良久才憤然地 「姓呂的!你是在爲警方作事嗎?」 「不是。」

「是爲『羅克偵探社』?」

「也不是。」

感。 「那是爲誰?」 「爲了我自己,也爲着人類應的正義

較量的只是智慧。」呂奇說。 巴不是一個憑暴力可以取勝的時代,我們 「我很想和你領教一下槍法。」

「我却說你是怯弱!」

韓鵬雙手捂面,喃喃地說:「我敗了 我不在乎你怎樣說我。」

支槍管射出,而是從莎琳手裹那支槍裹射 着,砰然一聲槍响。但是子彈不是從他那 的右手多了一支槍,指向呂奇的頭顱。接 你一點機會都不肯給我。」 他的兩手慢慢向頸後移去,突然,他

N104

的槍法太神奇了。

と奇萬萬想不到韓鵬會將手槍藏在頸

感激。 樣子,而且你的眼睛也射出詭譎光芒。 笑着說。「因爲你的聲調不像垂頭喪氣的 「莎琳!若不是妳……」呂奇由衷地 「我早就在注意了,韓鵬! 」莎琳冷

不是爲了救你,只是不願你死去,因爲我 還没有追囘那張港幣支票。 莎琳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我的動機

,難道妳還想步他們的後塵?」 亡, 彭麗娜爲財而死, 呂奇唏嘘地說: 「人爲財死 約克•陳爲財而死 ,鳥爲食

現,每個人手裏都拿着槍。 接着無數的武裝警員和便衣刑警在門口出 突然,外面傳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

你們全部被捕了。」 「丢槍!」帶頭的一名警官喊道:

發現他的判斷錯了。是,當他和莎琳戴上同一副手銬時,他才 的想像中,這批警員必是羅克召來的, 呂奇丢了槍,莎琳也丢了槍。在呂奇 ,呂奇在 可

克先生!是你召警的嗎?」門口遇上了羅克,他揚聲向他問道: 「没有呀!」羅克的神情迷惑地搖着 「羅

在離開了

「女王咖啡座」

時

頭 一名警官向羅克笑着說:「羅克先生

手上並未戴上手銬。 一位警官將呂奇叫到面前

,請你也到警署去一趟吧!」 羅克也就跟着上了警車,不過, 他的

> 你到此地來的原因嗎? ,似笑非笑地問道:- | 呂先生,知道拘捕

我絕未犯罪。」 一也許我涉有不少罪嫌,但是我確信

·那個角落裏坐着的那個灰白頭髮的老人 ·那個角落裏坐着的那個灰白頭髮的老人

他已經因觸犯擾亂社會

一件事情可以證明我們已經明瞭

隱瞞了一件東西。」 警官道: 一你的確未犯罪,但是你却

想想看,你會隱瞞了什麽嗎?」名警官,這時禁不住向呂奇加以提醒: 羅克在警署是很熟的 , 他一直跟住那

裹。

,菲麗絲小姐是你們的人。」呂奇恍然大悟,脫口說道。

「我明白

你們是怎樣弄清楚整個案情的呢?」

「因爲我們有人潛伏在陳九平的組織

秩序的罪名而被扣押了。 就是陳九平先生,

啊

一」呂奇發出

驚疑的讚嘆。

「見到一隻提箱嗎?」「那麽,我提醒你一下。」警官說: 「没有啊!」呂奇連連地搖頭

那件東西上法庭時是一項有力的證據。」箱裏還有五萬元美鈔,他早就交給我了, 羅克連忙搶着說。「有的 一行了! 呂先生! 只要你將提箱交出 !有的!提

來,你就可以獲釋了。」 羅克連忙打電話教馬喬治將那隻裝鈔

或許會派人跟踪他。但是,他和韓鵬碰頭娜被殺後他被警署傳訊了一次,以後警方期被殺後他被警署傳訊了一次,以後警方票的提箱送到警署》 他隱瞞了那一筆錢呢? 是彭麗娜被殺以前的事情,警方何以

全案的關鍵。 警官! 「不錯。 」警官笑着說·「因爲你是 你派人跟踪我了嗎?」

呂奇不禁好笑, ,因而問道・「案子算破了嗎? 心想對方未必會瞭解

「眞的?」呂奇目光透出懷疑之色「你不會比我更瞭解。」 「當然算破了。

業掩護。

她是一名特種警官,自然要尋求別的那位警官搖搖手說;。「請不要說下

「警官?她不是在…… 一請稱呼她爲菲麗絲警官。

?

意滿我們的事情没一件我們不知道。」 「羅克先生!」那位警官的口吻充滿 「羅克先生!」那位警官的口吻充滿 「羅克先生!」那位警官的口吻充滿 「羅克先生!」那位警官的口吻充滿 會豪。「你舉竟只是私家偵探。所以你們 會豪。「你舉竟只是私家偵探。所以你們

隱瞞我們的事情没一件我們不知道 「你們隱瞞了些什麽呢?

呂奇不禁一楞,疾聲問 「夏一堂並没有死。」 「早就被捕了 同時被捕的 疾聲問道: 還有那兩 「他的人

是跟踪兇手才找到夏一堂的。 名由彭麗娜派去殺夏一堂的兇手 我們就

「警官! 」羅克埋怨地說:

不會發生了。」 ?不然,約克·陳及彭麗娜等五件命案就

開逮捕人犯,宣告破案。」 他的陰謀,再一方面也要配合水島方面肅 『玫瑰黨』的行動,所以拖到今晚才展 「這是我們引以爲憾的事,可是我們 一方面我們要等待陳九平暴露

亮! 「仍然有點美中不足。」 「不錯,」羅克說。「案子破得眞漂

警官苦笑着

了些什麽呢?」 「噢!」呂奇詫異地問道: 「還欠缺

說。

「還欠缺了一張三百萬港幣面額的支

之間的關係就串連不起來了,那是主要的 「若没有那支票,彭麗娜和約克。陳 「並不重要,那不過是一張廢紙。」

陷了 不爲人知!我看這件案子只得留下一點缺 一警官!彭麗娜已死,她藏在何處永

「莎琳有罪嗎?」呂奇竟然關心起她 「那又有什麽辦法呢?」

她的罪不會太重。」 一有的 。 毆傷醫官擾亂金融。不過,

隱瞞的東西交出來。 羅克問道:「呂奇可以離去了麽?」 「請在旁邊等一下,我們必須等他將

來了。 黑色皮箱,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了辦公室 他的話剛說完,馬喬治已經手提一隻

> 麗絲。 紗布的女人躺在他床上;那個女人正是菲 進去按着電燈時,他滿身的疲態突然消失 日月飯店」那間角落裏的小套房。當他跨 ,精神也爲之一振。因爲他發現一個頭裹 凌晨三時, 呂奇滿身疲勞地囘到了

笑着說。 呂奇脚跟一靠,行了一個舉手禮 「現在我是女人,不是警官 1。」她嬌

「菲麗絲!我相信妳是以警官的身份

「來逮捕你嗎?」

到我這裏來的。 「我不可否認曾接到這個命令。不過 「我想妳可能是來搜尋那張支票。

我却認爲在這裏是搜不出什麽的,我也

深信你不會侵佔那張支票。 l說:「莎琳在妳頭上擊了一鎗柄而犯 呂奇明白了,坐到床邊去摟着她,佻 「假公濟私吧?」她說着霎霎眼睛 一那妳爲什麽要來呢?

否也犯法呢?」 笑着說·「莎琳在妳頭上擊了 殿打警官的罪名,請問吻一 呂奇以手抬起她的下巴,輕聲問道: 「只要你不是強吻。 個女警官是

嘴唇 \_ 這一句話的,只要你發覺她眼光迷離, 濕潤,那就可以了。」 「女人在這個時候永遠不會說『可以

「給我一個物,可以嗎?

出灼人的熱力,同時兩條蛇樣的手臂也纏 上了呂奇的頸項。許久,兩人才分開 呂奇的嘴唇壓了上去,她的嘴唇間發 「菲麗絲!妳還是逮捕我了,不過

東我的不是手銬,而是妳的熱力。」 妳所仗恃的不是法律,而是妳的情焰 「知道我爲什麽要逮捕你嗎? 約

「應該是不需要具備理由的。」

我是要向你算賬的,所以我要逮捕你。」 才我看了一遍,你和唐蘭的調情太過火了 點。事前我已向你打過招呼,太過火了

·那豈不是存心要我丢人現醜嗎?」

了吧?」 「罸我照樣和妳調情一次,其熱烈程

度要超過我和唐蘭的精彩表演,總該可以

之下,他竟然還想起了莎琳。他輕聲說: 抗拒。呂奇倒算是個有情人,在這種情况 「菲麗絲!妳應該感謝莎琳的。」 開始脱她的衣衫。她不再抗拒,也無力呂奇不會去理會她的拒絕,摟她入懷

「爲什麽?」

一若不是她突然出現!我和唐蘭豈不

妳不提出控告,她就可以免除『毆打警官 的罪名。 「真的!應該為莎琳說一說情,只要

下的罪犯,莎琳是法律之下的罪犯。同爲

「我有理由。錄音機我一直沒關。方

「糟了!那是要拿到法庭上作證的呀

「呂奇!你說該怎麽樣罸你?」 「眞是!害我嚇了一跳。」 「放心!那一段我已經剪掉了。」

不要。」

是早巳…… 你簡直胡說!」

天下最可惡的男人 ,就是抱着這個

女人想另外一個女人的男人。」 菲麗絲!妳不能這樣說,我是妳裙

罪犯不應該相互關照嗎?」 「哼!你眞會說話。好!

出控告,你總該滿意了吧?」 我答應不提

「我代替莎琳謝謝妳。」

道: 腻了一陣,菲麗絲推開了他,嬌聲問 「你該去洗個澡。」

「走!我們一齊去。」

吹着口哨走進了浴室。 呂奇又親吻了她一下,才興高彩烈地 「我洗過了,你去吧!」

東西交給他。」 麗絲!打個電話給妳的上司, 說我有一件 突然,浴室中傳來呂奇的話聲。「菲

非**麗**絲立刻從床上跳了下來,高聲問 「是那張支票嗎?」

「因爲香肥皂裏面有一根鉛管。」 一給他一塊香肥皂幹什麽?」 不!是一塊香肥皂。

了聲音說。「你在質什麽關子,難道你不 能爽爽快快地一次說完嗎?」 「鉛管?」她喃喃自語,然後又提高

現肥皂裹有一根鉛管。我是陸續發現的 也就只有按次序告訴妳了。」呂奇道。 發覺有硬東西擦痛了我的皮膚,所以才發 「很抱歉,因爲我在擦肥皂的時候,

麽東西了吧?」 「現在該可以看看那根鉛管裹藏着什

西,原來彭麗娜藏在肥皂裏面了。」的信用狀,我相信就是你們所要找尋的東 三百萬元面額的港幣支票,還有一張銀行 吕奇慢吞吞地說:「我在看……一張

地向電話機跑過去。 - 」 菲麗絲低呼了一聲,飛快

#### 俠義奇情中篇 小說

# 5000

. 文

文提要:

個老人:沈定源、謝元龍、黃續良,張朗秋,旁邊站着沈羽,像

前文書至劉稼在沈家莊見秦泙兒跪在內廳之上,上邊坐着四

深夜翠蘭叫他離開沈家莊不要管秦泙兒的事,劉稼那裹肯聽,雙方動武,翠菊錯手將劉 之死報仇的一番說話,劉稼見秦萍兒起來走入內堂,倒難以發作,由沈羽帶他回東廂 似審問的情景,他們見劉稼闖入,謝元龍說明了秦泙兒是他未來的媳婦,也要爲秦子祺

稼打至重傷,原來沈家莊晚上闖入北殭寮寒冰將黃續良張朗秋殺死,沈定源謝元龍帶住

秦萍兒逃出,沈羽重傷逃匿竹林内,劉稼幸得翠菊後來掩至而將之救出:



## 邂逅拳王心景仰 面對狐鼠渾不

到了一家客棧住下 唯唯稱諾,兩人就在大鎭之上找

安睡, 見他已 得多,可是神氣未復,不如乘這時候, 小弟輸灌一些真元之氣給沈兄。」 一宿無話,已到來朝, 醒,說道: 體力已漸漸復元,天甫放明,劉稼 「沈兄氣色雖較昨日 沈羽經過一夜 待

倒是愚蠢得緊,聽說我要將那匹白馬贈給 ,小弟未知何以爲報。」 益。」忖思之間,說道·「劉兄厚我至此 爲進,讓他灌輸些真元給我, 他,如今竟對我殷勤了起來,我不如以退 沈羽聽着,心下暗喜, 忖念:「這人 也是對我有

恭敬不如從命,小弟有勞劉兄了 弟灌輸眞元,然後休息一會再登旅途。」 微小事何足掛齒,沈兄請挪近過來,待小 一些,盤坐在床右,說道。 沈羽微微一笑,當下遂將身子挪過了 劉稼遂道:「我們總算同經患難, 「如此說來 些

去,提了一口真元之氣,漸從掌心之中迫 劉稼也不答話,當下 就將雙掌貼了上

#### 出, 朝沈羽掌心之中灌去

知

都已沁出了大汗,沈羽的臉上漸漸泛起了 一陣紅光,宛如兩朶彩霞那般瑰麗之極。 隔了足足一個時辰,祇見兩人的額上

功之深湛, 人用百年内功真元替他打破了任督兩脈, 劉稼自從服下 確實已臻化境。 被天元老

若與我同修半載,屆時小弟當自嘆不如的放下手掌,笑說道::「沈兄根基甚佳,倘 但體力盡復, 上泛出紅光 此時, 3,而且又較前深了一步,當下2,知道他受了自己的真元,非劉稼漸漸張開眼來見得沈羽臉

他笑吟吟的凝望自己,當下提了一口氣, 沈羽聽得劉稼之言,張開眼來, 陸覺有一股旣温又馨的熱氣在 凝望自己,管 計 祇見

間,沈羽忙不迭在臉頰之上堆起了一股感之時,再設法除去他以絕後患。」忖至此 勤,以博他的歡心,半載之後,給我騰越年中與他旦夕同處,時時刻刻牽承故獻殷 力盡復,而且已使自己內功陡增,如此高深,僅僅一個時辰,非但使 能超出他之上, 他所言,不消半載時光, 深,僅僅一個時辰,非但使自己體一喜,忖道:「這小子的內功怎地 我不如將計就計 **倘與他同修**, 在這半 何况聽

定

小事,又算得上什麽。」 此客套,我已說過,咱們同是患難, 1套,我已説過,咱們同是患難,些微劉稼置之一笑說道:「沈兄何必又如

劉兄如此雅愛,未知何以爲報!」

動之容,皺了皺眉,輕聲說道:「小弟蒙

肺腑之言, 弟得隴望蜀, 沈羽忽地嘆了一口氣說道:「並非小 但願劉兄原宥聽之。 亦非要圖高舉,小弟有一 句

意如何?」 一個異姓而情逾骨肉的兄弟,未知劉兄之 沈羽就道・「小弟想與劉兄結義,做有什麽話儘管說來,小弟焉會不聽。」 劉稼遂問:「我與沈兄彼此坦誠相交

薄能鮮,又是飄雾天涯的一個浪子,倫與小弟結交,此乃我之榮幸,可是小弟 沈兄結義,這焉不是有辱了 劉稼聞言不由皺眉答道: 「沈兄不恥 沈兄的名。 倫與 德

意念,乘機激動於他,讓他死心塌地認爲 沈羽聽得劉稼之言・忖道・「聽他言 倒肯與我結義,我不如順看他這

兄休得如此謙讓,小弟得與劉兄結義,誠住,露出了激動不巳的容情,說道:「劉 於是,沈羽就伸出雙手將劉稼緊緊握

就 與 他 所 道 說道: 所吃虧者無非爲了年少氣盛,我不如 劉稼見得沈羽如此激動懇切 「如此說來,小弟就高攀了。」 「如此看來,沈羽這個人甚是不見得沈羽如此激動懇切,心中暗 ,劉稼就微微一笑,點點頭 日後慢慢再勸導他。」

人結義,有撮土為香者,你我在此客棧中拉了他下床,挽手走至窻畔,說道:「古拉邓見得劉稼額首答應,頓時欣喜得

沈羽說道:「如此說來,小兄叨長二劉稼答道。「小弟今年一十九歲。」雖結此義盟,劉兄今年貴庚幾何?」 歲,愧稱爲兄了。

在三尺小童的手下

沈羽矢誓之時,心中早有盤算

北羽矢誓之時,心中早有盤算,忖道 :「我矢此誓句,倒也有兩面看法。」於 是誓罷,就朝劉稼看了看,微微一笑。 劉稼見得他懇切矢誓,當下也就拜了 一拜,唸道:「上蒼后土,在下劉豫與沈 羽在此義結爲異姓弟兄,甘苦共嘗,患難 同當,不願同年同月同時生,但願同年同 同當,不願同年同月同時生,但願同年同 有悔言,我劉稼當橫死在胤劍之下

指,將血滴上,兩人相顧微微一笑,就朝指咬破,頓時滴下血來,劉稼也是咬破食 **窗外日頭拜了八拜。** 

稼弟,時已不早,我們速速登程去吧。 說着,沈羽就打開房門,喚了店小二 沈羽拜畢,伸手將劉稼摻起說道。

不巳。 樣, 他真的對待自己形同手足,心內不免感動 進來付過宿費,就與劉稼雙雙登程而去 模似樣,對着劉稼竟然露盡一片關懷的模 劉稼忠厚,焉知他肚裏有毒計,祇當 沈羽旣有毒計在胸,一路之上裝得似

小鎭之人,却是熙來攘往,熱鬧非凡 之畔,祇見前面茫茫一片江水,臨江那個 劉稼生長北方, 這一日,劉稼與沈羽兩人已來到長江 初次見到這茫茫一片

如此遼闊 江水,不由慨道…「羽兄, 沈羽答道:「稼弟,渡此長江 原來長江竟是 ,就算

酒樓之中飽餐一頃,耳星上,順風順水,也需一日一夜,你 江南。 樓之中飽餐一頓,再僱一艘快船,前赴 你我不如先往

酒樓中,祇見這家酒樓高掛一塊金字大招於是跟了沈羽走到江畔,一家樓高二層的飲是跟了沈羽走到江畔,一家樓高二層的

油,敢誇天下第一。」特從紹興運來的久藏腐露,再加上小半麻 名馳三省,燒蒸烤煮,就是利用蘿蔔川湯 兩人就在臨窻下望江水的方桌坐下,問道 牌,上面雕着三個楷書,名曰:臨江樓。 味甜得緊,還有出名的跳躍搶蝦, 一兩位客官要些什麽?小店的活殺鯽魚 兩人登樓,早有堂倌前來接待,招呼 小店

> 專運而來,想必定有紹興出名的女兒香,,何況適才聽你所說,連那腐露也從紹興酒樓,你且將拿手的佳餚儘管端上來就是 你速速替我燙上一壺,我們用了,就要登 沈羽說道:「久聞臨江樓是湘湖最出名的 舟渡江。」 堂馆滔滔不絕說出了臨江樓的佳餚

「大刻・巳然将一壺酒猶未斟而噴香撲鼻的片刻・巳然將一壺酒猶未斟而噴香撲鼻的大刻・巳然將一壺酒猶未斟而噴香撲鼻的大刻・巳然將一壺酒猶未斟而噴香撲鼻的 堂倌微微一笑,又將盤蓋掩上, 堂倌唯唯應是,連聲稱諾退下

些活蝦跳出。」 ·· 「客官吃時,可勿將盤蓋揭開,免得這

菜。」 奇,於是就將盤蓋微揭,迅速地用筷挾了 進嘴裏,果然味道鮮美, 一隻活蝦,在作料碗中醮了一醮,然後送 劉稼從未吃過這等東西,爲之又喜又 不由讚道:

此機會與你喝上幾杯如何? 我們忙於奔程,未曾好好吃一頓, 沈羽舉杯說道:「稼弟 一路之上 今日 乘

劉稼照了照杯。 說着,就將杯中之酒一飲而盡,遂向

是羽兄多飲一杯。 灌胃中,放下杯來說道:「我不善飲,來一飲而盡,祇感有一股熟辣的感覺, 劉稼見得沈羽飮盡一杯,也遂拿起 還直

不約而同囘頭循聲望去,祇見一個年邁的正在此時,陡聞隣桌一聲冷笑,兩人 老叟,皺眉說道。一老夫分明看清這樓頭 上寫的是:董叟無欺,怎地上得來却

我年邁無用,故意欺侮不成?」却拿了一盤都是死掉了的蝦給我,敢情見欺侮,我明明要的是一盤活跳搶蝦,怎地 侮,我明明要的是一盤活跳搶蝦,怎地

**賈怪,小的實在担當不起,這盤活跳搶蝦** 那老叟作了一揖道••「老爺,你萬勿如此 **信却匆匆地走了過去,面露詫異之色,** 他的說話,心中却也替他不平,祇見堂 或許是厨下弄錯了,請您老人家且待片 ,讓小的親自到厨下去換上一盤。」 ,身子瘦小,好似弱不經風的模樣, 劉稼循目對這老叟望去,見他白髮蒼 向

語道。「人老珠黄不值錢,英雄盡是美少的搶蝦而去,這老叟却又是冷笑一聲,自 唉!我老了,當眞不中用了。」 堂倌說着,連連躬身,捧了那盤死掉

着沈羽望了一眼。 自怨自己年老不中用,不由雙眉一皺, 劉稼聽得這老叟自言自語,口口聲聲

個大漢,見他們個個挺胸凸肚, ,甚是威武模樣。 正在此時,陡見樓梯聲响,奔上了四 身備武器

招呼那四個大漢。 匆匆端到那老叟枱上,放下之後,又趕去 堂倌却從厨下又捧了那盤搶蝦上來,

這四個大漢剛坐下 你可是存心來作弄於我!」 忍,這臨江樓怎的如此欺侮於我, 聲,將枱一拍,怒道:「老夫端的 ,陡聞那老叟「砰

,不由又是一驚,急忙奔了過去。 管道 -- 那隻錫製盤蓋,盤中的搶蝦果然隻隻死去 急忙囘頭對他一看,祇見是老曳手中提了 信聽得老曳拍桌怒言,頓時一驚,

N108

了枱上都已死去?! 端來,眼見牠隻隻都是新鮮活跳,怎的到

了麽,敢情看我年邁好欺不成?」 老叟瞪目問道。「難道你竟怪起我來

爺您切莫多疑,待小的再到厨下去换過 盤上來。」 堂倌忙道。「小的怎會怪您老爺,老

堂倌說着,又將這盤已死了的搶蝦捧

「店家!

片刻,讓小的換了這盤搶蝦就來。」 就此住了脚步,說道:「大爺們且少待 陡地,堂倌聽着那四個大漢桌上喊聲 在這四個大漢之中有一個比較年青的

些什麽,請吩咐下來。」 眼就向那四個大漢了頷首道:「大爺們要 渡江而去,你先來招呼我們。」 堂倌面露猶疑之色,朝那老叟看了

大漢,喝道:「店家,咱們吃了就要登舟

樓有什麽可口味美的佳餚?」 就向堂倌微微一笑,問道:「你們臨江 那年長的大漢用目朝着老叟瞪了一眼

餚。 大爺們倘若要吃新鮮蝦魚,更是應時的佳 堂倌說道:「小店佳餚有數十餘種

「你且一一報來我聽。」 那年長的大漢又是笑了一笑,說道

可 :「我叫你速速去換,怎的你還不去!」 由甚爲尷尬的朝那老叟望去,焉知不望猶 一望之下,那老叟果然勃然大怒叱道

堂倌被這年長的大漢如此躭擱,却不 心村。「這算是急驚

樓上又祇有我一個堂倌必然顧此失彼。」

長的大漢冷冷一笑,對那老叟說道:「你 堂倌甫覺左右爲難之時,却見那個年

年紀,你理應見尊敬重,怎麽你竟出言不啊呀,你這畜牲目無尊長,老夫活了這把老叟聞言,不由怒容滿臉,叱道:「 竹筷下。 惹之人,倘若你再口出狂言,偌、偌、偌侮人,老夫雖則年巳老邁,可是却不是好 遜起來,休以爲你們四人身備武器,藉勢 老夫就用這二隻竹筷,管教你們死在這 偌、

出一步,冷冷一笑說道:「老匹夫你且聽 一字,我厲伯康管教你唇上的白鬚一根根則看在你年邁昏庸的份上,倘若你再多說 則咱們兄弟身有要事,急於趕往江南,二 了,咱們厲氏四雄,也不是好惹之輩, 也下不了台,年長的大漢却將手一攔,踏 連根拔去! 被這老叟如此一說,那四個大漢怎的

了 們師傅的份上,今日這頓苦頭有得你們受 朝着老叟微微一笑,却對厲氏四雄責道: 之間,祇見一個年老的乞丐,走了上來, 「快快向丁老前輩請罪,我要不是看在你 爭吵之間,陡聞樓畔一聲冷笑,刹那

厲氏四雄見得來者竟是聞名天下

那老叟所坐的桌上走了過去,一邊笑道: 「宇内丐仙」朱祖義也不答話,逕朝

> 些後輩爭吵,傳了出去,豈不是被武林中 性子未減,而且童心稚氣越來越大,跟這 人說你老而不尊。」 「丁老怪,你怎的活了這把年紀非但火爆

夫若不管教,江湖中豈不讓他們作反。」招粗拳,拿得起半斤爛鐵,囂張不巳,老招粗拳,拿得起半斤爛鐵,囂張不巳,老 義臉上怒容頓失,笑道:「朱老丐,你倒 這姓丁的老叟見得「宇內丐仙」朱祖

年輕之人就祇曉幾招粗拳?僅拿得起半斤一聲道:「稼弟弟,你聽到了没有,敢情耐不住,當下故意提高了嗓子對劉稼冷笑起。我也說至此間,隣桌的沈羽却已然忍 爛鐵不成?」

遠。 將每一個字說得非常響亮,而且送得極 沈羽故意賣弄,說話之時,迫出內功

之色。 **间轉頭來,對着他倆觀望,都露出了驚愕** 個驚得目瞪口呆,就是這一叟一丐也頓時 沈羽的語聲一出,休說那四個大漢個

情說得不錯,英雄少年,你我都已老邁不 朝着這姓丁的老叟笑道:「丁老怪,我敢 深,甫自驚愕,瞬又收歛了不安的容情, 「宇内丐仙」 朱祖義究竟江湖閱歷已

也要讓我三分,難道我就怕了那些乳臭未數二高手,聽到了我這『神鬼愁』的名頭 >>>>
>>>
>>
>>
>
>
>
>
>
>
>
>

<p 不禁頓時面露一片嚴肅之容,說道:「老 丁老怪饒他童心未冺,稚氣依舊,

妙却盡知曉。」忖至此,不由一聲微笑,僅學到了一些皮毛,但是對這掌招中的奧禪師將他本門絕鑿三神九鬼掌授我,雖則 經聽得智通禪師屢屢提及,而且又得智通神鬼愁丁坤山,我在少林習藝之時,也曾 向沈羽問道 心忖 拳上功夫首推那家玄妙?」 丁坤山,我在少林習藝之時,也曾:「原來這老頭兒就是正邪不分的 自報姓名綽號,劉稼不由一驚 「羽兄,你可知道武林之

,掌家。 聽得另有其他的武林絕學,成名武功。」 掌。除這天下四大絕學之外,小兄倒未曾 伯伯的八卦陣圖,與我恩師一十三招穿雲 家 過 何 家父的一十二招乾坤鴛鴦刀,謝元龍謝 ,所謂萬家劍法沈家刀,謝家陣圖秦家武林之中,有人說道。天下絕藝僅在四一式林之中,有人說道。天下絕藝僅在四 乃是指萬慕舜的一十八招日月陰陽劍所謂萬家劍法沈家刀,謝家陣圖秦家 沈羽陡聞劉稼如此詢問,不知他用意

祖義與 與他有着深切關係,倒將「宇內丐仙」朱而且語中又暗示除了萬慕舜之外,個個都 可是,劉稼又是微微一笑說道:「羽義與「神鬼愁」丁坤山聽得更感驚愕。他有着深切關係,倒將「宇內丐仙」朱 沈羽報出這武林中四大高手的名頭,

的深奧絕學,至於謝家堡謝元龍的八卦陣 刀與秦老前輩的一十三招穿雲掌都是武林比,由此想來,令尊的一十二招乾坤鴛鴦 他那 學却不盡在這四大高手之中,三神九鬼拳 記得小弟在一旬之前巧遇老前輩,領敎了兄所說這武林四大高手的絕學果然不錯, 在下也見過一個大概,可是論天下絕 八招日月陰陽劍法,果然奧妙無

不由心下

福,想不到在這臨江樓頭,你却遇到了 愁」丁坤山笑道:「丁老怪,你倒因禍得 提過這拳稱。」正在猶疑時,却聞 丐仙」朱祖義仰首一聲大笑,對那「神鬼 師傅兩人却享譽武林巳久,從未聽過他們 暗竹:「我雖年輕,可是我父親與 「宇内 知

在這臨江樓頭,得睹丁老前輩的風采, 兒這裏拜見丁老前輩。 揖恭道: 去,來到「神鬼愁」丁坤山面前,抱拳深 劉稼當下站起身來,緩步朝着隣桌走 「在下劉稼何止三生之幸,得能

一恭道:「拜見朱帮主。」的面前,又朝「宇内丐仙」朱祖義也打了 説着, 劉稼一躬到底,恭立在丁坤山

的知道我這三神九鬼拳招。老夫這拳招普對今日却栽在你的手中,我且問你,你怎者的面目,微微一笑,說道:「老夫整天劉稼如此恭敬一揖,也不得不擺出一副長 天下僅有數得出幾位絕世高手知道,就是 老夫的那獨門拳招。」 適才你同伴所指的那武林四絕,也不曉得 知道我這三神九鬼拳招。老夫這拳招普 饒是「神鬼愁」丁坤山稚氣未脫,被

學。 智通禪師所撫養,故而知道丁老前輩的 成絕學,定然受人讚揚,稼兒自幼得少林 稱算字內,雖則知曉者不多,可是旣 劉稼就道:「丁老前輩的拳招獨步天 絕

通禪師多年不見了,可安好否?」 禪師的名頭, 「神鬼愁」丁坤山聽聞劉稼說出智通 臉色隨之一變,就問: 智

丁坤山又問: 劉稼遂道·「智通禪師仍甚強健。 「那智達禪師呢。」

於我上嵩山少林之後就歸天了。」劉稼聽他提起抱着自己上少林的智達 「神鬼愁」丁坤山聞聽智達禪師已然

道:「唉,老夫又少了一個對手。」去世,頓時雙眉一皺,語氣甚是沉滯地嘆

出來的妒忌,在兩人的背後狠狠地瞪了一根是熟悉的模樣,心下頓感有一種話說不見他與「神鬼愁」丁坤山一問一答,已然 眼 沈羽始終坐在原處,對着劉稼觀望,

沈羽滿肚子氣憤,聽得劉稼之言,當款意地笑了一笑說道:「羽兄請過來,待款意地笑了一笑說道:「羽兄請過來,待款意地笑了一笑說道:「羽兄請過來,待 怎的如此糊塗,讓他獨個兒坐在一邊,自己瞪眼,心下却暗自埋怨,忖道。「

却暗蓄了勁力 下站起身來,朝着丁坤山那邊走去,手中

忘了,兩位小哥兒切莫再提。」

常。 連人帶掌就朝「神鬼愁」丁坤山 來,正欲介紹引見,「鐵扇書生」端的 掌翻之處,陡見掌風陣陣,端的厲害異 劉稼焉知沈羽心中 憎恨,見他走了過 忽地雙掌齊朝 劈了過去 出

變生倉卒 「神鬼愁」 休說劉稼料不到沈羽有此 丁坤山

朝準沈羽腕肘之間扣去,一邊嚷道:一一怎的如此魯莽。」忙不迭轉身將手一抬 兄切莫如此 羽

此時恰巧劉稼囘轉身來,看見沈羽朝 , 理我

不巳 一着,就是 也爲之驚愕

劉稼眼見沈羽出手 心中驚道。

容,說道。「稼弟, 1,說道。「稼弟,小兄意欲見識一下招式頓歛,臉顏之上迅速地又露出了 沈羽陡見劉稼反手扣來,頓時雙手下

丁老前輩的絕學,你怎地攔阻起來,如此 來,豈非使我坐失學技良機。」 劉稼不由笑了出來,忖道:「我真的

而劉稼又怎的與這陰詐百出之人稱兄道弟道:「同樣是兩個少年,怎的差別如此,是,見他這種陰險的性格却有了戒心,忖是,見他這種陰險的性格却有了戒心,忖是,見他這種陰險的性格却有了戒心,時間他自稱要討教自己的這三神九鬼拳,可 神九鬼拳招不用已有三十餘載,連自己也 起來?」當下冷冷一笑就道:「老夫這三 酒後,讓 當然見獵心喜,故而相試。」於是忙道: 外,這丁坤山的三神九鬼拳又是一絕,他愚不可及,適才我告訴他天下除了四絕之 「羽兄旣要見識丁老前輩這三神九鬼絕學 必急於一時,少待讓丁老前輩飲了幾杯 小弟來向丁老前輩討敎如何?」

如何?」 鷄給你受用 靜的所在, 不停,不如跟老叫化離此他去, 叨擾你一頓, 你也久違了, 楚, ,當下就朝丁坤山說道:「丁老怪,我與 也看出這兩個同行少年有着極大差別 「字内丐仙」朱祖義在旁看得一清兩 用,一敍這三十餘年別後的 衷腸,待老叫化燒一隻我拿手的叫化如跟老叫化離此他去,找一個清 可是被這兩個娃娃在此吵個今日在此巧遇,老叫化本當

不錯,當下微微一笑,就在懷中掏出了 已然知道他的含意, 錠銀子放在枱上 「神鬼愁」丁坤山聽得朱祖義之言 **旧轉頭去,却對劉稼說** · 就在懷中掏出了一 心中佩服他端的眼光

差於我,如今我要與老叫化去了。」 件事作爲報答,日後見面之時,你就可遭 才你替我擋了一招,如今我自願爲你做三 道:「稼兒,老夫素向不受人家恩惠, 適

於你了。」 ,笑道…「老叫化,如此說來我要叨擾 丁坤山說着,伸手朝着朱祖義手上

就與丁坤山挽手緩緩朝樓下走去。 「宇内丐仙」朱祖義報以微微一笑

兄,這真是功虧一簣,否則丁老前輩的那頭來,對着沈羽苦笑了一下,說道:「羽 嘆爲眼福不淺。」 『神出鬼没』擧世絕學,定教你我兄弟 劉稼目送兩叟離去,不勝感嘆,囘轉

**江酒樓。** 異色,亦已匆匆離去,當下就將堂倌喚了 來,會鈔旣畢,就與劉稼雙雙走出這臨 沈羽也不出聲,祇見那四個大漢面露

了上去招徠生意。 個舟夫,見到劉稼沈羽行近而來,紛紛迎 來至江畔,祇見提岸之上 ,站着十來

的舟夫問道: 沈羽挑了一艘新帆輕舟,就向那壯健 「我們前往采石磯要多少時

風順水之中, 至舟中,回答道: 這自稱喚作曹阿根的舟夫, 大概未到天明,巳能抵達彼 「此去采石磯,在此順 將兩人迎

這股順風,果然破浪飛渡而去。 **僮捧上一壺茶,舟夫扯起新帆,輕舟乘着** 沈羽當下就與劉稼坐定,自有舟中小

兩人見得舟巳啓碇,飲了一杯熱茶, ,適才

N110

岸,你我不如就乘這漫漫長夜,盤坐運功舟夫言道,渡此長江要到明晨始能抵達彼 待小弟再灌輸一些眞元給羽兄。」

面之上却露出了一股猶豫不决的容情說道 寸。」 的話來,小弟將眞元灌輸給羽兄,自有分 况這真元乃是練武之人最重要之根,倘你 常此灌輸給我,豈不反使你受了損耗。」 「稼弟待我如此,小兄實受之有愧, 劉稼忙道:「羽兄怎的又講這些見外 沈羽聞言,心中暗自欣喜,可是在表 何

,等待沈羽以手貼來。 說着, 劉稼就盤坐了下來,伸出雙掌

暗中吸取,此時他定然不能自控,而盡將中那相吸的功夫,乘他將眞元灌輸之時,歹念,忖道:「我何不暗中蓄力,以練氣中,將手伸出貼了過去,腦中驀的又生出 已然意决,故而雙掌甫貼,沈羽立刻提了他本身眞元灌輸到我體中。」忖至此間, 一口勁氣,直達掌心。 沈羽故作感動不巳之狀, 也就盤坐艙

過去。 上 緊,聚神歸一,心靈之間,頓時雜念皆棄 固元歸本,眞元之氣漸漸自丹田之中升 ,透出掌心,直朝沈羽雙掌之中灌輸了 劉稼焉知沈羽有此毒辣之意,雙目閉

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忖至此間,劉稼豪乘他轉氣暢適之時,再灌輸些眞元給他,去。」當下又感一陣欣喜,頓忖。一不如 怎的他轉氣如此暢適,甫自輸出,已然吸 間已將自己這股真元吸去,不由暗忖: 沈羽掌中陡生一股軟綿綿的吸力,刹那之 焉知甫自提出這眞元之氣, 劉稼陡感

氣大發,忙提一口真元又是灌輸了過去

脈經通。 氣頻頻,以待他再度提氣灌輸而來,一邊氣,頓覺百脈通暢,舒快無比,忙不迭運 忙將適才那口眞元之氣輸轉百脈之間 沈羽在掌心之中吸到劉稼一口眞元之 細

驀地吐出 惨叫,竟然連人飛起,臉頰上蒼白一片, 昏了過去 豪邁已極,焉知陡聞沈羽「啊呀」一聲 真元,迫出掌心灌輸了過去,心胸**陡**開 劉稼焉知沈羽竟有此詐 一口鮮血, 瞬眼跌落艙中, 9 當即猛提一 巳是

不了命。」

将小舟覆没,淹在這江心之中,我們都活將小舟覆没,淹在這江心之中,我們都活 個不停,頭梢把舵的舟夫,以為這兩個少新帆輕舟,吃那沈羽如此一來,頓時顯簸 年打起架來,不禁急得喊問:「兩位客官 及待發覺,沈羽已然昏倒在艙中,這艘 變生倉卒, 劉稼不由驚愕得怔望一邊

的兄長突然昏倒,船家切莫誤會。 劉稼忙答:「我們並非打架,實因我

可是乘船暈浪?」 ,乃是練氣不慎, 舟夫嘀咕了幾句 劉稼遂道: 「我的這個兄長 自傷了脈穴,多謝船 ,又問: 「你那兄長 ,並非量

他雙目緊閉 家勞心。」 絲絲鮮血 雙目緊閉,臉如白紙. 忙將沈羽扶起 9 嘴角邊依舊流出 ,祇見

是自己將眞元之氣迫灌而去,突然之間口吐鮮血昏死了過去 劉稼不由大感驚愕,不知道他怎的會 , 也斷斷不至 , 適才明明

於反爲使他受傷。

這是劉稼忠厚善良之報,也是沈羽陰 於邪惡自食其果,原來劉稼已然打通了任 督兩脈,衝破了生死玄關,這眞元之氣已 聲極其深湛的境地,故而將第一口輕微的 葉極其深湛的境地,故而將第一口輕微的 發極其深湛的境地,故而將第一口輕微的 眞元震傷了内臟。

要喪他之命 之中打下了底,不然 幸虧適才那第一 ,這第二口眞元端的口眞元先將沈羽脈穴

用內力震傷自己,故而目露驚慌之色,凝容易經過推、按、舒、撫、揉、點,方始將沈羽救醒了過來,可是沈羽醒了過來之將沈羽救醒了過來,可是沈羽醒了過來之將。 視着劉稼爲之驚慌不已。

大喜,遂道:「羽兄,這都是小弟不好劉稼見得沈羽已然甦醒了過來,不 飲恨終身了。」 齊天,不致因傷殞命,不然 大概適才灌輸眞元之時, 故而誤將羽兄震傷,幸虧有賴羽兄洪福 小弟太過用 , 小弟端的要 勁了

而感歉疚,如此說來,我不妨將計就計,及,怎的反以爲自己用力過度,震傷了我是大樂,忖道。「你這蠢貨,端的愚不可是大樂,忖道。「你這蠢貨,端的愚不可能,如我聽得劉稼如此言講,頓時宛如釋 而感歉疚,如此說來,我不妨將計就計及,怎的反以爲自己用力過度,歷傷了 一邊却又故意裝成義薄雲天的樣子,緩道忙裝着苦楚不堪的模樣,一邊頻頻呼痛, 就將這筆冤枉賬算在你的頭上

說話,不然端的要愧煞小兄了 誠之意,小兄感謝都來不及,適才乃是錯 甘苦共當,何况你灌輸眞元乃出於一片至 「稼弟,你又何必如此言講,小兄與你 稼弟何罪之有,切莫講這種

難自圓此說,而更感歉疚甚深。」 對羽兄這股隆情焉有不知之理,如今小弟上,時時刻刻關懷於我,人非草木,小弟是交誼巳勝於同胞手足,何况羽兄一路之 一時失察,竟將羽兄誤傷,這豈非使小弟 在客棧之中結義以還,雖則時日不多,可飄零天涯未曾遇得一個知己,自從與羽兄 蒙少林寺將我撫養成人,可是下得山來, 行淚來,咽道:「小弟自幼父母被害,雖心中倍覺難受,不由陡覺一酸,流露了兩 沈羽說至此間,劉稼巳然熱淚盈眶

苦吃,這是正中下懷的了,不如再施一計 中更覺欣喜,忖思:「你這蠢貨端的自討 管教你對我鞠躬盡瘁,死而無怨。」 沈羽聞劉稼之言,目睹劉稼之容。心

盟誓,結義兄弟,已然兩人如同一體,事 弟助一臂之力而已。」 慢慢治療, 留得一口氣在,就算內傷甚重,也可他日 旣至此,還講這些話來作甚,何况小兄尚 關懷的神情,說道:「稼弟,我與你滴血 忖思之間,沈羽故意露出了一片漠不 萬一遇到了稼弟的大仇,不能替稼 所惜者,無非爲了我如此傷重

官,船已到了采石磯畔, 此時祇聞舟夫在那船梢之上喊道:「客 劉稼聽得他如此言說, 更爲感動不已 請兩位客官準備

果然未隔片刻,祇聞落帆聲響,這艘

原來已然來到 之前,堆着人般高大的一堤岩石,采石磯輕舟,巳泊在一片樹林的旁邊,而這樹林

去他劉家岸, 澄岸, 沈羽忙在懷中掏出了一錠紋銀,交給 喚他付清了渡江船資,劉稼遂扶了 朝那密森森一片樹林之中走了進

來攘往 江 劉稼手扶沈羽緩步走去,踏上官道,祇見 南民風果然別具一番滋味,官道之上熈 一個囂鬧的大鎭。 ,甚是熱鬧,行了盞茶工夫,已然 片森林 祇見官道已然在望

羽投了一家客棧,以便讓沈羽休息。 進入 劉稼來到這座大鎭之上,急忙扶了 沈

下悶棍,將這份怨仇算在自己身上,而來中吃了那九玄門白衣少女與翠菊丫環的一 又來尋釁, 劉稼不由大驚,心忖。一怎地天南派 ·一塊金牌,牌上刻着「奪魄索命」 兩人入房不久,劉稼突見房內樑上 敢情陶冠常去年在洛陽客棧之 四 出

金牌,却是不敢講給他知道。對這釘在樑上的這塊天南帮「奪魄索命」 忖思之間,劉稼鑒於沈羽傷重,故而

命」金牌之後,却急於閉上窗戸,面窗而 拿揉搓,可是見得這塊天南帮的一奪魄索 痊癒,故而劉稼扶了他上床,原欲替他推 沈羽旣然傷在內 臟,若無靈藥,焉能

家常便飯進房食用,陡聞庭院之中「簸簸 中饑餓了起來 經過一宵願顫風浪,劉稼漸漸祇覺腹 正欲開門呼喚小二,端些

「怎地天南帮如此囂張,竟在光天化日之道庭外來了敵人,劉稼不禁一怔。心忖: 下隨意尋釁,爲非作歹,敢情江南官吏, 若兩人,乍聞這陣簸簸微響之聲,已然知 劉稼不論內外功夫,已與一年之前判

的那個老畜牲暗器傷人的舊賬! ,說道·· 「内房的鐵扇書生沈羽聽了,上正在此時,陡聞窻外有人叱喝了一聲 都見了這天南帮害怕不成?」

網,快快出來算一算三年之前,老夫被你 次被你僥倖逃去,想不到今天你却自投羅 沈羽聽得蔥外天南帮帮主陶冠常的聲

的恐懼容情,怔怔地望着劉稼。 音,張開了眼,臉頰之上充滿了驚慌莫名

要又遇上了天南帮的陶帮主,一別已達一樣為人素向光明正大,遂道:「原來在這樣為人素向光明正大,遂道:「原來在這樣為人素向光明正大,遂道:「原來在這種類,輕輕朝那兩雙躛門推去,祇見手翻之處 載,陶帮主別來無恙。」 劉稼陡地微微一笑,乍見他雙手一

在這一十六名壯漢的前面,顯得威武不可鋼刀,而那陶冠常却手持一柄金刀,屹立黑褲的壯漢,個個手中揑了一柄亮幌幌的黑褲的壯漢,個個手中揑了一柄亮幌幌的 一世的模樣。

陽客棧之中,自己栽在那翠菊丫環的手下 村。「原來是他陪了沈羽而來,昔日在洛個身穿勁裝的漢子瞪了一眼,心中不由驚,不由皺了皺眉,囘轉頭來對着東邊的那 洛陽客棧之中,將那翠菊丫環擊敗的少 天南帮帮主陶冠常見得推窻之人竟是 年

> ,我倒要小心應付了,不要丢人。」 由此看來,這少年的武藝定然在自己之

休插身其間,自討没趣。」
逃命去吧,老夫這塊金牌不見血不收,你 着這個小畜牲來了這裏,我勸你還是快快下,立刻恢復了常態,說道:「原來你陪 爲黑道上的成名人物,故而在微微一驚之 忖思之間,陶冠常究竟身份有關,身

能講此無恥的說話,我且念着與你素無怨 ••「你在別人面前吹得牛,在我面前却怎 ,識相的快快收了你這塊金牌去吧。」 天南帮帮主陶冠常怎受得住劉稼這番 劉稼聽他口氣甚大,不由憤然,說道

是常手中金刀一揮,一招「刀捲落棄」, 來你自願送此性命,休怪我手下無情。」 一個大妄爲,居然好言相勸不聽,如此說 一個大妄爲,居然好言相勸不聽,如此說 一個大妄爲,居然好言相勸不聽,如此說 一個大妄爲,居然好言相勸不聽,如此說 迎頭就朝劉稼削了過去。

,忖道:「也虧他身爲黑道上的成名人物陶冠常已然撣刀削了過來,不由旣驚又怒 **竟連這些隙間也要乘機暗算。**」 劉稼身子猶在半空,見得金刀繞處

雙足臨空一縮, 當下冷笑一聲,身子微微朝左一掠 靴底堪堪避過了陶冠常這

了。」 到那之間,劉稼已然飄落在地,陶冠 前見得一刀落空,不由一怔,心忖:「這 小子端的身手不凡,竟然輕而易舉避了我 一刀,今日被手下門徒祇來報了沈羽, 而未說出同來的這小子,倒使我自討没趣 一次。

亦明, 翻進來了兩個老叟,一個是青龍堂堂主陳 陶冠常正在忖思之間,却見庭院之外 一個是白虎堂堂主章耀庭,不由大

喜過望。

乃是有着準備,故而再約了帮手前來。」 眉尖不由一皺,忖道。「敢情今日陶冠常兩個一胖一瘦的老叟,却從未見過,當下 劉稼身子飄落下地, **乍見牆外窟進來** 

陳亦明, 畜牲的兒子沈羽算一算咱們在三年之前 主來得倒是時候,老夫剛欲找沈定源這老 這小子阻擾。」 被那老畜牲用暗器傷人的舊賬,想不到被 正在猶疑之間,陶冠常却朝「靑龍」 「白虎」章耀庭笑道:「兩位堂

他口稱兩位堂主,敢情就是青龍白虎兩堂 是笑了一聲,就朝自己擊撲而來,心下更 從東西朝自己撲了過來。劉稼乍見兩叟祇 了一眼,正欲發問,却見兩叟齊聲大笑分 的堂主?」當下就朝陳亦明與章耀庭打量 覺驚憤, 忖念:「怎地這兩個老叟也與陶 避了再說,焉知這兩叟的拳掌竟已來到 來。」當下忙不迭準備循着「七步迷踪」 冠常一般,一言不發就雙雙朝自己擊撲而 劉稼聽得陶冠常之言,心中急忖。

Ę 竟然難以施出「七步迷踪」閃避,萬不得 祇得稍將身子斜出 青龍白虎兩堂堂主,果然並非等閒之

而且拳掌之間,力道甚是勁厚, 劉稼意料不到這兩個老叟來得如此迅

一時

當下 非但不遵守武林規則,不顧身份體面,合 眼見劉稼稍將身子斜出,輕易避躱, 劉稼見得這兩個黑道上的成名人物, 一聲吼喝,兩人刷刷兩招圍攻而來。

N112

險惡無比。 力朝自己連招擊來,而且心毒手辣,發招

朝青龍堂堂主陳亦明,白虎堂堂主章耀庭這兩招會聚之處撲出,反手就是兩掌,分「七步迷踪」那式「冤躍三窟」,頓時從 不顯些功夫給你們瞧瞧,諒你們也 身上要穴撃去 的厲害。」於是轉身將掌翻出 脚下暗踏 「我倘若

齊色變,忙不迭雙雙退後三步。 成 ,身爲黑道上的這兩個老魔,也不由 閃避、 還手、 發招 ,劉稼竟然一氣呵

於他。」 懷絕學,就算我再加入圍攻, 懷絕學,就算我再加入圍攻,也奈何不得,不由暗暗着急,忖思:「這小子端的身,已然使靑龍白虎兩堂堂主後退避其鋒芒 天南帮帮主陶冠常見得劉稼僅還一招

天南大陣,將劉稼牢牢困在中間。 聲怪嘯,身後那一十六名勁裝大漢聞聲頓 聲怪嘯,身後那一十六名勁裝大漢聞聲頓

這天南大陣緊緊圍住, 却難以施展七步迷 此機會,進房去將沈羽結果了性命再說 禦迫近。 踪,何况祇憑赤拳空掌,焉能應付這亮幌 稼困住,不由大喜過望,急忖。 這一來,劉稼雖則身負絕學,可是被 一十六柄鋼刀,於是,唯有用掌風防 陶冠常見得 自己這天南大陣竟能將劉

就算敗在劉稼的手下 一些面子。 日後也多少可爭回 「何不乘

房裏竄了進去, 《簋了進去,手中高舉那柄金刀,身子意念旣動,陶冠常當下縱身一躍就朝

> 落下,金刀陡地就朝臥躺在床上的沈羽劈 了下去。 猶未落地近得床邊,已然蓄勢在手,等待

負重傷, 已然力不勝任, 房來,就是仰頭一刀劈下, 之聲驚得魂飛魄散,如今見得陶冠常竄進 稼弟弟,快來救我!! 就從床上滾下,一邊却急忙高聲嚷道。 ,求生之慾念益堅強,當下再也顧不得內 一鐵扇書生」沈羽早已被庭中的打鬥 咬住牙關,翻身 人在絕望之中

頓時飛出丈外。 當下將身一縱,雙掌用足了 炳亮幌幌的鋼刀宛如雪片那般削劈而來, 救之聲,五內如焚,再也顧不得這一十六 陡見南邊的這兩個勁裝大漢齊聲慘呼 劉稼被困天南大陣之中,乍聞沈羽呼 十成功夫推出

急忙瞪身躍出,身子甫穿出那天南大陣, 陣頓時露出了缺口,此機焉能坐失, 就朝房内竄了進去。 陡然將那南邊兩個大漢擊出,天南大 劉稼

再設法門他,於是雙雙也追了進去。 前去救他,好醜也要讓陶冠常得了手後, 陣,竄進房去,眼見天南帮帮主陶冠常就 青龍白虎兩堂堂主見劉稼破了玉南大 「鐵扇書生」沈羽結果, 焉肯讓劉稼

道:「章堂主咱們發暗器! 詐陰險,身子剛竄進房去,陳亦明陡地喊 青龍白虎兩堂堂主果然心毒手辣, 奸

緊竄去 喊聲, 已然會意, 小子看暗器!」 「白虎」章耀庭聞得「靑龍」陳亦明 喊聲未已,身子頓時又加 當下立刻大聲喊道。

劉稼此時祇顧住去救沈羽, 雖則耳聞

> 眼見陶冠常擧刀又是朝沈羽倒地之處劈下 兩魔口口聲聲在背後喊道發出暗器,可是 從陶冠常的刀下救出 這青龍白虎兩魔暗器所傷,也要先將羽兄 不由將牙一咬,忖道:「就算我背後受 0

了出來,祇見他雙手各揮,左發「心猿未 之言,頓將那招「萬元歸宗」一招兩式施 動」,右出「意馬巳馳」 於是,劉稼急憤之下,竟然不顧兩魔 , 左虚右實, 分

自己這柄金刀已然劈下,就算他迎身而來情發了瘋了不成,雖則他來勢勁厲,可是 在我這金刀之下。」忖至此間,陶冠常又,企圖將沈羽擋住,他這兩隻手臂也要斷 從東西就朝陶冠常迎擊而去。 陶冠常不由一驚,心忖: 「這小子敢

陶冠常主意打定,手中金刀一沉,更臂斬下,看他再用什麽辦法來救沈羽。 」感一喜,又忖:「這也好,不如先將他雙 添了三分勁力,就朝劉稼雙臂削去 愶冠常主意打定,手中金刀一沉,臂斬下,看他再用什麽辦法來救沈羽。

捉摸,饒是劉稼還不過只參透這招「萬元常難以理會,就算當今武林五大名派也難天下武學大成,深奧巧妙之處,休說陶冠 知劉稼這招「萬元歸宗」一招兩式乃是集陶冠常雖則算得甚是精密,可是他焉 歸宗」五成功夫,威力巳露,巧妙巳顯。

然化成一股勁厲無比的掌風,朝準陶冠常,身子微微一斜,右手繞過金刀鋒口,突,焉知劉稼左手堪堪擦出刀背縮避了過去眼見自己手中這柄金刀就要劈削劉稼雙臂 然化成一股勁厲無比的掌風 當胸擊了過去。 金刀劈下,陶冠常巳用了 十成功夫

己名聲不及武林五大派, 聲不及武林五大派,可是也屬黑道上陶冠常身爲天南帮一帮之主,就算自

說也會過了無數英雄豪傑,殺過了幾許成 焉知他非但輕而易舉將左手沿刀避去,而 名人物,如今眼見就要將劉稼雙臂斬下, 頂兒尖兒的人物,何况自己這柄金刀,少 時爲之大驚失色 發招朝自己擊來,

口陡覺一寒,一個踉蹌,竟然後退數步始閃避得快,也被劉稼這掌風餘勁所傷,胸 自己刀鋒之中劈來,始知這少年端的藝高 人胆大,當下忙不迭俯身避退,可是饒他 天南帮帮主陶冠常乍見劉稼揮掌竟從

冠常擊出丈外,急忙將沈羽扶起,就問:• 羽兄是否無恙?」語音十分關切 劉稼志在拯救沈羽, 如今見得巳將陶

到劉稼身後,忙道:「稼弟小心背後兩個 沈羽見得靑龍白虎兩堂堂主,亦巳來

手不可。 上,分朝兩魔擊去 陽十八劍那招「日月重光」化用于雙掌之 ,見他雙掌齊推,竟然將透悟萬慕舜那陰 人端是奸詐陰險,歹毒邪惡,我非下重 劉稼心中憤怒巳極,忖念。 」意志旣生,劉稼陡地囘轉身來 「黑道上

這招「日月重光」究竟有多少成,雙掌甫 着青龍白虎兩堂堂主四面八方襲了過去。 發,突地化掌爲拳,祇見拳影朶朶, 劉稼憤極出招,已經不顧透悟萬慕舜 分朝

藝業畢竟難以與五大名派比擬,雖則劉稼的頂兒尖兒橫霸一方的成名人物,可是論的是一時能是青龍白虎兩堂堂主,都是黑道上 月重光」祇及萬慕舜二成功夫

> 非是他對手。 臻化境,等閒的江湖人物與武林高手亦絕 且來勢甚是勁厲,知道這少年內外功夫已 兩魔見得劉稼出招非但怪異深奧,而

去。 焉肯跟他硬拚,當下齊聲呼嘯,雙雙暴 ,未待劉稼趕來,已然越窻朝外竄逸而 兩魔何等乖巧,見得這少年如此厲害

退

份都不顧的傢伙,端的無恥至極。」 來,這些黑道上的人物,都是些連顏面身 以爲黑道上的人祇是奸詐陰險,歹毒邪惡 可是也該稍具血性,略曉慚羞,如今看 劉稼不由一陣感慨,忖道: 「我先頭

冠常的影踪。 房中還有那個適才被自己用掌擊出丈外的 倒地之處望去,祇見牆角邊巳然失去了陶 天南帮帮主陶冠常,急忙囘轉身來,對他 也不予以追趕,呆立凝望良久,忽地想起 劉稼目送兩魔越出窓門, 躍牆逃去,

也偷偷地逃逸而去。 之時,自己呆立在窗口看不見他,于是他 以類聚,諒他也乘着青龍白虎兩魔逃去 劉稼又是一聲冷笑,已然明白,所謂

負重傷, 竄出窗外, 陡從牆外劈來十六道白光。 忙隨聲朝那發來的牆外竄了出去,焉知道 來。」他正欲呼喊,乍聞沈羽一聲呼喊。 去向,不由大表驚異,暗忖:「他是否身 羽放在東邊榻上看去,焉知連沈羽也不知 「稼弟弟救我!」劉稼聞聲知道不妙,急 於是,劉稼側轉身子, 又恐被兩魔所害,偷偷地躱了起 朝適才扶起沈

,來勢雖不勁厲,却是不敢怠慢,急忙循 劉稼知道這一十六道白光,定是暗器

> 窜起,迴轉避過了這十六道白光,却見 着「七步迷踪」那式「臨崖掠影」,提身 十六柄明幌幌的匕首忽然柄柄插在窗門上

太過大意,不然焉會有此錯失。 沈羽乃被陶冠常挾架而去,不禁暗罵自己 怎的也不見沈羽究竟何在?至此,他始知 復躍牆而出,焉知翻出牆外覽目四望, 劉稼避去了這十六柄匕首,急不及待

了一口眞氣,就朝西角趨奔而去。 沈羽朝何處而去,旣見適才的聲音是從西 牆而來,不如就朝西面追趕而去,當下提 劉稼心中着急,也顧不得陶冠常挾了

是依舊不見沈羽半點影子,心中越發着急 生,這豈不是我的錯失。」 忖思··「倘若萬一他被陶冠常挾去而喪 劉稼邊奔邊喊,一邊再用目四望,可

己去路。 個時辰,祇見前面密密一片竹林攔住了自 劉稼越忖越感焦急,奔了約莫足足一

聲一笑,劉稼不由頓吃一驚,急忙雙手蓄 有什麽動靜。劉稼聚神以待,陡聞有人微 音發出。」當下就摒息靜待,聽一聽是否 這竹林甚是闊深,地下枯竹殘葉,踏在脚 當眞將沈羽挾架至此竹林之中定然會有聲 如伏在這裏靜靜地聆聽一下,倘若天南帮 步,突然想起了一個主意,忖念:「我不 」當下就將身朝這密竹林之中竄了進去。 南帮子弟將沈羽挾架到這林中來也不定。 這竹林長得又濃又密,或許陶冠常率領天 密竹林方始再能找到道路,轉念又忖: ,不斷發出「簸簸」之聲,劉稼竄了幾 事非得已,劉豫知道祇有穿過這片密

勢戒備,喝問:「林中是什麽人?」

問起來了, 我不來問你,已算你之大幸, 竹林都是老夫的地方,你胡亂闖了進來, 不定,直笑得劉稼驚愕不巳,正欲翻掌劈 來說道:「你這小子端的強横得緊,這片 去,陡間有一股沉濁的聲音從自己身後發 這笑聲忽而東, 這豈非天下之大笑話了麽。 一會兒西,竟然飄忽 大話了麽。 」

的主人,請恕冒失,這厢容我陪禮了。」 ,當下就道:「在下不知閣下就是這竹林人,頓時感到自己急於尋找沈羽而太魯莽 劉稼乍聞林中有人自稱是這竹林的主

外,却見斗大的一朵寒光迎面撲襲而來。 不由大黨,忙不迭將身一轉,正欲竄出林 陡有一股寒風迎頭拂來, 7一 没寒風迎頭拂來,知道兵刃已到,那知劉稼話猶未了,突覺腦後生風, 劉稼從這斗大的這朶白光辨聲察影,

那式「冤竄三窟」,避過這招怪異之式。 當下焉敢怠慢,忙不迭循着「七步迷踪」 的武藝,別創一格,定是一位異人高手, 知道非但這兵刃甚是怪異, 而且發招之人

七步迷踪」中這式最後的「冤竄三窟」,尺週圍盡是一棵棵紫竹,故而唯有施展「 避向這團白光左邊。 由於劉稼人在密密竹林之中,所站三

日月陰陽劍法也得能避過,敢情此人的武,震試壓靈,就算對那萬慕舜的一十八招,未待劉稼站定身子,已然追踪來到,招勢又較適才勁厲,劉稼不由頓吃一驚,心勢又較適才勁厲,劉稼不由頓吃一驚,心 藝猶勝萬慕舜不成了」

#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不出老人所謂善體天心的意義所在

誓爲天下第一劍

稚齡童子勤練功

含憂戚。 武林三傑當時雖然面色凝沉,但却面

歲太小,尚未達爐火純青,現在應在武學 是實話,但却是暗示天痴老人,要珍惜自 上,爲他扎根基了。」追風叟雖然說的都 老哥哥,華兒的功力,祇是因爲年

老弟,武學一途,固然由於時間加上閱歷 全般輸出,華兒最少要……」 賦,却是萬難選一,如果老哥哥的功力, 更重要的,還是稟賦與資質,華兒的稟 一聲朗朗之笑聲震揚在空際: 追風

江湖五惡所得,如果華兒獲得老哥哥全部 「老哥哥!玄武聖篇的絕學,旣已爲

> 眞元之氣,却無奇招絕式,勝過五派魔頭 , 豈不有負老哥哥一片苦心?」

> > 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完,而全書雖祇五巻 位賢弟請坐,玄武聖篇,武學甚多,却誠

天痴老人又朝着武林三傑笑道。「三

常人却是窮一生心血,也休想窺得門徑。

他微微一頓,才緩緩將這部武林奇書說

「所謂『玄武聖篇』者又稱爲『五絕

賢弟有興,不妨來聽我說明,玄武聖篇中 所載究竟是那些武功……」 ,全身爲之一懔,朗朗地一笑道: 「三位 知足翁也淡淡地說着,天痴老人聞言

出

他微微一頓,左手拇指扣住食指,

在

物, 襲,心悸肉跳。 望你善體天心。」 :「華兒,這柄神劍,本是玄武上人的遺 劍鋒上彈去,「絲」地一聲,令人震耳欲 與你異日關係最大,唯其是神物,幸 天痴老人又復將寶劍交給夏振華,道

夏振華祇覺得寶劍好玩, 一時竟體會

練就這種絕世神功。」他說時,不禁深深

無人能窺探這五絕奇書的門徑。固然人的 管拚命,爭奪依然爭奪,五六百年來,却

却不容許人來一一

動奇異,天痴老人見狀,心內暗想這隻蒼 孤島,忽見一隻碩大無朋的蒼鷹飛來,行 和武林三傑帶着夏振華來到惡潭中的一小 後,爲他取名夏振華,天痴老人决定撫育 前文提要: 飛花仙子的靈鶴,如此可知夏振華是飛花 而上,一手抓住蒼鷹頭頭,蒼鷹也不掙扎 鷹可能與夏振華有關,天痴老人忽然閃幌 他,讓他成爲「天下第一劍」,天痴老人 鷹翼下有一塊血衣,而頸上更有一塊金牌 造就「天下第一劍」 仙子的後嗣,此後天痴老人等便在孤島上 ,讓天痴老人騎在背上,天痴老人忽見蒼 才知這蒼鷹名「飛花」,知道牠是當年 人由墓中得到一男孩 前文書至天痴老

書」的名稱說出。 地嘆出一口氣來。好半晌,又將「五絕奇

之外,餘則無人能練成三種以上武功。 絕眞人』將這五絕奇書,練到了出神入化 、筆,五種不同兵刄的秘本,除當年『五 『五絕奇書』,即琴、劍、指、掌

衡作用。 有克敵之功能,各有奇招異着,且有其制 「尤其這五種武功,又各有專精,各

能勝得任何其中之一,所謂:五絕者, 亦在所不計,而欲爭奪的奇書。 有其『絕』在,也就爲武林中拚掉性命 「如果不能專於三類以上武功,却無 各

可形容。多少武林中人,爲着爭奪這部奇 並不太久,祇是引起的殺伐,却非言語所 而成,這一部奇書,流傳在江湖中,爲時 奇書』,是由五種完全不同的武功,相聚

也不知拚掉多少性命。然而,拚命儘

『靑冥劍』無疑,但却隱藏『追雲』二字道:「這劍柄上,有『靑冥』二字,自是 ,當可判定爲『追雲劍』了……」 天痴老人望着華兒手中的白鋼長劍

N114

其神效將更是神乎其技了 正符合五絕奇書之劍笈,以神劍練神功 他故意朗朗一笑,又道:「這劍名

稱爲武功之雄者,外人得其一, 雲劍」法,雖然劍術一道,在武林中, 從今日起,就開始教華兒練這『追 即可無敵 固

音

亦將成爲武學中,至大至剛之學。 蓋追雲劍法,以『旋天』、『轉坤』、 『隱雲』、『映月』,八招而變化, 「但華兒不僅要從劍術中 」、「狂風」、「奔雷」、「迅電 重扎根基

說練到這神奇武功了、 人月 武功可及,故武林中,又流傳爲『四雲逐飛雲掌』,亦皆各有精妙,逈非任何一種 ,窮畢生之力,恐亦無法得窺堂奧,慢 「至於『浮雲指』、『流雲掌』、 要練就這劍,指、掌、筆,平常之 及,故武林中,又流傳爲『四雲逐

限.... 轉瞬而逝 望練習此數種武功,不過,彈指韶光, 也惟有氣功和內功,均屆極限,始 9 人的精力和資質稟賦,均屬有

「以老拙而論,何嘗未曾窮六十年大好時 到頭來, 天痴老人微微嘆出一口氣來, 還不是落得如此。 \_\_ 續道:

有如電閃 時,一 臉悲壯之色,但雙目**晶光** 

化,何况他的生死玄關,已爲老夫真力所已集功力大成,祇需時日增加,而窮極變 拙之上,而遭遇却更有過之,他的内力 衝開,故他已獲得老拙百年眞元之力 「華兒年紀尚小, 何况他的生死玄關,巳爲老夫真力所 他撫着夏振華的前額,又慈愛地一笑 稟賦資質,皆遠超老

> 天而駭地、石破而天崩 習 略停,又繼續說道: 以五絕奇書上的驚世武功, 天痴老人的朗朗之聲,有如金石之鳴 「以後祇要動加練 豈不將驚

命。但必須氣功巳超凡入聖,始可以竟全對一般武林高手,旣能克敵,亦可使之喪曲,也受當不起,『驚濤駭浪』第二曲,死,武功稍差的人,對『行雲流水』第一 心驚』第三曲,更使人五臟震裂,咯血而來,共分三曲。不僅以琴音克敵,『魄動 。」他微微一頓後,又將「五絕奇書」。但必須氣功巳超凡入聖,始可以竟全 」,即從「二十五絃彈夜月 「至於說那『古瑟之琴』,又名『七 」中變化而

頭讚賞 許多武林玄奧。一個個廢神靜氣,天痴老人這一位曠世奇人的口中, 不僅夏振華雀躍三尺, 武林三傑也從 **死住點** 

過平日 誠非言語可以形容,短短幾個時辰,却勝 老去,韶光難再,但對他們的武學帮助, 見天痴老人暢論武功玄奧,不僅慨嘆年華湖數十年,黑白兩道,聞而喪胆,此際聽 湖數十年, 以武林三傑的武功而論, 十載面壁苦修之功。 聞而喪胆,此際聽 他們雄視江

傑追逐嬉戲 整日守在天痴老人身邊,間或與武林三 夏振華這孩子,對任何事物皆有興趣

毎毎 常準 備一件新鮮玩兒,哄着華兒去搶, 爲着測驗他的體力和 由追風叟在前疾馳 狂奔 功力 知足翁經 也

這位號稱「追風」的怪傑,往往累得汗流 初一上來,華兒的 仍然追趕不着,雖然他氣得要哭 脚程,豈能趕得上

但好勝的天性,又硬將眼淚忍住。

未說出。 這些都看在武林三傑的眼中,祇是都

叟, 的思想單純,故祇是决心要追上別人。 將來遇上敵人,豈不更無法追上,他 夏振華却巳暗中决定,他追不上追風

到收發由心的地步,這是要時間和年齡的 他被天痴老人的真元之力衝開了生死玄關 相與增長, 已迅速在他的身上, 眞氣聚散,也極爲迅速,雖然他還未練 故不自覺地,將天痴老人所輸功力 始可達到那無極無涯之境。 起了特殊反應,尤其

意義在。 不過在當時,他並未曾體會出此中的眞實 自然這種需求,也就是直覺的向上態度, 要,無形中就產生一種非常迫切的需求, 就是如此,夏振華基於天性的積極需

進。 開過石屋,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天痴老人從未離 但夏振華的武功,却是突飛猛

巳有相當基礎,其他各項武功,皆在進步 息, 和變化之中。 人神往。華兒在這一年中,不僅追雲劍法 嫩枝見長,微風兒飄來陣陣花香, 當一場大兩之後,大地又泛起春的氣 令

何特殊之處 說,不過是一個極其自然的變化,並無任至將「意會神功」施展開來,這在華兒來 追風叟不上,無意中體會出提氣而行,甚 單以輕功一項而論 因爲他以前追逐

的另一里程碑。雖然華兒武功日在變化 在内,在其武學上 但在其他練武之人,甚至連武林三傑 ,簡直又邁向了人生

> 繞島而行 就是今日要他向追風叟去奪取一朶鳳仙花 時,追風叟竟將自己輕功,施展至極限, 但他自己並未覺出,但唯一使他開心的

利的歡欣 雙手緊緊抓住追風叟的白髮。「叔叔,我雙手緊緊抓住追風叟的白髮。「叔叔,我乳燕投懷,堪堪騎在追風叟頸項之上。他 的身體,驟然拔高數丈,斜身飄落,有如 追上了! 乳燕投懷, 夏振華在後狂追,未及一 」語氣中充滿了喜悦,也帶着勝 圈,但見他

丈之外。 ,不知何時,逍遙客和知足翁都立身在數大笑,跟着是全島都蕩起震天價嚮的笑聲 追風叟微微一 愕之後, 也朗朗地一聲

兒取而代之了。 「老兒 「想不到這孩子的武功進境如此奇速 你的『追風』之名,要由華 」逍遙客狂笑着。

眞是可喜可賀!」

知足翁也在旁讚賞着

臉上更浮現着笑意。 「華兒, 你又在淘氣了。」這是天痴

曾聽見。 老人之聲,是用傳音入密而發, 但四人都

的武功, 不使得武林三傑驚喜不置 空寫下, 武林三傑,不禁相顧大笑,因這寫下,右脚在左脚背上一點, 夏振華笑容一飲, 與天痴老人實已相差無幾了, 身形驟然拔起,凌 因爲這孩子 轉即失去

天痴老人的懷 且說夏振華趨近石屋時, 一頭就撲入

朗之笑聲。 緊將他摟住。 招式?」天痴老人雙目神光暴閃地詢問 天痴老人也未問其所以,祇以兩臂緊 「華兒 好半晌,才聽見天痴老人朗 ,追雲劍法,一 共有多

着, 「八招二十四式。」夏振華也朗聲囘臉上無半絲笑容。

答

但雙目神光微飲 「變化呢?」天痴老人的聲音略高

』兩招六式,與逍遙叔叔相搏,將他的逍都有其變化,昨日我用『驟雨』、『狂風 遙扇擊落,華兒還未想出 晰,字字如金石之聲。 反能從狂風中刺入, 「華兒没有計算, 」夏振華不急不徐地說着。 祇覺得每招每式 以風破風 ,扇發狂風,而 , 寧非 齒清

形式上言,祇此八招,分成二十四式,但那式上言,祇此八招,分成二十四式,但郭極變化,却是如天之高,如海之深,變率奧的前輩高人,却無人練成此種劍法,單以『旋天』一招而論,按乾三連,是即三三相連,三三管九,九九八十一。天中三三相連,三三管九,九九八十一。天生高物,天始地生。故『轉坤』二招,是生高物,天始地生。故『轉坤』二招,是生高物,天始地生。故『轉坤』二招,是 是這旋轉乾坤兩招,也是爲別人一生一,不禁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孩子, 是旋轉乾坤兩招,也是爲別人一生一世一禁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孩子,就他望了夏振華跋得如鷄卵一般的大眼

劍法的心得。

億力尤佳。當天痴老人說完,他都全部領夏振華年紀雖小,但頌悟力奇高,記

不盡,遑論其他了

N116 會,甚且將其他招式,推解而出 華却從他那一招,尋得了答案。故朗朗將逍遙叔叔手中的逍遙扇擊落了。」夏「師傅,這麼一說,我想到昨日爲什

地說出。

風中飄身而入。」 聽 ,看你如何以劍風來破扇風,又復從扇天痴老人慈愛地笑道:「你且說說我

間的輕輕之氣上浮,重濁之氣下降,故 極自然現象,以天爲經,以地爲緯,天地 笑道:•「我知道啦,風和雨,都是宇宙間 雨者…… 風之起,有雨之興。也就是所謂興雲而作 夏振華不待天病老人說完, 輕輕地一 有

其緯,正如樹之有根,水之有源……」後,且有『旋天』『轉坤』,爲之經,爲 雲劍法中,以『驟雨』在前,『狂風』在他微微一頓後,又朗朗地說道:「追

高談闊論,一時高興,才朗朗笑出 原來武林三傑,巳站在石屋門外,聽他那 幾聲朗朗狂笑之聲,打斷了的話頭 「三位賢弟請進,聽聽這孩子對追雲

前 竟然高到如此。」知足翁邊說邊移近了榻武功進境神速。却還未曾想到他領悟之力 功進境神速。却還未曾想到他領悟之力 「我們正要向老哥哥說明,華兒近來

位賢弟繼續向下聽。」 天痴老人祇是淡淡地一笑道:「請三

馬招 「昨日我同逍遙叔叔比武,他那逍遙扇 夏振華雙頰一紅,又望了望逍遙客道 但我凝氣時,却可掠地而進 乍一上來,祇覺得撲撲風塵,有如奔

空隙才會如此。」 擠入,大概是華兒身體太小,扇風中微露 ,猛地將身形拔起,硬從他那凌厲扇風中 他淡淡地一笑道:「華兒却一反其道

> 聲朗笑。 他的話,說得四位絕代高人都爆起一

這娃兒,倒會尋我老人家來開心,下次看 逍遙客更是漲得老臉通紅,道:

風虎虎,有一種刺骨奇寒,令人難以忍受 風掃葉』。 聚氣,但劍勢却順着那招『秋風掃葉』, 所說:『雲從龍,風從雨』之言。才凝神 初我是以一招『雨打芭蕉』,繼之以『秋 疾變爲『風雨交鳴』。故頓時風雷之聲大 ••「華兒爲欲避此奇寒,猛想起師傅那日 爲叔叔另有高招,正自心頭一緊。但伸手 的那柄逍遙扇,寬脫手飛出。當時我還以 際,一縷劍風,已藉劍勢傳出。逍遙叔叔 作,劍光飛洒,劍氣森森。當華兒上步之 接住逍遙扇時,也不由一驚。 夏振華笑容一歛,朗朗地笑道: 」他望了天痴老人一眼,又繼續說道 但當我擠入扇招中,却頓覺扇

師傅,這是否就是搶制機先,以氣馭力 以聲奪人,以巧致勝的道理。」 他倏地一頓,才向天痴老人問道:

發 一手撫看他的頭嘴裏含着笑,道:「孩子 途,所謂百鍊成鋼,尤望你今後更加奮 你領會得太多,這是武林之福。但武學 雖然他是向天痴老人詢問,天痴老人

之功。」 之功。」 「三位賢弟 這朗朗之聲,震蕩在空際,歷久不竭 人又向武林三傑微一拱手,道: ,近日不眠不休, ,全賴三位賢弟督促 老哥哥好生

的『天下第一劍』。 能作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眞眞實實 整個武林的大局,我們何嘗不是盼望他 長,這不僅是老哥哥一人的事,也關係着 哥哥說那裏話,我們祇巴不得華兒立刻成

精寰宇,决不有負師傅和叔叔的厚望,我道:「師傅和三位叔叔,待華兒長大,練道:「師傅和三位叔叔,待華兒長大,練武林三傑之言,條地立起身來,淡淡一笑 武林三傑之言,條地立起身來,淡淡一笑 會成為……『天下第一劍』。」 靖寰宇,决不有負師傅和叔叔的厚望, 夏振華也頓時雙目精光畢露,蹲在天

氣,續道:「老拙在『浮雲指』功力上,般武功。」他沉吟有頃,好似費了很大力時開始,授以『浮雲指』和『流雲掌』兩時開始,授以『浮雲指』和『流雲掌』兩時開始,授以『浮雲指』和『流雲掌』兩時間外 雖然小有成就,但『流雲掌』却始終未能 練成…… 天痴老人又低低地一聲嘆息,神目

條腿,他目知失言,故條然止住。 年之前練成,我這兩條腿……」一說到兩 限感嘆地說道:「我這掌上功夫, 《玄夷地說道:•「我這掌上功夫,要在兩小臂以下,皆呈紫褐之色。 天痴老人無說時,他漫不經意地,擧起那隻右手

廢去。 聽天痴老人興嘆掌力未先練成,才使雙腿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都箴口不言,此時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都箴口不言,此時

中氣憤,竟至語不成聲 間道:「師傅,你的腿是誰……」他因 一股優仇之心,激起他穉子的情懷

一 顫, 祇是緊緊地

其他 人肩上,祇是現在還非其時。待你年紀長 武功練成,那時再去替我報仇,爲你 這報仇雪盆的實任, 誠然落在你一 華兒!你不能涉及

劍 爲社會謀幸福,除奸去惡,作 「蕩掌魔,靖寰宇,爲天地間揚正義 为当n1沂歷僮種,尚無法探明,但人夏振華的思維何等快捷,雖然年紀尚 仇」說出。過了好半晌,才繼續說道 時幾乎又將「爲你自己申雪那血 「天下第一

類生存的本能,何况這杂武林奇葩,資質小,對自己所歷種種,尚無法探明,但人 生死玄關亦經開啓,領悟力奇高。

父母之愛,但他自天性中,有一種迫切的有武林三傑的照顧與愛護。他無法想象出 接受到的,是天痴老人的惡愛和關懷,還 ,母愛的温暖,也印で木豆~——到有關自己身世問題。雖然他也曾夢想過 母愛的温暖,他却未曾領略到。因爲他 他對天痴老人半吞半吐之狀,早就想

師父, 你一定知道我有……」

所缺陷嗎?」天知老人思見到是一 故不待他說出,就截斷他的話頭 陷嗎?」天痴老人想到他要問的是什 「孩子,

來, 果然, 但眼角却隱現兩顆淚珠。 夏振華微微一愕之後,就低下

』,豈可也與一般凡夫俗子,或武林豪俠血淚的史詩,祇是要作一個『天下第一劍淚不輕彈,孩子,誠然你的一生,是一篇 「大丈夫,淚貴如金,又所謂英雄有

> 金石之聲。 相比擬……」天痴老人的話鏗鏗鏘鏘,如

身飄出石屋,瞬即失去踪影。 痕,輕笑一聲,立即恢復了那如 夏振華聞言 遠處,却傳來連聲嘶鳴,武林三傑飄 ,胸部微挺,擧袖一抹淚 紅星豪氣。

夏振華稟賦奇高,資質超人。這三日中, 雲指」和 也未曾離開石屋一步。 還已是第三日 「流雲掌」兩般武功之後,任是 ,天痴老人授完了「浮

世神功中 却 「人參湯」助其調補。這孩子却潛沉於絕 雖然知足翁送過幾囘飲食來,也曾以

敵,用以制勝。 彈指之間,將本身真力鬒於指上 「浮雲指」是純氣功的力量, ,用以克 就是藉

知其虛實。 其上,飄忽不定,使人難辨眞僞,難以所謂「浮雲」者,顧名思義,以飄 「浮雲」者, 察

力,更可以巧制巧,只看知這內中玄奧時,於 他捨劍而用指,初期還不習慣 夏振華剛練完追雲劍法, ,指上功夫不僅以力制期還不習慣,但當他一 ·以巧制力 驟然間, 一要

悟解。 痴老人所未能領會出的武功, 他的領悟力奇高,這幾日來,竟連天 他也竟全部

,要不是這孩子的特殊資質,或丟痴老人以意隨神行相練習,這種窮干極,入於精好這三天之後,雖然他仍從口訣上研究,習,當他一時間未能領會出老人深意,直 天痴老人却要他與「流雲劍」 否則怕不立時七竅出血 (意) 直

横屍當地。

着 震蕩在空際。「孩子,今日你該好好歇息當日影西斜時,天痴老人朗笑連天, 番了。」 他望着夏振華紅噴噴的雙頰說

知足翁更遞過一碗 武林三傑也忙着來帮他抹去額上汗珠 人參湯

林三傑,淡淡一笑,竟伏榻而臥 夏振華一飲而盡,望着天痴老人和

心調護下,仍然是供不應求。 心調護下,仍然是供不應求。 幾日來,他潛沉於兩種神功中, 眞可

傑所洞悉。 使其休息。其實老人的心意,早爲武林三 故天痴老人惟恐他太過消耗精力, 特

叟立時指戮如風,且指指皆戮在要害之上 。夏振華微微一抖,人即失去知覺。追風享譽數十年的天罡指功力,在他背上一戮當夏振華伏楊而臥時,追風叟特以其 但却每點即 移

追風叟額上,巳微現汗珠 祗聽得一片咚、咚之聲, 十幾指過去

費力,受之者,却獲益無窮。他不僅各大是一種極易傳遞功力之法,施之者,固然藉此傳其功力。雖然冒着絕大危險,但却藉此傳其功力。雖然冒着絕大危險,但却施出,但每一施出,對方絕難倖免,此際 要穴所凝固的氣流,皆可納歸其用 「不好,追風叟天罡指,平素從未輕易 知足翁一見,頓時大驚失色,暗忖道 所傳罡力, 凝聚於經脈之中。 追風 。亦以

叟額上,即現汗珠。 這時,驟聞咚咚之聲,十幾指 如果追風叟功力竟因

> 終身殘廢,遺下無窮之恨 不輕,而追風叟更將積勞成疾,甚至或將此不濟,不僅前功盡棄,夏振華固然受傷

湖中第一流高手甚多。 連追風叟本人質也未曾料到

將他的武功估價較低。 祇是他們因期望過高,愛之過切 ,才

知足翁緩步而前,右掌蓄勢,一掌平貼在個一代風塵怪傑,揮汗如雨,面色蒼白。 個一代風塵怪傑,揮汗如雨,面色蒼白。餐,顯然舉臂無力,又勉強戮過五指,這臂,又復貫於十指之上。但他動作已漸遲皆豎,雙目精光畢露。全身功力,聚於雙 長江激流,大海狂浪,滾滾湧入。

華三十六處大穴戮遍。 納氣之後,又是連續十數指,堪堪將夏振 追風叟微微一驚,漸漸地面露笑意,

於夏振華身上。故知足翁額上汗珠,較之功力,又要藉追風叟的天罡指功力,傳之功力,又要藉追風叟。他旣要助追風叟恢復知足翁雖然是間接輸出,但功力消耗 追風叟更多。

顆紅色丹丸,塞入兩位怪傑口 風叟盤膝坐好。 逍遙客先將知足翁扶坐地上 更在天痴老人手中接過兩知足翁扶坐地上,又將追

他這才淡淡地笑道:「我就來檢個

氣海穴上,一 宜。」說完伸 似狂濤, 海穴上,一股強猛無比的激流,如奔馬。」說完伸臂運勁,右掌托在夏振華的 汹湧不竭地直向夏振華内體湧

墓中,受地極之氣的影響。那一股氣流戮過,各大要穴,正自鬆弛,且他自己 尚一直徘徊在經脈之中 這 他全身經過追風叟天罡指 且他自己在 功力

暫時之間 氣流已漸分散。 雖經天痴老人百年內力修爲 但却時而復聚,分聚祇在 1 部 份

以部份 1份功力,就可帮助夏振華恢復精力。逍遙客以爲有便宜可檢,他認爲祇要

脈中,經追風叟天罡指功力一逼轉入奇經受,尤其那股地極之氣,正分散於各大經已然的感受之下,任何力量,他都可以接那裏想到,夏振華全身正在一種極爲 八脈之内。漸漸從十二重樓,透過生死玄脈中,經追風曳天置打工。

人也未曾想到 這不僅是追風叟始料未及,連天痴老 故逍遙客祇是微微凝勁 ,輕輕托住

力 不料夏振華身上竟產生一 幾乎便要翻身栽倒 ,要不是逍遙客經驗豐富, 豐富,反應力奇快一股奇猛無比的吸

逍遙客心頭不由微懍, 左手早也微微移動, 右手罡力,又 握住自己

但夏振華身上,經過猛烈強吸之後

N118

漸感微麻,額上汗珠,有如雨落。漸漸又發出一股反彈之力。逍遙客右臂又

害 助夏振華迅速練就神功 弄個兩敗俱傷。 夏辰華迅速練就神功,那還顧及自己利,個兩敗俱傷。何况他正欲將自己功力,他不願前功盡棄,也惟恐就此撤手,感微麻,額上汗珠,有如雨落。

爲「天下第一劍」,豈是偶然。 夏振華來說,更無微不至。他之所以能成

中施勁。
天痴老人見逍遙客日漸不支,做 功力暗

「逍遙老弟!華兒巳受用不盡了,當的右掌,不自覺地,又增加了幾分罡力。神振奮,體力倍增。托住夏振華氣海穴上 逍遙客全身頓時如沐春風化雨中,精 樂, 適可而止。一天痴老人慈愛之音, 令人聞之,氣爽神清 有 如天

收掌 逍遙客又使眞氣流轉一週後, 才凝神

才 緩緩收囘。逍遙客囘身欲拜,天痴老人直待其納吐完畢, 却又被天

涯。」 有人,武功一途,更是無窮無盡,無止 避居這惡潭之後,才發覺天外有天,人 避居這惡潭之後,才發覺天外有天,人 , 無止無 大, 人外

力,幾乎使小弟無法自持,若非老哥哥從料他內體的奇猛吸力,至大至剛的反彈之身眞氣,助其納氣丹田,貫通全身。却不在追風叟灭罡指傳輸罡力之後,我想以本 「我祇道華兒,還是個普通孩子,尤其 逍遙客微微一頓,又復慘然地一笑道

勞相助,怕不立時暴死當地。

已獲取你們三人所長, 壯哉!武林三傑。這一 十年面壁苦修,也難至此。 天痴老人竟朗朗地一陣長笑,道: ,要在旁人,恐怕二一夜之間,華兒功力

時立起身來。 朗笑之聲一落,知足翁和追風叟也

在他睡穴上一 他口 !睡穴上一按,並塞入兩顆紅色藥丸在夏振華却仍熟睡未醒,天痴老人又復

助,三位賢弟,也應該去歇息一下熟睡一天,對他本身眞力培育,有 「今天再給他 下。」 下。 」

「老哥哥!我們功力皆已恢復,倒是你要痴老人丹丸之助,此時精神倍振,說道:追風叟和知足翁剛調息完畢,又得天 歇息一囘。 倒是你要

淡金光 紅日已射進屋中,這島上,正泛着淡

1,他們心中都在計劃着,嘴邊都掛着天痴老人移身屋外,武林三傑也緩步

人用着一根枯枝,不停地在地上劃着,武 坐着四位絕代高人 天痴 老

厭其詳地指劃着、說着。他們都是以入密 有時嘴角抽動一陣,天痴老人總是不林三傑凝神靜氣地,注目而觀。 **传授三人特別武功。** 傳音之法,是怕驚醒了夏振華, 還是因

着 依然毫無倦容地,不停地問着、 但四個絕代高人 說着、 劃

師傅!下

將四人喚囘現實。 這一 **陣幽幽清音**,

果然這時雷聲、雨聲, 島也似要被風雨所吞噬一般。 夏振華不知何時 巳亂成一 也站在四人身邊 片。 這孤

,也分別向兩側穴中而去 幌,逕自射入石屋中,逍遙客和追風叟 天痴老人一帶夏振華 的右臂 9 如飄風

法解答。 學中,還是另有心事, - ,還是另有心事,使這位怪傑一時無祇有知足翁仍站立未動,似潛沉於武

細的松樹下 雨交響曲。5 雷聲、 但知足 閃光、風 

清音,却傳入耳際。這聲音無法令人反抗雖然風雨聲掩蓋了一切,但夏振華的幽幽 ,知足翁終於走入石屋中。 「叔叔!好大的 ,你還不進來!

否受了寒氣?」夏振華輕輕地詢問着。 却可鑑察毫髮。 知足翁微微搖頭,並未作答。 天色黑得伸手難見五指, 「叔叔!你脸色好白, 但這石屋中 但臉色 是

似更爲難看。 天痴老人這才從懷中取出兩顆藥丸

更可助長功力於無形。 調息一囘,這藥丸旣可禦風寒, 「賢弟!你今日所費甚多功力,趕快 **聚**百 病

又扶他坐下 夏振華接過藥丸,硬塞入知足翁口中

衝起,繞線於空際。 無我無物之境。一縷白氣,緩緩從他頂門 果然,知足翁微閉雙目, 立時就入於

夏振華望着這一艛白氣, 疑竇叢生

幾番欲向天痴老人詢問,又怕打斷知足翁 功, 故幾番欲言又止。

之意 的怪異武功, 天痴老人似亦察覺其意, 反將他新練「浮雲指」和「流雲掌 或者兩種功力,逈然不同 也故意不加

他也 老人以入密傳音之法,問到別種武功時 尤且 就潛 心意集中,難爲外界所誘,故天痴 杂武林奇葩,不僅資質好, 心於絕世武學中 反應快

更無人可出其右者。 天痴老人不僅武學淵博,經世文章

解釋至爲詳盡。 他同夏振華暢論古今與亡大局,又說

巳有驚人成就,此所以成為「天下第一劍十餘齡童子,正依依膝前,他却在武功上許多事,更要能記住。要換了其他孩子, 真難爲夏振華這孩子,要他能懂得這

不染, 艷麗無比。 L\_\_ 者,豈尋常可比 風雨 皆歇,這片樹叢林, 顯然他們也忘記時間久 天痴老人和夏振華一問 更顯得一塵

0 ,這一晚,大概又是未曾休息。」 ,閃身而出,這次却是追風叟送來的飲食 一老哥哥! 天痴老人淡淡地一笑道:「賢弟!你 知足翁早巳調息完畢, 你不要將華兒的腦裝得太多 也未驚動兩人

去找他們兩位來此 說完,就同夏振華吃喝起來。小像伙

天下第一人,那裏還會想到肚子饑餓。 出 究那五絕奇書時,他一心一意,祇在如何 人頭地,作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此時忽然嗅到一股酒香、肉香、米飯 在聽天痴老人暢論天下武林大勢,研

之香,早已饑腸轆轆,饞涎欲滴。 一連吃過五六碗,那一盆肥羊,怕不吃不待天痴老人開口,他已是一碗下肚

了 一半,仍然祇是半飽。 天痴老人朗朗之聲,嚮在耳際。 「禍

的話,如同當頭一棒,紅着臉,一抹嘴, 將受福無窮。」 從口出,病從口入。孩子!留得一口飽 夏振華本想再吃的念頭,被天痴老人

華,挺胸昻頭,精神倍振。武林三傑又環 下食慾。但人是鐵,飯是鋼,飯後的夏振 站起身來。 但他仍然掃了那盆肥羊一眼,勉強壓

坐在石屋中,但面色沉凝,且隱現戚容。 追雲劍、浮雲指、流雲掌,皆已窺堂奧 「三位賢弟,華兒武功,須加緊督促

少則半年,多則十月,就必趕囘。」 負荷太重,恐怕受傷。好在我此番離去, 功,本可同時兼援,祇因年紀太小,精力 ,一二年之内,進入化境,並非難事。」 「以華兒資質,飛雲筆和古瑟琴,兩種武 天痴老人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

我也跟你去。」 聲來,飛撲在天痴老人的懷中。「師傅! 夏振華聽下痴老人要走,早急得哭出

知道我去幹什麽?我去何方?你如何能去 天痴老人淡淡地一笑道·「孩子!你

> 可 功練成,你就是不去,我們也非要你去不。祝且你年紀太小,待你長大了之後,武

大難而不苟,轟轟烈烈做人,轟轟烈烈做氣,更要有堅韌不拔,臨大敵而不屈、臨第一劍』,不僅要有打掉牙齒和血呑的勇 事。」 朗朗地一笑:「華兒!你別哭!作『天下雖然也幌過一片戚容,但瞬息而逝。又復他說時,望着夏振華紅噴噴的雙頰,

爲難。 要他離開這個亦父亦師的老人,却有幾分嚮,立即一抹淚痕,但他那稚子的情懷, 夏振華似爲天痴老人的壯志豪氣所影

柄古瑟來,否則華兒如何練法。」容,問道。「師傅!你囘來時,是否帶 但這孩子的天性好強, 勉強裝出了笑

精湛博大。」 練,更要從奇變中,去探尋這絕世劍招之 同三位叔叔練功,對追雲劍,不僅要求熟 天痴老人這才朗笑道:「華兒好好隨

力與『孚雲指』功力兩相接合,若雜以『,如何使之凝聚,華兒已將『流雲掌』功功力相比,此一剛一柔,一急一緩之功力以『天罡指』享譽武林,但與『浮雲指』 天罡指』威力,又不知如何了… 力與『浮雲指』功力兩相接合,若雜以 他又掃了夏振華一眼,又朗朗地說道 他又望着追風叟一笑道: 「追風老弟

時,皆能出神而入化境。」 「華兒應不忘指、掌功力, 」相互配合,相互爲用。 可與『追雲 但願我囘來

得武林三傑心頭微顫 天痴老人說完,竟朝天一聲怪嘯, 震

> 哥!這蒼鷹難道是……」 應聲而落。武林三傑皆面露驚容。「老哥紅影一幌,那隻碩大無朋的蒼鷹,竟

飛花仙子,究竟是如何死的,夏振華這篇 他分心。但他必須利用這段時間,去探聽 血淚之債,也必能使之有所償還。 住 ,另一方面查探華兒……」他的話條然止番就是借助牠的脚力,一面察看羣魔動靜 蒼鷹名 ,顯然他因夏振華武功未曾練成,不願 不待三傑問出,天痴老人便道: 與華兒關係甚大 ,我此

笑道:「老哥哥祇管放心,我們會照顧華武林三傑也深知其用心。當下同聲朗 兒一切,但願能早去早囘

凡事有勞三位賢弟。」 天痴老人祇是淡淡地一笑道: 「好!

丽 **淘氣」之聲。** 上 起。空際,似也隱隱飄來「華兒!不可 。「噗」地一聲,兩翅陡張, 「噗」地一聲,兩翅陡張,竟巳飛翔說完,身形一幌,就端坐「飛花」背

長高了許多,他也漸漸沉靜起來,他的身 **囘孤島一遭,以後即無任何音信。夏振華** 邊,總是不離那柄長逾三尺的白鋼長劍 巳是整整兩年,這期中,雖然「飛花」返 韶光易逝,臘盡春囘,天痴老人離此

武功,相與逐搏。 武林三傑整日相伴, 更以其三種不同

是要他成爲「天下第一劍」 重,天痴老人在他身上所化的代價, 精力充沛,毫無倦容,他深 別看他年紀小 内力却是大得驚人, 的代價·無非 保知其責任繁

知足翁伴同他練「浮雲指」功

已是兩晝夜未進飲食,雖然服用過人參湯 還有天痴老人特製丹丸,固可助長功力

子!我們都老了,一切都寄托在你一人身你師傅報仇雪忿,還要奪囘武林至寶——玄武聖篇。孩子你想,如果無驚世武功,超人智慧,能否担負得了這重責太任?」超人智慧,能否担負得了這重責太任?」他的話,甚為激動,又朗朗地說道: 的雙膝,是如何毁去……」 仇人下落。還有,孩子!你知 血海深仇,他此番離去,就是

個去找,如何是好……」當下微微一笑道我又提到老哥哥,激起其懷念,萬一他真

知足翁心頭 一 懷,

暗忖道:

一該死

還有兩種絕世神功未曾傳你,將來如何去

『五絕奇書』?」

「他一查明仇人下落,就會囘來,

况且

知道如何歡喜。」

『浮雲指』功力,要是老哥哥看見,不

但不知我師傅現在去了何方,我想去找

夏振華聞言, 頓時面現威容

一叔叔

肉綻之狀,知足翁心中一喜。「華兒!你夫之後,因爲三丈内之樹木,皆現出皮開

第一劍 作亂世中的中流砥柱,成爲眞正上,豈能前功而盡棄。蕩羣魇, ,成爲眞正的『天下。蕩羣魔,靖寰宇。

,也欲向天明志,以「天下第一劍」來肩壓住。他想作一聲巨吼,以一吐胸中悶氣壓,心頭有如一塊重鉛 負武林中的重責大任。

夏振華隨在知已為十年一時的人,與後不不可以去過潭外,順便帶囘幾套衣衫。一個人,也不可以去過潭外,順便帶囘幾套衣衫。

**!**作一個『天下第一劍』, 是擧首遙望着天際,淡淡地

大下第一劍』,不是就一劍』,要具備何種武

如果我不作『天下第一劍』,

找師傅嗎?」

無意中,又將江湖五惡之名說出

他說完,竟不住地敲着腦袋,因爲他

夏振華也未曾注意他這反常動作,祇

神速,但若要勝過江湖五惡中人,朗地說道:「華兒,你的武功,雖

雖然進步

却還得

他望着惡潭,微有所感,終于,又朗

年齡的孩子,看見新衣,怕不立時雀躍三夏振華望着榻上一堆新衣,在他同樣身上衣服太小了,快將這衣服換下來。」 領首,逍遙客故意朗笑連聲:「華兒!你知足翁心情十分沉重。祇是向逍遙客微微知足翁身後,緩步走囘。 不起兩人的催促,祇得換過。過小,他對服飾好像並不如何 但他却是無動于衷。 ,他對服飾好像並不如何看重。但經但他却是無動于衷。雖然他身上衣服

6中,如果不作「天下第一劍」,就不必個稚齡童子的純真之言。因爲在他的感他的話,說得不急不徐,但却是出乎

製而成, 這些都是逍遙客在數百里外之城邑定 有白色靴

> 子 英姿洒脱,挺挺雄風,宛若天人。穿上白緞勁裝後,這就更顯出虎背蜂腰, 眞個是人要衣裳,佛要金裝。夏振華

- 你知道我老哥哥,就是要為你查探

出一股令人無法忍受的殺氣。連逍遙客也中佩劍,雖還嫌長,如果再過三數年之後中佩劍,雖還嫌長,如果再過三數年之後中佩劍,雖還嫌長,如果再過三數年之後 血雨腥風。」

「為之心悸。暗忖道:「此子殺孽太重,如出一股令人無法忍受的殺氣。連逍遙客也 振華在那靑石面上,映出自己身影,連他 逍遙客和知足翁都不禁脫口讚出。夏 片如

來,一見夏振華,竟是豪興大發,抱起他 來向外就跑。 追風叟也聽見他們談話之聲,奔趕過

施凌展空渡虛,或爲巧燕穿雲一般 其所之,但往往夏振華總是驀地拔起,或 夏振華被追風叟抱住,背起,總是任 這本來是追風叟對夏振華特有動作之

忙緊隨身後, 逍遙客和知足翁,還以爲又遭變故, 飛奔而去。

得樂子 飄來。逍遙客早是饞涎欲滴,朗朗一笑道 脚步。這時才聞着一股酒肉之香味,隨風 「妙啊!有酒有肉 追風叟一直奔到那石穴附近,才放緩 我老人家今天可有

夏振華也似被那酒肉之香,衝淡了他

> 他。還是知足翁低低問道: 一時倒也不知他何故發笑, 他故意一停, 竟放聲狂笑起來,三傑 都楞楞地望着 「華兒!何事

叔搶鵝屁股吃,今天 逍遙客笑着說道··「我記得上一次逍遙叔 夏振華這才停止笑聲, 有三集肥鵝,再也不 但是他仍望着

林木搖幌, 如熟透的蘋果,吹彈得破。 這一頓吃得好不開心,夏振華從不飲酒:木搖幌,枝葉飄飛。朗朗之聲不絶于耳 今日也喝去半碗,臉上紅噴噴,簡直有 說得武林三傑都放聲大笑。笑聲震得

門正派的武林人物爲敵。」 界消息,似巳隔絕,近來江湖中,又崛起這幾年來,我們隱居在這孤島之上,對外 一批強人,不僅與江湖五惡爲仇,也與名 逍遙客帶着三分濟意,朗朗地一笑,「直到月上柳梢頭,才結束這一頓晚宴

原約定少則半載,多則一年, 他也要再授華兒『飛雲筆』和 沉吟有頃,才繼續說道:「老哥哥離 心『古瑟

功力, 哥哥迄無音信,華兒的劍、指、掌,三般 • 我們這幾根老骨頭……」 他掃了華振華一眼,又微微一聲短喟 「彈指光陰,轉眼巳是兩年有餘, 皆已練成, 况羣魔亂舞, 寰宇不靖 老

武林今後存續關鍵。尚望兄長三思。 總得再爲忍耐。不僅華兒武功問題,也是 「逍遙兄長,我們旣受老哥哥所托

知足翁的話,雖是勸導

聲音甚高,震得樹枝搖幌, 一孩子

你 葉

N120

·你怎麽啦!『天下第一劍』,豈知足滃聞言,不禁放聲朗笑道:

,豈由

由你華

那許多武功。

完逍遙客的消息 半,忙向知足翁拱手謝過。追風叟在聽 逍遙客如受千斤重鏈一擊,酒意清醒 ,也是滿腔義憤,正欲

神奇劍招,施展一番如何?」 備,老哥哥會說華兒『阜雲钏』 過,他也就朗朗一聲長笑道。「老哥哥當 歲。名列武林三傑,依然如此衝動…… 可進入化境,今晚趁這月色,華兒將你 暗忖道:「慚愧!我們白白活了七八十 老哥哥曾說華兒『追雲劍』一二年後 他這一陣自責,而逍遙客又正拱手謝 不料知足翁一頓勸告,全身爲之一懍

**嘴**天龍 的白鋼長劍,已在握中。 龍吟之聲,那柄白光閃閃,映月生輝夏振華微微一笑,飄身而出,嗆哪哪

傑,也圍了上來

已祇聽得風聲虎虎,劍氣森森,丈許之地 初一上來,他一招一式練出,漸次漸」、「迅雷」,而「隱雲」、「映月」。進而「驟雨」、「狂風」。再進而「奔雷 陣嚮聲,不是土崩石裂,就是附近樹木 的每招劍勢脫手,飛洒而出,就會震起 亦因森森劍氣,有泛膚生寒之感。尤其 漸漸地,祇是一團白影幌動,刹那間, ,變化也逐漸加多。初期還可看清人影 清叱之聲落,「旋天」、「轉坤」

傑合不攏嘴來。 地之玄奥,竟宇宙之神奇,祇喜得武林三 這八招二十四式追雲劍法,眞是窮天

夏振華又復淸叱一聲,白影一 更有如臨風玉樹 他氣定神閑 ,挺挺若天神一般, 閃,收

> 非 空中更蕩起一片迴音。 『天下第一劍』而何?」聲震寰宇, 追風叟又復朗笑連聲:「憑此劍法 夜

喝彩之間 來愈近,也就在夏振華劍收勢落,追風叟 遠處,也是一陣嘶鳴,一團黑影, 愈

飛撲而出。 三傑,正自一驚,微微蓄勢,夏振華早日 月影中 一團黑影,疾然降落。武林

如乳燕投懷一般,撲入老人懷中,武林三他們都聽出這是誰的聲音,夏振華更 多 三位賢弟!別來可好?華兒!你長高了好 夜空之中,更傳來一陣朗朗清音,

忍到底,他不僅要疏通彼此情感,也要防 逍遙客和追風叟也因羣魔亂舞,天痴老人武林中命運。因爲夏振華幾番欲去找他, 止其他事件發生。尤其對夏振華,他要負 言詞間,表現出來,僅有一個知足翁能堅 **杳無信息,幾乎失去控制之力。故幾番在** 分不平凡的事,天痴老人的歸來,將决定 這是一個不平凡的聚會, 也是一件十

自己竟霍然長逝,豈不要遺恨千古。 万痴老人未歸來,夏振華武功又未練成, 因爲歲月不饒人,他們能否再活上十年八 貴亦師、亦父、亦母的三數層責任。 却由不得自己。如果在這段時間中, 其實在他心底裏,何嘗不十分苦悶,

半晌,才顫顫地說道。 連一句話也無法說出,祇是老眼潤濕,好 這時候,天痴老人驟然歸來,知足翁

意義在。因為他從天痴老人的神目中,已雖然祇此短短一句話,却包含了無窮

眉更加合攏。 位仁心義胆的怪傑, 期待、不安,和無盡期的責任感,壓得 脸上皺紋更深,壽

有重責大任之人,惟一顧出的現象。 這是歲月的表徵 也是這批對武林中

似一個熟睡的嬰兒,也似一個遠離的遊子 投入慈母的懷抱一股

着笑意,又對武林三傑深致歉意,道。

將他母親慘死情形說出

命中的 一部份,他要奪囘武林奇書

他問出了 「師父!我母親是如何死的?」終于

天痴老人也從知足翁的眼神中, 看出

天痴老人望着這長成的孩子, 夏振華一直伏在天痴老人的懷中,他 嘴角噙

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

他要爲武

「是被羣魔攻逼,重傷致死。」天痴

老人漫應着

們死在掌魔攻逼之下。」 我必須掀起他們羣相攻擊, 「哼!羣相攻逼,看我那日掃蕩墓魔 才容易使他

氣。直看得武林三傑心頭皆爲一顫。 他說時,雙目精光畢露,臉上滿佈殺

純青之境。」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法,你已練到變化難測,掠地生風,爐火兒!我已看過你練劍,果然這一套神奇劍 憂。我想你在『浮雲指』和『流雲掌』 也必同『追雲劍』法一般,有着驚人的成 「這兩年中,難爲了三位叔叔,爲你担 天痴老人却朗朗地一聲狂笑道:「華

皆肉綻皮開。 勝于藍了。我們每次看他施展此種功力時哥,華兒的浮雲指功夫,却是青出藍,而掌功力時,臉上都閃過一層笑意。「老哥 曾開口。此時聽天痴老人問到華兒的指、 但見彩雲飛洒,落花片片。不僅陰柔之 ,令人無法忍受,丈許之内的古松,亦 武林三傑此時都各懷心事,故始終末

連天 追風叟一高興,早又狂態畢露,朗笑

傑所賜 賢弟肝胆照人,華兒他日成就,皆武林三 天痴老人微微一嘆, 道:「難得三位

哥,我們武林三傑的命運,彼此相互關連 知足翁趨身上步,淡淡笑道:「老哥

華老去,不然,眞還可藉這絕招神技,做 • 「至于華兒武功,皆由老哥哥親自所授 些有益之事。」 我們反從旁獲益良多。不過可惜我們年 他掃了追風叟和逍遙客一眼後,又道

你分毫。」天痴老人朗笑着。 下蒼生着想,二十年,三十年,無人敢動 「壯哉!知足翁,上蒼必佑 ,你爲天

益。 。華兒也正等着練『飛雲筆』和『古瑟琴 • 一老哥哥囘來後,我們正有許多疑難請 一兩般絕技。 祇是今日夜已深,還是留着明日再談 知足翁臉上微微一熱,淡淡地一笑道

!你替我帶的古瑟琴呢?」 夏振華聞言,也就一躍而起。 「師傅

琴音 有一柄古瑟琴給你練習,决不要你彈劍代 天痴老人也朗笑連天。道:「到時總

返囘石穴。 客緊隨身後,一直伴送到石屋邊 知足翁扶住天痴老人,追風叟和逍遙 ,始分別

歸來,亦有三月。 時光荏苒,轉瞬又是中秋,天痴老人

心備至,也曾同天痴老人商量過,但找不雖小,心情却有很大變化。知足翁對他關潭水。有時則望着悠悠白雲,這孩子年紀 之上。有時則呆立惡潭之邊,望着碧綠的逐嬉戲,有時撫着劍柄,在石屋房的墳丘 巳失去往日那種活潑朝氣。每當練功完畢 他再不飛行于古樹梢頭,或同追風叟追 夏振華雖然仍然競競業業練功,顯然

> **盞茶工夫**, 竟未發覺。 悠悠白雲,知足翁呆立在他身邊,約 這日,夏振華又坐在墳丘之上,望着 有半

知足翁雙目潤濕,低低地說着。 那怕就拚掉老命,叔叔也必使你如願。」 華兒!何事使你如此 ,同叔叔說

以盡人子之份。」 「叔叔!我想去母親墳上 夏振華聞言,一手抹去角上的淚痕道 ,祭奠一番,

制敵、敗敵。孩子!祇待你武功練成之後 練成飛雲筆者……」知足霸微微一頓之後 古瑟琴』乃集氣功之大成,以琴音克敵、 知己知彼,應付自如,你師傅曾說過, 知己知彼,應付自如,你師傅曾說過,『』和『飛雲筆』去勝過兩派魔頭,但所謂 ,叔叔先陪你去。 又道:「孩子!固然你不必藉『古瑟琴

知足翁特別敬重,對知足翁所言,自也信 知足翁說得十分誠懇,夏振華一向對

」夏振華又低低地追問着 「叔叔!你知道我母親墳墓在何處?

你。。 母墓前明誓,他要使你成爲『天下第一劍 9 宣佈仇人的惡跡。孩子,你師傅曾在你我們不僅陪你去祭奠,還要在你母墓前「孩子!這個你放心,待你武功練成 。故在你武功未練成之前,决不能告訴

孩子!你不可辜負亡母一片苦心,更不可 辜負老哥哥一生心血。如果你不力圖奮發 知足翁的話似勸慰,也成爲哀求。

N122

淡甚麽蕩羣魔, 村 以 以 被 不 成 , 思 ,報仇雪忿,必成泡影,還 靖寰宇, 作一個 『天下第

抱古柏, 長劍應手而出 這一番話, 竟被揮成兩段。 來。「叔叔!華兒錯了。 說得夏振華毛髮聳然,雙 白光飛洒,面前那株合 」語落

胸中悶氣,也似欲一明其志 一陣暴嚮,震蕩在空際。他似欲一吐

色凝沉 追風叟和逍遙客都趕過來,見夏振華 ,手握長劍,挺挺而立。正欲問

天痴老人的喚聲,也震蕩在空際 「飛雲筆」共分十二招, 亦即地支之

未能練就此種神功,必被其所制。 數。其中有制敵之技,有克敵之能,如果

暴發, 威勢驚人。 工夫,皆心領而神會。雖然在運用招式上 尚不能窮極變化,施展開來,却也風雷 夏振華天資超人,領悟力高,不半月

化作粒粒飛丸,置人于死。 從容却敵,飛洒之間,點點墨漬, 尤奇怪者,飛雲筆可用普通毛筆醮滿

タ之功 中怒火,因爲練成「古瑟琴」並非一朝一夏振華練完此功力之後,仍得捺下心 ,武林三傑又羣集石屋中,夏振 靜聽着暢論武林大

如果各走極端,於是在每一種上,深具工若就練成三種以上,就可擊敗任何一種。已練就了劍、指、掌、筆。按五絕奇書, 局 華坐在天痴老人脚前, 天痴老人朗朗地笑道:「華兒

> 功力,才免去了再練其餘各種武功。」 『古瑟琴』練完。好在他内體巳集你三家 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故必須再將 露笑意,「但我們要華兒成爲前無古人 夫,却無克敵之效。」他說時,老臉上微

等漫長。」 還有一事,心中存疑,迄未解開,按說你 離開兩年時間,在我們老年人看來,是何 ,但終于朗朗一聲笑出。「老哥哥!我們逍遙客嘴角動了一下,幾番欲言又止

笑道··「如果在這段時間,出了亂子, 華兒武功,又未練成,豈不……」 2:「如果在這段時間,出了亂子,而他掃了知足翁和追風叟一眼,又復朗

天痴老人也僅以微笑作答。 下面的說,他不好說出,故修地止住

確有其事,你躱在另一處,又是一囘事, 故此我們行動皆在老哥哥俯視之下。」 • 「老哥哥!據小弟推測,追訪羣魔,是 逍遙客似已看出此中蹊蹺,又朗笑道

于。你身上之真元之氣,足可以睨視武林書,以你武功基礎,加上我們四人所輸投 **翁華兒!我所以遲遲授你『古瑟』這卷奇** 在夏振華頭上,微微地一聲短喟,道: 瑩玉潔的古琴,他手摸撫着古琴,一手按 但『古琴』……」 但他却慢吞吞地,從身上取出一柄晶 天痴老人又是淡淡地一笑,似承認。

他似不願說出 ,且中間顯然是有難言

完古瑟琴之後,非至不得巳時,不得使用 一件大事,才顫顫地說道:「華兒!你練 我想就是五惡之雄的一尊子,雖然他奪 修地, 他雙目神光暴射。似乎决定了

得那巻奇書,未必能練得登筝造極。 他舉首遙望着雲天,喃喃地,是傾訴

,甚至是空前未有的浩刦,不僅無法倖免末,後果眞是不堪設想,這一片血雨腥風此種武功,反由別人代練……果如此,那 ,或者,祇有更將擴大其範圍。」,甚至是空前未有的浩刦,不僅無 顯然係『驚濤駭浪』第二曲,且雜有少女 之歌,難道一尊子老魔頭,自己並未練成 是自語:「我那日途經泰山,那琴音,

成,豈不被別人奪去這『天下第一人』之心中不由大急,暗忖道。「我要不迅速練 心中不由大急,暗忖道。「我要不迅速練華一聽有人已練完「驚濤駭浪」第二曲, 稱譽?」 聽得武林三傑一個個老臉變色。夏振

曲練起罷!」 當下朗聲叫道: 「師傅!我先從第三

成,甚至將落得一個終身殘廢,遺恨千古 孩子!這『古瑟琴』, 必須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否則將一事無 天痴老人聞言一愕, 悽然地說道: 非其他武學可比

故無不拜授。

他的話說得十分緩慢,但聲音中略帶

克敵之能,就是再練第一和第二曲, 時間,故此祇有先從『第三曲』起, 』,華兒如果再從『第一曲』,而『第二 說道: 「旣然江湖中有人巳練成『第二曲 曲』,再而『第三曲』,豈不要躭誤許多 夏振華兩眼連眨,且微露笑意,又繼續 「師傅,難道你忘記了所謂從權嗎? 也不 旣有

着無窮機智,武林三傑幾乎喝彩而出 別看他年紀小 小 心眼兒,却是隱藏

> 且皆出神入化,否則武林中也不知有多少絕奇書之首卷,必須其餘四卷皆已練成,努力,三者缺一而不可。『古瑟琴』為五 巧而成拙,武學一途,必須時間射,冷冷地喝道:「孺子何知, 人練成此種絕技了。 而天痴老人却面含怒意 (時間、經驗和) 豈不知弄 ,雙目神光暴

得夏振華冷汗直流,全身直冒寒風,雙膝 彎,跪在石榻之前。 他愈說聲音愈高,額 上青筋暴閃,嚇

際 期以三年之内,俾有所成。:「從今日起,從子至辰, 天痴老人的朗朗之聲 ,又巳震蕩在空 皆練琴之時

夏振華跪在地上,連大氣也不敢出,賦,或者不必再費三年時間。」

然他心中酸酸地,但老人之言,字字金玉因為天痴老人,從未對他正顏厲色過。雖

這「行雲流水」,果眞似行雲,「行雲流水」第一曲之口訣。 天痴老人遞過古琴之後, 就開始講述

水。祇聽口訣,就能體會出高山流水風韻 ,怕不更可懾人肺腑 。且詞句鏗鏘,似金似石 ,若用琴音傳出

笑。 訣,也深感 武林三傑氣功皆臻上乘, 一生受用不盡 ,當下朗朗地 此絕世 

武林三傑也趕到石屋內,見天痴老人蕩空際,迴音歷歷,但人踪早杳。 當羽毛豐滿時,就是振翅翔

慘然之色,心頭皆爲之一緊。「老哥哥」

愛、是喜、是感懷、 目標,就是要他能振翅高翔,雄視四海 「天下第一劍」。 也是希望, 因爲他們

則 爲聖可以靖寰宇,爲魔則造成武林中整個 祇是他太過純眞,我們必須予以指導,否「華兒的羽毛已豐,天下可以去得, ,以他的武功,旣可爲聖,亦可爲魔,

然而,這茫茫宇宙,何處去追尋,

們早些趕去。」知足翁淡淡地說着 他剛出道江湖,一切都需人照顧,還是我 可不必担心,華兒决不致走上歧途。祇是 血雨腥風。」天痴老人低低地說着。 親仇,時時以五絕奇書爲念,老哥哥大 「這孩子仁心義胆,豪氣干雲,且志

期,追風叟往西,知足翁向北,我去東嶽 帶,老哥哥在此, 逍遙客也朗笑道:「我們暫以一年之 聽候佳音。

就走,更没有世俗拘束。因爲在他們心中 真正的願望。 如何使夏振華, 他們這些人,也没有什麽收拾,說走 成爲天下第一劍 ,才是

望之事實。 也正是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整日所渴雖然他們未會說出,這不僅成爲默契

冒風雪而疾降。天痴老人撫着「飛花」羽 毛上的雪花 這碩大無比的蒼鷹--飛花,昂立在的雪孔,但是了 竟連連傳出幾聲怪嘯,一朵紅雲 林三傑走時,風雪仍不停飄落 ,似慰藉、似感懷地細語着

石屋之前,引頭一陣長鳴,聲震長空,

這短短一句話,包含了諸般情感,是 之聲一落,即已振翼而起,雖然北風呼呼飛花!我此番出土,是深了,與然水風呼呼飛花!我此番出土,是深了,長鳴 飛花!我此番出去,是追尋你小主人下落上,又復在牠頭上一拍,輕輕地說道: 下來 医痴老人將一包衣物掛在飛花巨翅之 任其飛翔而去。

0 傑,才是正人、才是君子。餘子將皆微不目中,宇宙之間,祇有天痴老人、武林三」。他的機智,更非常人可及。在他的心因爲他的武功,巳成爲「天下第一劍 一片震驚寰宇勺事亦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問 足道 他又不知奔向何方。 其夏振華的行踪飄忽, 片震驚寰宇的事跡,令人聞之色變外 0 ,令人聞之色變外, 有似神龍見首,當 由,何處去追尋,尤

敗類,不論其武功強弱,皆成爲掌下亡魂也就因爲這一觀念的形成,許多江湖 ,或劍底冤鬼。

感窒息,因為這些都不是一個十五六歲的的一個五絕奇書。但誰是他母親仇人?師傅的個五絕奇書。但誰是他母親仇人?師傅的一個五絕奇書。但誰是他母親仇人?師傅的一個五絕奇書。但誰是他母親仇人?師傅的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孩子所能處理的事。

,而江湖中一切詭詐、奸險、陰毒、 也就是相與這些爲敵。都將一一出現,這個天真而純潔的孩子 但擺在面前的不僅是給夏振華的攷驗 惡謀

## 掌為歷代名人實錄

#### 弘

沌 書生

代那些煉仙丹的人。要知道,古時候的科 生了神經病,但是,我們千萬不要譏笑古 ,我們大家都要當他是怪物,懷疑是否發 ,京城是一個熱鬧內也与,是是一下一个一个一個的京裏做官,大臣們對他也很尊敬人,當時正是南北朝時候,南方齊朝的皇極弘景長大後,成爲一位學問淵博的 生活,以後,梁朝的皇帝又幾次派人請他跑到現在江蘇南部的茅山裏,過着隱居的丹呢?在他四十一歲時,决心辭去官職, 出山做官,他始終没有答應。 人類找出長生不老的 京城是一個熱鬧的地方,怎麼好研究煉 好方法

專心一意地煉仙丹,希望有一天把仙丹煉 他們住在深山古洞裏,不和外邊打交道

古時候,中國有許多修仙講道的

人,

成功,吃下去,使自己長生不老。

什麽人要修仙講道,痴心妄想地去煉仙丹

當然,在科學發達的今天,如果再有

其是礦物,經常從這座山跑到那座山,遇 其是礦物,經常從這座山跑到那座山,遇 其是礦物,經常從這座山跑到那座山,遇 其是礦物,經常從這座山跑到那座山,遇 其是礦物,經常從這座山跑到那座山,遇 到好風景,就停下來欣賞一番。體力恢復其是礦物,經常從這座山跑到那座山,選採集煉丹的原料——各種植物、動物,尤他住在大深山裏,目的是煉丹。爲了 資料而寫成的著作。

燒煉長生不老的仙丹,並不能說是什麽不

用迷信的方法,一味地去求天地、拜鬼神 好的願望,何况,他們煉仙丹時也並不全

;相反地,他們經常在深山採藥草,找礦

學没有今天那麽發達,還不能懂得一個人

人必然要衰老死亡的眞理。因此,有人想

草」做底子,再根據自己累積的資料,加草經集注」和一別錄」,就是用「神農本草」,裏面搜羅了許多治病用的重潔等,陶弘景是讀過這部書的,他承認這是藥,陶弘景是讀過這部書的,他承認這是藥,陶弘景是讀過這部書的,他承認這是藥,陶弘景是讀過這部書的,他承認這是藥,內國已經有了一部草經集注」和一別錄」,就是用「神農本草」,裏面搜羅了許多治病用的草經集注」和一別錄」,就是用於

門自然科學上,有着極巨大的貢獻。

讀者們如果不相信,那末,請看陶弘

什麽仙丹來,但在有意無意中却會發現許

多新東西,對於醫藥上,尤其對於化學這

物採集這些東西來燒煉仙丹。正是由於他

們這樣辛勤努力,結果雖然不會真的煉出

『別錄』裏,增加到七百三十種,比「神過陶弘景這番努力,在「本草經集注」和草」上,所列的藥只有三百六十五種,經以補充擴大而寫成的,本來,在「神農本 農本草」,足足增加了一倍。一別錄」裏,增加到七百三十種,

些藥加以化驗、配合,希望苦煉出仙丹。 用 不同。古代的醫藥家弄清楚藥的性質、效一個煉丹家,和一般古代的醫藥家就有所陶弘景的貢獻還不只這一點,他旣是 世紀由歐洲的科學家們創立起來的。過中國古代煉丹家的長期摸索,到了十八 門研究物質和它的變化的科學,就是經 ,也就滿足了,煉丹家呢?却還要把這 陶弘景在化學上已經作出許多

另外兩種原料是硫黃和木炭),我們通常 硝酸鉀是製造火藥的一種重要原料( 時,曾經用它來醫治血淤,積熱等疾病差不多,顏色是白的,不過味是苦的。 差不多,顏色是白的,不過味是苦的。當、火硝、苦硝或生硝等名稱,它和吃的鹽叫它做硝石、古時候,人們給它起了熖硝 在神農本草裏把它列爲上品藥。

陶弘景王東子上 馬牙硝或皮硝。這種東西的主要成份却是 馬牙硝或皮硝。這種東西的主要成份却是 成酸鈉,和硝酸鉀的性質不同。 人們叫它樸硝,有時也叫它芒硝。水硝、 顏色也是白的,味道也是苦的,古時候另外,還有一種和硝酸鉀相似的東西

味道跟樸确没有區別 料,但是這種東西和 但是這種東西和樸硝差不多,陶弘景在煉丹時,要利用硝石 顏色和

> 能錯用了樸硝。用什麽方法來區別這兩種 丹家能够找出這種方法 難,因爲在陶弘景以前 東西呢?這對陶弘景說來是 ,從來没有那個煉 一個很大的困

不會發出紫青色的火焰呢? ,用火燒它,結果會發生紫青色的火焰 爲什麽我用的硝石,用火焚燒時却從來 陶弘景聽了很關心這件小事情,他想 有一次陶弘景聽說有人找到一塊硝石

過。結果有的果然發出了紫青的火焰,有確定是确石是樸确的東西,分別地用火燒 管它是硝石還是樸硝,這樣搜羅了一大堆處找尋那種白色的和鹽差不多的東西,不於是,陶弘景不辭辛苦,在深山裏到 ,真正的硝石,用火燒了會發生紫青色的的却仍舊没有。於是陶弘景作出這個結論 火焰,否則,就只是樸硝, ,帶囘來試驗。陶弘景把這一大堆不能够 不是眞硝石。

酸鉀(K N O 3 」和硫酸鈉(N A 2 S 貢獻,其中比較重要的,是發現了區別

〇 硝

當時,

發明火藥,和陶弘景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發明火藥,和陶弘景的貢獻,還不止這一點要算最偉大。因爲確 石是化學工業中極重要的原料,例如製造 大藥時就絕不能缺少它。中國人所以能够 火藥時就絕不能缺少它。中國人所以能够 大藥時就絕不能缺少它。中國人所以能够 大藥時就絕不能缺少它。中國人所以能够 大藥時就絕不能缺少它。中國人所以能够 大藥時就絕不能缺少它。中國人所以能够 大藥時就絕不能缺少它。中國人所以能够 大藥時就絕不能缺少它。中國人所以能够 大藥時就絕不能缺少它。中國人所以能够 找出了鑑別硝石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很科這樣,在世界上,陶弘景就是第一個

了什麽仙丹,而是他經常利用採藥的機會五三六年才逝世,當然,這不是由於他吃 但是他畢竟活到八十五歲的高齡,到西元 雖没有實現,而且事實上也不可能實現 陶弘景煉仙丹的願望

N124

小很聰明,

讀書也用

功,還在十歲的時候

陶弘景,是西元四五二年誕生的

0

景的故事吧

家葛洪的著作,裏面講了不少煉丹仙的事

部神仙傳,這是東晉時候煉丹

,陶弘景對它發生濃厚的興趣,他下了

聽到女兒鳳姑娘跪下爲關雪羽求情,鳳七先生怒氣未消,雖然放過關雪羽,仍想向秦照 領會了借力引力的身法融於對打招式之內,避過了金剛白犀爪三招,鳳七先生見這三招 打不倒他,在惱怒之下,施展出在七指雪山苦練經年的「無敵混元氣功」,身子鼓起似 一氣球,足不沾地,輕飄飄飛起來,五指箕張,有如五股鋼叉,準備撲向關雪羽,忽然 人下手,經關雪羽說情,答應跟他們父女囘七指雪山,秦照等人才揹負災銀而去… 爲情絲 所困

前文提要:

恐怕敵不過,只好應命,鳳七先生連出三招,幸好他在姜隱君處

前文書至關雪羽見鳳七先生一定要和他比一比燕子飛絕技,

不過鵝蛋我知道,個頭兒最大嘛。」 明本道:「我……本來就分不淸嘛

,得!咱們今天到此爲止,不用談了,再 去我眞想揍人啦!」 明智道:「我……我算是眞服了你啦 瞧他氣得那個樣,咬牙切齒的看着

不然我可是只有跳崖一死……不然我可是只有跳崖一死……

「我說了,你可別告訴外人,要

:兄,你別嚷嚷呀

。」明本吶

皈依人佛門

的事:

「沒有……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 「嗳呀……這……是什麼大事呀?」

…是女人……女人……的事!」

「女人的事?」

好師兄……我才把心裏的話都跟你說… 明本」,眞像是要一口把他給生吞下去 「你生什麼氣嘛,就是因爲你是我的

明智小和尚笑得兩隻眼成了兩道縫:

「是這樣啦……」明本小和尚的臉更

你不要聽那就算了!」 「人家還有好多話彆在肚子裏沒說呢

「喝,好小子!」

明智張大了眼,用

說出來可要彆壞了 嚕嚕直在明本臉上轉着:• -所以人家才要說嘛!」

明本那一張四四方

「是什麼,你怎麼不說呀?咦?」

你幹什麼要揍人嘛?」 「好了,好了,你有完沒有啦?」 」明智眨着一 「那就說吧,不 雙大眼睛, 還眞有你一手,怎麼樣啊?」 姑娘,你總知道吧!」 力在他師弟肩上拍了一巴掌:「有眼光 紅了:「咱們廟裏來了個姓麥的大……大 「說……給我聽聽,我給你拿個主意!」

「你倒是說呀!

方的大臉蛋子一下子變紅了

着了 的怎麼樣?聽說美得不得了,是不是?」 啊? 這一次該明智緊張了:「長

這樣啦……那天……她進廟的時候,我見 明本又舐了一下厚嘴,吃吃的說道:「是

「你說什麼啦……可不許瞎說……」

師兄也高明不到那裏去,別看剛才說 ·說話呢……師… 丈住的禪房,我知道……」 們能帶我去麼?」 明本連連點頭道:「是… 好……方

明智撞了他一下,經過了這陣子緩和

起話來頭頭是道,這會子事到臨頭

,却也

一樣的單不住。

·大姑娘·

·妳是跟我

他總算勉强的定下了心思

他老人家現在正在坐禪,可不知醒了沒有

只帶我過去瞧瞧,要是他醒了,我就找他 說幾句話,要是還沒醒 「這個我知道!」麥小喬道:「你們 ,我自己再回來,

不等聽完了話,明本就連連點頭道。 ....好......

改口, 因爲廟裏的規矩,要見方丈,可不是隨便 淵源甚深,也就跟着點了一下頭。 的事,先得要主持帥父問清楚了才能决定 ,明本旣然已經答應了,自己也就不便再 明智瞪了他一眼,便想罵他兩句。 再說對方姑娘既是方文帶來,自然 蓋

師兄弟兩個只顧了談天,沒看見,現在看

的出現,俱都自動避開一旁,明智明本小 道,原本三五成羣的,乍然看見了麥小喬

見了,再想迴避却是晚了一步。

麥小喬固是一派天真,落落大方,却

「老方丈他住在那一頭上

「麻煩你們了!

打坐的禪房。 就這樣,兩個小和尚不由自主的帶着

發楞,看見了三人來到,忙即迎上來。 即見一個小沙瀰正自拿着拂塵在門前

這裏,不知老方丈打坐醒了沒有 明智小和尚道: 「原來是明光師兄在 ,這位女

的仙女娘娘!」 女是什麼樣?依我看這個女人也許是下凡 「那……那還用說……所以我才問仙

你倒是說說看,她是怎麼個美法?」 「我……我可是說不上,反正……反 「眞有這麼美麼?」明智小聲道:

「反正個屁呀,你倒是說出來呀!真

「反正我說不上就是了 | 眞洩氣--不過,這話你也只能跟 非

割你耳朶不成!」 我說,要是給廟裏大師父們知道,哼!

呀……

我可不敢……

我可

又好笑,安撫了半天才算把這個傻小子給 討起饒來了,弄得明智左右不是,又好氣 明本可真是怕了,一個勁兒直向明智

收住。 **眞有福氣,單單選上他來侍候這位大姑娘** 「你說吧,晚來有晚福,明法那小子可 「眞他娘地 」明智氣不過的說道

,每天進進出出,我的天,這該是什麼造 「可不是…… ·我跟他說了好幾回 ,

他生一次病,他都不肯……」

「生一次病?」

面就祇有我來廟的日子短,不找我代你說 他要是生病了,總得找個人代他吧,這裏 還能找…… 「是呀……」楞小子說:「你想想 誰呀?」

虧你怎麼想出來的……」 說你笨,你可又變聰明

> 前嬉戲的山鳥也似突然不再叫喚了 身側四週靜寂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就連簷 兩個小和尚正自說着體己話兒,忽然

她...

~她在跟我們說……

一下。那張臉簡直像是一塊紅布一樣:

…兄~

,這一看之下 「明智」 「明本」傻呼呼地也回過頭來,登時 下意識的回頭一瞧 ,可了不

他也楞住了。 敢情這麼會兒的工夫,其他和尚都進 令他二

們在說話嗎?

直來到了他二人跟前站住。

「當然是跟二位小師父說話,這裏可

麥姑娘緩緩的由亭子裏走了出來,

亭裏多了一個人 去了,這倒沒什麼好令 的那個新來廟裏的「麥」家姑娘。 人驚嚇的是,不知什麼時 -正是他們剛才談起來 人吃驚的 候,身後那個茅

自己了 ,正當節骨眼上,二小僧心裏有鬼,作賊答,倒不虞爲她聽見,只是小喬來得太巧 心虚,猝有所見 雙方距離並不很近,因此二人一番對 自不禁心中打鼓 ,難以

這裏除了自己三人之外,再也沒有旁人

二人一聽,四下再一打量,可不是

敢情這些和尚不習慣與婦人女子打交

沒有外人呀!

本上下兩排牙齒直是打顫:「這…… 在做……夢吧!」 「我的……天…… 阿彌陀佛……」 ·這是 明

知如何自處了,用胳膊肘子撞了明本一 一向挺機伶的明智,說了這句話 「你……閉口!」

也

不知兩個血氣方剛的小和尚

,心裏的這份

子難過·

口水,吶吶的道:「女…

女施主妳可 明智嚥了一

:沒有外

就是離不開亭子裏的那位漂亮姑娘。 明本饒是脚下在走。那對眼珠子偏偏 「走……走了不的…

姑娘,他們甚至於還知道她姓麥 說話的正是亭子裏那位新來廟裏的大聲音裏透着淸脆,簡直似新鶯出谷。 「兩位小師父慢走一步, 可以嗎?

話,趕忙捂住了嘴,低下了頭。

啊女施主

·你有事:

.嗎?」

明本結巴着道:「是…

大姑娘…

麼?

了脚步 聽見這句話 ,兩個小和尚頓時站住

> 明本和尚用胳膊撞了明智 「我是想知道出雲老和尚他住的地方 「是這樣……」 麥小喬收歛笑容道:

,你

「女施主是要見我們的方丈師父麼?

這樣可好?」

這就要去麼?」 女施主

明智瞪了他一眼,明本自以爲說錯了 又拐了個彎兒,就來到了出雲老和尚平日 她一逕來到了後院,穿過了一進月洞門,

一顆

麥小喬見狀,實在忍不住,微微一笑 尚可都直了眼,

N126

N127

隨向身後兩個小和尚點頭道:「偏勞你們 了,還沒請教兩位小師父法號是什麼?」 麥小喬點點頭道:「原來這樣-

叫明……智-「我叫明本ー 「這……」 明智雙手合十的道: 明……明本!」

明……光,來了五年!」 守老方丈門戶的那個「明光」道·• 「我……我兩年 麥小喬問:「你們來廟裏多久了?」 「他……四年!」 又指了一下負責看 明本結結巴巴的道 「他叫

一聲佛道:「阿彌陀佛 明光和尚雙手合十的欠下身子,喧了 女施主這就要

麥小喬搖搖頭,奇怪的道:「誰說我

不久還會走的!」

不久還會走的!」 喧了聲:「阿彌陀佛」 「明光」驚得一驚,退後一步,又自 --小僧聽方丈師父

哼,他想我在這裏只是住幾天就走,我偏哼,他想我在這裏只是住幾天就走,我偏不相信我眞有從佛的意頭,怪不得一直叫再說話。內心却賭氣的想着:老和尙還是 見我果然有從佛的心意,便眞的收留我了 偏就不從他的心意……也許日子久了,他 「是麼!」麥小喬「哼」了一聲便不

> -和尙們用膳的時間到了 是時,廟堂裏傳過來幾聲雲板聲音-

告辭,麥小喬道了謝。遂即走進出雲和尚 明智、明本兩個小和尚雙雙躬身合士

想是出自出雲老和尚的手筆 到桌上陳着一巨幅新寫的字,墨迹新乾 現出了沉沉暮色,「明光」小和尙燃起了 盏油脂松燈,奉向案上,麥小喬才發覺 山上天黑的快 ,這會兒工夫 ,四週已

老師父又寫字了,却不知是寫些什麼?」 小喬走過來就近細看,閱讀之下,雖 明光小和尚低頭看着,嘻道:「呀!

代大禪的家風。 僧 不甚明,却感覺到老方丈不愧是有道的高 ,這篇「偈言」 ,眞個海闊天空,有

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迴然銀漢橫 『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留傷寫的是——

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飛鴻 蝶夢南華方栩栩,誕誕誰誇半干虎

去! 小喬一唸再唸,只覺得字裏行間,無

向小喬求解。 兒的眨着,彷彿是不能意會,眼巴巴地望 明光小和尚瞇縫着兩隻小眼,一個勁

莫非是老方丈這次坐關,悟出了什麼,倒 看着我,我也不能全懂……不過,啊呀! 麥小喬搖搖頭,微似汗顏的道:

像是一副已經解脫了的樣子……那倒是值

老和尚這幅字,寫的是龍飛鳳舞

廻白雲,眞正叫人愛不忍釋。 一隻素蛾恰於這時自外投入 ,撲翅向

燈之際,不慎墜入油中,隨即爲火焰所燃 磁磁作响

救出 明光小和尚雙手合十連連道:「罪過 無奈身沾燈脂,早已燃成焦炭。

罪過,阿彌陀佛!」

陡然覺出時,兩粒晶瑩淚珠,已籟籟跌落 相繼落在老和尚書就的字紙之上。

抬起了腕子,揉了一下眼睛,祇覺得

道 「姑… ·姑娘妳哭了?-

「你又看見了?」

謂的 「慈悲」。

哪的「明法」 了進來。 和尚,手上端着一

我鬧着玩兒呢,吃飯了 ,我還當是師兄跟

他一面說,隨即把一盤素餐擱在几上

她拿起燈來,細細地又看了一遍。 ,氣

明光說:

發呆,不自覺的湧出了一汪熱淚,直到她麥小喬一時祇管看着那燒焦了的蛾屍

想哭。 最近自己像是變得很是脆弱,動不動就是

「明光」小和尚顯然有所驚,直着眼

興,當下歡歡喜喜收起碗筷道:「姑娘吃

飽了沒有?還要不要?」

麥小喬不大好意思的道:

「够多了

死,憧憬着人生的苦短,由此而觸發了所着窓外眺望出去,却爲了小小一隻飛蛾的說了這句話,她就把頭轉向一邊,向

「姑娘原來在這裏

麼? ,合十而退。

麥小喬看着明光道:

「小師父你不吃

小喬呼了一聲,忙自伸指搭救,蛾雖 麥小喬便老實不客氣的全數都送進肚 麥小喬便老實不客氣的全數都送進肚 來小喬才來山上最初兩天,心思重重,無 心茶飯,送來飯菜,不過略略沾唇而已, 怎麼端來怎麼端回去,明法小和尚看在眼 寒,心中甚是痛惜,只當她女孩子家食量 裏,心中甚是痛惜,只當她女孩子家食量 其一大碗飯菜吃得涓粒不剩,心中自是高

菜

,一碟山筍素菇,一大碗黃米飯,香噴

看過去却像是特別的香-

一碟黄芽白無特別,只

今天的飯菜一如往常,並無特別

麥小喬倒眞是有點餓了

噴地直冒着熱氣。

我這是怎麼啦?」

觸對方那雙眼睛

,一個大姑娘家吃這麼多

說着微微一笑,低下了頭,不再去接

怪不好意思的

已經撑的慌了

禪房的門被推開來,胖哪 個托盤走

父很關心姑娘的身子

關心姑娘的身子……他說姑娘練過武明法小和尚嘻嘻笑道:「我們住持師

麥小喬微微一笑,沒有說什麼

可是連天來,姑娘妳却吃得這麼少……

有一身好本事,練武的人一定得多吃

旁冲茶侍候,麥小喬過意不去的阻止道:小和尚把碗筷收起到托盤裏,又去一 客人,我還打算在這裏一直住下去呢!」「喂!你可別這樣,我可不是朝山進香的 明法端着一碗茶進退不得,一臉的憨 明性 眞,故有輪轉,汝今欲從無上菩提,眞發 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佛言:『善哉阿難,汝等當知,一 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 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 ,應當直心酬我所聞,十方如來,同

自主的再看下去。 妙矣!好像專爲說給她聽的,便不由

放下來吧……記住下回別再拿我當客人就麥小喬一嘆道:「旣然已經泡了,就

文殊,是文殊者;爲無文殊?」 「文殊·吾今問汝,知汝文殊,更有 「如是,世尊!」

日 ,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 「佛言・『此言妙明,與諸空塵,亦 「文殊答言:『我真文殊,無是文殊

事故嘛!

轉念一想,心裏頓時明白過來,如其

復如是……』」

瀰個個看來都是傻裏傻氣的,簡直是不經

了臉。心裏由不住忖着,爲什麼這些小沙

麥小喬忍不住「噗」地一笑,又綳住

了,這才合十一拜

,告辭出去。

雙手合十,十根指頭對了半天,才算整齊

明法應了一聲「是」!擱下茶

,又要

的啊! 情竟是如此博大精深,看來就是捨身從佛 家是再容易也不過的事了,誰知道佛學敢 她便坐下來,以手支頤,細細思索起來這幾段經文對於小喬的啓發性很大 時似時非時,心裏想着:嗯!我只當出 作一個四大皆空的人,也不是那麼容易

過無上佛法點化之後,來日必將大放光明 樸實,就好比是一塊未經雕磨的美玉,經 個個不失赤子之心,渾金璞玉,一片純質 說這些小和尙憨態可掬,倒不如說他們一

,人不可貌相,海水豈能斗量,却是不能

由是心裏着實恐慌起來

他們的頑笑之心,改以無比懺誠。

經此一唇,麥小喬頓時收起了先時對

味

,耳邊上却又聞得篤篤木魚聲音,敢情

禪房裏,隱隱透着一縷淡淡的藏香氣

和尙們的晚課時間又到了。

麥小喬站起來在佛堂裏踱了幾步,偏

千 說 行簡短的經文偈語也是看它不懂,這便怎 煩惱絲」 「三皈依」,也不要我剃落頭上這「三 她忖道:怪不得老和尚一直不肯給我 ,看來我確是頑愚不堪,連幾

心裏這個愁呀:

翻過正面,見棉紙標籤,書寫着「大

是 就犯了「依人不依理」的從學大忌,那便口述,因此千百年來,爲人屢屢挑剔,這 法,邪法也成正。」大錯特錯的觀念了。 乃出自荒唐的武則天女帝時代 「邪人說正法,正法也成邪, ,但是它的結構却極嚴謹 ,被認爲是佛經中一部富於戲劇性的 一個和尚的出於這種經 正人說邪

代的「集體創作」。話似乎扯得太遠了。时的必修經典「老子」一書,更是秦漢時中的必修經典「老子」一書,更是秦漢時語,又何嚐不是出之「口述」?至於道教語,是出諸於口述呢!就連孔老夫人的論部不是出諸於口述呢!就連孔老夫人的論 麥小喬看了看封面,記下了經名,便

又翻回來琢磨着先前的那幾段文字 敲,果然便爲她告出了其中的 她原本冰雪聰明,告性又高,幾經推 「哲理」

自個兒深思起來。

不曾解開的一個死結,她可就越想越糊塗而「輪廻」「宿業」更是千萬年來人們永而「輪廻」「宿業」更是千萬年來人們永 了,最終在唉然一嘆之後,闔上了書

透這個中深奧!最好能找些淺顯的來看看 「我太渺小了,太淺薄了, 如何能盡

「汗牛充棟」,其中並非全是佛家經老和尚不愧是飽學之人,四壁經書浩 一念之興便站起來,踱向一旁。

」世家,却不曾唸過多少書,這是她最大 便生欽佩 的遺憾,每見人家學富五車,心裏直覺的 書,也有屬於「入世」之作 她自幼出身於富宦之家,雖是「書香

其實這部經典,在佛法中並非必修正 這一卷 便吸引了她

> 抽出來,燈下展開 ,見民歌一首

乃在大海南 何用問遣君?

聳一聳眉尖,這才是對了她脾胃的東

聞君有他心, 用玉紹鐐之。

從今以往, 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

勿復相思,

那「從今往後,勿復相思,相思與君正是「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 眼淚在眸子裏打轉 啊呀!可真說到了她心眼兒裏頭去了 相思與君絕! 更像是刺到了她心裏的痛楚!

兄嫂當知之, 「鷄鳴犬吠

妃呼狶

秋風瑟瑟晨風颼

還要去餵豬呢! 當知之」,還是得快起來吧,「妃呼狶! 繪 ,是以當「鷄鳴犬吠」天亮之時,「兄嫂 **帽,而「生活」與「現實」畢竟是不可分「有所思」,敍述當時棄婦心聲,歷歷如** 一句更說明了「唉……苦命的 敢情這是一首漢朝民婦的民歌,歌名東方須臾高知之。」 ,我

歌詞裏的聲聲凄凉 E中人,更不禁爲之 、深深感染着此一

N128

不及待,用手指無聊的在桌面輕輕叩着。 夜風輕啓,嘩啦一聲,揭開案上經卷

偏老和尚此刻仍未見轉回,她顯得有些迫

就見異思遷了呢? 「關雪羽,你這個忘情的人……怎麽

「我只當你至情不貳,是一個專情的

感情未免過於薄弱了 之間的「默契」,只是從表面上看來,這 見過幾次面,如非「心有靈犀」依恃彼此 轉念再想,自己實在與關雪羽也沒有

誤會了他,誤會他怕死貪生,事實證明自 下了深摯的一點情因,繼而「竹林夜步」 ,更見到了他嶙峋的風骨,接下去自己曾 ,畫面中的人物,無疑的便是關雪羽了。 一處,思慮的極致,便構成了清晰的畫面 於是乎「麥家祠堂」的首次邂逅,種 她的眼睛自書面上緩緩離開,凝視向

她未免表現得又太自私了 ···爲了那看不見摸不着的感情嗎?那樣,她簡直沒有理由去怪罪他,懷恨他... 小喬的一顆芳心!

愛、有勇、有智……正是因爲這些,才贏 羽的仁心俠骨,他有情、有義、有仁、有 己錯了。「老金鷄」的出現,證明了關雪

「他難道與鳳姑娘不是理想的一對兒

想不過的了。 ,救過他的命……這樣的一對,該是最理 ,相貌相當,况乎鳳姑娘更有情有恩於他 兩個人本事都這麼大,同屬武林世家

去,皎亮的雙瞳在思及這些問題時,忽然 中的秋千,一忽兒盪起來,一忽兒又落下 變得遲滯了。 她的心可真是紊亂極了,有如亂紅叢

她總是在思索着一個問題...

感受,也只有當事者自己心裏有數了

鳳姑娘胆大妄爲,好不害羞! 到,半途之中又殺出了一個鳳姑娘來,這 貳的痴心。然而,無論如何,她却沒有想 流目神所傳遞過來的「默契」與「摯誠」 ,乃致於自認爲終身有託,種下了 麥小喬正是太過堅信透過對方緩緩激 終身不

的難耐一 。這一切也只有怨自己的命! 想着想着,只覺得無限氣餒,簡直不 其實這鳳姑娘她却也恨她不來 夫復何言?

立着一個人的影子。 知道如何排遣才好,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正待闔上手裏的書,却似覺得身邊彷彿

她霍地轉過身來,不由得嚇了一跳:

經在那裏站了半天了。 已經回來了,看他那般從容姿態,顯然已

取在手,看了一看,微笑道: 「姑娘看這

麥小喬怪不得勁兒的道:

她旣决心出家,便該一心唸佛,讀經

四字看似矛盾,其實甚爲恰當,那種微妙 視時,透過對方那雙俊朗神采的眼睛所傳 能會負情於人?她永遠也忘不了彼此在凝 達過來的「緩緩激流」,這「緩緩激流」 關雪羽豈能負心於己?他那樣的人焉

想到這裏,心裏就像是燃了一腔烈火

敢情不知什麼時候,出雲老和尚竟然

「嗯,有一會了,阿彌陀佛」 「大師父,你來了很久了?

書寫的可好?·」 來,把適才小喬所閱着的一卷「民婦吟」 說着和尚身形向前移了幾步,欠下身

「我只是隨便翻翻而已。」

,此刻的涉獵別物便證明她猶有凡心

即在一具蒲團上跌坐下來。 老和尚看在眼裏,自然心裏有數,隨

「有五天了!」

「可曾習慣這寂寞的沙門生活?」

你什麼時候爲我正式持戒,說三皈依?」 「我今天來看你,正是想要問老師父

剃度與說三皈依的!」 出家的信念與資格以前,老衲是不會爲妳 「姑娘你還沒有弄淸楚,在妳沒有具備

還不算有信心?」 家的信念?難道我來這裏是鬧着玩兒的?

說,這便不敢苟同了。」 只是一時激動,而非出自本心,在老衲來 「在我看來,姑娘之决計要剃度出家,

不再言語。 尚笑得那麼神秘,一念忽興,她隨即垂首

老師父,我生性要强,我已經决定了的事 過則怒乎? ,是不容更改的,你還是依了我好。」 想了想,終是不肯甘心。

「阿彌陀佛,姑娘來此已有多少日子

「我覺得很好,」麥小喬隨即接下去

「呵呵……」出雲和尚微笑了一聲道

麥小喬皺眉道・「怎麼樣才叫具備出

「不然,不然……」老和尚搖着頭道

她這裏話還未曾出口,却發覺到老和 麥小喬娥眉一挑,不勝氣惱。

硬麼,一個出家的人,豈能如此氣慨,聞 說含蓄着深深的責備之意:咄!妳還要喈 老和尚那個微笑,如其是微笑,不如

輕輕一嘆,麥一喬幾乎哀求的道:「

「你是說要儘快皈依佛門?」

一天達不到,一天就不能安心……老師父 ,你就成全了我吧!」 「是……」麥小喬道:「這個願望我

還參不透,老師父你能說清楚一點麼?」 只要有心,何時何地,均可肉身成佛。」 佛,並不一定非要名山大澤,藏身古刹, 誠的心,實在說已是難得,其實一個人向 娘妳一時半刻是看不透的,妳能有一顆懺 祥的眸子,微微合攏道:「佛理至高,姑 麥小喬冷冷道·「這個道理,我實在 出雲和尚吶吶喧了一聲佛號,一雙慈

這又爲何? 見妳對着我所寫的經文偈語,一知半解 道理其實很簡單,其實方才我早已回來 出雲和尚沉吟着,點點頭道:「這個

深奥了。 麥小喬道:「那是因爲它們的寓意太

業不及,也只能堅洋興嘆而已。」 收留了妳,為妳剃度,正式入門,妳的功 而成,那是無能爲力的,即使我此刻勉强 ,有如大海,如不能步步漸進,想要一蹴 「這就是了 一和尚道:「佛業浩瀚

這麼說,我便此生與佛門終是無緣了 麥小喬一時臉色慘白,失望的道:

可證得『佛中三昧』,所以,老衲之期望 心生此念,專一致誠,一直繼續下去,便 齋唸佛的善男僖女,這其中更多大字不識 ウ人,他們只是『持名念佛』而已,只要 請看,芸芸衆生,十里紅塵裏,多的是吃 「這便又錯了!」老和尚說:「姑娘





武俠小說

慕容美著

# 經已出版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H.K.N.C

